危楼记事

李国文

中文在线
www.ChineseAll.com
中文 数字出版 领导者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危楼记事

李国文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2014

数字版图书版权信息

危楼记事/李国文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3.
CAEBN：7-001-000-00202393-9
分类号：长篇小说—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I247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京）字045号

危楼记事
李国文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责任编辑：朱厚权

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E座9层
邮政编码：100007
网　　址：www.chineseall.com
首次发布：2009.3.4
更新时间：2014.9.25
上架建议：小说

本书由李国文授权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出版与发行，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敬请读者指正，我们会及时更新版本。

电子邮箱：copyright@chineseall.com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为作者和相关机构提供数字出版服务。

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 版 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7-221-04325-6
出版时间：1996.12.01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一章

在S市Y大街J巷，有过一幢危险房屋。市政当局好像早就计划拆除，但也只是计划而已。亏得大家能够将就凑合，楼房里的二十家住户（自然也包括我），竟然在危楼里生活了许事年。谢天谢地，现在，谁也找不到这幢整天让人提心吊胆的楼房，它那破陋窳败的形象，已经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危楼原址正在破土动工，大兴土木。据说不会很久，S市的最高层建筑物将在这里拔地而起。

危楼不存在了，但危楼的居民还在。下面所讲的，也许正生活在你周围的，而原来却是我邻居的一些故事。

故事之一：一个拼命节省突然发了洋财的青年工人，一个没有户口终于成为明星的乡下姑娘，一篇有关名与利的寓言体小说。

“文革”已经是昨天或者前天的事情了，虽然还不到夏商周那样遥远的程度，但人们努力忘却的心情，倒希望那梦魇颠倒的日子越远越好。但是，如今提笔来写这幢互相谗嫉又互相亲昵，互相捣鬼又互相拥抱的危楼居民，不得不回到那灰暗的阴霾的十年里去。有什么法子呢？诚如一位圣贤所说：“正经的年代产生严肃的人，狂悖的岁月产生荒唐的事。”而阿宝突然发财而致歇斯底里的故事，确实也只能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才会出现。

啊！那奇迹般的十万元巨款，简直象一场荒唐的梦，随着这故事，又在我脑海里光怪陆离地出现了。我记得索尔·贝娄这样描写过：“钱，那是唯一的阳光，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它没有照到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的唯一发黑的地方。”那捆扎得结结实实，象十块沉甸甸砖头似的人民币，当真地把危楼照亮了。而光亮度最为集中的焦点，就是这位孑然一身的阿宝，一个极普通的炊事员。但是太强烈的阳光，却使这个可怜人，出现了辐射症的反应，太悲哀了！十万块钱，一笔横财，幸运与苦难几乎同时降临到这个年轻人头上。尽管与

此同时，还有抄家的搜查队，还有戴红箍的专政队伍，还有幸灾乐祸的眼神，还有当时很盛行的人皆为敌的仇视态度……这一切，也许是金钱阳光没有照到的地方，围观的危楼老少，竟不看在眼里，而把双眼死死盯住那十捆人民币。就在这个时候，阿宝好像再也承受不住这有形无形的压力，口齿不清地嗫嚅了几句；满腔怨忿随着粘痰涌上来，口吐白沫，往后一仰，休克过去了。

在危楼各色人等之中，也许只有乔老爷算得上是阿宝贴近的邻居。其实，阿宝是个不愿去打扰别人，也不愿别人来打扰他的人。他的哲学是独善其身，即使受过他父母托过孤的，作保护人的老乔，阿宝也恭而敬之地保持住距离。尽管如此，热心肠的乔老爷还是抢前一步，扶起脸色灰白，牙关紧闭，人事不知的阿宝。而且，似乎不怕什么牵连，也无所谓忌讳，更不在乎那些非我族类的眼色，抱住阿宝，沿着危楼里扭曲的、摇摇欲坠的楼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送这个非常需要钱，但有了钱以后却成了心病的小伙子去医院。

追着乔老爷而去的，是我们这幢危楼的居民组长，一位年过五十，但精力旺盛的范大妈，就是她把抄家的搜查队，文攻武卫队伍引到危楼来的。以一种胜利的骄傲，一种不出所料的称心劲，赶到乔老爷前头，拦住他，似乎对一个大逆不道的劫法场的罪犯，喝问着：“你把他弄到哪儿去？”

其实，要不是阿宝决心摆脱这笔财富，给那帮气势汹汹的家伙，讲出巨款的下落，任凭他们把危楼翻个底朝上，也决不会找到的。凡“文革”中抄家的能手，倘非贼星照命，想趁机发财者，便是泄私忿者。或两者都不是，只是一种暴虐狂，真为所谓“革命”者并不多。然而，阿宝却象佛经故事里所讲的造舍利塔以赎身的施主那样，他本意倒是想超脱自己，结果反而把自己造到了塔的里面出不来了。他交出了这笔巨款，理应得到表扬，哪怕是一点鼓励或者肯定，也该有的。可那些虎视眈眈的眼睛，相信阿宝还有十捆这样的钞票，藏在另外什么地方。“文革”那几年里，大家聪明得对谁都不讲真话，因而对别人的话，也决不可能相信。人与人之间隔堵墙，彼此窥测，满腹狐疑。所以只认为阿宝另有十捆，而不是百捆，应该说相当宽容的了。

抱着阿宝的乔老爷，当然恨这个被保护人，发了这么一笔意外之财，招呼不打一声。这种不尊重、不信任的情绪，使得乔老爷十分懊丧。“难道我老乔是贪小爱财之辈？要是你这小伙子早偷偷地找我商量商量，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但是，范大妈一拦一挡，乔老爷发现自己更恨的倒是这个可恶的女人，她已经不止一次引鬼上门，抄这家，抄那家，弄得本来岌岌乎危哉的楼房，更加摇摇晃晃。只要J巷外Y大街一过重型车辆，可怜的危楼便象打摆子病人那样瑟瑟颤抖。如今那帮抄家队大有不找出另外十万元，决不罢休之意。一个个象喝醉了酒似的，拆间壁墙，撬水泥地，扒天花板，非把危楼毁于一旦不可。乔老爷这个一生乐呵呵，似乎从不知忧愁的人，头一回金刚怒目式瞪着抄家得了理的范大妈，狠狠地啐了一口，梗着脖子走出危楼。

沉默，是最大的蔑视。不答话再加以一啐，乔老爷终于吐出郁积已久的愤懑之气，因为他和他那三十年代当过明星的妻子，也曾被这帮职业抄家队光顾过。他老伴一点为数不多的金银首饰，就在那回抄家中不翼而飞，而且还不敢声张。因为对旧电影明星的信任程度，连阿宝的百分之五十还不到。如果你有金戒指，肯定会有金手镯；有金手镯，必然会有金项圈。真到棍棒齐下，皮开肉绽之时，你乔老爷该怎样搪塞？忍了吧，打碎牙往肚里咽，谁让你娶了电影明星咧！连你通红通红的好成分，也给冲淡了。其实老乔年轻时也是纨袴子弟，不过衰败得早，后来下海演话剧，剧团垮了蹬三轮，紧接着解放，成了无产阶级。没想到“文革”一来，“旗手”专门收拾三十年代，他也跟着倒霉，但他这啐受到大家的拥护。房子固然不好，没有一家住户不怨天尤人，骂爹骂娘的。但目前它还能挡风遮雨，还能提供你哪怕是絮一个窝的空间，而拆迁搬进新房的希望又那样渺茫无期，眼睁睁看这样折腾作践危楼，是相当愤慨的。所以对范大妈特别的不满意，尤其不满意她那张年轻时也曾漂亮俊俏过的大脸盘上，露出米的飞扬兴奋的神气，最好朝她脸上啐痰才解恨。

范大妈才不在乎这些，或者也可能她根本不曾察觉邻居们异样的眼光，追出大门外，在巷里继续拦截乔老爷，不让他走。就在这个时候，从巷口浩浩荡荡杀进另一支人马，顿时间烟尘蔽日，喊声震天，

立刻把危楼团团围住，枪炮对准，子弹上膛，电喇叭声称阿宝是他们厂子里的工人，他们有权处置，而且十万元是阿宝向厂领导主动交待的，应归工厂。拿到钱的这一拨自然不愿交出去，其实他们也未必敢私分，现在争的无非是功劳归属权的问题。双方用革命的词藻：什么摘桃派呀！什么躲在峨嵋山呀！互相“文攻”几个回合以后，就一拨楼内一拨楼外“武卫”起来。中国人素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界，在那十年间，不知怎么搞的，动辄拳头开路，枪炮说话，打个不亦乐乎。这两拨争夺的焦点，是危楼那颓败残破，本已不怎么体面的大门。经过一番拉锯战以后，门倒了，门框也散了架，门外的一拨蜂拥而进。双方肉搏血战了一番，有脑袋开瓢的，有肚皮豁开的，至于皮破血流，手足脱臼的，更不在话下了。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休战，各取走五捆砖头似的人民币，撤离了危楼。劫后余生的男女老幼，从躲藏处跑出来，各自收拾被当成战场的家，最堪钦佩的，这些武斗战士于混战之中，能忙里偷闲地顺手牵羊，不失时机地捞些外快。所谓“文革”成果最大最大，就造反起家者而言，是很准确的。可危楼的大门，自此直到“文革”结束，一直无人过问。能掩饰危楼破败的这一点门面失去以后，每个人都赤裸裸地把自己暴露了。

阿宝的昏迷，还未到达医院，倒也勿药自愈了。睁开了那双由于精神折磨而塌陷下去的眼睛，发现蹬着平板三轮的，是乔老爷，在后面推车的，却是他最害怕失去，然而并未失去的未婚妻。他轻轻地叫声阿芳，两行清泪簌簌跌落下来。在那样年月里，连爱情都是苦涩的。

阿宝恐怕算得上是危楼的老住家户了。一九五七年，我由于写了篇干预生活的作品，碰上厄运，转眼间，好多朋友都做出见面不认识的陌路人一样。为了避免他们尴尬，只好想法离那些聪明自洁的同志远点，就托人在Y大街J巷深处这幢危楼里找了个落脚之地。好像记得搬进来的时候，阿宝还没有上小学呢！这个孩子在我印象里，和他那善良得近乎怯懦，本分到愚昧程度的父母亲一样，老实得实在出奇。老实是做人的根本，但过分的老实，以致不能应付世变，显得那样迂腐、笨拙，就未必值得去赞美了。阿宝的双亲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里，由于过分克尽厥职，以致积劳成疾。随后，在接踵而至的困难

岁月中，就相继撇下阿宝和大女儿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阿宝的这位姐姐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提起过。但我觉得正是阿宝姐姐有些什么不名誉、不光彩的污点，使得老两口一辈子象生活在瓷器店里那样，小心翼翼，唯恐碰碎什么地谨慎行事。

阿宝能熬过三年灾荒，也算人间奇迹。虽然饿得皮包骨头，但还活着。他为什么要当炊事员呢？正是那饥饿的日子里，无数次总结经验才得出的结论。以后他上了班——这里我得为我也不怎么喜欢的范大妈记一笔，正是她到阿宝爹妈的工厂去大声疾呼直至吵闹不休，厂领导被她缠得没法，才把连童工都不够格的阿宝收留——从领第一笔工资开始，直到今天，除了最低的生活费用外，一分钱的奢侈，都未敢尝试。就这样，聚沙成塔地攒下了两千元存款。可那时候，大家都信奉穷则变，富则修的哲学，越穷越光荣。于是，阿宝这四位数的存折，就成了某些人嫉恨的目标。但同时，也成了女孩子追求的对象。

要照乔老爷的评价，阿宝倘无那张存折，不会有姑娘瞧上他的。他也并不丑，大体上还是说得过去的。不知怎么搞的，阿宝的被告面孔，挨打姿态，一种似乎从双亲那里继承下来，在血管里流动的窝囊废气质，使得他好像先天理亏三分的软弱、胆怯、闪让、退避，脖颈和腰杆都不怎么直挺的神态，让人感到扫兴和灰心。但有的女孩子，爱神的箭往往不能射中她的心怀，偏偏很容易为金钱敞开心扉。所以，阿宝一看到那双贪婪的眼睛，怀着觊觎之心，紧紧盯住他胸前口袋的时候，他常常产生一种热辣辣的焦灼感，好像胸脯上抹了芥末面或者辣椒油似的难受。

“你还想挑什么天仙不成？”乔老爷有时急得朝他嚷，“你都快三十了，打一辈子光棍吗？”

老天爷还是很慈悲的，它不那么势利眼，终于在“文革”中两派打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无论城市农村都被搅得鸡犬不宁的时候，在S市Y大街J巷那棵和崇祯爷上吊差不多的歪脖树下，我们可怜的阿宝，和另一个同样可怜的姑娘阿芳相遇了。

当时，阿宝正匆匆忙忙赶往工厂上班，为了节省五分钱公共汽车

票钱，成年累月这样步行着。其实，整个厂子早就停工停产，几千职工以革命的名义白吃白拿。可阿宝自打进厂就在食堂，所以不论别人怎样造反有理，他得把大家喂饱。因而在十年浩劫里，真正做到革命、生产双肩挑的，唯有炊事人员。而阿宝又是其中佼佼者，连一分钟也不曾迟到过。

阿芳——请原谅我在《危楼记事》系列短篇小说中，这种对老一辈有姓无名，对年轻一代有名无姓的称呼法，主要是为了避免给我的这些邻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已经在银幕、屏幕头角峥嵘，说不定在你家墙壁挂着的明星月历上，有她玉照的阿芳，我更有责任为之隐讳。这随便起的名字，只不过是个代号而已。你可千万别去索隐推测，以致对当代明星产生误解——显然还是第一次背井离乡，从遥远的同样被“文革”风波搅浑了水的乡下，来到S市谋生。她迷了路，找不到她要投靠的人家；而且也走累了，靠着那歪脖树歇歇脚，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

也许是她那可怜巴巴的神态，那怯生生、孤立无援的模样，那被刚睡醒的城市所特有的喧嚣纷扰，惊吓得茫然无主的眼色所吸引，啊宝才迟疑地停下来的吧？其实，要不是早些时候，被推了阴阳头的朱大姐（这位过时的电影明星总希望自己年轻，所以喜欢大家这样称呼她）曾经打算仿效她先祖朱由检那样，在歪脖树结束屈辱羞耻日子的话，阿宝决不会驻足，以疑虑的神气打量阿芳的。

朱大姐并不想死，只不过二时气短，悟不过来罢了。等到也是上早班的阿宝，把她从树上抱下，那一口背过去的气，终于缓转过来的时候。她才真正感到活着是多么的好，而且，小巷里的空气是多么清新宜人。这个一辈子不曾生儿育女的明星，象母亲似的搂住阿宝，简直疯狂了似地亲他，感谢他把她救了，还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告诉你乔大叔……”但是，谁知是范大妈有某种特异禀赋，还是她有着业余侦缉的嗜好，好像什么事情都逃脱不了她那对年轻时也很动人的眼睛。她嘿嘿冷笑一声，揪住这位寻短见者，押往造反总部，以企图自绝于人民的罪名，把朱大姐另外一半头发也剃光了。“这样也好——”乔老爷端详半天后说，“要是演《阿Q正传》的小尼姑，倒不用

费事了！”

还是这棵歪脖树，还似乎是不久前的场面，结果又被似乎象上帝无所不在的范大妈碰上了。她这一回不是嘿嘿冷笑，不是连忙报告，而是猛扑过来，象老鹰抓小鸡般的，想一把攫获住阿芳，撕个粉碎似的。

阿宝也诧异范大妈那凶恶枭厉的样子，而阿芳——她不象今天这样见过世面——被那五官挪位，肉丝都横起来的脸，吓得直是索索地抖。尤其那沙嘎的声音：“你干什么？你想在这儿干什么……”如同多年不上油的车轴在转动，使人感到扯心拉肺一样的难受。她求援似的叫了一声：“大哥——”期望着阿宝，此时此地也只有他能证明，她在这条巷子里，除了歇歇脚，什么坏事也没作。阿宝这个人，虽然有那种胎里带的软弱，但他的同情心，也并不比别的正直的人少一点。不过，自觉地位卑下，力量微薄罢了。但今天，也不知从哪平空增添一股勇气，竟敢斗胆挡住范大妈，护住已不知所措的阿芳。

范大妈胳臂一震，没想到一个软柿子捏的阿宝，竟敢公然抗拒或者蔑视她的权威。开头，她只是出于一种好意，认为这棵歪脖树，肯定有找替身的吊死鬼在作祟，朱大姐上吊未成，现在又来个讨死的。所以，她恶狠狠地扑过去，倒不是冲阿芳，是冲阿芳背后那个伸出尺把长鲜红舌头的吊死鬼。她看不见，但她相信有。实际上她有点迷信，而且她认为自己佩戴的“文革”期间很盛行一时的革命装饰品，具有某种降妖伏魔，驱邪避秽的功能。这自然是可笑的，有些荒诞不经。可她，却是至诚地相信，你拿她有什么法？正如她早年间装神弄鬼一样，硬说有位仙姑附在她身上。搬到危楼以后，还闹过两回，她丈夫那样狠狠地揍她，也无济于事。一折腾就是半天，遍地打滚，口吐白沫，还说一些莫名其妙的鬼话。看来，只有鹤翔庄的自发功可以解释这种悖谬了。但是，胳臂震麻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妨碍她履行职责。一种似是天赋神权，范大妈批准自己监管坏人，并且防范那些可能沦为坏人的好人。前者如黑五类，黑九类；后者则由她疑神见鬼去划圈。至少在危楼里，能够让她放心的，绝对纯粹的好人家是没有的。甚至象孤儿出身的阿宝，她也总用眼角的余光瞟着点儿，好像他

那样节衣缩食，揣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似的。尤其有一回，邮局把一笔汇往灾区的百元款项，东找西查，终于证实是他寄的，并退还给他的时候，阿宝死活不认这个帐。这件事轰动危楼，它使人们看到虽然卑微，虽然无足轻重，虽然象躲在窝里不敢探头的鸟那样的人，有颗多么良善的心。尽管他非常节省，但并不吝啬。可范大妈却从此认定阿宝的钱来路不正，于是他成了她心目里另册上的人。“好！你竟敢和盲流串通一气！”马上严词责问，“她干吗的？她找谁？她有证明吗？她什么成分？你——”范大妈转脸对阿芳，“走，跟我到街革联去谈谈！”

乡下姑娘哪里懂得街革联其实是街道造反革命联络站的简称呢？那时候，群众组织多如牛毛，甚至在动物园的猴笼里，不知谁塞进一块木牌，上面居然写着“红面猴造反总部”。这当然是恶作剧，但猢狲们不知底里，上蹿下跳地抢着玩，倒也是现实的缩影。我一直怀疑是乔老爷干的好事，但他矢口否认，可又并不掩饰脸上流露的得意之色。阿芳哪有乔老爷的胆量与幽默感呢？一听要谈谈，便知道不是好去处，连忙以乡下人的聪明，拔脚就跑。

范大妈马上判断她不是好人，只有坏人才心虚胆怯，大喝一声：“站住！”随即追赶过去。阿芳慌不择路，摔了一跤，连随身带的包袱也来不及拣，爬起来没命地冲出J巷，很快消失在Y大街的人流里去了。

阿宝也许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体会到一个男人保护不了一个女人的屈辱，他感到十分痛苦。以能够与范大妈媲美的高嗓门，冲她恶狠狠地说：“你象话吗？欺侮人！她怎么妨着你啦！”

“欺侮？”范大妈不解地重复一遍。那腔调，表明了这个字眼在这种场合，纯属多余。对于被她监管和需要防范的对象，这种欺侮，不仅是必要的，还是正当的。她就是这样认为的。

阿宝挟着这个轻巧的，和主人同样单薄可怜的包袱，走到巷口，站在范大妈视线以外的地方等候。他估计，过不一会，这个乡下姑娘会踅回来寻找。阿宝等啊等啊，一直到无法再等的时候，买票坐车去

厂里给造反派做饭。午餐开完，又掏五分钱回来再等，白白耗去一个下午，不见她人影。傍晚，阿宝接着等，在路灯下，溜达到深夜。实在太晚了，才姗姗回家。阿宝自己也诧异，怎么这样诚心诚意地等了一天？是因为她可怜？因为她受欺侮？因为她叫了一声大哥？因为她那苦楚动人的面容？因为那双只消看一次，就永远忘不了的眼睛……

他的心不那么宁静了。

几经踌躇，阿宝解开了她的包袱，多么寒伧单薄的内容啊！真有点象某些人提倡的三无小说那样空空如也，唯一的奢侈品，是面小玻璃圆镜。镜子背面夹着的当然应该是她本人的照片。但阿宝怎么看，也和早晨在巷子里见到那姑娘吻合不起来。看来乡镇上的照相师也有其独特的天才，能把人照得完全不象自己。和我们读某些特级作品一样，评价的好和实际的好，常常总不吻合，看来权威的眼睛并不权威。

就在此时此刻，一种淡淡的，不可捉摸的脂粉气息，令人烦恼地钻进他的鼻子。可当真地去闻，依旧是他寒酸破旧屋子里特有的霉味。然而，稍停片刻，不经意间，那温馨的香味又轻轻袭来了。他不由得间自己：“她这会儿在什么地方呢？没有钱，没有粮票，而且说不定没有一个肯帮助她的好人吧……”霎那间一种同情，一种关注，一种比同情和关注还多了些什么的感情，从胸臆间油然升起。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在床上躺着了。决心到此时此刻，所有无家可归的人，唯一存身之地的火车站去寻找她。

迈出这一步是容易的，但为这一步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异常沉重的。假如阿宝当时要能预见到未来的话，也许脚步会迟疑，不象这会儿兴冲冲地在马路上奔跑。那速度，真好比两肋生翅，脚底生风，冲刺似地朝S市那总搭着脚手架，总也修不好的车站票房飞去。心头那股热劲，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从哪来的？仿佛刚出笼屉的馒头，塞在他胸膛里似的，那样实在，那样熨贴。以致他的保护人大清早在巷子里撞见以后，听他如何如何地讲了一通，立刻警告他的话：“那可是个无底洞！”他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阿芳说了，她不会拖累我的，她能养活自己，说不定还可以帮补我咧！”

乔老爷嗤了一下鼻子：“说得好听，到头来还得靠男人养活！”也许他正和他老伴，从街革联请罪回来，心头老大的不顺。这种洗心革面的早课，是给坏人准备的，乔老爷当然不算，但他老伴算，因为是三十年代臭明星。谁曾想到“文革”风暴制造了那么多的家庭悲剧，这对本来是半路夫妻的两口，倒越发风雨同舟地亲密了。乔老爷心甘情愿降格为坏人，陪老伴请罪。从此，他每天清晨去，装作虔心忏悔的样子，而且每次都能泪流满面，表现出内疚和自责的痛苦。这使得许多同时请罪的坏人，秘密地向他取经讨教，乔老爷也丝毫不保守地传经送宝。原来倒是朱大姐早年拍电影所用过的，一种极原始的刺激流泪的办法，往手背上抹一点辣椒面，必要时揉揉眼睛，泪水就辣出来了。于是大家都仿效行事，每天的早请罪就变成了一场流泪竞赛。头头们作为改造坏人的成绩到处宣扬，还开过现场会让人们参观以乔老爷为首的流泪表演呢！

阿宝振振有词地回答他的保护人：“你都能为朱大姐把眼睛辣成了红眼耗子，我怎么就不能为阿芳——”

乔老爷截断他的话：“这姑娘再好，她的农村户口，是你一道过不去的关口！”

“范大妈她答应帮忙——”

“什么？老范婆子？”乔老爷眨巴着辣劲未过，泪囊肿痛的双眼怔住了。

然而，确确实实是范大妈。

阿宝怎么也料想不到会在票房里，碰上他恨不能咬一口的范大妈。而且更出乎意外的，正是这个范大妈，在挤得满满登登的，上访告状，革命串连，等待接见，和买票签证的人群中间卖茶汤。尤其让他惊讶的，还是这个范大妈，竟然扬起胳膊招呼他，语调是那样亲

热，“快过来，阿宝，帮帮忙！”

他糊涂了，不知究竟哪一个是真的范大妈？危楼里的那人皆为敌的眼睛，怎么也嵌不到这张做生意的殷勤笑脸上。其实，这正是阿宝的天真之处，在那灰暗的十年里，有多少人向我们展示出双重人格和两面嘴脸啊！不过有的弥合得巧妙些，天衣无缝，浑然一体。而范大妈则是属于煮夹生了的饭之类，不免有点硌牙。就如同读有些作家所炮制的作品，外面是国产包装，内里却是洋作家名篇的翻版一样，不仅硌牙，还会让人倒胃口的。阿宝尽管十分地不乐意——他来车站并不是为了帮她做买卖啊！可那张笑脸使他不得不费点力气，朝她那儿挤去。但双眼却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寻找他一心一意要找到，而且必须找到的那个乡下姑娘。那份迫切的心情，让人感到不是她的包袱丢在他这里，而是他的什么重要东西，被她拿走了，急着要找回来似的。范大妈显然注意到他神不守舍的状态，便问：“你怎么啦？阿宝！”

他能对这位事端制造者说什么呢？只好恭喜她生意兴隆：“想不到这么晚，会有这么多人！”

“你还没见过大串连那阵——”她神采飞扬地回忆不久前那有史以来的壮举，一次上亿人的全国免费大旅游，“哦！我这批过准的，忆苦思甜茶汤，三毛钱一碗，五毛钱一碗，有人还抢不到手呢！”

因为阿宝在炊事班工作，虽然他独善其身，不问世事，但一把炒面，一匙糖，冲上开水，该值多少钱，是算得出来的。现在卖两毛一碗，已是对折拐弯的利润，竟敢百分之三百、五百地牟取暴利，而丝毫不妨碍她自以为很革命的左派身份。阿宝虽说政治头脑少一些，也对她坦然自若的神态，有点纳闷。这个年轻人心里琢磨：“她会一点不害羞！”

傻兄弟，比她更心口不一的人，比她还要下作，讲漂亮话而干不漂亮事情的人，从来也不象在“文革”期间那样公开的无耻，简直到了赤条条无牵挂的地步。范大妈只不过是这支长长队伍末尾的一个小卒罢了。至少她在收摊的时候，把赚得的几块钱，塞进口袋以后，说不

上是高兴还是忧愁，破天荒充满着人情味地对阿宝说：“我要象你有那么多存款该多好，毛毛也就能从插队的乡下办回来了。唉，我也不必半夜三更在这儿挣钱，贴补她的工分了！”她又叹了一口气，心情那样沉重，以致阿宝不禁扭回头去打量她。

他们走出永远不拆的脚手架，到车站门前的广场，天色已经微明。这时，范大妈才想起来问他：“阿宝，你干什么来啦？”

“昨天早上，你在巷子里，那歪脖树下——”

范大妈恍然大悟：“敢情她是你的对象？”

“啊呀，你说哪儿去了！范大妈！”阿宝埋怨她，“你把那姑娘打跑了，可包袱丢在——”

“你放心！”范大妈说得那样轻描淡写，“昨晚上我在票房里见她来着——”

阿宝紧紧抓住范大妈装茶壶水碗的篮子：“人呢？”

“我把她扭到车站派出所，交给警察了！”

“你啊！”他搡了她一把，差点儿把范大妈业余挣钱的饭碗砸碎。

这回范大妈倒没有着急，也许因为她年轻时曾经风流过，甚至成家之后，生儿育女，还暗地里与旧日情人来往。所以她装神弄鬼，惹得死去的毛毛爸死命揍她，都和这段情缘有关。因此，她拉住要去派出所找人的阿宝：“你相上了她？”

阿宝急于要走，没好气地：“相上又怎么样？”

“可她是乡下人！”

“乡下人怎么样？”阿宝不完全是赌气，但语调听起来很象：“我还偏不愿意找城里人呢！”

“那你可得大把往外撒票子，户口、工作，这两样你要想办成，哪样也得一个大数才行！”

“只要有价码，不愁没办法！”

也许她被年轻人的至诚感动了：“要是你真肯掏钱，大妈许能帮你个忙——”她抬头一看车站大钟，“不行了，我得赶紧回去，管着那帮坏人请罪，让他们老老实实——”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唤醒了她灵魂中另一个人皆为敌的范大妈，霎那间，那张人情味的脸，布满黑沉沉的疑云，嘴角，眼角，鼻翅都凛然收紧。阿宝急于找人，才不愿意多看她这窦尔敦式的面孔呢！扭身朝车站派出所跑去。

假如不是阿宝赶到，阿芳肯定随着那装满盲流的列车，被遣返到遥远的他乡一去不回了。他冲到停在货场的那列闷罐车上，挨个地从每节车皮，每张面孔去寻找那对难忘的眼睛。一面查看，一面也吃惊车厢里竟然装得下这么多人。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把人变成货物那样对待，就可以随便堆码了。而且，人通常在得意时才膨胀，落魄时就收敛，到挨打时，自然要缩成一团，减少接触板子的面积，所以很有点象罐头沙丁鱼那样挤得紧紧的。

车头已经拉响汽笛，准备起动，阿宝满头大汗，心都急得跳出来，也找不到他要找的那位不知名姓的姑娘（要是知道的话，也可挨着车皮喊叫）。也许他觉得这一次要失去了她的话，大概这世上再不会有那样一双吸引他的眼睛了。即使在车轮缓缓转动，完全绝望的这一霎那间，他还紧紧盯住每一张从眼前闪过的脸。天哪！阿宝几乎象疯狂似地跳起来，拼命地喊了一声：“下来，快跳下来！”他一眼瞥见了在人群里，正好奇地向外张望的阿芳。

阿宝来回寻查的时候，她清楚地看到过的。但她把他忘了，可经阿宝这一声几乎是力竭声嘶的喊叫，马上省悟过来，而且毫不犹豫，动作是那样麻利迅速地，从人堆里跳下了车。

她当然不是为那包袱跳下来的，也不是为有一副被告面孔的阿宝跳下来的，她是为可能展现在她未来生活里的世界，扑向阿宝的怀

里。现在很难考证，那是不是她第一次的即兴表演？她成功地扮演了妹妹的角色，而且使人相信，由于她哥的窝囊老实，差点当盲流给遣送外地。她的眼泪，她又急又恨的神色，再加上阿宝那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好，和终于找到的高兴，两者混合起来的狼狈相，歪打正着，被持枪弄棒的工人民兵释放了。

谁知是命运的作弄，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实在变化莫测，你想得到的东西，常常要费许多力气，未必能够得到；但是你不想得到的东西，哪怕你尽量回避，也很容易地落到你的头上。乔老爷解放前在剧团混饭吃的时候，那样追求已经没落的明星朱大姐，人家还是嫁了个资本家。等到了新社会，这位蹬三轮的无产阶级，拼命想得到他非常渴望的，譬如党票，譬如职务的时候，被遗弃的朱大姐，使他躲不迭地找上了门。从那以后，直到退休时为止，一直是门市部主任，而这个门市部，连他也才有一桌人。范大妈不也这样吗？那么多年，偷偷摸摸地和情人来往，且不说得到他，私下见一面，很可能要付出被打个半死的代价。如今，丈夫去世，女儿插队，自己“革命”的时候，却害怕这段旧情了。怕他来，他还真来了，轻轻地敲她的窗户。她求他走，她说她造反了，戴上红袖箍，就不兴再动凡心了。可窗外人执意不肯离开，差不多天天来纠缠，范大妈害怕目己沉沦便报告了，那情人差点被打断了腿。结果也不管用，你不想得到的东西，是不容易摆脱的。那位实际是毛毛的生父，仍时不时来打扰。似乎我们的阿宝，也如同危楼前辈，经历着想得而得不到，想推而推不掉的两种格局的磨难。

你决不会想到你的影星月历上，那位最时髦、最洋气的女演员，是我们危楼的阿芳。假如我不给你讲这个故事的话，恐怕难以从她时式的打扮，摩登的装束，以及通体的浪漫色彩，而知道她曾经是土地的女儿。拿作家刘绍棠喜欢说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头顶高粱花，从柴禾棵子和土坷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然而人的适应能力也真强，尤其女性，追赶时代潮流，几乎是一种本性。曾几何时，最初走进危楼那阵，还算是朴实单纯，带有乡土气息的阿芳，当阿宝拿出存折上的二分之一款项，为她解决了户口以后，她就成了一个城里人，连S市那种小字眼和儿化韵，也学得维妙维肖。接着，阿宝又用剩余的二分之

一款项，给她谋到了一份在国营单位的工作（要是集体单位，可少花几百元，但阿宝还是狠了狠心与存折告别），这样，她穿起可身的涤良军便服，背着绣有“为人民服务”红字的，但必须洗白了的军绿色挎包的时候，不知底细的人，常常把她当作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呢！这时，即使拿放大镜，也找不到她一点属于乡土文学范畴里的事物了。相反，她倒有资格嘲笑那些怯打扮的同伴，这和有些人自以为写出一点毛姆的冷峻，或者加缪的淡漠；会在作品中贩卖些洋式的玄虚，便藐视一切，性质是相同的，都属于自我感觉未免太良好的假洋鬼子一流人物。

接着便该是危楼居民拭目以待的婚礼了。因为作为邻居的我们，总担心阿宝这种爱情至上主义，会不会得到阿芳相应的回报？真是到了黄金散尽还萧索的时候，她变卦了怎么办？你了解她吗？阿宝，你知道她的底细？她的来历？她的家？她的父母？以及她的脾气性格吗？当她的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不禁为他捏把汗了。问题归结到一点，只有结婚才能证明阿宝这大把钱花得不落空；当然，也只有结婚，才能证明阿芳不辜负这一番情意。可婚礼却迟迟不见动静，不免引起一些议论。危楼的人，实际应算一锅良莠不齐的大杂烩，互相咬起来——常常为一丁点大的事端——竟谁也不肯撒嘴。可是，我的这些邻居，又会为实在不相干的缘由，彼此搂抱在一起，海誓山盟，同仇敌忾。譬如阿宝与阿芳的事情，全楼的人几乎都团结起来，不赞成越来越漂亮的阿芳，而对越来越萎靡的阿宝，虽然恨他太多情，一致认为他这种自作自受的苦恼，纯粹是活该的。但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多年，自然地为他愤愤不平。其实，这本是杞人忧天，即使结婚了，不也照样可以离婚么？但一时间竟成了危楼谈话的主题。也许“文革”期间，除了那些捞到什么的，和失去什么的两拨子人有事干，其余的人也实在百无聊赖，才会这样没话找话来消遣吧？

我所以说几乎都观点一致，危楼里还是有人并不这样看问题的，一位是阿芳暂时在她家借宿，认她是姑的范大妈。她总是说：“急什么，还不到年龄！”听起来，这是掌握政策的人的口气，事实上她是怕阿芳出嫁，她失去了一个免费劳动力，影响她的茶汤生意。另外，一种倖倖然的心理，她也不大乐意看到阿宝痛快顺利地达到目

的。“没想到这小子真肯下大注！”她多少次埋怨自己的失算：“早知道还不如把毛毛许给他咧！”所以后来在给阿芳办户口的时候，她也只是表面上张罗，并不真的卖力。甚至到快解决时，她暗地里又去捣鬼，想法不让他们成功。但是到底“农转非”了，气得她那晚上不去车站做生意，早早关灯睡了。和她作伴的阿芳也摸不清她犯的什么劲？直听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因为她卖茶汤已养成夜间工作习惯，怎么也睡不着，而且脑筋清醒得厉害。她思忖，难道这丫头命好，告密居然不起作用，后来她豁然通了。人们造反夺权，象动物园猢狲那样抢来夺去，无非想捞点好处。阿宝那张存折，是最有力的通行证。不论你怎样使坏捣乱，也无能为力。钱，比亲爹的话还管用。想到这里，她骨碌从床上爬起。

“姑，你干吗？”

“睡他娘个屁，还是到车站挣钱去！”

她不同意大家的看法，因为她认为自己代表政策，或者是政策的化身。其实当时比阿芳年纪还小的姑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准许登记了。一些妇女闲着没事，索性超过指标在家生孩子玩。可在她管辖的范围里，要有能够作践他人的机会，一般是不放弃的：“按政策办嘛！”

其实，她的政策，只要一盒不超过三块钱的糕点，就可以改变的。

另外一位，就是乔老爷的三十年代了。

朱大姐自从成为荒诞派戏剧《秃头歌女》那种形象以后，就不大好意思抛头露脸，终日在危楼蛰居着。尽管她吃核桃仁，抹生发油，尝试偏方，头发也象三类苗一样长势不旺。因此，她需要一个听众，听她讲她的黄金时代。阿芳便成了最合适的人选；第一，她什么都不懂，你怎么讲她都相信；第二，她求知欲极盛，什么都想知道。危楼的人没有一个不曾听过三遍四遍，都尽量躲着她，生怕她拉住你，给你沏茶，端出点心，央求你坐下来听她讲三十年代。她知道我因为写

小说当了“右派”，私下对我说过：“我最爱看张恨水的小说，看一回，流一回泪，害一场眼病，水银灯把我眼睛烧坏了。想当年，我们在徐家汇联华公司拍片——”说到这里，她去抱热水瓶，我连忙借故离开，否则，只要沏上茶，就得痛苦地当一个小时的听众或观众。

也许人一到了这把子年纪，都有讲讲自己过去的欲望？所以她不赞成阿芳匆匆忙忙结婚，那样的话，阿芳该关心阿宝怎样在学炒菜，怎样在红案、白案上忙着的事情，不会听她讲怎样拍《荒村女侠》、《白衣大盗》、《妈妈，我不嫁人》之类电影，和老板们、小开们怎样追她、捧她的光辉历史。只要范大妈出去公干，朱大姐便从床底下掏出来未被抄走的老电影画报，老相册，老唱片（百代公司给她灌的电影插曲），让阿芳见见世面。

唱片转动着，磨擦的沙沙声压倒了当年朱大姐嗲声嗲气的歌喉。对只懂得语录歌与样板戏的阿芳来说，这支古老的流行歌曲，并不感到多大兴趣，倒是那张沉醉在遥远歌声里的面孔，总吸引着阿芳。她说：“姨——”这位嘴甜的姑娘把朱大姐从三十年代拉了回来，“你一听这歌，你就年轻了，跟这些照片一样！”

朱大姐翻着相册，抚今追昔，多么怀念逝去的青春，和一去不再来的浮华岁月。她对阿芳说：“你干吗着急嫁人结婚呢？象你这张脸子，要是——”

“要是什么？姨——”

她没有对阿芳讲，却把下文告诉了丈夫：“真的，象阿芳这张上镜头的面孔，要退回去多少年，贴上电影公司老板，再认个阔姨太当干妈，你愁她不会红得发紫？”

乔老爷的金鱼眼差点没暴跌出来。连忙登上三楼那间有门无窗，应该叫做阁楼或亭子间的屋子，其实叫做大壁橱，也许更恰当些。阿宝正在吭哧吭哧地刨木料，汗流浃背，根本没顾到保护人站在走廊里打量他。

“阿宝——”

他吓一跳，连忙站立起来，两手垂着：“哦！大叔！”

“阿宝，你们的事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办？”

他凄苦地一笑：“等把钱攒得差不多了！”本来他就是一张自觉心虚胆怯的脸，再加上一副哭相，谁看了也不受用。据说，他学炒菜手艺也是有长进的，然而，他要到敞开窗口的小炒部去显身手，人家一看那张脸，再好的炒菜，也吃不出香味来了。

“那你到哪年哪月？你就不怕鸡飞蛋打？”

“不会的，大叔！”我们这位阁楼上的罗密欧，很有信心地回答。

“我是怕你两千元扔在水里，万一——”

“要阿芳真是那样的话，我也——”这时，阿宝那种殉教徒的哭丧相，把乔老爷给气跑了。

我很钦佩阿宝，以一种中国风格的，特别能吃苦耐劳的韧性，来攒他结婚的费用。一般讲，食堂炊事员的伙食费，是比较低的。但为了省出每一个铜板，他退了伙。自己以贴饼子、大酱，和那年夏天，一毛钱一筐的处理西红柿，来解决肚皮问题。另外，又想尽一切办法，使最少的钱，产生最大的经济价值。怎样让壁橱成为新房，而又使自己干瘪钱袋能负担得起，着实让阿宝伤透了脑筋，跑细了腿。罗密欧决用不着给朱丽叶去打沙发，但阿宝必须努力。因为“文革”已革得家家户户都沙发化了，那时的S市，可称为沙发城。好像大家并不真的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只图自己受用。阿宝也算一个，因为他随大流惯了，难能免俗。而穿上了“文革”时装，梳了两把刷子头的阿芳，更是追赶时代的先锋。

幸好当时正在处理抄家物资，阿宝终于花几块钱买回一对单人沙发，那狼狈破旧的样子，和危楼有点近似，那肮脏灰暗的德行，与阿宝倒相当般配。阿芳一见他拖回来，象拖回两条癞皮狗，心里马上就

堵了一大块，那时她脾气好，不象后来对阿宝不客气，但也微露怨言："看你——"

阿宝当然明白便宜没好货，便安慰未婚妻说："别看这沙发不象样子，可簧好，是德国货！"

一听到德国货三个字，已经完全祛除了乡土气的阿芳，马上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姿态。

命运之神也真会给人开玩笑，给这个拼命节省的未婚夫，带来了一笔横财。假如是五百元该多好？加上已攒下的数百元足够了。但是，他得到不是五百，也不是五千，而是在两只旧沙发里，各找出五万块钱。整整齐齐，象十块砖头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这种慈悲实际上和惩罚也差不多。我想起另外一篇寓言体小说，一个贫穷的意大利男孩，收到一份从异国寄来的礼单，当他兴冲冲到海关领取的时候，没想到却是一位曾来那不勒斯旅游的印度王公，为了满足他的欲望，而送给他的一头活着的，有好几吨重的巨象。现在，阿宝和那意大利孩子一样，傻了！

问题就出在德国簧上。

这就是迷信的结果了，譬如我们有些作品，其实未必好，但只要洋人鼓了掌，国人就定有跟着喝彩的。有的时候，洋人的意见，权威的评价，和乡镇上照相师的美学观点，水平也差不多的。那破沙发里的德国簧，没过几天，一坐下去，再也不肯恢复原状了。阿宝只好拆开来修理，若不是动手那天晚间，有最新指示发表，本可以免去一场悲剧。在危楼里，想瞒过范大妈那双业余侦缉的眼睛，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她是否象朱大姐爱读张恨水小说那般，在研究福尔摩斯探案？她确实具有这方面的天赋。然而，偏偏那天晚上，她把危楼全体居民，都带到Y大街上去游行了。

阿宝本不能请假，但危楼人也自有公道心肠，都愿他花了那多钱以后，早点结婚，免得发生意外，大家都尽力帮忙。危楼虽小，人才济济，什么处理品，便宜货，假公济私，开个后门之类，还是有办法

给阿宝省几个钱。甚至在派出所挂了号的，以打架斗殴闻名的危楼二双——一对孪生兄弟，也愿为阿宝效力。不过他们能量不大，顶多就是：“用得着咱哥俩给谁一点颜色看看的地方，阿宝哥，你尽管吩咐！”所以大家一致赞成阿宝留下看家，顺便改造沙发。范大妈也不敢太违反民意，便率领众人，浩浩荡荡出发了。

幸福，最好是细水长流，要是如山洪暴发，河堤决险似地冲来，这种足以把人溺毙的幸福，还是躲远点为佳。可阿宝太需要钱了，如饥似渴地想得到它，现在，这十块砖头，让他不知所措了。最新指示通常要安排到深夜才播放，至今我也没能悟出这样安排的道理。等到庆祝完回来，已经微明，但推开阿宝那扇从来没关过，今晚偏偏关紧的门，发现他竟然坐在沙发上，两眼直勾勾地，如醉如痴，象是中了邪。在人们印象里，阿宝和医院不沾边的，摸摸脑门，除了一点冷汗，并未发烧。但他说出来的话，倒有点象谵语似的不知所云。“大叔，要是一个人快饿死了，捡到巧克力糖，你说他怎么办？”

据说，乔老爷年轻时学过法律，肯定读过犯罪心理学，应该能判断出这正是作案契机的流露。可他心思全用在泡女演员，客串演话剧上，结果混个不良不莠。他一点不考虑他的话会起到什么作用，以小市民贪便宜的口吻回答：“那还用说，捡起来往嘴里一扔，有什么好客气的！”好像不吃，倒是天大傻瓜似的。

“不犯法？大叔，确确实实是捡的——”

“只有小孩，才把捡到的钱，交给警察叔叔。”

第二天，阿宝给已经进他们厂子业余文工团的阿芳打个电话（顺便说一句，她已搬到单身宿舍去住了），让她回来一趟。因为危楼的人，倘非长着防贼的两眼，便生有做贼的双目，那份敏锐，无异X射线，直扫心胸肺腑。他不敢长时间离开屋子，从十万元到手，每分每秒他都在紧张不安的状态中度过。

好半天，阿芳才来接电话，也许电话传声音质不良，他听起来很象朱大姐灌的那张唱片。“这怎么能行呢？我刚刚得到了一个角色！”

“什么？”阿宝没弄懂她得到的什么东西，但她声音里透出的惊喜，紧张，兴奋，不安的心情，他猜想，难道她也发了横财？

人各有志，阿宝和阿芳的区别，某种程度类似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野，阿宝脚踏实地，重谋生之道，尚利而不尚名；阿芳展开幻想的翅膀，对未来有许多美丽的梦，所以求名重于求利。她在电话中怎么能讲呢！别看现在是连句台词都没有的群众角色，而许多名演员，都从这个台阶起步，登上成功的宝座。

“你赶紧回来，阿芳，无论如何——”

阿芳也听出未婚夫语音中严重的成分，只好赶回危楼。阿宝见她进屋，急忙把门关紧，掏出秘藏的十捆万元人民币，使得好不容易变成城里人的阿芳，又变回去了，那种没见过多大世面的土包子相，出现在那漂亮的脸上。

“怎么办？”阿宝问。

“你说怎么办？”阿芳反问。

前一个怎么办，显然是缴，还是不缴？而后一个怎么办，听得出来，实际是怎么用的意思。求名者并不反对利，兼而有之，当然更好。阿芳开始和未婚夫盘算，怎样来消化这十万元，真可算一道煞费苦心的难题啊！

乔老爷下午钓鱼回来，马上觉察危楼气氛不大正常，有几个人正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尤其范大妈，还做出维护道统，义愤填膺的样子，一把拉住老乔：“你快管管他们吧！大白天，也太不象话啦！”然后跺着脚，“丑死了！丑死了！”

乔老爷是什么角色？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一看范大妈那份假正经，淡淡一笑，故意气她：“这有什么？谁不打从年轻时过来！”

“那也得有时有晌！”

“半夜三更敲窗户，好？”乔老爷反唇相讥。

范大妈立刻脸上生霜：“造谣可耻，我就知道你们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心怀不满！”

“你上纲我也不怕，咱们就事论事。”

“就是你们这对资产阶级，把年轻人拐带坏了。告诉你，放老实点，我成分好，就能管你！”

“我蹬过三轮车，怕你！”乔老爷打出王牌。

她也祭起法宝：“你老婆是臭明星，黑帮！”于是，互相揭底，战斗升级，说来也怪，屁大事也能引起全楼大战。有的烧阴火，有的假劝架，有的帮倒忙，有的在起哄架秧子。这种经常爆发的争吵，轻则动嘴，重则动手，实际上是一种穷极无聊的精力发泄，是人们在看腻了样板戏以后的业余文化生活。直到阿芳搀着阿宝出来，人们才愕然吵了半天，竟把吵架的起因给忘了。阿芳向大家解释：“他不舒服，我陪他去诊所！”说着，两人并肩走出已经失去了门面的大门。

乔老爷马上占了优势：“病成这样，亏你们想得出来。”

范大妈是干什么的：“哼！我掐着表来着，好几个钟头，再壮的小伙子也架不住！”

其实，那好几个钟头，是两个年轻人在房间里，正想方设法把钱藏到别人决找不到的地方。范大妈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按西方习惯，对死人应该宽容，这位与危楼几乎同时终结生命的人，心底里良善的本质，还是时而流露的，能让人见到一个真的范大妈。记得她缠绵病榻数月，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不也让毛毛去把往昔坚决不让进门的敲窗人请来，等那位头发斑白的钟表修理匠，坐到她的床边，她已经说不出话，只是把手让他握着，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离开了人世。这是后话。

就在那次争吵以后，她改变了政策，从反对阿芳结婚，到支持他

们早早办事，一来茶汤生意，阿芳早不帮忙了，二来她也觉得应该理解年轻人，甚至坦率地说：“乔老爷说得好，谁年轻时不曾饿狼来过？”

其实乔老爷并未讲过饿狼，是她发展了的。有人说阿宝送她一条过滤嘴烟，才准许不够年龄的阿芳办结婚登记。恐怕未必这样。我就记得有一回，范大妈把她养的两只刚打鸣的小公鸡宰了，浓浓地炖了一砂锅，端到三楼阿宝屋里。

“吃吧，阿宝，连汤带肉全吃下去！”然后，坐在对面瞅着他吃。“孩子，你可要爱惜你的身子！”

我敢发誓，她那温柔慈祥的样子，把我这个旁观者都打动了。

“孩子，那种事情怎么能过分呢？看你，才几天，两眼都眶□下去啦！”她见他迟迟疑疑，不敢举筷的模样，便说，“公鸡是补阳的，吃吧，这些日子你光吃西红柿，荤腥都不沾。”

阿宝刚刚在烤鸭店，和阿芳吃完归来，已经是七荤八素，顺脖子流油的小伙子，不得不打点起精神对付这两只笋鸡。藏金案事犯以后，阿宝向我承认：“当时，我真害怕已经再装不进东西的胃，一下子全吐出来。大妈那眼睛多尖，她准会纳闷，公鸡到肚里一转，怎么会变成鸭子了？”

原来，阿芳拿定主意，这笔巨款，只要不显山不露水地慢慢贴补，是不会被人发觉的。起初，计划每月贴二十元，算了一下，要四百多年才能用完。干脆五十元吧，也可用到二百年之久。再多就怕要露馅，所以想到只有吃进肚里，花多少钱也不会出纰漏。虽然原则这样定了，但天生怯懦的阿宝，总有点但但怵怵。先是左眼跳，后是右眼跳，也弄不清究竟跳财还是跳灾，终于闹成个心惊肉跳，无法安宁。因此，他总在犹豫：“要不，还是缴公吧？”

阿芳无奈，叹了口气：“你也真成不了气候！”同意由他自便的时候，阿宝又舍不得那十块砖头了。这大概也是危楼出不了圣贤豪杰，

也出不了江洋大盗的原因。小农经济思想和小市民心理杂交的结果，一条沉重的，使你无法起跳或者飞跃的尾巴，牢牢地嵌在了臀部，而且很难摆脱。“文革”出那么多小爬虫，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事实正是如此，胆小不得将军做。所以，几乎把S市著名饭馆吃遍的阿宝，除了从炊事员的职业角度，了解到天外有天，增加许多业务知识外，非但未曾长一点膘，相反，倒象害了一场重病似的，整天一副霜打的样子。尽管到目前为止，花的还是自己好容易攒下的数百元钱，那十块砖头原封未动。但佳肴美味，一点引不起食欲，倒象吞服蓖麻油似的难以下咽。再加上三年灾荒留下来的，只能消化瓜菜代的胃，和装不了荤腥的肚子，根本克化不动满桌的鸡鸭鱼肉。吃不几顿以后，落下一个习惯性腹泻的病根，害得他经常从三楼急急忙忙冲下来，提着裤子，夹紧屁股，直奔J巷公用厕所而去。

要最仅这点口腹之累，倒也可以忍耐。问题在于这十块砖头，如同十枚地雷埋在屋里，整日里悬心吊胆的折磨，使阿宝受不了。假如承受这份痛苦，能够为他们的爱情增添一些什么，或许还值得，还划得来。可阿芳说了：“你别愁眉苦脸好不好？也不要胡思乱想。你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忘恩负义的。早早晚晚，我这个人总是你的；当然，人给你，可灵魂，永远属于我自己。”

听这话，简直是现代派，而人呢，由于中西餐可她性子点着吃，心情舒畅，营养得法，胃口良好，越发地丰腴润泽，透出青春的魅力。本来，她是演被座山雕欺凌压榨的夹皮沟村民，但人一旦有张好脸子，就象磁铁似的产生吸引力，于是支左的同志，派头头，三结合的干部都一夜之间变成了精通艺术的行家，坐镇排演场，非要导演给她换角色，这样，她就演小常宝了。其实，她未必演得好，直到今天，我也不敢恭维她在影片、电视剧里的演技，有什么办法，照样红得发紫。就象一些时髦作家那样，经权威一吹，光轮顿起，由此开始，涂鸦即成好作品，放屁也是美文章。阿芳就从这一天开始，相信自己有征服别人，开拓道路的能力。因此，她和阿宝商量，把说好的婚期往后拖延。

“我们还年轻着咧，是不是？”

阿宝苦笑地：“当然——”

她一笑：“你要不放心的话，我今晚上就住在你这儿，报答你那两千块钱！”说不走，还真不走了，一面脱掉外衣，一面收拾床铺。“阿宝，你是好人，可你不懂得我的心。我看过朱大姐的相册，我听过她灌的唱片，还有她讲过的好日子。我想，我长得比她年轻时强多了，为什么我就不会到达那一步呢？早先，我只要能做个城里人，就觉得登天了。哎，你怎么啦？”

阿宝轻轻掩上门，离开了这间屋子。

他到楼下大双、小双那儿去借宿，这对父母均为高干、沦落到危楼的宝贝，绝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等傻货。把他嘲弄够了，便挤挤眼说：“走，咱们去陪阿芳，省得她冷清。”阿宝跳起来，挡住门口：“你们敢——”

大概人们还很少看到他这种勇敢和尊严的神色，哥儿俩愣住了，如果真那样做的话，他肯定要和你拼命的。“得啦，你别当真，哄哄你的，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咧！不过，你也太窝囊，太孬种，太肉头啦！”两个人一起把他往门外推，轰他回自己屋子，“难道你是属骡子的废物蛋吗？”

“我是人，不是牲口！”

阿宝也被激得冒火了，才爆炸似地迸出这句话。大双小双愣住了，对生活，对世界已完全绝望，长期来自暴自弃，无异行尸走肉的哥儿俩，想不到还有把自己当作人那样尊重，把自己区别于动物的人。他们望着那消失在危楼大门外的背影，好像发现了远古期残留下的孑遗生物一样，在绝灭感中多少注入了一丝希望。这弟兄俩回到屋里，又接着喝酒。不知怎么搞的，话也不多了，酒也没味了，于是推开桌子，倒在床上。过了好一会，小双叫了声哥，总有几分钟之久，大双才回答：“干吗？”

小双毫无反应，大双以为他睡了，便把灯关了。在漆黑的房间里，他听到小双在叹气：“我真想哭一鼻子！”

“我也心里憋得慌——”

“为咱们死得冤屈的爹妈嚎丧吧！要不，我非去杀人放火不可！”

“哭吧，小双，你要哭就哭吧！”

等到小双嗷地一声叫起来，他也再忍不住。尽管拿枕头在拼命蒙住自己，也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一直哭到范大妈来镇压他俩这对走资派的狗崽子为止，可这时候，阿宝已经在他工作的食堂里，找几张板凳拼起，仰卧在那里了。

他端详着那块从不离身的小镜子，他觉得照片上的她，离得他既很近，又很远，那脸庞似乎很熟悉，可又很陌生；应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眼睛，猛地看上去是深情的，闪烁出热烈的光采，但细细注视，眸子里又有点冷漠和不可捉摸的神情，很看不透她的心。

然而，他爱她。他对照片上的阿芳说：“也许是命中注定，说不定最后，巷子里那棵歪脖树，该我挂上去咧！”

第二天，阿芳埋怨他：“你真狠心！”

他诚挚地说：“你别再提钱了，那是我心甘情愿为你做的，我也不非要你跟我好，你要不愿意，我也决不会拦你。”

“阿宝，原来你这样想我，不屈心吗？”她确实是伤心地扑在他怀里哭了。这样，阿宝又转过来赔不是，哄她，安慰她。

危楼人有时心术也很不正，每当阿芳出出进进，大家都紧紧盯住她的腰身和腹部，好像她是应该到露马脚，让人看笑话的时候了。但实在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便又撇嘴说：“如今工具多灵，教你抓住把柄？”或者，以揣测的口吻：“还不知到医院去刮掉几个了呢？”

一直到大双小双实在听不下去，忍无可忍地在楼道里发出警告

时："谁要再背后糟蹋人家清白人，看我不撕碎那张×嘴！"一副凶神恶煞口气，谁敢置若罔闻，这才消停下来。终于全楼都知道阿宝和阿芳，不仅是无罪的羔羊，而且纯洁得象天使一样。在那祸水横流，邪恶充斥的年头里，也真让看惯了污秽与脓疮的人们，为之眼目一新。危楼居民主要的弱点，乃是自私贪婪，穷极生疯，由此派生出嫌贫嫉富，趋利忘义的处世原则。危楼一部动乱史，小至鸡争鹅斗，大至头破血流，都和经济拮据联系着的。不过，也不影响他们偶尔产生同情恻隐之心，尤其是无需掏腰包的话，会陪着你掉泪，甚至比本人还激动些呢！但范大妈决定募捐，成全这对还差大立柜的小两口，早早完婚的时候，大家哪怕勒紧一点裤带，也三块五块地凑份子。大双小双当然不会后人，但范大妈有点怀疑那十元票来路不正。她对坏人，候补坏人，不太好的好人，以及好人中与前面三类有什么瓜葛者，表面上总做出警惕与防范的样子。例如她正同她认为的好人说说笑笑，一旦我走近了，她马上脸皮绷紧。可只有我和她，或她进我家门来有什么事，或我妻子给她端一碗富强粉饺子，就松弛下来了。这样来回变脸而不嫌累，我也着实佩服。

那孪生兄弟拍拍胸脯："这钱最革命了，都是拣的破烂大字报，到废品收购站卖出来的。""文革"十年，许多好书变成纸浆，用这纸浆造出来的纸，变成大字报，再回炉只能变手纸。他们哥俩后来从纸的循环中，走上正道，则是另一篇记事的内容了。

范大妈瞪了他俩一眼，同时，也不客气地扫视了一下乔老爷和朱大姐。因为这位应名的保护人，居然一毛不拔，不但分文未掏，还冷言冷语。乔老爷的赌气，分明是冲她的，前些日子还抠阿宝姐姐的问题，没茬找茬，唯恐中国坏人少了她没事干。屎盆子扣在阿宝头上，转过脸来又朝大伙敛钱帮他，弄不懂她什么病症，有点象她年轻时闹狐仙附体似的，一会人，一会鬼。这不，兴冲冲地捧着一把票子，到三楼找阿宝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倘若范大妈只有一张紧绷的面孔，一点好的念想也不给别人留下，恐怕今天谁也不愿提她了。也许好就好在她是夹生饭，还有一半属于人情味的东西，不会被人忘怀。阿宝至今还念叨

范大妈塞给他去买大立柜的钱，那一百元包含全楼每家每户的心，他捧着，觉得分量是那样重，到今天也还记得。

范大妈问他们俩：“够了吗？”

阿宝老实，他有十万元，能收下这一百块钱么？连忙说：“我们怎么好意思要呢？”但他想不到阿芳却顺着范大妈的话，回答说：“姑，要说够不够嘛？还差一点，我们自己攒吧！”

范大妈显然也不是很舍得地，从怀里掏出另外五十块钱，放到阿芳手里：“拿去吧！这是我一点意思——”

“不，不！”阿宝坚决不收这份钱，因为他和阿芳知道这钱来得多么艰难，是多少个深更半夜在车站卖茶汤，三毛两毛攒出来的。

“将来你们发了大财再还我，要还不上，就算大妈当这个姑，给阿芳压箱底的钱！”

善良的人最容易受感动，阿宝心头一热，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他当时恨不能掏出许多钱，成倍地，甚至成十倍地偿还给这些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展的邻居。事后，阿芳嘲笑了他的慷慨：“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你怕人家不知道么？”

“那这一百五十块钱——”

阿芳是个会成器的女人：“客气什么，用呗！记住，买极其一般的，咱们千万不能露富！”

于是这场阿宝的噩梦，随着大立柜到来而结束了。社会上对我们危楼发生的这桩奇闻，有许多讹传和杜撰之处，其实问题出在那筐被遗忘了的处理西红柿上。人们在挪动屋里家具杂物，以便放置立柜的时候，发现了已经腐烂发酵，快成番茄酱的半筐西红柿。危楼人的眼睛，范大妈的侦缉本能，都是高水平的。接着又看到了床底下长了绿毛的点心，和许多枚滚进墙角，地板缝隙里的硬币。

可怕而又难堪的沉默，维持了好几分钟。人们有许多疑问，可不知该怎样向；阿宝当然应该解释，但拿不定主意怎么说。正巧，这个时候，阿芳来到危楼，嘴里还唱着“只盼深山出太阳”呢！

他叫了一声：“阿芳，你快——”从他本心，恨不能把这让他日夜得不到安宁的巨款，交出去，宁可穷死也心甘。可为了阿芳，这秘密无论如何不能泄露。他怕失去钱以后，会不会失去她？尽管他做好失去的准备，歪脖树也想过的。但他真心地爱，比罗密欧还罗密欧。所以他需要她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一点暗示。但不做脸的肚子，剧烈地疼起来，好像绞肠痧地使他片刻不能停留，必须快到厕所，否则就要拉在裤子里了。这样，他没有得到阿芳肯定的答复，随后，又被愤怒达到了顶点的范大妈，冲进男厕所，扭着他到街革联，更不知她的态度了。但是，无论人家怎么问，范大妈怎么跳，他还能咬紧牙关撑住劲。等到被抄家队押着回到危楼，在人群中找不到阿芳，他慌神了，悄悄地问了一声：“大叔，她呢？”

“一言不发走了，你啊你啊……”

刚才阿宝离开后，乔老爷是问过阿芳来着，究竟怎么一回事？吃处理西红柿的人，会大把扔硬币而满不在乎，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阿芳好说什么？然而她审时度势，判断阿宝那劣根性的懦弱，肯定凶多吉少。于是抢先一步，到阿宝厂里替他自首交代，并且还说阿宝已被坏人绑架，很可能马上来抢钱。她在路上预先把头发弄得乱蓬蓬地，拽断了几枚纽扣，做出一副英勇搏战，冲出重围，来报告的样子。说话也故意上气不接下气，一下子把敌意挑动起来。那些待命的武斗队，正愁找不到寻衅打架的茬口，更何况皇皇十万元巨款，不由分说，杀向危楼去了。

阿宝听说阿芳走了，而且是一言不发，立刻失去了精神支柱，全面土崩瓦解了。他想既然人都失去了，还要钱有什么用？莫如爽性交了，省得老是一块心病，吃不好，睡不宁地折磨自己。想到这里，便从沙发里，仍是原来资本家藏钱的地方，掏出全部存款，十万元，一分一厘都不差。这就是说，截止目前为止，还是用自己攒的钱去吃

喝，尤其阿宝那不争气的肚子，吃多少，拉多少，等于花钱买了一种习惯性腹泻的毛病，真是又伤心，又憋屈，那几百元打算结婚的钱，是容易节省下来的吗？

人们全被十万元那索尔·贝娄形容的阳光，给照得头晕目眩。也许阿宝头一回在光天化日之下，看清楚这许许多多的钞票，他的日射症反应比别人更强烈。所以，一听到范大妈讲他下落不明的姐姐，一看到她勾来的抄家太岁的面孔，他顿时腾云驾雾起来。尤其逼着他交出更多更多来路不正的钱，推他搡他，把他象揉面似的折腾时，天地都在旋转，很快失去知觉，跌倒在那给他同时带来幸福与痛苦的沙发上。

阿芳想不到自己，从人们看腻了的样板戏中的主角，成了大家听烦了的讲用会上的明星。不过，她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她终究有点表演才能；因为她那漂亮面孔的魅力；更主要的，是因为这十万元的传奇色彩，吸引着见钱眼开的人，纷纷赶来，即使得不着，听一听，也算过了瘾。于是，阿芳在S市的机关、学校、团体讲了个遍。不但她无需讲稿，广大群众也都背答如流，她怎样斗私批修，在灵魂中爆发革命的？怎样帮助未婚夫提高觉悟，不做金钱奴隶，走革命道路的？怎样冲出重围报告，使得十万元财产，终于回到人民手中的……这时朱大姐的头发也稍稍长了一点，成了阿芳的最忠实听众，每讲必听，关键时带头鼓掌，而且以她早年拍电影的经验，指导阿芳的表演。每次在上场讲演之前，给她手背上抹辣椒面。“要有眼泪，苦戏最打动人心了！你就说阿宝怎么不听你劝，揍你，揪你头发——”

“他连指头也不敢碰我，姨！”

“嗐！”朱大姐点得再明白不过，“这不是做戏么？”

阿芳讲得越生动，我们危楼罗密欧的形象越糟糕，在人们眼睛里，他不但是吝啬鬼，守财奴，还是一个暴虐狂。邻居倒不这样看，第一，他终于明白钱并不是万能的，不那么孜孜以求了，倒比过去显得人情味一些，第二，花了数百元吃馆子的结果，他烹调技术长进了。楼里谁家有大事小事，少不了由他掌勺。甚至阿芳天花乱坠讲累

以后，不也到阿宝这儿美餐一顿嘛！

“你别讲我把你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行吗？”阿宝求她，“我都没脸进厂，一上街人家就指指戳戳！”

“我白让你当未婚夫啦！这点谎都不肯替我圆——”

阿宝什么都可以迁就忍受，一提当未婚夫这说法，马上脸部表情变了：“怎么？照这么说，还有不给当的时候了！”

“你呀你呀！我说过多少遍，早早晚晚，人是你的。我得看时机，到了时候准办，你放心！”

果然，她这一套活学活用的典型经验，象朱大姐那张百代公司唱片，听得耳朵起茧子的时候，她决定——在S市人民的心目里——作出自我牺牲，为了帮助他，改造他，要和阿宝结婚了。如同近来很流行一阵的题材，为了感化挽救失足青年，一定先要嫁给他一样。阿芳这样宣布以后，又在全市制造出一次冲击波。好多记者来到危楼采访，一些慕名的、学习的人，也络绎不绝于J巷之中，没想到快要倒塌的危楼，居然回光返照地红了起来。

最灰溜溜地莫过于范大妈了，她终于明白，天赋神权也好，优越感也好，左的面孔上那股凌人之势也好，只不过是她的影子罢了。当光线不再照射她的时候，这影子就消逝了，连自己也跌落在黑暗中。从此开始，她就一蹶不振，随着“文革”结束，随着危楼拆迁，她撇下她临别一握的钟表匠，和插队归来成为“民主墙斗士”的毛毛；也撇下我们这些坏人，准坏人，和不够好的好人，撒手仙逝了。最初那阵，我们这些人真有点贱骨头，害怕没有了她，无所适从，会过不惯。及至搬进新居，终于悟过来，失去她未必不是好事。不过，旧邻相会，谈起她来，也觉得她脸皮不绷紧的时候，还是有值得我们追忆的、可怀念的地方。

而阿芳转败为胜，占了上风以后，名气一天大似一天。讲用会的风头，只是发迹的开端，紧接着便在电视剧里露脸，不久，被电影厂

借去拍片，这就更红了。虽然，她还不满足，还在努力追求更大的名气；但我们危楼居民，包括J巷居民，Y大街居民，都引以为豪地说：“阿芳原来是我们这儿的！”可拆迁离开危楼，她也许由于天南海北地拍外景，也许由于执意求名到如饥如渴的程度，如同当年阿宝拼命攒钱，以致变得人情味都淡薄了一样，阿芳和我们老邻居疏远了。

至于他们小两口迁进新居后的生活如何？保护人也说不出什么来。也许我的职业习惯，喜欢搜集素材，当然要问出个结果。乔老爷抹煞着金鱼眼：“不是记者报道了吗？挺好！”

那篇专访我也看过的，说她艺术上取得那样成就，对自己爱人，一个朴朴实实的普通工人，仍旧一往情深。在海滨拍片的空闲时间，总去捡五彩斑斓的卵石，以此象征坚贞不变的爱情和纯净的心……象阿宝这样工人与艺术家组成的不平衡家庭并不少，譬如歌唱家，譬如舞蹈家，但她们的工人丈夫，要比阿宝幸运多了。他们不会有多余和孤独的感觉，不会有依附和从属的感觉，更不会有傀儡兼奴仆的感觉。可怜的阿宝这样苦恼，正因为他没有得到，阿芳拒绝给的，那永远属于她自己的灵魂！

阿宝知道自己卑微，对于爱情，他倒真有点罗密欧，要么全部，要么全不。在推又推不掉，得又得不着的两难境地里，他竟然不止一次地重访J巷，去探望那棵歪脖树……

不平等的爱情，该有的什么痛苦，阿宝就承受什么折磨。他确实不明白她还想出多大名？她也真有些憔悴了，那双眼睛虽然疲倦，似乎刚卸妆那样残留着隐隐的黑圈，却永远聚精会神地，在电影广告、画报、影视类杂志和报纸上，寻找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如同阿宝怀揣着十万元巨款那阵，求名的阿芳象他查点钞票一样，在认真地统计她照片与名字的出现率。那碗还是导演开车送她回来时，端上来的夜宵，都已经凉了，还顾不上吃。

“阿芳，你太累了！”

“求求你，别管我！”她把头埋在统计数字里，好像屋里根本没有

他这个人似的。

“你要嫌我碍事——”

“又来了，又来了……”她焦躁地跳起来，推他出屋，把门从里面反扣上了。

当然，这也不是头一回，阿宝倒在门厅的沙发上，抱着脑袋，从歪脖树一直想到那碗夜宵。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多么难以预料啊！在炊事班只会烧火的阿宝，能做出这一碗比头发丝还细的龙须面，而在歪脖树下当作盲流驱赶的阿芳，却对这碗堪称工艺品的夜点，不屑一瞥。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门开了，那碗面仍是一筷子未动，放在桌子上。

“你没吃？”阿宝努力忘却一切一切的不快。

阿芳想起昨夜来；“让我怎么吃得下去，就端一碗，亏你做得出，叫人下不了台！”

“往日导演就送你到楼下，没想到他进屋。”

她立刻火了：“他进屋怎么啦？我还要留他在这儿过夜呢！你知道要评选最佳女演员么？”

这句话着实伤透了他的心，抬起脚，离开了这间屋子，他什么话也没讲，那怯懦的背影在门外很快消失了。

正当我们议论着只有均等的力量，才能保持相对平衡，好像爱情也不例外的时候，如今已是好样的危楼二双（一个在搞书法篆刻，一个和我同行，在写小说，不过他崇奉现代派），破门而入，后面跟随着的，正是我们刚谈到的罗密欧，垂头丧气，满面晦色。

哥儿俩把一段麻绳，扔到乔老爷跟前：“大叔，你看他想干什么名堂？”

朱大姐是有过这段生活体验的，赶忙拉他过来，埋怨地说：“阿

宝，你怎么能想不开呢？女人总有收心的时候，你看我和你大叔，不也过得很好么？”

“我没有上吊——”他辩解着，“我这不是好好的嘛！”

“胡说，我们哥儿俩正在工地干活，见他在歪脖树那儿转悠，然后挂上了这绳套，正要把头伸进去——”

乔老爷跳起来，这位老话剧演员一把拽住阿宝脖领：“活见鬼，连罗密欧都敢同人家决斗，可你这个天生的窝囊废！”

他挣脱开，以难得见到的倔犟，回答着屋里人质询的眼光：“不错，我是打算那样结果来着。可我没有朝绳套里钻，我想开了，我不干了！”他还强词夺理，“怎么？不兴我不自杀？”

写现代派小说的小双揭穿他：“要不是我们跑得快，你就伸腿瞪眼了！”

“我已经拿定主意不死了，一见你俩，更死不得了！”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厂里打算让我领着一帮知青开饭店呢！我要撂手一走，他们不又得回家待业。你俩找份工作多难哪！想来想去，人总不能为一个人在世上活着……”

“阿芳怎么啦？”乔老爷听他话里有话。

“也没怎么着。大叔，这回倒好，我一通百通！”

“屁，那个导演得收拾收拾他。”大双拿出当年破罐破摔，横行无忌的样子，“阿宝哥，我得给他放放血，让他明白怎么做人？他要再缠阿芳，我让他这辈子坐着轮椅拍戏！”

“你疯了，不怕犯法，好容易上了班，还当上先进工作者！”乔老爷警告着。然后，他盯住阿宝的脸，似乎要看出什么蹊跷。包括朱大姐，包括我，也都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打他个鼻青脸肿，不算过分。有一回，我亲眼见他用车送

阿芳回来，在大门口，居然敢动手动脚……”小双象写小说似的讲起来。阿宝用双手捂住脸。要不是汽车喇叭响，要不是阿芳一阵风地进屋，我不知道这可怜的丈夫该怎么办？

“哟，你们都在这儿，快说说这个阿宝吧！”阿芳抽出一支烟，点燃了，烦躁地吸着，“象话吗？要去自杀，败坏我的名声！你说你多无聊，多没意思，也太酸了，太嫉妒了，不看看人家是什么样的名人，别人想巴结还不屑理呢！对你亲热，说明看得起你，流露一点感情，正好表明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阿宝，阿宝，你也不想想，我能跟他们来真格的吗？”

“哦！天……”阿宝紧抱住头，生怕它爆裂似地那样用力。

朱大姐到底拍过片子的，深有感触地说：“阿芳，可也是——”可一看乔老爷那双愤怒的金鱼眼，把下面的话，咽回肚里去了。

“阿宝，干嘛那么狭隘？我在争取最佳女演员，明白吗？你想不付出点代价，不豁出一丁点儿，能行吗了……”

索尔·贝娄把金钱比作太阳，那么名声的追求，大概就是对于飞蛾的火光了。

这时，危楼二双砉拉一下站起来，那拳头捏得关节嘎嘎的响，只问了一声：“那导演在车里等着吧？”便大步朝门外走去。阿宝跳起来，拖住他们哥儿俩，对阿芳说：“你走吧！”

“什么意思？”

“我让你走——”

“分手吗？”

“说不定这样对你、对我都好，我好不容易悟过来的。”

阿芳先愣了一下，很短，只有几秒钟。然后，瞅瞅阿宝，瞅瞅大家，转身走了出去。

那哥儿俩几乎不约而同地："你这个窝囊废！"一使劲，把他搡在地板上。只见他一摊泥似的软在那里，泪水簌簌地跌落下来。

"让他哭吧！"乔老爷把大家都请到别屋，"哭够了就好了！"

……

大概没过两天，阿宝找我来了，好像乔老爷的话还挺灵，大概他哭够了，没事了，忙他的知青饭店了。原来饭店快要开张，至今连个名字还没着落。

"您是作家，给想一个漂亮的！"

我突然想到陆文夫前不久发表的关于苏州吃喝的小说；阿宝炒的菜，还多少有点南方味。"干脆，你们就叫'美食家'大饭店吧！怎么样？"

"好！开张那天，您一定来捧场！"

真奇怪，当他为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总那样萎靡，现在，为几十个待业青年忙着的时候，连讲话的腔调也大不一样了，不但响亮，而且干脆，跟你握手，也敢使劲了。

再也没有比开张志喜那天更热闹了，简直谁也想不到，来祝贺的客人当中，有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美籍华人，一家什么公司的女董事长。你猜是谁？阿宝多少年不知下落的姐姐，回来看望她弟弟，还要把他带到美国去呢！

好消息总是不胫而走的，在锣鼓齐鸣，鞭炮喧天，'美食家'大饭店的招牌揭幕的时候，我们危楼的朱丽叶，也急急忙忙，带着抑制不住的亢奋赶来了。

那还用介绍吗？她紧紧地搂抱住那位女董事长。我突然发现，尽管她快成最佳女演员，但那副阔别了的，在J巷歪脖树下，没见过多大世面的土包子相，又在她脸上出现了。

阿宝至今也没有离开‘美食家’大饭店，因为这里是他懂得人活着，到底应该干什么的起点。也许铺面还不够大，卫生条件较差，服务态度还不够好。可是他说：“姐姐，会一步步好起来的，你信不信？”

“根据什么呢？”

“因为我爱它！”

——诸位读者，假如你们有兴趣，请光临‘美食家’大饭店品尝指教！

地址：Y大街十字路口；电话订菜：78543。

第二章

在S市Y大街J巷，有过一幢年久失修的三层楼房，因为风吹雨淋，日晒霜打，便东倒西歪，日益衰朽起来。人称危楼，没有一点胆量是不敢居住的。

危楼不大，但如蜂房，居民甚众，住满了各色人等（自然包括作者在内）。后来发现，我们这些蝼蚁之民，所以能临危不惧，习久自安地将就这么多年，除了愚钝和麻木外，更多的还是由于争斗，而无暇顾及身外的一切。

如今，市政当局拆迁重建，危楼化为乌有。偶尔怀旧，故地重游，超高层建筑物正拔地而起，确是振奋人心。

楼不在人在，居民散居全市。下面所讲的，也许正生活在你周围，而原来却是我旧邻的一些故事。

故事之二：二马先生希望给自己画个句号，女中强人怎么给他办理，他怎么样离开人世的故事，一篇多少有点荒诞的模仿小说。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但类似十年浩劫期间出现过的种种奇特现象，似不多见。即使在相隔若干年后，已属太平盛世的今天，怪现象还会爬进你的梦里来，吓你一身冷汗，以为莫不是“文革”老戏重演？及至瞪大眼睛，瞅着天花板发愣半天，夜色朦胧，月牙弯弯，钟声嘀嗒，妻儿平安，这惊魂才回到七窍之中。

这黑咕隆咚的梦，弄得我再也睡不着了。

怎么想也找不出做这个怪梦的因由，假如白天我和危楼二双之一的小双，崇奉现代派的青年作家讨论卡夫卡作品，也许二马先生（实际上他姓冯，某局某处的某科副科长）在我梦里变成了一只臭虫，倒还说得过去。谁知他变成的不是那种用指甲一碾即成齑粉的瘪皮臭

虫，而是一种大到象早生纪的翼手龙那样的庞然怪物，雄踞在我们赖以栖身的危楼顶端。

它还发出一种沙嘎的声音：“嘶！嘶！”

这就太可怕了。平素里，辆卡车从J巷穿过，危楼便要象打摆子病人畏冷似的抖个不停，何况这样一个硕大无朋的家伙，它必然不肯安生，必然要搞些名堂，必然要作践我们这些子民。果不其然，须臾间，踩碎的砖头瓦块，压断的房梁桁条，噼里啪啦，铺头盖脸而来。

“乔老爷！乔老爷！”我赶忙招呼他逃命。

“不行！差一份悔过书，还没写完呢！”

“文革”期间，乔老爷谋了一份第二职业。横竖当时都在停产闹革命，他那个门市部既然无鱼可卖，还用去点什么卯呢？于是他半秘密，半公开的挂牌，以代写悔过书，捞点外快。价格倒也公道，一般检讨，一块五；深刻检查，两块三；走资派亮相，马上有被结合的可能，要价略微高点也超不过五块钱。大概是福至心灵，他写的这类诚惶诚恐的检讨文章，总是容易通过，因而声誉日隆，再加当时专政对象增多，哪个敢不磕头告饶，祈求平安过关？乔老爷的生意相当兴旺。时不时有一张张哭丧着的脸孔，踅进危楼破门，到乔老爷家去。隔不多大一会儿，捧着一纸墨迹未干的检查，或者是认罪、悔过、坦白、交待、检举、揭发、效忠、汇报之类的东西，虽然还是那张哭丧脸，但多了一丝希冀的神气走出去。

我推开他门：“你疯啦！要钱不要命，二马发神经，楼房快塌啦！”

没想到他正襟危坐在桌前，翻阅着堆在他手边的各种资料。就好像我们某些同行，喜欢在外国作品里寻找可以改头换面的东西一样，他就靠这些资料赚点零花钱。前不久乔老爷知道我出了本书，曾经不无惋惜之意地对我说：“晚了，如今用不着了。要不然，根据我的资料，完全可以编两本书，一本是《怎样写检讨》，一本是《悔过书范

文选》。这在‘文革’期间，准能成为畅销书。”

“别打扰我，老兄！”他转脸哀求我。

整个楼房在嘎嘎地响，好像一个人伸懒腰，关节发出咯咯吧吧的声音。我能想象这只臭虫把我们踩在他的脚下，发泄他的淫威，该是怎样的称心如意？那满口假牙象碎石机在响着。

“快离开这儿，乔老爷！”

“不行，这是我自己的悔过书！”

这时，我才发现他也是一副哭丧脸。坐在他对面的朱大姐，脸部的神色，除了哭丧以外，还多了一层恐怖。她埋怨地说：“我早就劝过，别养这只八哥，早知道这样，还不如送给陈白露呢！”

真奇怪，这本是生活中发生过的真实的事，怎么也编织进我这黑咕隆咚的梦里来了？也许，梦里的真实生活和真实生活里的梦，有时很难截然分开。正如二马先生前些日子，还甜蜜地回忆他在“文革”中春风得意的情景一样，那恍如梦中的陶醉神态，那恨不得七八年再来一回的急迫感，你简直弄不懂他是睡是醒？

他倒是从八哥身上改变被动局面的。

我也记不得这只八哥怎么飞临到危楼来的？反正，那是一个受冲击的年代，八哥也不例外。严格地讲，它是鸟类社会唯一能成为思想犯的，值得防范的对象，因为它喜欢发言，居然有张会说话的嘴。尽管它长得其貌不扬，但确实聪明伶俐。每天在危楼的破门框上，歪着小小脑袋，早晨听我们早请示，晚上听我们晚汇报。一来二去，日久天长，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起作用了，它也能随着人声啭鸣着类似的鸟语。

“这要是在旧朝代，就该是祥瑞之兆啦！”

二马那阵还未时来运转，还在当不被造反派承认的走资派。论

理，副科级干部怎么也够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看到许多领导干部都戴上这顶桂冠的时候，他决非糊涂，更不是装蒜。他千真万确地认为是一种待遇，是和某种级别的干部能听到报告，看到文件一样，属于理所当然的享受。尤其运动开始，他也确实和局长、处长一块在台上撅屁股挨斗。后来，把他解脱了，本是好事，他竟悻悻然去找造反派责询："为什么我不是了？"那个接待他的造反派，大概不属时下反映"文革"电影里那穷凶极恶的统一模式，拿出"中央文革"的红头文件，斯斯文文地给他解释。尽管如此，不让他当，他也硬当。这样，二马先生成了造反派不要，走资派不够的人物。他不得意的时候，更容易和邻居相处些。所以在众人齐声赞美这只说不定还会唱样板戏的八哥时，他也附和了这几句。没准与此同时，他萌发了讨好邀赏的主意。

陈白露（她的本名请原谅我保密，因为她曾经在业余话剧队演过《日出》的女主角，就这样叫开了），我们危楼的女中强人，立刻组织人马，象五八年打麻雀一样，布下天罗地网，想捉住这只满口革命词藻的八哥。但是，这个黑家伙，却扑棱着翅膀，飞进乔老爷的房间里，一把就被这个早年间也曾蹓鸟放鹰的破落户子弟握住了。

"给我，乔叔！"

也许他是她在危楼里最敬重的人了，不仅仅曾同台演过《日出》，而是象长辈照顾着她。那次业余演出，乔老爷把胡四演得活灵活现不去说了，还抢妆客串了黑三。我应邀去捧过场，颇诧异他为什么偏要卖鱼而不去演戏？他懂得怎样笼住这只鸟，三下两下给驯得服服帖帖，竟点头磕脑地在梳理羽毛，毫不畏惧地打量危楼这帮没有多大能耐，却拼命扑腾、挣扎、熬持，急了恨不能咬谁一口的小市民们。"露露，我不是舍不得，八哥全靠人调理，早年我饲养过这玩意儿。"

乔老爷是个想办正事，无不失败，左道旁门，一学便成的天才。八哥被他训练得和我们一块早请示，晚汇报，伶牙俐齿，对答如流，语录歌也能唱，堪称"文革"伟大成就之一。

副科长二马，看着造反派江山坐稳，他又不甘心永远坐冷板凳，想借这只八哥，造成一个献殷勤的机会。正好造反派大联合庆祝大会在Y大街十字路口召开，他便拎着这只聪明的八哥登台表演。鸟的一身黑羽，二马遗憾无法染红，但鸟笼、鸟食罐，用红绸裹住，捧上台去，也红作一团，万千观众，远远看去，也不知是何等宝物。也许这位八哥，很少做过报告，头回登台表演，难免有些紧张失度；也许动物的特异秉赋，觉得二马讲话的嘶嘶声，很类似威胁鸟类安全的蛇或鼠的动静，思想有抵触情绪，不愿为他引吭高歌。第一遍，它口齿不清，嘀里嘟噜，谁也听不明白。造字号老爷让人把麦克风拖到八哥面前，二马见它不理不睬的样子，急得差不多近乎恳求了："快说，八哥——"他觉得这样称呼不够尊敬，连忙改口："老八，你快请示汇报啊！"

老八抖擞羽毛，果然开口启齿。通过扩音器，传遍全场。咬字清晰，声音洪亮，立刻掀起会议高潮。也许迷信和科学，如同我们危楼那对孪生兄弟，面孔有些相象。在场的人有的认为造反派自有天助，连鸟兽也帮着说话了。"梁效"之徒连忙动笔，打算发消息见报。谁知这位老八，是说溜了嘴呢，还是生性反动，竟敢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专属副统帅的颂词，再清楚不过地念成了"永远荒唐，永远荒唐"。

万千观众刹时间声息皆无，全怔住了。

二马到底不愧是进城时，跟过市委副书记的人，见过世面，连忙举手，喊声："报告！"

造反派头头气得七窍冒烟，直发抖，掏出盒子炮，喝令小喽罗们："抓起来，抓起来，别让'恶攻'的'现反'逃跑，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民兵一时懵住了，基捉拿八哥归案，还是唯二马是问？八哥关在笼里，已是囚犯，插翅也难飞去。二马手举得笔挺，理直气壮，本是被告，倒做出原告模样，硬是未敢下手。其实他眼看大事不妙，不得不抓一个替死鬼垫背，使自己下台。所以他举手，就是要咬出一个他差不多咬了多半辈子的乔老爷。

黄鼠狼单咬病鸡。因为对手无力反抗。乔老爷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为这只八哥的“永远荒唐”，进了三个月群专学习班，脱了一层壳，才宽大释放。但八哥却被枪毙了，那场面可真够气派的。据小道消息，还请示过“中央文革”呢！出动一连人马，轻重机枪，先割断其喉咙，然后才处以极刑。乔老爷是个人情味十足的汉子，他竟心甘情愿陪法场去。唉！这些也正是他多年总在一个小门市部卖臭带鱼的根本原因。八哥的死，给他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在学习班所受到的折磨和摧残。

“你真缺乏人味——”释放回来，乔老爷一进危楼就堵住二马的门。

从屋里传出来的声音，非但没有丝毫羞愧之意，反而理直气壮地问：“这该死的八哥是不是你的？既然是你的，你就罪有应得。”

“我有罪我领，八哥是动物，碍它什么事？”

二马以一种法官判决的口吻宣布：“因为它和你站在同样的反动立场上。”

乔老爷所以关在屋里闭门思过，正是由于他为“恶攻”的阶级敌人八哥鸣冤，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交悔过书，而群专队也一次又一次地不认可地驳回来。他搔着乱蓬蓬的头发，推开那堆足可以出版两本畅销书的资料，苦恼万分地说：“我替人家写的，哪怕是拆烂污，鬼画符，都能通过，不但派司，还会叫好。可给自己写的，哪怕达到刻骨镂心的程度，也甭想权威们点头！”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乔老爷，问题的实质已不在内容，这和有捧场癖的人，吹作品的道理异曲同工。小说分明一般，巴掌偏鼓得山响；作家未必一流，桂冠已飞来头上。杰作啊！瑰宝啊！盖了帽啦！恨不能捧上天去。乔老爷，你是相反的一面，注定是踩到地底下去的。固然，打杀捧杀，荣辱有别，但命运相同。快逃命吧，要不该压死在危楼里面啦……

还没等我们冲出楼道，二马先生的满嘴钢牙，已经紧紧咬住我们，象吃薄脆似地咯嘣咯嘣咬我们。于是，我恐怖地大叫一声，惊醒了。怔忡半天，在黑暗中也琢磨不出这卡夫卡式怪梦的来由。

“文革”以后，我们离开危楼，各自迁进新居，开始新的生活，忙着新的事业，充满新的希望。尽管如此，并不妨碍故友旧邻，经常聚会。只有这个二马，偶尔屈尊也光临一二，但总是谈不大拢，因此，他来往就越来越少。不知为什么？今晚他竟爬进我的梦里来，还在黑咕隆咚的幻境，用那锋利的牙齿咬嚼我们。可见，“文革”的影子，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疏淡的。即使想忘却掉，那呕吐过后的残沥，发出的膻臊之气，也足以引起人阵阵恶心的。

谢天谢地，S市的晨钟敲响了，我终于摆脱掉这黑色的梦，一跃而起，推开楼窗，倾听悠扬古雅的钟响。要不是二双兄弟的爸爸，“文革”前市委管农林牧副渔的副书记，这口大钟，不管有多么辉煌久远的历史，也会砸烂化铜，浇铸铜像的。那样，今天的S市人民，清早起来，听不到这亲切而又温存，充实而又安宁的钟声，该是多么的寂寥和空虚啊！

现在，古老的钟声在S市上空飘荡，余音缭绕，传播得很远很远。可二双的爸爸和妈妈，永远听不见了。不过，他们的儿子，那对孪生兄弟，他们的小秘书，露露，他们的忠实朋友，老乔；当然，还有给他们跑过腿的二马，都还在这钟声下生活。是啊！生活永远也不会停顿！

也许，二马不喜欢这钟声；也许，他听起来有点刺心；可也许，他什么感觉也没有。因为他就是这种样子的人，总是在最佳状态中打发着他的日子。这也许是他的乐趣。臂如他破门而入，不请自来，管你乐意与否，哪怕你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也呆着不走。这是属于二马惹人烦厌的地方，然而他却不当一回事，我行我素。

他站在门口，笑呵呵地搓着手——别人都是脸部表情最为丰富，喜怒哀乐形之于色，二马则是两只手的表情，倒多种多样。相反，他那张脸的基本风格，是呆板的。即使，他现在对我笑着，也是一种呆

笑。这种笑容，不宜多看或细看，很容易脊梁发冷，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不过，即使这样，也同那黑咕隆咚的梦中，翼手龙式臭虫的一副尊容，大相径庭。也许A·托尔斯泰的小说《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表明了人的两重性。那么，说不定我这古怪的梦，并非是毫无因由的了。

“进来吧！二马，别老站在门口啦！”

“我不进去啦！就在这儿对你说吧！”

他就是这样一个尴尬人，把手一挥，那意思你无需强邀，咱们还是保持着这种传统的等距离为好。这要上溯到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自从当“右派”躲进危楼，这位副科级邻居一听说我是这等身份的人，每见着我，总象见着一位挑着粪桶的老乡，远远避开，唯恐溅上粪汤子似的躲闪。既然如此，那就主随客便。“好吧，你有什么事情？什么话？就请见教吧！”

他脸上还挂着刚进门的笑容，手却摊开了，做出似乎难以启齿的样子：“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说？你是作家，怕你见笑！”

该不是让我替他润饰什么讲用稿，忆苦材料、批判文章吧？我不由得警惕起来。每逢这类事，他都找我，而很少光顾乔老爷的买卖。但转而一想，心也随之坦然。如今，这类东西已经是明日黄花，不时兴了。“但讲无妨——”我估计他无非发点牢骚。这两年，他算是抑郁不得志的人物。试想一下，刚进城给市委副书记管生活的时候，由供给制改工资制，就订为副科级。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是这个级别，也着实使他寒心。而且没落到带鱼科去当副科长，正副职一分工，他只管管又臭又烂的处理带鱼，次货墨斗，以及海杂鱼之类，自然心情难能舒畅。不过，话说回来，他又能干好什么行当呢？反正，浮肿病盛行的时候，他是粮食局的业务副科长。肥皂买不到的时候，他在百货站当副科级的负责人。市面上看不见鸡蛋，主妇抱怨碱面供应不足的时候，他是副食品公司的副科级经理。当然，完全怪罪二马也是不公平的，但他正经能耐不大，也是事实。如果由此认定他智商指数偏低，窝囊废，先天型痴呆（尤其那张呆板的，很少感情变化的

脸，可以证实），那可大谬不然了。

至少危楼的居民们不这样看，我们可敬的副书记，在“文革”中惨遭不幸之前，也修正了原先的看法。他对他的挚友说：“是啊！人不可貌相啊！”同牛棚的乔老爷点点头，说了一句大有禅、机的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蒺藜者得刺！”据说，二双的爸爸沉吟良久，最后才长吁一口气，什么话也没讲，只是拍拍老乔的肩膀，表示赞同他的观点。

二马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全白的信封，捏在手里，象是捏着一块火炭，手指头神经质地、好像烫着一样倒来倒去。接着，镶着假牙，说话有些咝咝漏风的嘴，吐出了足以把我吓一大跳的语言。

“你现在算是知名人士了，我是特意登门邀请来的，看在多年邻居的份上，你一定，你务必，你千万要亲自参加我的追悼会——”

我以为我耳朵发生了什么故障，但听得清清楚楚，为了把牢起见，我又试探着重复一遍：“追悼会？”

“是的，明天上午九点，召开我的追悼大会。你不要驳我的面子，为了丧礼上风光些，不但请了你，还请了——”他念出一长串人名单，看来，各方面人士全有。危楼居民，大半都在邀请之列。“你是作家，要是能写点什么，我在九泉之下，一定会非常感激的。”

“你疯了吗？二马，你还没死，你还活得好好的，开哪门子追悼会？”我朝他吼着。

我想，要不是那黑梦弄得我头脑紊乱，准是这个长着一副呆脸的家伙精神失常了。

他说，并用没拿信的那手指着我：“你干嘛这样激动，好像不值得大惊小怪。谁都有开追悼会的这一天，不管你活得多么久总得开的。干吗非要死了闭上眼睛才开呢？死前开不行？开完了追悼会再死就不行？”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们不是讲解放思想吗？”

啊！图穷而匕首见，最后一句话泄露了这位副科级的天机。“你们”两个字是用加重的口气说出来的，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二马的情绪，观点。“算了，二马，我可没有时间，更没有心思，陪你开玩笑！”

他连忙摆手，为我误会了他的来意而着急。这是从手的急剧动作看出来的，那张脸好像得了面神经麻痹症，肌肉麻木而又僵硬。他说：“我是真心诚意请你来的，没准悼词还得麻烦你动动笔呢！”说着把那个全白素色信封递给我：“这是我的讣告，我亲自给你送来了——”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我敢肯定是个疯子，竟然干出这种事来。信柬上果然黑字印着“二马同志治丧委员会”九个一号宋体字。这个委员会不但已经成立，而且开始工作。可是追悼会的主角，治丧委员会的对象却活着，这使我回忆起那只智慧的八哥，在十年浩劫期间，所吐露的石破天惊的至理名言“永远荒庸”来了。

我抽出信内硬白卡片纸的通知，上面赫赫然地印着：

讣闻

某局某处带鱼科副科长二马同志，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无疾而终。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通知您，他的一生，从此基本告一段落。兹订于某月某日上午九点召开盛大追悼会。灵堂假座Y大街“美食家”大饭店（联系电语78543），届时欢迎光临！

二马同志治丧委员会

（丧礼从俭，花圈挽联一概谢绝）

简直是一出充满黑色幽默的闹剧！

二马有点不放心，又叮咛一遍：“不要让我失望，最好早点来，占个前排座。另外，因为我来了，你也见了，那么今天下午向我遗体告别仪式，你就无需再跑一趟了。公共汽车太挤，出租车又没法报

销。”他挥挥手，打算告辞了，临走，又想起来：“祭文的事，露露，老乔他们万一麻烦你来总结我的光荣历史。我求你写得虚一点，淡一点，现在不是有人提倡，越没有现实内容的作品，越有生命力么？拜托您啦！”于是，这个活着的死人，或者说，这个已经死去的活人，消失在门外边的阴影里了……

终于我毛骨悚然了，没准他真的死了，是鬼魂出现吧？平白无故怎么做起他变成臭虫的黑梦呢？说不定这梦是个谶兆。记得敦煌本《目莲救母》变文，入死以后的魂灵，向亲友告别了才归地府的。真的，倒有一段时间既没见到他，也不曾听到他什么音讯了。难道已故去，特来向我魂别？对了，他不是提到旧日危楼邻居么？何不赶紧去找他们证实一下。至少，有史以来，一个活着的人就开自己的追悼会，这大概是第一起，倒是具备资格列入《世界之最》这本典籍里的。

正想到这里，有人在楼下大声地叫我。推窗一看，恰巧是想念的鼓着金鱼眼的乔老爷。这个喜剧式的悲剧人物，也可说是悲剧式的喜剧人物，咧着嘴，不知是哭是笑地要我下楼。

“那货来过了么？”

乔老爷嘴里的那货，就是二马的代名词。毫无疑问，听他口气，刚才我的疑虑，似属多余。于是脚不沾地的飞快下楼，尽管我相信二马截至目前为止，尚未逝世，可为了保险，仍旧问了一句：“你说的那货色，还健在吧？”

“活腻歪了，打算给自己画个句号呢！”

“这么说，他当真要死？”

“一个人失去了他的存在价值，活着也无多大意思。与其苟延残喘，还不如干脆退出历史或者人生这座舞台呢！”

“你可高看了你的革命同龄人，你吃了他一辈子苦头的老相识，他决不会这样大彻大悟的。”我相信，假如是老乔这样一个破落户世

家子弟，旧社会念过几天野鸡大学，因迷恋演戏而献身艺术，最后剧团无以为生散伙，潦倒到去蹬三轮揽坐糊口；有点落拓不羁，有点玩世不恭，有点罗曼谛克的人物，没准会产生出这种活着开追悼会的幽默感。二马，这个解放前夕，还在渔行把头手下当小跑街，裹着胶皮围裙，把次鱼充好鱼，把死鱼当活鱼，哄骗顾客的家伙。别看他当这么多年副科长，讲起话来“呢——呢”地拖长音，画起圈来，努力画得挺有派头。其实，他所理解人的存在价值，最高真谛无非咬人二字，碍他事的咬，不碍他事的也咬。危楼市民哲学的全部精华，莫过于他体现得最为彻底。我再次对乔老爷说：“不是我小看二马，连给露露写封情书都不通的主，打死他，也想不出这种主意。”

乔老爷承认：“他说他这两年活得实在没什么意味，我给他出了这个招，露露帮着操办。”

“时代变了，现在不作兴咬人。说不定，咬惯人的人，不咬牙痒痒难受。”我算了一下，自打我认识二马，他经常换假牙；也许咬人太多，磨损率太高，平均七八年要换一副。“不过，他也太急茬了，现在，有的人还幻想着失去的岁月，重新回来呢？”

“他缺乏耐性啦！这回调整领导班子，他以为他无论如何，也该捞到黄花鱼科这个肥缺，那可是让人流口水的差使。旧社会管金条叫黄鱼，如今，黄鱼和金条也差不多，有了它就没有敲不开的门。谁也想不到，露露被任命为这个科的科长，他失望了！”

啊！S市人民有福了，这一来，估计黄花鱼会从后门拐回头，回游到普通人家的饭桌上来了！她，这个女中强人，到底把新鱼霸给轰下了台。但乔老爷接着告诉我的新闻，终于明白二马为什么要给自己开追悼会的原因。

“谁任命的？你猜！”

最近忙于写东西，和危楼旧邻来往少了，真是有点孤陋寡闻。

“大马！”乔老爷说：“他组阁，他挑的人”。

我跳了起来：“怎么？他回来啦？他不是里通外国哦？”

“大马的论文在国外发表了，还得到了一个金鳟鱼奖。是二马告密，造反派送他去监督劳动，前不久才平反调了回来，现在是全面管产供销的业务处长。”

啊！我由不得要赞美生括，赞美爱情，也赞美这个真理闪光的年代了。曾被咬得遍体鳞伤的人，终于回到他苦难的，等待了整整十年的露露身旁来了。

二马按照他过去对待分配到科里大学生的逻辑，想象未来的顶头上司，该会怎样礼遇自己，是不言而喻的。再加上本来就渺茫的爱情，原象缺氧的鱼，只有吧唧唧嘴的份，眼看着顿时间水枯河干，所以唯有画个句号拉倒了。

若是依据弗洛依德的学说，二马那样疯狂地咬大马，或许犹可解释。可他，“文革”初期揭发一直栽培他的副书记，赤口红舌地硬造谣露露和二双的爸爸，有不正当关系。一边写情书追求，一边栽脏抹黑，那又该如何理解？没准是种性变态心理吧？不过，他怎么也料不到，恶风险浪非但不曾把露露压倒，她没有学《日出》里的女主人公最后一片一片地吃安眠药。所以天亮了，这个白昼就属于她的。不是轮到她，一个女中强人来办理二马活着时的丧事了么？

生活，决不会永远荒唐！

“你忙什么呢？”我间乔老爷：“这个追悼会，我想你是主祭人吧？”

“让我给他唱赞歌？就象有人偏要把某篇作品吹得天花乱坠一样？对不住，我可没有这份雅兴。抓紧时间，赶快到郊区钓儿只王八，我老伴还等着阿宝给她做龙凤呈祥吃呢！”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骑着自行车，车后携带着在“文革”期间，我和他一同消磨时光的鱼具。“那么，下午的遗体告别，你不去最后见一面？”

“滚他的蛋！”

命运的巧妙安排，会使两个类型不一，气质相异的人，永难分开。老乔这句滚蛋，吐出多少年的愤懑？S市解放的前夕，二马被把头派去市郊催讨鱼税，正好二双的爸爸，那时是攻城部队的参谋长。因为多路同期发动总攻，向导不足，凑巧探头探脑，误入阵地的二马被战士抓获解来。我们这位参谋长虽然嫌他一副呆脸，成份却是响噹噹的雇工，二话没说，便派他领路，随突击队攻城。其实国民党部队不堪一击，早撤退了。他们不放一枪，便攻入城外关厢一带。这里已属市区，早等待着的进步学生便燃放起欢迎解放的鞭炮，二马以为敌人攻来，腿一软坐倒在地，吓得他再直立不起。蹬三轮谋生的老乔，出于对革命的向往，对这个可怜勇士的同情，便拉着二马一起奔向革命。

这个吓出一裤子稀屎的二马，眼看大局已定，当别的战士赞美这位三轮车夫见义勇为的举动时，他却对参谋长悄悄说——善咬的人，总是从暗处下手：“我们本可以早进城，他故意蹬着三轮绕圈子。看他吊儿郎当的大少爷样子，就不是好人。”

老乔满心诚意地避开敌人埋设的地雷区，但从此，我们的参谋长，后来的市委副书记，却总把他看作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相反，象大人物常犯的那种偏听偏信病那样，二双的爸爸也未能例外地器重这个据说是苦大仇深的二马。“文革”吃“忆苦饭”那阵，二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硬把小时候害秃疮落下的疤瘌，绘声绘色地说是渔行把头残酷虐待的痕迹，还在S市“文革”成果展览会里现身说法。与此同时，关在牛棚里已经命在旦夕的副书记，把他两个儿子向乔老爷托孤，哀叹历史惩罚无情：“谁能料到信任者不堪信任，疑虑者倒无需疑虑。我们许多失误中的最大的失误，就是选人不当。不该把象二马这样一个卖鱼的角色，非扶上台给他一个管鱼的差使。结果，祸国殃民……”

直到今天，二马仍在管鱼，而乔老爷依旧卖鱼，组织部门倒是考虑过给他挪挪地方，可快六十的人了，怎么安排也不合适。他想得

开，一笑置之，礼拜天蹬车到郊区钓钓鱼，平安，是他的最大幸福。二马别看无能，共产党让他当了这些年官，他倒当出理来了。在同党讨价还价上，施展出当年卖鱼时以次充好，以死代活的全套本领。

由于捞不到黄花鱼科肥缺，他竟要求将带鱼科一分为二，建立热带鱼科，因为观赏鱼类会成为热门。但他的对头大马给否决了："咱们国家，因为和尚而盖庙的机构还嫌少么？"这样，二马决定装死，谁知露露认真一操办，他不死也得死了。骨灰盒是用不锈钢做的，大概也有防止他再爬出去或死灰复燃的意思。灵堂悬挂的遗像，是全息摄影照片，具有立体感，也是为了帮助人们从正面、侧面、反面，更好的识别。奏肖邦《丧礼进行曲》的乐队已经开始集训，为了缅怀死者黄金时代的光荣，还要演奏两段样板戏音乐。从这些隆重的准备来看，我猜想一定是热烈浩大的场面，包括下午的遗体告别仪式，露露必然要搞得别开生面。我真遗憾死者不邀请我去捧场，估计凡与会者，都是些关系户了。

但乔老爷执意要我陪他去钓王八。按说，他应该去握别这位体恤照顾他一辈子的老朋友，何况总相信狼是素食动物，是他吃了无数次亏也改不过来的劣根性。这回却坚决了，掉头不顾蹬车就走，我只得无可奈何地尾随而去。

"文革"十年，也是钓鱼术大普及的十年。乔老爷正是从钓鱼ABC教起我的师傅，要不然，真不知该怎样度过挨批认罪以后的漫长时光？二马从八哥事件以后，造反派赏了他一个红袖章，顿时间便觉得自己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了。写了一张决心书，虽然错别字连篇，但情之所至，文自天成。说他戴上红袖章，比参加革命，比入党宣誓，还光荣神圣。

乔老爷怕别人不注意，在贴着的这张二马决心书上，挂上两个臭带鱼头，惹得一群绿头蝇在那嗡嗡飞舞。

从此，这位革命了的二马，一见我们拎着渔具外出，便用手指头戳着训话："你们两个，一丘之各（他不认识貉），本质上的坏人，要规规矩矩，别乱说乱动罗！"

他造反后更忙碌了，随工宣队进驻S市大学。那是他一生中最光宗耀祖，春风得意的日子。校革委副主任按他算，至少相当厅局级干部。过去，连开小轿车门的资格都不具备，这一会儿，居然也屁股后边冒烟，露露算什么呢？大学里有的是女学生，一个条子，就把露露打下去，到乔老爷门市部卖臭带鱼去了。别看他忙，还时不时追踪着我们这两个钓鱼人，远远地在岸上站着盯梢，看是钓鱼，还是在施放水雷？那种溢于言表的革命义愤，左得可爱。

问题在于搞这类勾当，多少应该隐秘一点才好，他毫不在乎我们注意他的存在，更不理会投向他的憎恶眼光。有一次，我们钓到一条很大的鱼，混战半天，弄不上来，他也卷袖子挽裤腿地站到河边帮忙。这使人想起契诃夫的小说，我恭维他："二马，你挺在行！"

也许他想起了过去（渔行小跑街）和现在（大学副校长），二话没说，抬腿走了。

"其实，他捉拿甲鱼技术最高！"老乔说。

"可从来不见他捞鱼摸虾！"

"他忙着钓人，哪有心思钓鱼——"

直到他以副校长的身份，去赴了一次外国人的宴会，才撤销对我们一丘之"各"的监视。那本是他成功的顶巅，但一念之差，滚在了尘埃。还真该谢谢那回宴会，二马没有在"文革"中卷得更深。那块法式牛排把他救了，使他有本钱大讲在"文革"当中受到迫害。赴宴之前和译员约定了的，他的假牙，咬人是刮刮叫的，对付硬、韧、粘的食物不甚灵光；加之不谙西餐食法，只好随着这位助手，人家指向那里，他打到那里。也许他这辈子咬人太多，形成了食肉性动物的天性，忍不住叉了一块牛排咬嚼起来。舌头烫得起泡，犹可忍受；假牙被牛排绞住，卡在喉咙，咽不下，吐不出，憋住气管，脸涨成猪肝模样，那可是有死亡危险。市革委头头一见形势不好，忙向外宾抱歉："看来，我们的校长醉了，只好先请他退席了！"

如果谁有兴趣，请二马去做忆苦思甜报告，这一段“文革”迫害史，肯定讲得动情。他会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我早看出不对头，我和他们作斗争，他们报复，就用西餐和牛排来报复我！

假如有女性听众，他还要挤出两滴眼泪。

郊区很快到了，我帮着乔老爷支开摊子钓鱼，要论他的钓鱼术，真到了匠心独运的地步。如伺某些作家，捏咕捏咕即是一篇名作，甚至还未问世，赞美声，喝采声，新高度，划时代的称誉，已如隐雷从远处而来。既然是开天辟地，亘古未见，什么海明威，福克纳，统统不在话下。我看乔老爷这一钩甩出去，没准会是一篇创世纪式的巨著吧？

此刻，湖水涟涟，绿柳依依，蓝天澄澈，荷香扑鼻，什么追悼会，什么遗体告别，想这些未免太煞风景。管二马是真死，假死，还是装死，这类人的任何把戏，大家全看腻了，不如盼着甲鱼赶快咬钩。危楼阿宝拿它与鸡同炖的名菜龙凤呈祥，令人馋涎欲滴。再说在大自然怀抱中，欣赏乔老爷钓鱼手艺，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似乎有一种法力，能呼唤水族来吞食他的鱼饵，咬它的钩（在这一点上，二马钓人，也自有他的天赋）。乔老爷只消把钩甩进水中，甚至浮漂来不及站稳，鱼马上把它拖得无影无踪，想钓多少，就有多少鱼，想钓多大，就有多大鱼，让人叹为观止（同样，二马钓人之多之狠之绝，也是才华横溢，令人赞叹的）。

乔老爷是现实主义者，虽讲垂钓的乐趣，精神的满足，但更重实际的收获，总求鱼篓的满载而归。可是今天，上钩的鱼，不论大小，一律放生。我忍不住了，跳起来：“你想做功德么？”

“别说话——”他嘘住了我。“它在听着！”

“活见鬼！谁？”

乔老爷轻声说：“我要钓的那个家伙！这些都是替死鬼，它把它们当牺牲品，送上断头台！”

“你说得太神乎其神了！只有万物之灵，才办出这等高尚行为。为了自己脱身，把别人献上祭台，所有整人的人，都在于保护自己。”

“大千世界，概不例外。看，我非把它弄到光天化日之下不可！”

乔老爷一跃而起，端着钓竿，轻轻一挑，陡然绷直的尼龙鱼弦，弹出一串珍珠般水滴，在半空中弹射似的跌落下来。一刹那间，在阳光照耀下，水珠散发出彩虹般眩目的光晕。于是，眼前出现了五彩缤纷，明亮神奇的幻像。至少从做那个黑咕隆咚的怪梦开始，到二马手持讣闻，请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一直处于幽冥死亡的气氛中。现在，自然风光里一派灿烂的光辉，终于消除胸臆间的压抑情绪。

但是，当老乔钓竿高举，一条尖嘴薄腮，四爪抓挠的老甲鱼，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固然它是佳肴，它是美味，可那丑陋晦气的样子，尤其那对眼睛，竟不怀好意地瞪着我。好容易鼓起的兴致，又打掉一大半。

甲鱼是爬虫，不属水族，所以眼神缺少鱼类温顺平和的天性，常常歹毒地打量一切。特别是那张尖嘴，总是凶狠地想咬住什么。夸张和浮想联翩，本属于诗人的专利，但我从它眼睛里，看到了既有藐视，又有嫉恨，夹着阴险，还带着万事皆知，看透一切的神气。决非是我的想象，乔老爷，这个不知钓过多少鱼的老手，大概也抱有同感：它是甲鱼，然而它也是个怪物。

没有一个生灵不畏惧死亡的。有谁象二马那样给自己办理后事的呢？无独有偶，这条甲鱼悻悻然盯着我们，似乎认为我们不敢拿它去做名菜龙凤呈祥，死到临头，还无所谓的样子。

当老乔捏住它的脖子，把鱼钩从它尖嘴里褪出来以后，它咳嗽两声，然后，用一种老气横秋的口吻讲起话来。

“老兄，这一局你暂时领先了！”

我惊吓得不知所以，恨不能拔脚跑开，这才是真正的活见鬼，和

从未有过的人妖颠倒。但我两条腿象生了根似地动弹不得，加之乔老爷若无其事、平心静气地和甲鱼，象“文革”期间训练那只永远荒唐的八哥一样交谈。尽管脑袋上根根头发都恐怖地竖起，我站着，一动不动地旁听。主啊！这可实在太可怕了！

“那么？”乔老爷问它：“你也该能设想出你命运的结局了吧？”

“用外交辞令来讲，我保持着谨慎的乐观！”

“你把形势估计得不大符合实际咧！王先生阁下！”S市人对于甲鱼的叫法，颇不拘一格，有叫团鱼的，有叫老鳖的，也有叫王八的。乔老爷称呼它王先生，自是顺应危楼市井词汇，稍嫌不雅，显得有欠尊重。

王先生并不在意，它说：“反正我不打算象二马那样，自己埋葬自己。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善罢甘休地，离开他为之厮杀奋斗一生的世界？暂时的失利，对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人来说，是不太计较的。”

因为它两次提到暂时，我忍不住反驳了：“王先生，难道历史会倒转么？”

“哦！失敬了！”它把头扭向我：“生活和水流一样，请相信我在水下世界的经验，有许多莫测的因素，一会儿顺方向流，一会儿逆方向流。”

“可大江永远东去！”

它笑了，一种令人讨厌的格格笑声：“别忘了漩涡，潜流，以及潮汐的影响，逆转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倒流也会发生的。”它很有点象多读了几部外国小说，便睥睨一切的人，那眼睛里的潜台词是：“你懂什么？你懂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你哪里配谈当今文学潮流？”它宽容了我们的无知和幼稚：“实说吧，二马算什么呢？是他那种人长长队伍的最后一个列兵吧了。真正有本领的，不动声色地把你整了，次等有本领的，刀枪箭戟，十八般武艺，三等的才用嘴去咬。

而二马又咬到几个肥得流了油的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充其量也不过咬过你们这些蚂虾罢了！不错，他咬过二双爸爸一口，咬得挺深，部位挺准，打中了要害。他把古钟埋藏的地点向造反派告密了，而且还在批斗大会上，控诉副书记为了怕铸铜像，怕做纪念章，强迫他干的。无非就是如此吧！”

乔老爷那时和副书记关在一起，是同一牛棚的棚友。更了解这口古钟给已经折腾得不象人样的走资派，是怎样致命的一击啊！“看你说得这样轻描淡写——”

王先生马上争辩地说：“二马不告密，别人也会拿这块蘸着血的砖头，当垫脚石的。对于你们人类社会的种种难以理解的现象，我不予置评。譬如我吧，以鱼果腹，这是整个生物链中的一环，吃就吃吧，既用不着忏悔，也用不着不安，更不会受到谴责。因为对我们来讲，良心那种东西，正义、公平、道德、真理之类，纯系多余之物。再说——”估计，王先生在水族世界里，恐怕也是响噹噹的人物，喜欢作报告，有演讲癖。这使我想起二马，“文革”前，他当过学习积极分子，笔记抄了几大本，到处介绍经验，天天清音丸不离口袋。造反以后，讲用起来，更是口若悬河，天花乱坠。进驻S市大学，因为听众中有女学生，有时候讲到休克的程度。女同学坐在前排，自然先上台抢救，在脂粉气中苏醒后，更加兴奋地讲去。那无穷精力从何而来，只好向弗洛依德老先生讨教了。“再说，也不全是二马自己的责任吧？”

“什么？那货倒有理了么？”乔老爷嚷嚷着。

“物理学上讲作用与反作用。你们那位可敬的副书记，难道毫无过错吗？是谁提拔重用二马？扶不上台硬扶？是谁树二马为学习积极分子？弄得他恶性膨胀？是谁委以重任，让二马埋藏古钟？授之以把柄？是谁——”它笑了，不过笑得很冷。“按照西方习俗，对死者应当宽恕，二双的爸爸，那样嗜好吃我们同类，他的专用厨师隔三差五，给他做龙凤呈祥。说到这里，我真是欲哭无泪，什么清蒸甲鱼，红炖老鳖，游龙戏凤，龟鳖同烹，都是他桌上常菜。他那样器重二马，就

不存在一点口腹享受上的考虑？也许我冤枉了他，那也只好Sorry了！”

哦，它还真够赶时髦的，洋文也用上了。

“接着说说你们二位吧！”它象牧师布道似地没完没了，照它的逻辑，挨整者也是活该。

乔老爷火了，把它摔在鱼篓里。“滚蛋去吧，闭上嘴，老实一回。惹火了，我马上把你大卸八块！”

它在鱼篓里直是摇头，大不以为然地感叹，“讲点费厄泼赖行不行？拿出点骑士风度行不行？太缺乏幽默感了。哎！老兄，给我一支烟抽，好吗？我习惯抽过滤嘴的。”

臭讲究挺多，乔老爷大概想看看它叼着烟卷的模样，拿出烟，啪地打火机点着。只听身后小轿车的清脆喇叭声响，回头一看，一辆上海牌桑塔纳轿车，开到我们身边。

开车的是新任黄花鱼科科长的陈白露。她穿着黑丝绒的夜礼服，曳地长裙，可体合身。胸前一朵白色的绒花，越发显出她风姿绰约，举止不凡。我明白这是丧礼主持人必然的打扮，虽然，严肃庄重了些，但摘下太阳镜，嫣然一笑，还是那个不驯服的女中强人一样。她对在车里稳坐的大马说：“出来吧，在老邻居面前，还端什么处长架子！”

大马嘿嘿一笑：“我好容易塞进车里来的，别让我进进出出受罪啦！”大马一米九零，那个子堪与作家冯骥才媲美，除了不会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外，打球，画画，志趣基本近似。不过，他命运不济，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二马这个科，就背晦倒霉，凶多吉少。而所有的不幸，根源在于他双亲赋于的这大高个子。

既然他姓马，上上下下，都不约而同地叫他大马，似乎是自然而正常的事。可他疏忽了一点——做人难，难做人哪！大家也没在意，他的顶头上司，却一直被人称作二马的。

假如换个人，也许根本不会介意，或者，至多一笑了之。文化素养有时决定一个人的气质，愚蠢蒙昧有时和文明的欠缺，知识的贫乏，精神的低下，视野的闭塞相关连。我们这位在鱼行当过跑街，站过栏柜，卖过臭鱼烂虾的二马，受这一行特有的迷信熏陶，中毒不浅，十分讲究忌讳。甚至已随副书记到市里工作，党员牌牌也挂上了，老娘死后殡葬，他还偷偷求阴阳先生看风水。每次评薪调级，他悄悄占卦求签，一来运动，不论大小，他总想法找人算命测字。这回来了个大马，压他二马一头，梁山好汉排座次的坐交椅思想，心里越发堵得厉害。所以除了给大马出许多难题，想方设法制造事端外，他找到一张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骑在高头大马上，指挥军队抗日的照片，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起到某种心理优胜和避秽驱邪的作用，到底是姓冯的镇压住这头大马了。

真亏二马想出的这个主意，也佩服他费尽心机觅到这张照片。谁知弄巧成拙，“文革”初期砸四旧时，一群红卫兵非要二马交待与军阀的关系，还要他坦白与故宫盗宝，东陵挖墓案件的牵连，因为这都是冯玉祥部队干的。吓得他叩头如捣蒜：“小将们，小将们……”如实地托出了真情，但谁也不相信，包括他自己，也不相信这至诚泄露的天机，能把一个个横眉立目的小将们说服。于是很背了几天反动兵痞的黑锅，也许是迷信的一种报复吧！

在鱼篓里的王先生，把二马比作他们那种人长长队伍的最后一个列兵，是颇有见地的。虽然可能象翼手龙那样，成为庞然大物，但终究难免壁缝和床板里臭虫式的小家子气。

露露见大马进出小汽车实在困难，便说：“得啦！乔叔不会见怪的，你别往外挣扎啦！”

大马在车里招呼乔老爷和我：“快上车，别磨蹭，就等着你们啦！”

乔老爷问：“干什么？”

露露反而惊讶地瞪着我们：“一切都准备就绪，向遗体告别仪式

马上开始。你们还在这儿钓鱼，对于死者也太不恭敬啦！”说着，掏出两朵白色小绒花，一朵递给我，一朵她亲自给乔老爷别上。她对于他，业余演话剧的友谊，远不如她在蒙垢受辱时，象长辈似对她保护，使她更尊重老乔。包括这个一米九零的大马，也是在乔老爷门市部，共同劳动中结识，产生感情的。二马本以为告他个里通外国，送去劳动改造，隔离开来有利于自己的追求。谁知这种防范措施，倒提前促成了她对大马敞开心扉。就在发配到渔轮去监督劳动的码头上，她对这个大个子说：“我等着你，不管多久——”当时负责押送的二马，听到这番爱情的表白，差点栽倒，倘非老乔拉住，就氽进水里去了。

大马等急了，催着：“快点吧！诸位！省电视台还要来录相呢！”他把脑袋从车窗伸出来。

乔老爷说：“露露，我说过的，不去！”

我也说：“二马允许我不去同他遗体告别！”

露露才不客气：“我是治丧主任，一切都得听我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我们往轿车跟前走去。“二马提出来，凡他咬过的人，一律邀请，你们怎能不去。我们打算卖一部分票，不是赢利性的，让大家见识这种类型的人物，你们也该站脚助威嘛！”等我们上车，她就打算出发。原来她的文静，全被生活磨掉了。

一直没理会的老鳖，其实早该趁此机会，爬出鱼篓，溜之乎也，回水底称王。谁知它也有个凑热闹的脾气：“难道不能让我挤进一个位置吗？”看来王先生也患不甘寂寞的位置病，虽讲得振振有词，照样也是一颗凡俗的心。

乔老爷连忙钻出车把鱼篓拎回来，庆幸没有把它忘掉。否则，朱大姐该吃不上龙凤呈祥了。露露和大马都朝篓子里看，王先生为此得意地说：“这证明我还是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是不是？所以二马大可不必如此，我得去好好开导开导他！”讲完了便摇头晃脑的笑起来。

我以为，大马、露露，准有一位肯定会是女性，要“噢”地一声尖叫，对这发议论的甲鱼表示惊恐和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谁知露露却叹口气：“我真想念那只八哥呢！”说着，开大油门，这辆上海牌桑塔纳轿车，似乎一眨眼功夫，飞抵S市Y大街“美食家”大饭店门前。

早在汽车行驶途中，大马用无线电话打到78543，告诉说只要我们车子一到，遗体告别仪式立刻开始。并再三叮嘱一定让殡仪馆的化妆师给二马好好整容，尽力去掉那副呆像。以便使大家看遗体时，修正过去的不良印象。果然，我们随着一米九零的大马，挤出车来，哀乐声开始响了。

大门口熙熙攘攘，用热闹来形容，当然是不够恰当。然而大家又不带着应该有的悲恸啊，沉痛啊，最起码也该是严肃的神情，往里走去。所以死亡的气氛不浓，相反，倒有点终于趁心如愿，终于摆脱什么的轻快感。这时，只见被告别的遗体，从大厅里快步走来迎接。幸亏我早知底细，否则，以为是僵尸呢！果然化了妆，顺溜多了。露露板着脸训斥：“你赶紧老老实实做好准备去死，乱走动干什么呢？”

二马把手一摊，掠我一眼：“小双那儿没完事呢！”

“你是遗体啦！别瞎操心了。反正，我把他俩找来了，你遗志实现啦！”

大马把我和乔老爷从人群里拉到二马跟前，算是了结一桩心事。

“你总惦着我们一丘之‘各’啊！”乔老爷说。

“谢谢二位光临！十分感激！”二马一面同灵堂里别的宾客应酬，一迭声地：“多关照！”“承蒙照顾！”“衷心谢谢抬爱！”“感谢捧场！”没完没了地鞠躬握手，一面对乔老爷说：“亏你这个主意，使我能在临终前见到所有曾经被我咬过的同志。好像差不多都到场了，除了二双的爸爸，除了永远荒唐的老八，该来的全来了。”

我环顾整个用黑布蒙住的灵堂，许多熟识的面孔，和不熟识的面孔，每人多多少少有点伤残的纪念性痕迹。不是三角绷带吊住手腕，

便是截肢残废拄着拐杖，重的有挂着吊瓶滴注的，轻的也贴着伤湿止痛膏。由此深感二马这一生也够辛勤努力，克尽厥职的。况且用的是最原始，最笨拙的方法，拿嘴去一个一个咬呢？所以他精疲力竭了，才愿意卸下担子，使生命告一段落吧？那些比他精明得多的高手，成就比他大，纪录比他高，所咬的人比这大十倍的灵堂装不下，但并不感到累乏的缘故，主要是干得巧妙罢了。现在，他们装着在修身养性，不过是等待时机，决不办二马这等傻事。

二马说："我不是为了忏悔，也不是祈求大家的宽恕和原谅。分手之前，大家聚一聚，咬人的，被咬的，共同回忆走过来的路，也许不无意义。固然，被咬者受痛苦，咬人者又何尝轻松？他要提防被咬者反咬一口，还要警惕别的咬人者来咬他。被咬者也会互相咬，咬多了会咬出一个新的咬人者。而且咬和被咬的位置，不停变换，这个运动他咬你，下个运动你咬他。于是，以咬还咬，以咬制咬，咬红了眼，咬晕了头，咬来咬去，咬出个恶性循环。不过，我是聊以自慰的，虽然咬了这多人，或轻或重，都还健在着。至于副书记，至于老八的死于非命，并不完全是我咬的结果。一个时代的谬误，完全责怪一个人，未必公平。所以，悼词——"说到这里，他又掠我一眼，还有一点歉疚之意。

顿时我明白了，敢情他不邀请我来参加遗体告别，含有这点衷曲。大概治丧委员会主任露露，是要把悼词交给我来写的。她在阅读与欣赏习惯上，比较地不那么赶时髦。而且她肯定希望悼词，写得现实主义一些。譬如二马怎样耍无赖追求她，而跌进了公用厕所；怎样半夜敲门纠缠她，而被乔老爷用床单蒙住，当作小偷送派出所等等，只有在危楼这样庸俗的市井气氛里，他才敢耍的卑劣行径，自然要写进去的。对二马讲，这现实主义就受不了。

二马拿话搪塞我："据说现实主义有点过时了，现在是小双的超现实主义未来派比较吃香，因此我求他而没求你，务请谅解！"

小双的文学观点我不尽赞同，但我们私交不错。在危楼那样一锅杂烩汤里，能出现他们哥儿俩，一位在书画界，一位在文学界，当然

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我对二马说：“那有什么？不过，悼词好坏，死者最没发言权！”

这时，我才注意到灵堂一隅，正在进行创作的小双，左手一杯雀巢咖啡，右手一瓶可口可乐，皱着眉头，苦着脸子，作冥思苦索状，已非昔日因打架斗殴而被拘留的落魄相了。

“辛苦着咧！”我向他打了个招呼。

“骗几文钱稿费，好去打个牙祭！”

我看他已经写得差不多的悼词，终于理解二马为什么赏识小双的原因，原来他写得空灵，写得虚无缥缈。这样，二马一生行状，便在隐约朦胧中，一笔勾销了。

我提醒小双：“可象二马这类人，咬了一辈子，最后咬得天昏地黑，差一点国家崩溃，大地沉沦，人民陷于永劫不复之中。你是真看不见，还是装看不见呢？”

“得得——”他尽量口气缓和：“你们那些过时的文学概念，摆脱不掉模仿色彩的作品，已经失去生命力。真正不朽的东西，主要得靠我，可能还有那么四五位来完成啦！”说罢，他点燃了足有一公斤重的烟斗，这位凡中国人写的东西，拿到手里不看便知道不好，外国人写的东西，尚未拿到手，便高声叫绝的天才，走去交卷了。既然等着悼词急用，也就不同他争论了。

这时，露露把手一挥，乐队开始奏出样板戏的音乐旋律，二马那化了妆的脸上，泛出了象上帝的绵羊，被天籁感召得无比幸福似的傻相。可是等大马来请他，到灵床上安息的时候，他意识到生之可贵，死之可怕了。“什么？真躺在那儿装死？”灵床周围布满花草，庄严肃穆。

“不是装死，是实实在在的死！”

“再也不能起来了？”

“照规矩大家绕你走一圈，接着送去火化。”

他拼命挣脱，哭丧着脸：“烧死我，我不干！”可一米九零的大马，象抓只小鸡似的把他拎在半空。

“松开我，我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啦！”

“后悔晚啦，票都卖出去了，自助餐也订了，你不死也不行了。”

工作人员，饭店服务员，维持治安的退休老工人，管存自行车的大妈，危楼的邻居，都顺水推舟地劝他：“死吧！死吧！死了算啦！”

“不！二马！你不能死——”不知谁叫了一嗓子。仔细一听，鱼篓里的王先生探头出来，对着二马，用老前辈口吻训斥：“你犯那些比你咬得高明的人，把人家咬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咬得含冤九泉，死无葬身之地，连眼皮都不眨，照样安安稳稳坐在家里打麻将，喂小鸡，吃维E，你干吗死？笨蛋，我不赞成绝望悲观，来日方长——”

乔老爷一看是它在发表宏论，连忙找到这家饭店的负责人阿宝，把鱼篓交给他。阿宝心中有数，笑笑，便把这个扰乱会场的家伙，拎到后边厨房去了。

王先生一路上还叫着：“别死，傻瓜蛋，等着，要学会耐心等待，七八年再来一回……”以下的话再也没有听到，淹没在“临行喝妈一碗酒”的音乐声中了。

我们这位带鱼科副科长，贵贱也不肯死了，王先生的话，给他鼓了劲，竟打算一甩袖子走掉。买了票的观众早等得不耐烦，惦着自助餐的来宾也心急如火。乔老爷一看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便对二马算开了账：“经济损失，你要不死一下的话，得全部承担。”

“多少？”

“大概在四位数和五位数之间。”

“啊？”那灵魂中鱼行小跑街，连一个铜板，都讨价还价决不让步

的天性，一听这倾家荡产的数：目字，腿不禁软了。

“你再看，电视台摆好架势等着拍，从你这一代往上数，你们家有谁比你死得这样风光？二马，这可比当工宣队副队长威武，那时有多少人知道你——”乔老爷给他算第二笔账：“电视台一转播，你就成了明星啦！”

他犹豫了，似乎抛头露面地死去也值得。

就在这个时候，露露趁他尚未翻悔，把他按倒在灵床中央。我记得，最早她连一条活鱼都不敢碰。现在，她真是个女中强人，象碾死一个臭虫似的，当时让他休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面绸旗，让我们几个老邻居展开，苫在二马身上。他一生最庄严的时刻终于来到，灯光骤亮，哀乐齐鸣。录像机照着这面显然在那难忘的十年里挥舞过、呼啸过、文攻武卫过的绸旗。绸旗上面，不知是原来有的、还是露露给弄上去的，端端正正仿宋体，全场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谁都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居然写的是“文革魂”——令人毛骨悚然的三个字。

二马缓过劲来，众目睽睽，倒有点难为情，便把脑袋一缩，躲进那面“文革魂”的绸旗下面。说也怪，须臾功夫，就阒无声息，一动不动了。我有点好奇，不大相信他真的会死，又难猜测他在里面偷偷搞什么名堂。便悄悄地趁宣读未来派超现实主义大作的时候，揭开绸旗一角，看看“遗体”在作什么消遣？

谁知道不掀犹可，一掀可闯下了弥天大祸。就象《水浒传》第一回揭开石板，走了邪魔一样，只见“文革魂”绸旗下，冒出股带有阿摩尼亚气味的黑气，一下子把我冲出灵堂，跌落在我们S市Y大街新建的喷水池旁。

这一跌，可真的把我跌醒了。

啊！闹了半天，原来还是在做着一个荒诞的连环梦。也不知小梦连着大梦，还是大梦套着小梦。虽然满纸梦话，但也绝非全是虚无，细细回味过去，多少还有一点现实的影子，所以把它写了出来。

不过，要声明在先的，二马并未真的想死，而且象他那样的同志，常常活得很健旺。果真到了寿终正寝那一天，也没准会化作一股黑烟，象幽灵一样在人世间游荡的。

但是，梦终究是属于黑夜的，幽灵也是属于黑夜的。现在，阳光实实在在地照着，春风实实在在地吹着，那么，这个同样是实实在在的白昼，就是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大家的了。

不是吗？

我想你的回答，和我肯定是一样的。

第三章

在S市Y大街J巷，曾经有过一幢年久失修，岌岌乎危哉的楼房。原本造得马马虎虎，加之地基下沉，房子便东倒西歪，左右摇摆，险象丛生，人称危楼。虽不断修缮，加工巩固，也总是呈现出一副可怕的扭曲状态。

市政当局倒打算拆掉重建，奈何这么多年，我们国家比盖房更为重要的事，无计其数。所以危楼居民（也包括作者在内），本着国难未已，何以家为的古训，和危楼共存亡地，一块儿扭曲过了这堪称漫长的岁月。

现在，这幢危楼从地平线上消失了。Y大街J巷里，一幢超高层建筑物正拔地而起。看惯和住惯危楼的我们，这才发现或者悟透过来，原来生活也可这样过的。于是抚今追昔，唏嘘懊悔这多年都颠倒扭曲地虚度了，除急起直追还有他法？

这里所讲的，没准正发生在你周围，而原来却是我邻居的一些故事。

故事之三：毛毛怎样和危楼二双构成等边三角关系？又怎样想嫁个洋人，结果国未出成，反而坐进班房的？一个纯属市井气息的四角恋爱小说。

我想起读过的一部外国小说，里面有这样一段感慨，在此时此刻，奉送给我们危楼的毛毛，一个应该承认是很说得过去的姑娘，她准会在她的班房里，点头表示同意的。

那感慨大意似乎是：倘若能容许人们把某一时期的幸福储存起来，以备后来在另一时期，用以减轻沉重的苦难，那该多好啊！

然而这大概是永远做不到的，否则也就不成其为生活了。

但是我们这些并非大智大贤的居住在危楼内的芸芸众生，自然也包括象毛毛这样虽然年青貌美，但也经历了“文化革命”全过程的人，都可能在生命的轨迹上，呈现波浪型的曲线变化。

譬如一个时期的主导倾向是善，一个时期则有可能是邪恶占了上风；

譬如一个时期身心健康正常，一个时期就变成病态，甚至歇斯底里大发作；

譬如一个时期清醒，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一个时期糊涂，糊涂到不认识自己，变成另一个人；

譬如一个时期看上去是美好好，一个时期则是那样丑陋，而这种丑陋有时象尸臭一样，令人无法容忍。

假如能够通过自我调节，象酸碱中和起化学变化一样，也许不至于在波峰与波谷之间跌宕，在左右，正误，苦甜，得失之间摇摆，岂不更好？

但是，造物者，也就是万能的主（姑且我们承认他的存在），似乎有点别扭，他老人家（我们把他塑造出来，就得受他摆布），大概是位手艺拙劣的厨师，端上来的汤，不是淡得索然无味，就是咸得足以把人苦死。然而端来了，你必得捏住鼻子喝下去。也许这就叫做生活，叫做严峻的现实吧？

毛毛，现在正喝这杯人生苦酒呢！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尝到铁窗风味的，虽然说是拘留审查，公安局也决不能把她送到某家高级宾馆去住的。万能的主（或是历史）同时还是一位喜欢开玩笑的幽默大师，他让当红卫兵小将时私设监狱关过许多人的毛毛，自己也进到笼子里体会一下作阶下囚的味道。

谁能想到快要推倒重来的危楼，又出现一颗灼人眼目的明星。危楼有那么多漂亮和不漂亮的女人，谁有本领弄一个外国未婚夫？目光

短浅者忙于捞洋货，深谋远虑的毛毛则着眼于捞洋人。只要能够出国，还愁没有洋货。谁知道上礼拜到北京去度周末，与密斯特陈会面的毛毛，结果被公安机关扣留了。

消息传到S市，传到危楼，传到正在二马主持召开的全体楼民讨论拆迁搬家的会场上。在这以前，楼民们还在讨价还价，为乔迁到哪怕多一个平方米也好的新居，搏斗着，厮杀着，逞凶恃强或者苦苦哀求着。一听说毛毛被捕四字，全场死一样地寂静下来，静到连危楼在风中晃动的吱吱嘎嘎声也隐约可闻。多少有点象风烛残年的老人，在诘问着大家：“我们的孩子怎么啦？我们的这个疯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嫉恨强者，嘲弄弱者，本是危楼人的拿手好戏。独独对于毛毛，这个幸与不幸，甜蜜与苦痛，喜剧与悲剧交织在一起的年青姑娘，弄不准该嫉恨如愿高兴，还是因嘲弄成真内疚，不知脸部表情应当是个什么样子才好。都拿眼睛去寻找危楼二双。小双不在，只有大双倚在楼梯栏杆上。大家以为他睡着了，谁知他连夜赶着绘画，疲劳过度，一听这个消息，竟恶火攻心一蹶不起。

受过他父亲临终嘱托的乔老爷，端来一脸盆凉水，劈头浇去，这位艺术家才如梦初醒。别人当然希望他说出子午卯酉，但是他痴痴呆呆。人们便按照文坛上越是看不懂的文章越好的逻辑推理，他越不敢讲出来，问题大概也越严重了。

大家也逐渐糊涂起来，上礼拜，毛毛是穿着香港时装杂志最新推出的港姐新装，花枝招展地坐火车离开本市的。目前糊涂中的许多邻居，特意到火车站去送她。当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认定这位危楼千金，必然是要随着那位密斯特陈，那位中国话讲得十分道地，中国筷子使得十分顺手，中国情况摸得十分透彻的陈先生远走高飞了。

幸福从这个娇美的，马上要成为外国人新娘的千金眼角，嘴角，以及鼻尖沁出的薄汗里情不自禁地流露挥发出来。

毛毛多少也有点遗憾，在送行的危楼邻居中，按理最应该在场，

而且应该站在前列的那哥儿俩，并没有来。她在心里说：“再见吧，既然我不可能同时嫁给你们两个，也许我现在这样的选择，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了。”她马上心满意足了，何况她不愿意想得太多，更不愿意想得太远。

她愿意月台上来来往往的旅客看她，注意她。她象所有这类爱浮华，爱虚荣，爱争奇斗艳的女人一样具备这么一种心理，希望人们用眼光恭维她的美。然而，正如爱伦堡所说：“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她现在已经记不得当辉煌的红卫兵时代结束，在凄风冷雨之中，灰溜溜离开S市去广阔天地的情景了。彤红的红卫兵袖章陈旧了，草绿色军服褪色了，语录塑料封套破裂了，来给她送行的，只有那两个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现在，她娇滴滴地笑着，一再对危楼邻居解释：“我也没说死不回来，等签证一般不会很痛快，我还怕在北京待不习惯呐！陈皮梅也不喜欢北京，连中国他都不喜欢，所以张罗回国啦！”

密斯特陈的中国译名叫陈珮梅（以后你能体会为什么他要取这样一个香喷喷的女人名字），危楼人念滑了嘴，很不恭敬地把这位洋人，变成蜜饯食品。按顺序排列，他先是小双的朋友，其次是大双的朋友，最后才是毛毛的朋友。因为常来的缘故，危楼的大人孩子他也认识不少。虽然每次跨进危楼，陈先生都捂着鼻子，但见着我们，总用标准的京片子问候：“您好！×先生，×太太！”

谁心里都明镜似的，毛毛此去，必定随陈皮梅出国了。看她那只沉甸甸的皮箱，估计不是装满陈先生的钱，便是她妈未必象邻居理解的那样一穷二白，才特别“革命”的，肯定有点私囊给女儿留下，都带走了。反正鼓鼓的皮箱里决不会装破棉花套子，烂白菜梆子，人家外国不需要。

大概是前几天，毛毛做得倒是挺诡秘的，托人把她妈给她压箱底的四只金镏子，几十块袁大头，从黑市脱手，兑换成了外币，大家就猜出她快走了。要论倒买倒卖，危楼颇有人材，但数门槛最精，阿坯得排第一。他本来答应替毛毛保密，以造过反的“革命友谊”担保，但

阿坯老婆那张嘴，顶风臭四十里。这消息比在晚报登广告还传得快，满楼皆知晓了。

毛毛不论卖掉什么，我们危楼过时的明星，三十年代在上海滩红得发紫的朱大姐，是决不会抬一下眼皮的。一听说戒指，气得她到毛毛家，把正在开导这位时髦女郎不要轻信密斯特陈的老头子给叫了出来。

“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她用指头戳着乔老爷的脑门子。

“看着长大的孩子，没爹没妈，万一那外国佬——”因为刚才毛毛对他讲了：“乔叔，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也怪我自己。如今，想得到的得不到，不想得到的我也不必勉强自己接受。所以，我走这条路。好也罢，不好也罢，横竖我也无所谓的——”还没讲到正题，朱大姐来给打断了。

回到屋里，朱大姐怒冲冲地：“要你管她，这个抄家贼！”

“这话从何说起？”他有点茫然，干吗提这陈年旧事？

朱大姐问：“起半夜三更，到火车站去卖茶汤挣几毛钱的老太婆，会有黄有白留给女儿？”电影明星自诩地说：“几克拉的钻石戒指咱们戴过，毛毛她妈，甭说纯金，开金，包金，连镀金戒指怕也没挨过手。”

“偷来的？捡来的？象阿宝那样，发洋财？”

朱大姐想起她在“文革”中一系列的倒霉和不幸，剃阴阳头，扫街，请罪，挨斗，被抄家时首饰不翼而飞，于是狠狠地：“来路不正，毛毛当红卫兵发疯那阵，满城飞地抄家，翻箱倒柜，我不信，她见了金银珠宝会不动心？”

“唉！”乔老爷叹气了。好半天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怪她吗？也怪她，可也不能全怪她啊……”

“哼！”朱大姐可不这样看她，气不打一处来：“没见过这样的骚货。大白天，脱得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坐在那里让大双画。要不，没明没夜地跟小双跳迪斯科。”

“你别忘了，你也年轻过。”乔老爷不愿意听，走了。

但是，心地良善的朱大姐还是来送行了，何况毛毛答应，到了外国以后，一定给她寄来使皱纹消除，使皮肤细嫩的特效美容化妆品。要不是嫌自己太老，还要毛毛弄来五分钟使乳房膨胀，六分钟使臀部扩张，七分钟连死人也会产生性欲的灵丹妙药呢！

毛毛掏出记事本给她看过。“姨，你放心，我记着咧！”

一来危楼人多，二来贪心者众，三来毛毛深信自己有办法能发财。所以记事本上密密麻麻，这个想要电视，那个想要冰箱，有的讲得更实惠，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不论什么都行，只要贴着外国商标！”现在，这班怀着嫉妒羡慕，贪婪企望之心的众位邻居，从毛毛漂亮丰满，香气四溢的脸上，看到了20英吋的彩电，160立升的冰箱，以及贴满了外国商标的不知什么东西的东西。

每个人都用了动感情的语言，女性还要抛出几滴泪水，祝愿毛毛一路平安，多多保重，事事如意。也来送行的二马顿时急了，因为自从毛毛她妈死后，他便领导危楼近百口人了。这些话让一帮女流抢着说了，半句也没剩给他。快要开车了，他身为负责人不作大报告，致词能少嚒？舔了好一会假牙，也想不出漂亮词。于是，就把久违了的“永远健康”（说时，手也条件反射地随之挥动），奉送给要到外国去当太太，当不成太太，当太妃也干的毛毛。

她太幸福了。

尽管她把哥儿俩撇下来，心里有点舍不得。尤其是大双，连她本人都觉得他把她画得太美了。所以这三角形实际上还不是绝对等边的，她喜欢他那有力的臂膀搂住她，特别是在阴冷的天气里。她终于还是记起来了，不也在这个火车站，这个月台上吗？雨夹雪的天气，

猫钻灶坑的天气，但她和整列车的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红卫兵，要到遥远的山区插队落户去了。

慷慨激昂的演说声中，铿锵有力的语录声中，毛毛的双手，一只被大双攥着，一只被小双握着。三个人轮流说着同一个意思的话：“咱们谁也不许把谁忘了！”一直到列车车轮转动的时候，三个人才松开了手。只有此刻，那些送行的父母和远走的孩子，才产生了稍稍背离这豪壮场面的亲子惜别之情。眼泪如泉涌，但又害怕，便装作是落在脸上的热雨，赶忙拭去，拼命压缩这强烈的感情。毛毛记得那分明是痛苦的分别，却硬要装出不痛苦，从而心里越发加倍的痛苦。本来应该放声哭的，但不得不强笑，而且还要大声唱语录歌，但列车一出站，便不约而同地嘎然停止了。

她又想起来了，就在列车度过黑夜以后的第二天，也许她沉默得太久，邻座的女孩子友善地问她：“昨天在车站送你的，谁？”

“我的朋友！”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接着又补充一句：“男朋友！”看对方不明白，解释说：“对象——”

“哪一个是？”

“两个都是。”

回想这样的往事，难免不愉快，不过很快过去了，因为她幸福，所以容易忘记痛苦；正因为容易揭过又苦又涩的回忆，所以她也很容易满足无论什么样的幸福。其实，要是宁可此时的幸福减少，那时的痛苦也不增多；或者把那时的痛苦来冲淡此时的幸福。也许，毛毛会更象自己。太幸福和太痛苦，都会使人扭曲。

一曲《骊歌》即将唱完，列车快要开动了。

这时，从月台人群中挤出了大双。我正怀疑火车能否拉得动有这么多幸福的毛毛时，只见大双，一个箭步，把刚登上车门，也象时装杂志上那位香港小姐嫣然一笑的毛毛，粗鲁地拽到月台上。

“干什么？大双，你疯了么……”所有在场的希望毛毛带来洋货的邻居，都涌上前去劝阻。

孔武有力的大双，根本不理睬别人，他不但不放她，还打算把她带出车站。那执拗劲和他作画时，几天几夜不睡非弄出眉目来才掷掉画笔的劲头一样，死钻牛角尖的家伙。他弟弟小双，要比他圆通得多。这也许是小双进入文学宫殿的原因之一吧，如今，他比大双要有名气多了。

月台上开车铃响了。

毛毛再也不能等待，她着急了，那只沉甸甸的皮箱已经放进包厢。“你是我什么人，放开我！”

“你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毛毛，你不能走，你跟我回去，你的根在危楼！”

不提危楼犹可，眨眼间，她脸色陡然变了，蓝眼圈的眼睛，开始呈三角形地变化，涂着口红的嘴，出现狰狞的下撇皱褶。这毫无美感的面孔，使人回想起她当红色恐怖分子的时候，用皮带抽人，捆人，吊人的形象。起初，她还是个跟在干部子弟后边起起哄的小兵。后来，那些孩子随着父母的垮台成了狗崽子，她便是暴虐无常的狂热分子了。每天不把人打得叽哇乱叫，不折腾得专政对象服软告饶，就手痒心躁，寝食不安。列车眼看启动，错过这次车并无所谓，关键箱予在车上。她心里骂道：“傻货，这你也不是不知道！”只一扭动腰身，象泥鳅似滑脱出来。然后，反手过来，立刻赏给这位定要拯救法利赛女人的耶稣两记连响，左右开弓的红卫兵式的耳光，纵身一跳，上了软卧车，在车门口，呲着牙，象连珠炮似的喷发出她的愤怒：“你他妈的算老几？窝囊废，驴粪蛋，上不了台盘的屎壳螂，我才不象你那样死心眼，犯傻气，放着阳关大道不去，偏过独木桥。对不起，再见吧！你一个人后悔去吧，哭去吧，上吊自杀去吧……”

大双捂住脸，倒不是怕别人看到那纤纤细手留在面颊上的指痕，而是不愿让大家瞧见他潸潸滚落下来的热泪。根据爱伦堡关于记忆力

的议论：若是善良的人，他通常记住美好的东西，而放过丑恶的东西；相反，一个心地龌龊的人，在他脑海里，必然是黑暗肮脏的东西多，而光明完美的东西少。艺术家这控制不住的泪水，不是无缘无故流的。当他在艺术的黑胡同里摸索，难得突破的时刻，正是这个站在车厢门口痛骂他的姑娘，给过他很难用数量概念表达出的创作灵感，只消她坐在他眼前，那线条，那光和影的感觉，那姿势和神韵，那润泽，脂腻、丰满而又匀称的窈窕体态，都会燃起他一股创作的冲动。

也许毛毛就是这样喜欢展示自己，对于所爱的人，更毫无遮拦。所以那沉甸甸皮箱里，装的什么东西，除去她这主人，也许只有大双一个人知道。她对他什么都敞开，心，以及其它一切。对小双，则有许多保留，虽然她也很爱那个写小说的青年人。所以在大双的笔下，始终象挖掘矿藏似的，在琢磨这个复杂而又单纯，聪敏而又愚钝的半是善良，半是恶狠的精灵。近年来使他获得声誉的作品，主人公总是这谜样的女人。那瞳仁里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神气，着实是魅人的。而更主要的，这种迷茫的、注视着世界的眼睛，也的确反映了一部分青年人的心境。大双的作品，更多的欣赏者是这些观众。

他，还不仅仅为这点原因不让她走。

大双并不自私，这是在毛毛心里比小双占优势的地方。“哥，算了，放弃你的泰绮思吧！”小双敦劝过：“每人有每人的追求和他以为然的价值观念，你何苦来呢？非要她改邪归正？”

“邪恶不是人的本质，至少毛毛不是——”他接着问道：“小双，我们也曾经当过暴徒，我们还曾经打架，斗殴，偷过东西，差一点点完全堕落，是我们的错误吗……”

由此可见，他并不是害怕失去灵感。“我画不出来可以不画。决不象你，写不出来硬写，拼命往外挤。挤不出来，乞灵于外国作品；还寄希望于陈皮梅，想在国外扬名。小双，出息些吧，不要耍这点小滑头了。你以为我只是为了她给我当模特儿，而不让她走吗？你忘记咱们的誓言，咱们谁也不要把谁忘了吗……”

小双有点懵懵然，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忘却了。

大双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一盆凉水清醒过来以后，二话没说，冲出危楼去了。

这里，危楼公众，又把暂时中断的一场混战继续进行下去。

“文化革命”虽然已成历史，但“文革”遗风，至少在我们危楼，尚未荡涤干净，幽灵时现，余毒犹存。大凡越古老的房子，箱子，柜子，脑子等能装进什么的玩意，也越容易藏垢纳污。“文革”十年所煽起的人与人的仇恨，争斗，以及邪恶的疯狂扩张，从人们为房子象斗鸡似难解难分的互相攻击中，还可以回味到那沉沦时代的影象。

关键在于毛毛走了，追随陈皮梅，要到外国去了。但她是危楼居民，乔迁当然还有她的平方米指标。要是她嫁给二双中的一个，至少要给一室一厅一厨。现在，张着大嘴，想吞并这块肥肉者，便不遗余力地彼此揭底。这本是“文革”惯技，什么造反钻进小姨妹被窝，大串连烧荒趁火打劫，当工宣队与女生调情，管知青贪污索贿，以及“文革”入党，抄家发财，出卖灵魂，残害忠良，小爬虫，变色龙等等不知是真是假，抑或真假兼而有之的卑污隐私，统统兜了个底朝上。

于是，风云突变，又冒狼烟，为毛毛的乔迁分房指标，骂街的，啐脸的，拍桌子的，摔茶碗的，挽袖子露胳臂的，一场恶斗，迫在眉睫。平心而论，这指标给大双，为了绘画，给小双，为了创作，都不算过份。何况，唉，该怎么说呢？在那个扭曲的年代，这三个年青人在绝望的沉沦中，都想到了死，还有什么事做不出和不敢做的呢？

但毛毛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其实，乔老爷知道她更爱大双一些，可他并不知道皮箱里装的什么东西，所以也莫名其妙，不解她为什么一狠心撇下这哥儿俩，要找个外国丈夫。由于没有类似遗嘱的凭证，谁都可以声称毛毛答应过的。也许毛毛的确有过漫不经心的许诺，后果她才不管咧！

看到这一群呼儿唤女，持棍弄棒，满楼呼啸，追逐骚动的争夺

者，不能不感慨“文革”使善良者乖戾，温驯者悖谬，平和者好斗，诚笃者狂纵，老实者非份，自洁者堕落……的可怕扭曲。好容易“文革”过后平静下来的男耕女织，各自相安的太平年月，又被这几十米房子弄得旧病复发。

乔老爷一看势头不好，害怕许久不过“文革”瘾的人技痒，打出人命，跑到巷口忙打电话向露露告急。女中强人让他等着，马上回来排解这场纠纷。这里，捣腾金银，贩卖票证的阿坯（他说：“毛毛答应得死死的，房子指标归我！”），他那精力过盛的老婆，已经和被说成跟姐夫不干净的小姨妹（她说：“毛毛早有过话，只要下指标先让给我！”），绰号叫做奶油花的女工，正打得难解难分。满肚子“文革”词汇的二马，眼看会场变成战场，便脱口而出：“要文斗，不要武斗！”

乔老爷问：“二马，都啥年头了，你也该改改口啦！”

二马无能为力地摊手：“我有什么办法？”果然，好几对打交手仗的，由于近年来武侠片泛滥，打得还挺有板眼，谁也撕掰不开。那两个女人，更是扭作一团，滚来扑去。一个衬衫扯裂，一个裤线开缝，全不该外露的部分，都呈现在人们眼前，幸亏危楼光线暗淡，否则大家非闭上眼睛不可，因为那情景，实在有点类似黄色录相了。

正焦急间，只听楼外J巷里，露露清脆的嗓音传来：“快来，新鲜黄花，一家一份，来晚了可没啦！”

乔老爷乐了，这比“文革”期间多少个通令都有效，武斗全面结束。连阿坯老婆和奶油花，也披了块床单布，象印度纱丽裹住身子，抢着下楼去排队了。

露露站在排子车上，车上两大坨冰冻着的黄花鱼。所有刚才打得不亦乐乎的，坐山观虎斗的，起哄架秧子的，都紧紧盯住这黄澄澄，金闪闪，银鳞光洁的特等黄花鱼。大家眼都愣了，至少四十岁开外的，才有幸见过或者吃过这等鲜货。象毛毛，大双小双，从记事起，就难以理解为什么黄花鱼在水产门市部，颜色是灰黑的，惨白的，莱

绿的？而且气味是臭烘烘的？看惯了那种黄花鱼的四十往里的人，甚至不大相信这是真正黄花鱼应有的本色。由此可知，扭曲的岂止是我们这些危楼子民呢？包括生活，包括一切一切……

乔老爷嘱咐朱大姐去给小双打电话，让他回危楼吃这美味。朱大姐的面拖黄鱼，在危楼颇享盛誉。然后他拎起一条鱼，象个教生物的中学教员拿标本给大家讲课：“大小黄鱼均属石首鱼科，是回游鱼类，如今也回游到普通人家的饭桌上来了。”

露露朝他眼，似乎在问：“怎么样？乔叔？”

“好样的，亏你这个妙招！”不过，他又产生一股隐忧，毛毛这一份黄花鱼呢？会不会引起新的纷争？

露露一手拿鱼，一手约秤，胶布围住她的腰身，头上扎着三角形纱巾，红似火焰，显得俏丽绰约。她哪象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活生生一个鱼贩子：“来吧！新鲜黄花，价钱贵点，货好，要买趁早，一会儿就光了。让咱们痛痛快快，吃一顿跟危楼告别的饭吧！到底熬出头啦！”她又用《日出》里陈白露的话剧腔，朗诵道：“啊！太阳升起来了，世界属于我们的啦！”露露的笑声，和那张欣喜的面孔，好像春风驱走残冬，刚才那场战争，冰消雪化，了无影踪。

大家在黄鱼面前，抛却嫌隙，精诚团结了。阿坯的老婆和奶油花来晚一步，排在队尾。此时组成新的统一战线，嚷嚷着前边的人，不许多买套购，不许专挑大的。随后，她俩探讨黄花鱼的作法，干烧好，还是糖醋好？于是，战云飞散，化干戈为玉帛，好得比打架前还要好。两个裹着床单的妇女靠得紧紧地，那媳妇甚至附在这马上要结婚的姑娘耳边，眉飞色舞地传授性的经验。

这时，轮到二马称鱼了。

他拎的竹篮要比别人大一倍，往排子车上一放：“约吧！”帮助露露算账收款找钱的乔老爷问：“你也买鱼？都是一个系统的人，何必趁这热闹？”但后面的话，他咽住了。因为他革命这多年，不该得的

东西都不肯撒手，何况这该得的一份？

“我为什么不买？”二马反过来责问。那口气充满理所当然的权威。就象最近在调整班子时，他问上级一样，为什么不给一个什么长让我干？人民这多年养活他，倒成了一笔还不清的债。这位捧过蜡制芒果，进驻过大学的前工宣队副队长，大言不惭地说：“我不但买，还要双份！”

两坨子鱼，百多张嘴，本来粥少僧多，他竟不怕舌头大了扇风，敢吃双份？危楼公众，若在“文革”期间，按派性分，按成份分，按各种莫名其妙的王法分，有好人，坏人，半好半坏人的区别。坏人中又有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和戴在自己头上的不同，名目繁多，待遇不一，自然有不敢吭声的。如今，是二马最讨厌的人人平等的年代，他看到那些多年以来总是踩在脚下的家伙，居然和自己平起平坐。有时候半夜醒来，恨不能抱芒果恸哭一场。试想一下，谁会买他账！想独吞双份？没门，大伙立刻摆出决战架式。

阿坯的老婆和奶油花一看烽火又起，马上中止这种性知识的密谈，一起扯开嗓子，大喊大叫地抗议。因为二马多买一份，她们就有落空的危险。尤其那媳妇，用相当不文明的语言痛骂二马，即使捂着耳朵鼻子，也深感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然而二马若无其事，从容地回答大家。“毛毛的一份，由我来领，顺便说一声，她的房子指标，也应该归我。”他接下去强调“我和毛毛她妈的关系非同寻常”的话还未讲完，就被众人的咆哮、呼喊给打断了。

人们这才猛省过来，别看他装了假牙，可胃口还不小。大伙儿鱼不买了，簇拥着他，围裹着他，定要他讲个明白，凭什么领毛毛的鱼？凭什么占毛毛的住房指标？凭什么？凭什么……要在外国，防暴警察就该来了。

危楼人多为市民阶层，嫌贫嫉富，薄情寡义，蝇营狗苟，庸俗无聊。然而，也并不妨碍他们有某种程度的正义感和反抗心。按照竞赛规则，谁有本事能耐，去争去抢去角力去决斗，这是允许的。“你二马硬卡硬霸硬占，说一句归你，万事俱休，大家服贴？二马二马，你

大概是买错了黄历，记差年头了！”

“凭什么？”二马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地说：“那么多年，就毛毛她妈和我负责你们各家各户。风口浪尖，谁抓？好人坏人，谁管？反映汇报，谁干？明察暗访，谁做？”他每提出一个问号，马上拍一下自己胸脯，表示这是他，或许还包括范大妈，但主要好像还是他独挑大梁似地从事这些艰苦卓绝的工作。大有众人不知感激，不知好歹之意，要不是他，危楼早塌下来，把大家压死了。现在，这些未被压死，但也象劫后余生的子民们，竟然被二马这番剖心的表白镇住，不再表示那种不共戴天的愤慨，甚至一个个脸上，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态。生活的规律就是这样，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第三次是闹剧，要是还不识时务地重复下去，那该是丑剧了。他在“文革”中染上的演讲癖发作了。“诸位革命群众，你们问凭什么，就凭这风口浪尖，明白吗？就凭这大风大浪中的功劳。不错，明面上是毛毛她妈张罗，可暗地里的工作全靠我。容易吗？察颜观色，观测动向，耳听心记，处处留神。得用多少脑子费多大劲？一张纸，是不是反标？一句话，是不是恶攻？一个眼神，是不是不满情绪？一个屁，是不是不轨行动？都不能轻易放过！”说到这里，人们被感动得竟喜孜孜地咧开大嘴笑了，有的人象给名演员喝彩似地高声叫好。过时明星朱大姐，竟想起范大妈引着街道造反派来抄家时，二马站在门外的眼光了。她笑着，可又有点想哭：“二马，你太辛苦啦，这么多年，你象影子跟着我们大家，真不容易，也真难为你。我记得旧社会有支流行曲，‘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生命’，倒多少有点这种意思。你快买吧，双份就双份吧！我们还等着做饭呢！”

但人群中还是反对的多，赞成的少。

这个风口浪尖上见功夫的人，虽然如今英雄少用武之地，有点落寞感，但涉及利害，态度依旧明朗：“称吧，两份，毛毛一份，我一份。”

“毛毛已经蹲班房了！”

二马说：“我再说一遍，我是和她妈在大风大浪里共同战斗过

的。”他未必非吃鱼不可，为了房子，必须咬定。

就在称和不称的犹豫时刻，大双急急忙忙地回来了，从那满头热汗和一脸晦气，人们料出毛毛这回出国，肯定出什么故障了。但是，当大家都等着他说些什么新闻的时候，大双反倒张不开嘴。因为，也许除了当事人毛毛以外，他是唯一知道皮箱里装些什么的知情人，而他和她的分歧也正是在这里。尽管他不在北京，究竟为什么被扣留，也无确切消息。但他能猜出十之八九，脚上的泡自己不挑破，早晚也会磨破的。大双叹了一口气：“派出所的同志讲，先去个人看看怎么回事？最好是家长——”

毛毛的爹早死了，她妈随着“文革”的结束也结束了。

“或者亲属——”

毛毛任什么样的亲属都没有了。她妈的一个相好，那位老钟表匠倒还健在，但情夫是能被法律或人情所承认的亲属么？

露露眼睛一亮，还是我们的女中强人足智多谋：“我有办法！”说着，秤出两份鱼，倒进二马那个已被愤怒群众踩扁的竹篮里。“二马，这回你吃双份完全应该，上北京去看蹲班房的毛毛，除了你老人家，谁也不配。”

“我？”他马上翻脸不认账。

“你自己说你有资格！”

“毛毛算我什么人？笑话！”

露露说：“大伙儿全听得清清楚楚，你说你和毛毛她妈有关系！”她一板正经，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哈哈大笑的。

二马蹦了起来：“什么？我和那老婆子有关系……”在人们的哄笑声中，二马鱼也不要了，竹篮也不要了，一跺脚，要去报告。但没走多远，他又茫然地站住。那些榛子队，群专组，清队办都成为历史名

词，还到哪儿去告？一种特别落寞的，百无聊赖的情绪涌上心头，只好又回头走到排子车旁边，只称了自己的一份，交了款，踱进危楼。坐在自己的屋里，端详着那只落满灰尘的蜡制芒果，抽着陈皮梅送给他的三五牌香烟，想念那风口浪尖的辉煌岁月。

这时，危楼公众都拎着鱼回去了，各家正在商量对策，怎样好好享受这顿美味。楼外J巷里，只有帮露露收拾的几个人，以及车上的鱼鳞、地下的腥水，还有在远处逡巡的猫。大双抱着头，老乔哭丧着脸，露露问："怎么办？"

乔老爷说："当然要去个人。"

"谁？"露露拿眼睛打量大双，但他把脑袋低垂着，不作声。"哼！我早跟你们说过，陈皮梅不论怎样亲切和善，满脸堆笑，从他骨子里透出来瞧不起中国人的眼神。这是我的直感，信不信由你们。毛毛，没有头脑，只有狂热。蹲蹲班房也好，清醒清醒。"

大双抬起头来："露露，你还是表面上看她。"

"她嫁陈皮梅，想到外国，撇下你，或者小双，那是荒唐！"露露绝对自信地说。现在提拔到局里，两年三级跳，背后被人叫作新贵。她大胆泼辣，敢想敢干，已经把许多人轰下宝座，二马就是一个。告她的状子一尺多厚，从中央到省到市转到她顶头上司，也是她未婚夫大马。那怕两个人为此掰了，她也不怕，照样放开手脚去干。可大家都记得，最早，她给市委副书记当秘书，羞答答地怕见人，说话也不敢大声。生活，具体地说"文革"十年，把她逼成这样一个破马张飞式的女将。而毛毛，当然比她小几岁，现在吃官司了。"我警告过毛毛，傻货，外国人要你的身体，不会要你的头脑。什么"民主墙"什么"人权"你懂个屁！瞎折腾。还要到联合国去告状？联合国法院在纽约还是在日内瓦，你说得上来么？——咦？摇什么头？大双！"

"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

"是谁引这个洋鬼子上门的？还不是你们俩！呸！"

老乔插嘴："准确地说，是小双，在'民主墙'认识的。反正这个陈皮梅，好像总嫌中国太平似的，不折腾，不乱，他好像不称心一样——"

陈珮梅究竟是记者，还是商人，或是使馆人员，打小双这位作家起始，就没问个明白。那时小双天天去"民主墙"发表惊心动魄的宏论，每个题目足以把人吓个跟头。陈先生也天天去看，是个忠实读者。S市"民主墙"的气派，可能因为倡导者之一小双，住在危楼受小市民的影响所致。长不过十米，小小气气且不说它，油腔滑调，花里胡哨的东西太多。细细闻去，竟和墙后露露他们水产品仓库里，跑漏出来的氨水和臭鱼烂虾的混合气味差不多。

乔老爷又象"文革"期间给二马效忠信上挂臭鱼头一样，经常弄些肠子肚子扔在墙后，企图扼杀这份"民主"，弄得小双直朝他抗议。因为看大字报的人，譬如陈皮梅，不但要捂住鼻子忍受奇臭，还要谨防脚踩住觅食的野猫癞狗。老乔乐了："得啦小双，你们贴出来那些启示录，宣言书，告急信，辩护词，味道更不好闻！"

小双就这样结识了陈皮梅，啊！这位外国人还从识好几个小双也熟悉的年青朋友。后来，他又欣赏起大双的画。这样，从插队的山区悲观绝望到服大量安眠药，差点死去，终于回城的毛毛，也开始参加他们一些活动。譬如到公墓里去吟哦阴森森的诗啦，譬如到破庙里去谈一些玄妙的学问啦，她慢慢地和这个洋人熟悉起来。

"文革"时的毛毛，狂躁得象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一样，砸过进口汽车牌子，撕过外国货商标，烧过世界文学名著，摔过西方音乐唱片，包括没当狗崽子以前的大双小双，都曾经一听洋字，马上眼睛赤红，皮带捏在手中准备鞭挞的。现在小双甚至有点巴结陈先生，希望通过他把作品拿到国外去发表呢！有时，她都感到过份了，不论人家讲什么，一口一声，不是Yes，就是OK，好像不会说别的。而她也难理解自己，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竟要下嫁洋人出国去了。最变得快的还得数二马，陈皮梅头一次光临危楼来看大双的画，这个风口浪尖上搞惯了警惕性的主儿，魂都吓掉了。一个真正的黄头发蓝眼珠的外国人，

把手伸给了他，二马拿不准是握好，还是不握好。灵机一动，手捏成拳头撸出去，既可以表示狠狠打击，也无妨代表友好团结。但是三五牌烟一抽，又馈赠进口打火机，也赶忙学小双使用洋文了。不过，他太卖劲了，每一次OK,假牙总要从上颚掉下来。最后，他联系当工宣队赴外国人宴会，牛排卡住假牙，差点憋死的经验，总结地说：“不行，不行，我搞外事比较外行。只是在风口浪尖上，称得上行家里手！”

可是，在“文革”中，不光二马，还有许多人，都热诚相信过不多久，世界都会是红卫兵、工宣队的天下，整个地球一片红，他们将跨洋过海去进驻，去串连，去点革命之火。毛毛已经忘记她怎样勒令一家糖果厂，停止生产奶油太妃糖的往事了。宣称太妃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许再上市。她当时是个语文不及格，经常找我补课的中学生，也讲不出所以然，但敢强词夺理命令：“太妃就是太太，是贵族！必须把名字改掉——”战战兢兢的工厂领导竟然还虔诚向小将请示改什么名为好？毛毛不假思索地回答：“奶油旗手糖就很好吗！”

但后来工厂改没改，她也不过问的。正如大双小双偏让饭店把烧麦叫做四海翻腾，让食品店把桃酥叫做五洲震荡一样，他们前脚贴上勒令，后脚人家就把它扯了，还敢嘟哝一声神经病。可他们三个密友，却开了介绍信到派出所，认认真真地分别改名为红卫、东彪、文革。你可以猜到，红卫当然是毛毛的名字了。

现在轮到取了个女性名字的洋人嘲笑他们了。而且反对太妃的这个红卫，竟然在近半年来，发疯似地非要嫁给陈皮梅到外国去当太太，当贵族，说什么也不愿当中国人了。

坐在排子车上的露露当然痛心；“你们哥儿俩算什么朋友？我联系好了，让她上班工作去。好，一个要她当模特儿作牺牲，一个要她成为浪漫典型。‘文革’使利己主义泛滥，结果把某些人变成了狼孩——”她毫不客气地训斥着。

大双感到侮辱地跳起来：“算了吧！露露，你是比我们活得理直气壮些，因为你没有随波逐流。而我们，以为自己是弄潮儿，是新纪

元的始创者，是主宰历史命运的一代。结果，象傻小子挥霍了整个青春，糟蹋了全部力气，毁了别人，毁了自己。四人帮垮台了，‘文革’结束了，我们——也许并不是全部，发现自己成了吮干了汁水的甘蔗渣，被时代唾弃了。这谁也不能甘心，当然不愿被扫进垃圾堆里去，于是便有各式各样的挣扎，这有什么奇怪？”

“挣扎到外国去？”露露嗤着鼻子。

“中国人口这么多，有办法挣扎到国外也未尝不好。不过，对于毛毛，从一开始我就不赞成。”

“是啊，也太丢脸啦！那劲头，只要陈皮梅一来，这个该死的毛毛，恨不能当场把裤子褪下来！”露露虽然是个女人，但却有点开始雄化的趋向。言谈举止，动作习惯，思想方式，生活作风，真还确实有点象张贤亮那部小说的题名《男人的风格》一样。“我骂过她，你除了性感，除了那块地方，就找不到其它的魅力了么？”

大双说：“什么魅力也白搭！”

露露笑笑，指着小心翼翼逐渐接近过来的野猫：“看见没有？大双，谁能相信这世上有不馋嘴的猫？”

“陈皮梅偏偏是吃素的。”他突然冒出这一句。

“笑话——”

大双再次证实：“一点不错！他是个持同性恋观点的人，他只愿意搞同性恋。”说到这里，他显得格外恶心的样子。

我们几个人都怔住了，继而一想，陈皮梅情不自禁地看着大双作画时的眼神，巴结讨好的姿态，一下子象破谜似地透彻明白。越琢磨越对景，都忍不住笑起来。再看看大双一脸嫌厌的苦恼相，笑得更厉害了。“同性恋——”露露笑得前仰后合，大声嚷嚷：“原来他想打你这个算盘！”她不管不顾地从排子车上跳过来，搂住这个有点象害了牙痛病，脸歪鼻斜，一副倒霉德行样儿的艺术家。

他躲也躲不迭，她那胶布围裙上的鱼鳞，腥水，蹭了他一脸。大双推开她：“干嘛！干嘛！”但露露才不在乎呢！她在“文革”前给他爸爸当小秘书的时候，这大小伙子还是个初中生。她毫不介意地捧住他脸端详：“大双大双，敢情你交了洋桃花运，被一位外国男小姐看中了。”

“你小点声不行？”大双摆头，离那刚抓过黄鱼的腥手远远的。“大吵大嚷，做广告，什么光彩事么？”

露露这个女人真神，没完没了，兴致勃勃地问：“这个同性恋究竟怎么个恋法？”她还故意压低嗓门，笑嘻嘻地凑过去问。

“只要他一来那股劲，眼睛象动物园里蛇要吃鸽子那样盯着，我就请他滚蛋。而且我也弄不懂，这个陈皮梅对政治那么热衷，人权问题，持不同政见，和同性恋能融会贯通在一起？”

一直没有讲话的老乔，又把话端引回来：“都是小双坟圈烧纸钱，有事没事招惹鬼登门啊……”

夕阳把它的余晖，注满了这条象人生道路一样不平坦，同时又曲曲弯弯的J巷，照亮了这座即将被推土机铲平的，会象一场恶梦留存在记忆里的危楼。也许乔老爷的叹息，是那样沉重，这J巷，这危楼，竟回光返照地闪出镀金似的光亮。于是，象串珠似的灰暗往事，似乎从那有人上过吊的歪脖树底下蹒跚走来了。

假如幸福真能储存到不幸时使用，市委副书记的这两位公子，也不至坠进危楼当平民百姓；假如顺境时痛快淋漓，逆境中苦难重重，能够互相冲淡，毛毛也不致于坐班房，尝铁窗风味。

她当然知道那洋人的性变态心理，因为她不瞒大双，大双自然也不会对她隐讳。其实，她应该与之结婚的，或者她从本心所期望的，当然应该是大双。而且大双似乎从来也不曾有过什么异议，虽然考虑到第三者，但决不是陈皮梅，而是小双。可小双在她心里的位置，他也完全清楚，同样，毛毛在小双眼睛里的价值，他从那次毛毛做人工

流产，就知道弟弟的态度和观点了。

“登记去！毛毛，咱们宣布结婚！”大双愿意背这个十字架，来掩饰这势所难免的尴尬局面。虽然这样的新闻在危楼并非第一起，而且比这更让人摇头叹息的伤风败俗、卑污龌龊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但对当事人来说，究竟是难堪的呀！何况危楼具有小市民心理的人，那一张张墨斗鱼似的嘴！

“不——”毛毛拒绝了这位耶稣的好意：“我不会和你一块儿到什么街道办事处去的。假如我要和你结婚，登记或者不登记都无所谓。”

“那好，我们就算结了婚，让危楼人全知道，封住大伙的嘴。”

“我不需要你可怜我，大双！”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毛毛，这些年——”

毛毛这时倒异常清醒了：“大双，我已经不是你画上的那个人，你该明白，那才是你心目中的毛毛！”

假如大家都还在那昏天黑地的“文革”中，浑浑噩噩，也许他们会象当时爱说的那句话，“一丘之貉”，同声共气地过日子。然而后来，大双（也包括小双）在捡破烂时，从那些废旧书报里懂得，还有一个美好的世界存在过的，所以渐渐地明白了。如果认为小双因此而改变了他对毛毛的爱，倒还说得过去，但大双，这位真诚于艺术，也同样忠实于爱的人，总是一往情深的。虽然生活中的毛毛和画面上的女主人公的差距，构成了作品中谜样的性格。但这也正是他不能完全揣摩透毛毛的地方，而毛毛，在这一点上，她异常清醒，所以她才打定主意走的。嫁也好，不嫁也好，真嫁也好，假嫁也好，目的就是一个，出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满足陈皮梅那种和同性恋格格不入的人权癖好，毛毛想方设法充实她那已经塞得够满的皮箱。

“这些都是政治垃圾，毛毛！”大双提醒过她。

“甭管我！”这位孑遗的“民主墙”斗士，还在为“自由”搏斗着。最

早的倡导者小双，已沉醉到远离政治的透明世界里去。只有毛毛，纠集着一些上访的，告状的人，以及和她相类似的，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待业青年在闹腾。她又恢复了“文革”初期红卫兵东征西杀的亢奋，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六亲不认的蛮横，和没明没夜根本不知疲倦的疯狂。只要不闻到“民主墙”的那股腥臭味，她就恍然若失。

危楼的邻居知道，她从那种一棍子打过去的状态活过来了。自从在那凄风苦雨的车站，告别轰轰烈烈的红卫兵时代，到遥远的山区插队，实际上活着的就只剩下她躯壳，而她的灵魂，早已消逝了。一直到后来，绝望到连躯壳也不想活了，便吞安眠药。

好像有谁注入一股活水似的，毛毛从蛰伏状态苏醒过来。不再象过去那样，耐心地坐在那里，摆出各式各样姿势，给大双做模特儿了。迪斯科和“民主墙”吸引着她，于是开始起劲地跟着小双凑热闹。小双写小说累了，需要这种刺激，毛毛愤慨生活对她的不公平，也需要发泄这多年的抑郁与愤。她甚至在这对孪生兄弟中，爱情的重心，一度向小双倾斜。当她堂而皇之地到医院去做流产归来，楼里有人问她，刮掉的那块肉是否可以认作小双不负责任的结果？问的人自然是悄悄打听，但答的人却无所谓，哈哈一笑：“横竖也未出世，何必偏要认个父亲？”

小双那时已经写小说了，虽不象现在如此有名气，也隔三差五发一点凡人不易读懂的作品。对于毛毛去手术的事，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反正这种事大家司空见惯，闲言碎语一阵，本主儿都不在乎，慢慢地，谈论者终于索然无味了。这时，毛毛将息得差不多了，仍旧是小双“民主墙”的战友和迪斯科的舞伴。尤其她恢复了红色恐怖时敢杀敢砍的狂热，那毫不约束自己，放任地，肆意地发泄精力，从双眼里冒出来仿佛火一样的神采，也确实带有鼓蛊人心的力量。

后来，整顿市容，把这块“民主墙”改作卫生专栏，宣传不要随地吐痰便溺，颇有讥刺之意。毛毛竟头脑一热，弄了几个兴许患有妄想狂的家伙，要到联合国去申诉。倘若不是大双在马路上发现这支徒步到联合国去的一彪人马，把她硬拽回危楼，估计还走不出S市，就该

迷路了。

“小双呢？”大双询问这位被蛇诱惑吞食禁果的夏娃。

“他皈依正果了！”

“不管你了？”

“我是他什么人，我要他管？”

小双的哲学是玩玩，寻寻开心，他决不会动正格的当回事地爱，给自己戴上无形枷锁的。“傻货才去建立家庭，用一纸契约把最珍贵的自由抵押给对方，换来柴米油盐和必需履行的义务，还得生崽子，还得送托儿所……”

“你是个狼——”毛毛正跳得十分来劲，可怜的危楼已被他们这几位“民主”斗士，快要蹦跶散架了。

小双跳舞一向卖力气，他说：“我不反对你爱大双，一点也不。他不还表示要同你结婚吗？这不挺好吗，我只要求保留我二分之一的权利，就满足了！老舍先生有一篇小说，题目叫《黑白李》，写的就是哥儿俩爱上一个女人，可惜你没读过。不过，没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大双保证能和平共处。”他突然搂住毛毛，打算亲一下，表示他愿意维持这种过水浮云式的浅浅爱情。不一定爱得死去活来，也不一定非拴在一根木桩上不离不散，这是他的观点。但是，他还未贴上她的嘴唇，那热辣辣的耳光，已经搧得他两眼直冒金星了。

小双护着脸，生怕这个刚做过人工流产的毛毛，给他第二次打击。虽然两个人已到动手程度，但其他几个跳舞的竟视若罔闻，照旧沉醉在乐声里。

毛毛打得痛快，过了打人瘾（这是她当红卫兵的后遗症，不打人手就痒，心就乱），但过后心里也并不轻松。她很爱这哥儿俩，有时，恨不能把自己劈成两半，一半给小双，一半给大双。或者，一大半给大双，一小半给小双。但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内心一再提

醒，好歹别犯病，谁知意识都来不及反映，手早搧到小双脸颊上去了。

她看小双提防着的样子，知道打重了，心疼了。然而毛毛是绝不忏悔的女人，便喝了一声："给我滚蛋！统统给我滚蛋！"于是小双和其他几位跳舞的年青人扫兴地走了出去。

接着又从危楼窗子里，飞到J巷里这帮人头上一本杂志，同时露出毛毛那张狰狞然而漂亮的面孔。"拿走你这破烂顽意，我不稀罕。"

小双珍重地拾起这本香港出的杂志，那上面刊登出他的一篇近作。是陈皮梅给他弄出去发表的，经照相制版的铅字，每个字都斜耸着肩，和这篇作品一样地怪。随后，小双还曾写过几篇，竭力吻合陈皮梅的胃口，希望继续捞一点海外的名声。洋先生不太积极了，他试探地问过两回为什么？陈皮梅很抱歉，说是刊物方面嫌内容离人权远了一点，所以至今还未刊登出来。

他们走了，危楼又顿告清静，只有毛毛，坐在窗前，仔细看着这双按说不应或者还不会打人的手。她想起在"文革"最红火的年代，S市教育系统的所有牛鬼蛇神，没有领教过她耳光者大概不多。每天打下来，手心都红肿麻辣，夜里涂抹上碘酒，第二天继续去搧那些战战兢兢挨斗的老师。别的红卫兵多用皮带，武装带抽打，她不喜欢。因为她只有直接抽打到那些充满恐惧嫌恨的脸上，才能获得那种发泄的，报复的，胜利者的快感。这种生理上的快感，决非用棍棒，刀枪可以得到的。那时，她个子远没有今天高，严格讲，还是个孩子（人要变成狼，也是很容易的）。但跳起来，离地半呎，去抽打那些个子比她高得多的老师，那也确实证明人与禽兽的区别，只是一步之遥罢了。谁都无法理解，包括挨打者和打人者，也包括目击者，这种突然爆发出来的暴虐，愚昧，兽性，是人类的返祖现象，还是那荒谬年代里蔓延的病毒性疯狂呢？

那时的毛毛，凶神恶煞一般，不但学校老师怕她，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怕她，被抄家的罪人更是见她瑟瑟地抖，（朱大姐怀疑她黑市卖出的金戒指，完全有可能从这种途径来的，她当然是小而焉之的人物

了，危楼还有抄家发财的呢！）即使危楼的邻居，包括她亲生妈，她妈那个偷偷摸摸的情夫，都畏惧这位已经打人打成瘾头的女孩子。

坐在窗前的毛毛，肯定早就忘记她当时练出来一手打耳光的绝技：正手打，反手打，左右开弓打，啪啪连击式打，抽不冷子打。从打的部位分，眼睛，耳朵，鼻子，脸颊，都可以宣泄这种打人的残忍欲望，从中寻求满足、过瘾和刺激。她忘了，记忆只保留她愿意保留的那一部分，而忘却她早想忘却的东西。她只记住她的不幸，所以她仇恨。她根本记不得怎样折磨她那可怜的妈，让她妈成为她发泄这种打人欲望的工具，被打得鬼哭狼嚎的往事了。

唉！危楼里的那阴惨的叫声啊！

红卫兵的威风很快过去了，曾几何时，他们象一块旧抹布被人抛弃了。可这只打惯人的手怎么办？象抽鸦片烟似的已经成瘾了。到了每天非打人不可，不打则无以聊生的地步。现在打人的权利被剥夺了，手并未锯断，它奇痒难忍，它折磨得心灵神经都癫狂了，有时候急得毛毛恨不能拿手去抓烧红的煤球，把手伸到滚油锅里去。

危楼邻居起初谁也弄不懂，半夜三更从她们娘儿俩屋里传出来的苦楚的呻吟声，究竟因为什么事？特别是隔壁人家，常常从睡梦中被这种只有在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声音惊醒。人总是有恻隐之心的，尽管那一阵子她妈和她，都“革命”得太厉害了，让人望而生畏。但一声声惨厉的呼啸，着实令人毛骨悚然。于是便推门进屋，只见杀气腾腾的毛毛，正一巴掌一巴掌抽打着她妈。

“你有罪吗？”

她妈哼哼着：“有罪！有罪！”

这算怎么回事，邻居涌过去劝解，一见范大妈撅着挨打的屁股，男人们便连忙退出，妇女们便把毛毛抱住：“你疯了，这是你妈，不是牛鬼蛇神走资派！”

范大妈套上裤子，转身向众位邻居央告：“让她打吧！让她打

吧！不打这孩子就该疯啦！”

毛毛疯吗？至少在那个年代看来是不疯的。她安安稳稳地被人拉住，双手只是在无意识地撕绞着。然后好像又难忍难熬了，显然也是明白自己不该这样，可又不得不这样地对她妈说：“快，妈，要不我就该放火烧这楼啦！”

看她当时那份神态，给她一桶汽油的话，毛毛不费踌躇便会点燃的。于是范大妈又趴在床上，众邻居为了保护这座东倒西歪，左右摇摆的危楼，也只好不加拦阻，走出房间，听任毛毛的手掌在抽打她妈了。

好在不是打脸，所以第二天，并不影响范大妈，我们危楼的领袖，照旧领导我们早请示、晚汇报，行礼如仪，训话教导。

所以直到今天，人们偶尔还怀念死去的范大妈，她纵有许多不是，但她是家庭妇女，是老娘儿们，不象二马那样全顾自己。她宁可屁股肿痛，决不让火烧危楼。假如这事摊在二马头上，危楼早成瓦砾场了。毛毛直到快上山下乡前夕，这病态的打人欲念，才渐渐止住。好在那时候中国土地上出现许多神奇，猛灌凉水可以除癌，注射鸡血能够强身，穿红裤衩驱邪避秽，打扑克牌便知吉凶。范大妈到处找偏方，求巫婆，甚至偷偷地烧香叩首，求神拜佛，总算使女儿有所好转，放心地让她去接受再教育了。

“怎么办呢？”露露推着排子车，准备走了。

好心肠的乔老爷说：“要不，我去吧！”

“你去算老几呢？”露露摇摇头，瞧着大双。

“我本来就不让她去——”艺术家肯定是再三劝拦过这个又犯了另外一种偏执狂的毛毛。所以，他抗议盯着他的露露：“你干吗这样——”

“你应该去！”露露以命令式口吻说：“她现在也许需要你。”

“我去干吗？”大双问：“未婚夫？情人？老同学？邻居？”

“你对她说，你真的爱她。”

大双笑了：“好像我没有说过似的。”

“可你说的时候，你记住了你的名气和成就，你的作品，别人对你的捧场叫好。女人要求平等的爱情，你应该明白。但愿你不是狼孩！”露露推车要走了：“我实在失望，年青人！”

他感到屈辱，正要发作，恰好从夕阳余晖里顺着J巷走过来的小双，向大家挥手招呼：“哈啰！”大双便不作声了。

小双未必知道他引来的这个洋鬼子，是个同性恋者，因此总不明白陈皮梅为何对大双热情，对他冷淡。更想不到他自称享有二分之一占有权利的毛毛，甘心嫁这个同性恋者，落到被拘留起来的境遇。原谅他吧！这个笔会接着那个笔会，已经有日子不回危楼，要不是朱大姐打电话找他回来吃面拖黄鱼，还在他们那个文艺沙龙里云山雾罩地神聊呢！

他摇晃着手里的电报，对大家讲：“我也正要回来一趟，出版社约我到北京去改稿，今天晚车走，诸位——”他行了一个外国式的礼。“北京有什么事，如果可能的话，我乐意为大家效劳！”一个兴高采烈的人，常常忘了尊卑长幼。连他俩父亲临死前郑重托孤的老乔，在这种喜剧风格的行礼中一并同等打发了。

老乔根本无所谓：“正好，小双！”

“什么事？乔叔！”

“你在闹‘民主墙’那阵，好像北京那儿也有你三朋四友，小双，你想法找找他们，看看有没有门路——”

“干吗乔叔？你要拿臭带鱼头扔他们？”小双对乔老爷至今耿耿于怀，那时候，乔老爷也真和他过不去，弄得S市的“民主墙”，总那么

臭烘烘地。虽然时过境迁，证实了老乔的判断，“就你们这帮乌合之众？能闹出个什么名堂？”但一提这事，小双总对这个最倒霉时收留他们哥俩，最困难时接济他们哥俩，最绝望时鼓励他们哥俩的恩人，表示愤慨。

“无论如何得想法把毛毛弄回来！”

小双一惊，连忙问：“毛毛，她怎么啦？”

其实，谁也说不上到底怎么啦。乔老爷知道她私下卖过几枚抄家得手的金戒指，估计她那鼓鼓的皮箱里，没准是金银珠宝，斗大的钻石，卷入陈皮梅走私贩卖集团。很可能在登机的一刹那给截获了，许多电影电视都是如此教导我们的。大双知道她热衷搜集有关迫害摧残，刑讯逼供，冤狱人命，平反昭雪等方面资料，皮箱里塞满这类政治垃圾倒也不假。他估计没准在和陈皮梅接头的时候，这当然也是电影电视教导的结果，在某家豪华饭店的酒吧里，在灯红酒绿的气氛中，一个穿便服的公安人员，而且是女的，对毛毛说：“对不起，请随我来一下！”于是进了班房。露露想的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由于她已经获悉陈皮梅是搞同性恋的，马上联想那圆滚滚的皮箱里，肯定装满了黄色的、猥亵的、色情的东西。毫无疑问，毛毛是个没什么心眼，而且一疯狂起来，会扭曲得完全象另外一个人的家伙。陈皮梅把她介绍给另一个女同性恋者，大概以有碍风化而被拘留的吧？

谁也说不出个要领，而你一言，我一语描绘出来的结果，使小双愣住了。起初，他虽然犹豫，但并未拒绝。无论如何，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何况并非一般关系，他打算以一副骑士的姿态，去拯救堕入迷途的羔羊。越听下去，情况越严重，越觉得自己的念头好笑，感情冲动，不够成熟。一个有名气的新秀，一个刚进入文坛，崭露头角的人物，他着眼睛，在琢磨已是名流的一个衣冠楚楚之辈，跑去探监，去探望谁知是因走私贩毒，因政治反动，因诲淫诲盗而受到法律制裁的毛毛，是否与这样身份相宜？

假如小双此时知道毛毛只不过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才被请到派出所的话，也许就痛痛快快答允了。她在北京车站出站的时候，因

为行李超重（那只皮箱装得太满了），拒付罚款，而且态度不好，对执勤人员说了几句很不得体的话，才落到这样结果的。

毛毛以为她穿着这套港姐服装，而且又是去赴一个洋人的约会，准是一路绿灯。在J市，毛毛挎着陈皮梅在Y大街蹓跶，人们都以惊羡的眼光盯着，自觉给她让路。她也看惯了小双为了国外扬名，“民主墙”斗士为了个人目的，是怎样巴结陈皮梅，把他当救世主膜拜的。认为他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真理和财富的化身，甚至明显感到他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目光和口气，也奴颜卑膝地围绕着他。谁想到她对女警察说：“没关系，要付，我让密斯特陈来付。”对方毫无反应，她的密斯特陈对于这位女警察毫无震慑力量。毛毛本以为这句洋文，准会吓人一跳的。现在，这位女警察非但不跳，而且用一种客气的，可又是冷峻的口吻说：“不论谁付，你得缴完罚款才能离开，对不起——”

“我可以给我的密斯特陈往××饭店打个电话吗？”“请吧！”女警察把电话机推到她面前，继续毫无反应。

电话很快打通了。“哈啰！陈佩梅先生的房间吗？”因为接电话的人粗声粗气，而且说的是外国话，知道不是陈皮梅。过了好一会，才听到那标准的京片子：“您是谁？”

“你听不出来是我么？”

“哦！”陈皮梅显然大吃一惊：“是你！”

“你快来车站派出所接我一趟，我被扣留在他们这儿了，真倒霉，给你带的东西——”

“我并没有请你来呀！小姐！”

“哎？我给你写过信，密斯特陈，你没有收到？”

“你的愿望当然是非常好的，不过，非常抱歉——”

“早先，你答应得好好的。”毛毛有点沉不住气了。

“那恐怕是你误会了，对于你想出国的主意，我赞成，但我无能为力，就是这样。那么，再见，亲爱的小姐！”对方要挂电话了，甚至传出来那个粗声粗气的外国男人在干预的声音。

毛毛连忙喊住他：“别，别，我还带来许多你特别感兴趣的材料，就为这一箱子重得要命的东西才倒了霉的。”她一边说，一边用眼瞟那个正玩弄着不锈钢圆珠笔的女警察。女警察面前摊开着罚款收据，似乎关心的是钱，至于她和陈皮梅讲些什么，毫不在意。其实毛毛知道满屋的人，不光这个被她辱骂过的女警察，都在听她交谈，而且肯定在幸灾乐祸，你这个密斯特陈救不了你，不但不会开着小轿车来接你，替你付罚款，甚至连理都不想理你，更甭说和他结婚，同他一块儿回国了。“那怎么办？我总不能在这儿——”毛毛口气不得不故意强硬起来，就象若干年前也在火车站（历史多么会作弄人啊！）离开S市去山区插队那样，尽管满心不愿意，还在铿锵有力地唱语录歌。不知为什么，在这应该说是暖溶溶的天气里，她竟回想起那次车站上的凄风苦雨的天气。

陈皮梅到底是有教养的洋人，并不计较毛毛讲话中带有责难的，而且是怪罪的情绪，用满口京腔告诉毛毛：“小姐，请原谅我，我不得不通知你！现在，无论是你，还是你带来的那些材料，对我来讲，都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了。”

“我怎么办？”

“只好问你自己，小姐！”

这回他真的把电话挂了，她接着又拨号码，从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盲音。屋里人继续不动声色，那位女警察继续玩弄那支不锈钢圆珠笔，包括脸上的表情，也同不锈钢那样冷冷地。毛毛不甘心，接着又拨，仍是盲音。过一会儿，女警察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怎么样，同志——”

“什么怎么样？”

“罚款！”

“你还有完没有完？”毛毛顿时觉得血呼地全涌到那只打惯人耳光的手上，她从冰冷的车站告别场面，又回到疯狂厮杀的声势中去，耳边响起当时最流行的一支小夜曲，“红卫兵造反有理，要造就造到底”，她那张漂亮的脸，随着血液都跑到手上去，变得惨白可怕的样子。但那只手，却回复到当年那敏捷利落、沉重狠毒的气势，猛地朝那女警察不锈钢式的面孔抽去。她不想抽，但红卫兵的疯狂使她手痒。这本是猝不及防的一记，女警察倒有点职业训练，一举手托住了毛毛。就这样，她的北京之行，刚从这里开始，很快到这里结束。假如，幸福要是能够储存起来，此刻，在班房里，也可以借以冲淡至少是孤独的苦恼吧？假如，不是象钟摆似的，一下子倒向这一边，一下子又倒向那一边，保持一个衡定的局面，也不至于大起大落。弄得好端端的一个人，连她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J巷危楼门前，永远有一副好心肠的老乔说：“不管毛毛到底犯了什么罪，完全怪她也并不公平。小双，咱们都打那个年代过来，你说是不是？”

“乔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作家通常容易敏感，小双把脸转过来，不满地问。

露露说：“这意思就是，你去比谁都更合适。别说正好有这么个机会，要不然，你会马上买票走人的。”她本来推车要走，因为他来反而站住，等着不走正是要说这句话的。“小双，你是作家，我这样分析对吗？”

他有点恼火：“为什么是我？你说说！”

露露象男人似的拍拍胸膛：“因为我不会忘恩负义，因为她为我付出过最沉重的，对女人来说，也许是最宝贵的代价。”她见小双脸色倏地变了，更加重了谴责的口气：“假如我是一个男子汉，我会赴汤蹈火去救为我做出过牺牲的女人！”

以为会跳起来大发雷霆的小双，却象写文章似的来了个意外之笔。他笑了，瞧着他哥，以令人玩味的腔调说：“露露，现在可不兴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了！”

露露放下排子车，走过来，不胜惊诧地问：“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想赖账吗？臭小子！”

“如果要负责的话——”小双又拿眼睛打量大双，“我也只能承担二分之一的责任。这官司要你露露断，最公平的惩罚，每人各打四十大板。”

这位女中强人哈哈大笑：“没想到自从你当作家以来，别的进步不大，卑鄙倒学得不少！我真想搧你！”

“请吧，你愿意。但假如维纳斯不是冷冰冰的石雕，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坐在你面前的话，你能无动于衷吗？”小双满不在乎地回答露露，但却把脸偏向大双和乔老爷这儿讲话。

大双站起来，乔老爷按也按不住，他知道危楼的一场新的战斗，导火线已经点燃。连忙插在哥俩中间，使其脱离接触。这也是那疯狂的十年，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人斗人，人整人，人打人，乃至人吃人，成了某些人的病根，有的沉疴不起，有的时好时犯，有的虽愈而病毒犹存，一有机会便要发作。危楼二双在未成正果以前，在i大街一带，这对走资派的崽子，是以打架斗殴出了名，挂了号的。有几个行家懂得空手道这路拳法呢？大双称得上一个。小双自然也会一些，不过，有点类似他写的那些模仿欧美的作品，花花架子多一点。在两强中间，乔老爷第三世界根本无能为力。他只听到大双在命令：“你再说一遍——”远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露露先喊了一声（她到底是女人），转头一看，小双左眼肿了起来。这空手道着实厉害，乔老爷怕闹出事，连忙抱住大双。就这一拳，我们危楼的小市民，那种堪称为看热闹的幸灾乐祸的天性，驱使他们放下锅里的黄鱼，从门缝，从窗户探出头来张着大嘴，等待着看谁把谁打得头破血流的热烈场面。

他能抱住连陈皮梅都倾心神往的男子汉么？乔老爷也太自不量力

了。这一下，露露已有精神准备，当大双又赏给他弟弟一拳，右眼也开始发青变乌的时候，这个女人竟赞赏地说：“好小子，你真有种！”说罢，推着她的排子车回公司报账去了。

“我告诉你，小双！第一拳是教训你的轻率，你的不负责任；第二拳是教训你对艺术的亵渎。明白吗！把火车票给我——”然后，他对走远的露露，也对危楼各个门窗缝隙露将出来的面孔说：“有什么好看的，我们不是狼孩！”

大家都明白空手道惹不得，又觉得小双仅毫无反抗地挨了两下，乖乖交出火车票，这场戏还未展开便结束了，索然无味，还不如回到鱼锅旁边，闻这香喷喷的，是真正新鲜黄花鱼炖出来的美味呢！于是战场重又成为J巷了。

S市去北京的快车，晚间七点还有一趟。大双拿到小双的票，正好是这次特快。于是，危楼的许多人，那些盼望毛毛带回来彩电、冰箱，和贴有外国商标，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的邻居，也给大双送行来了。若说小市民最薄情寡义，这只是指在经济利益受到触犯的时候，倘若无伤大雅，那种不提倡的人情味啦，人性论啦，在他们身上倒是经常泛滥的。尤其乔老爷对眼泪汪汪的朱大姐说：“能怪毛毛吗？当然，她有错。可细想想，能全怪罪孩子嘛……”

“毛毛其实本来蛮好的……”三十年代的明星竟呜呜哭了。

于是，大家伤心的伤心，掉泪的掉泪，弄得我们的艺术家站在第一号车厢上，抬头望天，努力咬住嘴唇，不使泪水夺眶而出。

是啊！危楼也许是又破又烂，但终究是大家同舟共济住了这么久的危楼。不论是误入歧途，还是迷途知返，总是危楼的儿女。所以人们叮嘱大双：“一定把毛毛带回来啊！一定——”

列车开动了，慢慢地驶离了车站，危楼人拼命招手，喊叫：“让她回来！千万，千万——”正依依惜别之际，人们这才发现最后一截车厢门口，还站着一个小双。若不是他两眼肿得象乌骨鸡似的，人们

准以为大双从第一截车又跑到最后一截车厢朝大家招手呢！双胞胎有时是很容易混淆的。

小双当然有点尴尬，两眼青肿挂了幌子的作家，本来不准备讲话的，象他在小说里爱用删节号一样，用留给我们思索余地的，但露露一边朝他招手，一边忍不住噗哧笑，朝他喊了一句："再见罢！青面兽！"

青面兽火了，晃了晃拳头："露露！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我们不是狼孩，决不是。这一点，请你记住……"下面还说些什么，谁也没有听见，因为列车驶远了。

现在，眼前红红绿绿的信号灯在闪烁，列车已消逝不见了，只有愈走愈远的车轮声在耳边震动。我似乎还可以清晰地听到这哥儿俩的抗争声音："我们不是狼孩！"

声音越来越响，甚至连月台都被震动了。原来，那趟列车驶去以后，一趟新的列车进站了。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时代的辩证法吧？

谢天谢地，但愿如此。

第四章

在S市Y大街J巷，有过一幢被市政当局早就列为危险建筑物的楼房。也许房屋的寿命，要比住房的人活得长远些，但谁也逃不脱宇宙新陈代谢的法则，最后总会有日薄西山，寿终正寝的一天。不过，这幢老得不中用的危楼，真能体恤国难时艰，早就该拆，早就该倒，居然还让那多人口挤着，维持漫长岁月，一直熬到“文革”结束后不久才拉倒。

人们喜欢创造奇迹，其实这危楼即是。

拆房那天，居民（也包括作者我）目睹危楼种种险象，不禁头皮发炸。想到我们原来成天忙于七斗八斗，却不知身处随时有灭顶之灾的沉船之上。额手称庆之余，也不免惊叹自己的麻木不仁和迟钝愚顽。“文革”是产生许多“奇迹”的年代，这大概又得算是奇迹。

现在，一幢新的超高层建筑，将在危楼旧址上拔地而起。人只有清醒过来，才意识到梦境的荒唐。但不幸的是，也有醒了以后，照旧做白日梦的人。这里所讲的有关梦与醒的荒诞不经之言，多半是我危楼的旧邻、现在没准倒可能生活在你周围的人所制造出来的离奇故事。

故事之四：一个旧社会的阴阳先生，怎样登上时代舞台？一个纯真得透明的女性，怎样为科学献身？

一篇关于从愚昧中制造奇迹的科幻体小说。

巨型挖掘机马上就要开挖地基了。

所有在场的人，主要是曾经在危楼居住过的房客，都拿眼睛死死瞪住，等待着奇迹即将产生的时刻来临。

到底是一道金光，还是万朵霞辉？或者是一锭锭黄金和白银？要不，也许是成麻袋的不打捆的人民币？人们的心思都不约而同地朝钱财方面想去，谁也没有想万一挖出一本九天玄女的天书，或者其它什么精神食粮。

没有办法，危楼人多半系市民阶层，而市民心理多半崇拜赵公元帅，所以他们深盼着挖掘机庞大的铲斗下去，能从地底下捞出具有货币价值的东西才是。哪怕是文物古玩也好，如今黑市上倒手这类东西，是热门货，外国人通常付的是兑换券呢！有的人口袋里装上这种货币，立刻觉得自己鼻子高了，头发黄了，有种洋人的优越感了。武老先生给众人泼冷水，说是按政策规定，地下任何财物，一律归国家所有。但是——

说到这里，鹤发童颜的武老，眉飞色舞地给大家一点希望：“我找到市里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他指示——”

哦！我忘了把这位主角介绍给你，武老先生是危楼居民中，唯一能和市领导层平起平坐的人物。他非官非民，不党不派，何以混得如此发达，手眼通天？就因为市里好几位负责干部，笃信我们这位半仙之体自成一家的气功。职务再高，权威再大，死神和病魔并不买账的。所以这些同志把人寿保险投资到这气功上，暑练三伏，冬练四九，咬牙坚持，夙兴夜寐。因为武老的气功，不但能防病免灾，而且能永葆青春，甚至能返老还童。要是重新咿呀学语，重新求学读书，重新恋爱结婚、再度风流，该是多好！所以武老成了许多人需要的人。他告诉大家：

“大家放心，领导讲得清楚，凡阳宅基（即住房）和阴宅基（即坟茔）的任何地下财物，发现后上缴，政府酌情给予精神奖励——”

“谁稀罕那奖状，五分钱一张，百货公司有的是！”

“还有物质奖励嘛！百分之五到三十的提成——”

马上，人们脸上充满希望的色彩，危楼人重利尚财，最讲实惠，

有人问这位半仙："奖给谁？谁该拿这份钱？"

武老先生从容回答大家："该谁的就是谁的，譬如我家的祖坟，现在正要动迁，倘有什么发现，奖励当然是我去领。可这危楼底下，早年袁世凯当皇上，开过钱局的地方，要挖出点什么黄的白的，这奖励当然是人人有份的，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老先生早年当阴阳先生，吃开口饭惯了，说话很带点鼓动性："到时候，谁不在场，可别吃后悔药！"

经过十年浩劫的危楼居民，一个个的眼睛，耳朵，鼻子都给培养训练、造就出武老竭力提倡鼓吹的特异功能。他这番话再清楚不过，祖坟虽老，但历朝盗墓，必然所剩无几，半仙已把重点转移到危楼地下。人们开始展开丰富的想象，没准那下面埋藏着象阿里巴巴四十大盗那样的宝库吧？

大家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钱财动人心，不管真有假有，分配原则必须确定下来。中国人开惯了会，马上进行讨论。有的赞成按户分，有的支持按人分。虽然钱还没到手，更不知分多分少，但习惯了大批判开路的这些居民，各执一词，不肯相让地争执起来。看来，"文革"虽远，遗习犹存，赤裸裸地敢连块遮羞布也不要地争来抢云，至少在我这些邻居的脑袋里，还存在着一种条件反射的本能。持按户论者嘲讽对方破坏计划生育，生下那么多崽子，持按人论者驳斥对方小国沙文主义，得了便宜还卖乖。从争执到口角，从口角到动手，差一点，这两派就要"武斗"了。

按人情常理，好容易熬过"文革"，迁出危楼，各自安居乐业，今日难得聚首，总该友好亲热，各诉衷肠才对。可小市民的眼睛，只认识钱。包括我们这位武神仙，对钱也并不深恶痛绝，虽然嘴头上不免清高，但要找老人家辅导气功，象出租车一样，是计时收费的。他制止住互相已经撕打起来的人群，不由自主地、简直习惯性流产似地讲演起来："诸位，总是要一碗水端平的嘛……"

但争吵余波哪能马上平息，一派说："谁让他们'文革'没事，一个个把肚子鼓捣大了？"一派说："生孩子总比去搞打砸抢好得多！"

阿珠实在忍不住了，也只有她能振聋发聩说出这样的话：“这本来也不是咱们的，咱们有什么理由得？再说，也不是咱们挖出来的，咱们分个哪门子奖励？”

武老急了，连嘴上的清高也顾不得了：“阿珠，照你说，该怎么办？”他最知道，这是一位圣洁的女性。

阿珠真不愧象她名字那样晶莹透澈，我敢说她是错误地提前投胎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的人。按她的思想品质，行为举止，应该生活在那绝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才适当。她半点也不犹豫地回答：“好办得很，全部交给国家呗！”

这里武半仙心中暗自叫苦。独是对她，老头子未敢仗势发威，可又无法点透说明。可在场的危楼公众，实际上已无一人不知，那个有特异功能的天才儿童，能够释放出比爱克斯射线，伽玛射线，钴同位素还要强烈许多的一种射线，已经探明危楼地下是座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库。尽管武老头拼命保密，但如今这世道，正如文章一批反而出名一样，越保密倒传播得越广，大家紧紧关注着这个嘴挺馋，饭量大，吃不痛快射线还会失灵的神童。谁也不知半仙之体从外省外县哪个穷乡僻壤，找来这鼻涕过河的小孩子？最初，他是为了自己祖坟要动迁，看看老祖宗还给他遗留些什么，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从阴宅基转移到阳宅基。虽然老头谨慎诡秘，行动保密，但危楼的人是干什么的？攸关切身利益，眼睛瞪成铜铃一样。再加上赛过墨斗鱼的嘴巴，无事还搅得昏天黑地，何况发财的机遇？阿珠当然也会耳闻，不过，这纯洁的女性不往心里去罢了！

“不该得的，就不能拿！”

她这句话，使得刚才吵得脸红脖粗的两派，立刻团结起来，组成新的统一联合战线对付阿珠。一部“文革”派性斗争史，就是这样狗咬狗一嘴毛乱将起来的。绝对透明得近乎天真无邪的阿珠，简直不理解冲着她来的激忿情绪：“我说错了么？这是分明的不劳而获嘛！”

其实，十年“文革”，上自衮衮诸公，下到鱼虾蟹鳖，谁不曾明偷

暗摸来着？所以，人群里有人嚷嚷："阿珠，你革命一人革去，我们可不奉陪，别人都捞肥了，小百姓喝一点残汤剩饭还不该吗？"

"你又臭显，象那回开膛剖肚似的，就你革命！"

凭良心讲，这样讲有点过头了，但是再冷嘲热讽，这位可敬的妇女也能原谅。因为她觉得是个党员，哪能和普通群众一般见识。她宁可事后再三找你交换意见，决不当面顶撞起来。进行这类谈心时，她态度之谦虚，口气之诚恳，而又总是先检查自己之不足，弄得对方哪怕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也仿佛灵魂在圣水中沐浴一次似的。也许危楼的人在"文革"中，知耻者少，害怕这种觉醒，轻易不去惹她，否则她会一个劲地向你忏悔，向你认错，这比打你罚你还要难受。但此刻由于地下钱财牵心揪肝，人们便顾不得一切脱口而出。她丈夫是以她意志为意志的小车司机，自然连屁都不敢放，她妹妹可是个货色，奶油花的哲学观点和阿珠截然相反，心里也在嫌她姐姐犯迂："不要白不要，傻×！"但两军对垒，她不得不护卫阿珠，便拉出乔老爷，"大叔，你说，这象话吗？都冲着我姐，我可不是好欺侮的。"这还没有出嫁的姑娘，敢光着膀子和人打架的。

乔老爷从来不相信异端邪说："诸位，咱们这不是瞎吵吵吗？等奇迹出现以后，再象'文革'鬼魂、猢狲两派，打个头破血流，也是来得及的。"

大家这才醍醐灌顶，恍然大悟，敢情是瞎胡闹，于是言归正传。相比之下，"文革"折腾了十年，才好不容易明白过来，这觉悟可够快的了。这样，战火消弭，等待奇迹，可神仙和那位天才儿童却不在施工现场，估计是奔他家祖茔勘测地下宝藏去了。

乔老爷奈何不得他老伴，才来凑热闹的，他对这位半仙之体所兴出来的种种玄虚，是不以为然的。从他的鸡血疗法，到无麻手术，从他的阳萎秘方，到气功治癌，老乔是摇头派。但是他弄不懂，包括他老伴朱大姐在内，S市竟有那么多人相信。也许因为S市闹过义和团，骨子里已经种下了一种好神怪、喜迷信的遗传基因？武老头成了一位刀枪不入的大师兄，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半仙之体，成了遐迩闻名的

患者救星。岂止是S市，象老爷子的鸡血疗法风靡了半个中国一样，如今，他的气功治疗，传遍了神州大地。据小册子介绍，这种功不但保健强身，治病防癌，而且滋阴补阳，延年益寿，所以惹得那些有病怕病的人，越老越怕死，希望活千年万年的人，象疯了似的随他练功。

朱大姐就是一个，每天在Y大街十字路口喷水池旁，手舞足蹈地练。阿珠更是位虔诚的信徒，她只要书上印的，报上登的，领导说的，上级定的，从来是坚决服从，积极响应。她看到市里的领导干部都深信不疑，她这个小小服务员更得认真其事了。

不知不觉中，这两位信徒女士也不在了，毫无疑问，在场的许多人，凭着一种特异功能，都悄悄跑到郊区那块坟茔地瞧热闹去了。

也许，瞧热闹、爱扎堆、瞎起哄，是小市民的一种典型的头脑空洞，缺乏思维的精神状态。否则，“文革”也不会那样泛滥成灾。就看朱大姐的兴致吧！竟坐了出租车，来回于危楼旧址和武家老坟之间瞧即将出现的奇迹。我和乔老爷一样，也是被她强拉来的：“你还不赶紧抢住这个题材写篇小说？人间奇迹，最轰动，最卖座的了！”

凡幻想奇迹的人，大半已不耐烦，或来不及在现实世界里一步一个脚印的行进。虽然，朱大姐这位三十年代电影明星，最近在影片里露了露面，但那种残照的余晖，从脸部表现出来，多少有点回光返照的悲哀。正因为苦日无多，所以渴求奇迹降临，要能回到二八芳龄去，该是多好？

“荒唐透顶——”在出租车里，老乔盯着计数器上跳动的人民币数字，没好气地发作着。他一不想长生不老，二不想腰缠万贯，三不想位极人臣，因而不在乎奇迹有无。对武老头把真的弄成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玄虚神奇，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对他老伴这种愚昧的虔诚，气不打一处来。“这老东西，就能骗那些没有头脑的愚民！”

朱大姐大惊失色，“谁不晓得老先生是活神仙？”

“屁！我还不了解那老东西的底细？”

武老头的过去，并不是蒙了层薄纱、象信徒眼里的神奇菩萨。其实，揭底怕老乡。解放前，乔老爷蹬三轮糊口那阵，武老头这破落户，白天在城隍庙摆摊、捧罗盘做阴阳先生；天黑以后串那些不三不四的胡同，偷偷卖给嫖客们自配的春药。解放后，这两个行当都干不下去，便借着老祖宗是御医的光进了医务界。大概先是挂号，后来发药，慢慢地帮着号脉看病，学着开一些芦根甘草，黄芪白芍之类吃下去死不了人、也治不好病的方子，成为一名医士。

寻地觅穴，阴阳风水，金枪不倒，青楼卖药的武老头，懒散惯了，怎么也耐不下心去潜心攻读医学。但他吃开口饭久了，嘴皮子功夫好，虽一知半解、或狗屁不通，但也能天花乱坠，讲得头头是道，成了一个外行人看来内行，内行人看来外行的半吊子。倘不是他想创造奇迹，动口还要动手，屡出医疗事故，不至于沉沦落魄到危楼这底层来的。这倒使危楼这一锅杂烩中，又增添了他这道异味。他当然耐不得寂寞，便走许多人都走的那条捷径，凡领导干部来看病，方子上总少不了人参鹿茸，天麻银耳之类滋补药。但补大发了免不了胃纳不佳，消化不良，虚火上冲，浊气下降。武老头连头头脑脑们放个屁，都会恭维得对方舒服滋润：“这屁放得好啊，说明您老气血通畅啊！”但武老头想到自己年事日高，这条捷径，他也嫌慢。于是转行玄虚神怪，正好赶上“文革”，歪打正着，老先生从鸡血疗法起家，从此发达了。

于是联想起某些喜欢坐而论道，大发宏论，充当场外指导的作家，这个如何如何的不行，那个怎样怎样的不好。等他自己写出来的作品，那必然是模范作文才对，但半点也不足为人楷模，只能一次性廉价处理。这和武老当不好医生，但却能当神仙，是异曲同工的。大概神仙好当，真人难做。只要会鬼画符，会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就行，反正捧臭脚的有的是，越看不懂，越摇头晃脑地叫好。正如那件皇帝的新衣，你没看出来，只能说明你笨蛋。

大家等着，而且有耐性的等待，除去老乔和危楼二双（这对孪生

兄弟当时还未脱产，在当小工）等少数人不耐烦外，大家抱着好饭不怕晚的精神，等武老先生发够自家的财后，再给危楼居民谋幸福。

此刻，可想而知，老神仙正和那位拖鼻涕的小圣人，在坟圈里忙着咧！而且必然有许多张着大嘴瞧热闹的人在围观，甚至还包括我们S市一些赫赫扬扬的大人物。也许S市敬神信鬼者众，所以前一阵子传播系统热衷鼓吹的耳朵认字，隔墙睹影，心灵感应，未卜先知，最能俘获S市小市民的心。当然，人类还有许多未知领域，有待探索研究。但宣传过了头，越发的精神胜利了。你有微电脑，我有马王堆，你有机器人，我有兵马俑，你有激光硅片，我有特异功能。最壮观的（还曾拍过电视）莫过于随武老修行的众徒们的表演，人人都能发功，做出各种如醉如痴的姿态。使人相信，用不了多久，象剑侠小说里那样鼻吐两道白光，取仇敌首级于千里之外，是必然能做到的。还用什么巡航导弹呢？把希望寄托在特异功能所创造的奇迹上吧！武老从发明鸡血疗法起，就抓住了人们对奇迹的向往心理。现在又兴出这种气功，起死回生是不用说的了，小册子里有不胜枚举的例子。更吸引人的，有位年过花甲的老者，练了武老气功以后，白发变黑不算，还娶了个妙龄少妇，做第二次新郎。于是，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高层人物，贩夫走卒，几乎不论哪个阶层，都有他的信徒。

因为我要写这篇《危楼记事》，曾经问过武老："当时你怎么想起注射鸡血，而不是狗血、猪血呢？"

老乔替他回答："公鸡的性格，一是好色，二是好斗，这是当时造反派老爷少爷们最憧憬的——"

武老笑而不答。他对我们俩，不大摆神仙架子。

这当然有点来由。"文革"初期，我们三人有过一段患难友谊。那时，S市的武斗，步步升级，动用真枪真炮，在全国全省数高水平的。武家老坟是一派武斗据点，而对立的一派，则在动物园里筑垒坚守。附近居民吃尽了苦头。譬如我们危楼，就经常吃鬼魂派（因为扎营在坟地的原因，远看磷火荧荧，得了这个称号）从河那边发射过来的流弹，但猢狲派（由于指挥部设在动物园里的猴山而得名）也不示

弱，炮弹从危楼顶上曳着长长的尾光飞过。有一回，猢狲派进攻失利，不知怎么晓得武老是那块墓地的唯一嫡系后裔，便象抓民伕似地从危楼拖走，要他去他家祖坟侦察对方的火力，有多少枪，有多少炮？飞机当然不会有，但坦克、装甲车之类，登陆艇之类，没准给装备上也未可知。猢狲派无人支持，缺乏重型武器，但手边有几只懒洋洋的狮子和被炮声吓得战战兢兢的孟加拉虎，实在打不过，只好打开笼门，放狮虎去参加武斗。这主意多少有点臭，因为狮虎读不懂社论，逼急了，或者饿坏了，不管哪一派都要吃的。这样，把重任交给武老，不去也得去。

“我当不来探子！”武老还从来没这样谦虚过，他害怕一过两军对峙的界河，真枪子飞来，什么气功也顶不住。猢狲派架好机枪，掩护他冲过火线，看来此去侦察，倘不成功，只好成仁。乔老爷有点侠义心肠，加上我们当时同属“坏人”之列，便拉上我，陪着武老，凭他早年蹬三轮熟门熟路，绕了个大圈，到达郊外荒野柏树林围着的墓地。

那时，武老相当背时落魄，远没有如今发达阔气。刚一露头，鬼魂派认准他不是好人，拿冲锋枪顶着，押到他老祖宗的坟头上。

“我们不是猢狲派——”他吓得赶紧声明。武老本来做过阴阳先生，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全凭耍嘴皮子吃饭。但此刻枪口顶住后腰，舌头便打了个结，来了句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不是当奸细来的！”

“你这个老猢狲，不说实话，把你毙了！”

他扑通跪倒，磕头如捣蒜，哀求造反派爷爷饶命，同时把来意实情全盘托出：“我是医生，可怜可怜我吧！他们逼着干的呀！”这家伙，非但没把鬼魂派火力探明白，相反，倒把猢狲派的实力和秘密武器（狮子老虎），一五一十全招了供。

猢狲派算准这老家伙探听不出虚实，便提前发动了进攻。鬼魂派忙于应战，便把我们推进一个扒开的墓穴里，等战斗结束再行处理。说实在的，乱世出英雄，此话颇有见地。那些造反的男女，平素也许

连二踢脚也不敢放，武斗时操纵各式兵器，却能应付自如。更甭说运筹帷幄，指挥作战，个个皆有将才。整个坟茔壕堑相连，地道贯通，储藏的枪枝弹药无数，完全打阵地战的架势。老乔不仅叹息，当年攻打进S市的解放军，二双爸爸当参谋长的那支部队，恐怕也未必打得过他们，首先哪有这等先进精良的武器啊！

那是S市著名的一次武斗事件，危楼吃了三发炮弹，竟然没倒塌，屹然挺立，动物园的生灵，也安然无恙。但猢狲，鬼魂两派却无辜伤亡若干人，让火葬场加班加点忙了一阵。回想战斗中，最令我们敬畏骇异的是，无论轻伤挂花，重伤垂危的伤员，都毫无畏惧退缩，懊悔苦痛之色。一个个喃喃念着语录，按都按不住地要回火线上去。那个抓住武老的造反派，也负伤抬了回来，大腿中弹，血流如注。见到我们，满腔仇恨发泄出来："我恨不能毙了你这个老猢狲！"要不是他休克过去，他一定扳动枪机，朝武老用冲锋枪嘟嘟的。

哦！那个阴惨惨的岁月啊！

乔老爷一看形势不好，便拉起叩求老祖宗保佑的武老。"别迷信啦，老祖宗救不了你，咱们要想活命，先得去救他们伤员的命！你没听说过，有个判了死刑的犯人，临枪毙前，献出了一个治癌的秘方，给改判无期徒刑么？"

"文革"中这类传说非止一起，武老问，"老乔，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你是医生，我们俩当你的助手，抢救伤员去！"

"我是中医！"武老哭丧着脸："只会号脉，不会手术！"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上去！"老乔拉着我，把那个要枪杀武老的伤员拖下来。反正已经休克，我们怎么折腾，他也发不了造反派的脾气，只好悉听君便了。等他苏醒过来，发现已经给他包扎停当，多少有点感激地瞧武老一番。老先生顿时似乎意识到什么，冥冥中得到什么启示？于是，接二连三又抬来一些伤员，轻的由老乔朗读

语录止疼，我来包扎。重的，给他唱样板戏也无济于事时，武老情急智生，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土洋结合，先一拳将伤号击昏过去，再进行急救。哦！那真是奇迹的年代！

等到战斗平息，医院来了救护车，看我们也成了血人，一并拉走了。途中，武老好像从蒙昧中开窍似的大彻大悟：“二位，我总算明白了这句话的真理——”我俩一夜未睡，累得要命，没有兴致理他。老先生自言自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点也不错啊！”

在真理变为谬误的时代，谬误自然化为真理了。

这句话本是大跃进年代的“精华”，从此成了他的主导思想，他就这样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直到我写这篇记事为止，粗略统计一下，武老身兼我们S市未来学会理事、UFO研究会常委、气功探讨会会长、特异功能研究中心董事长、长寿与长生药杂志主编、潜科学谘询会顾问，接待外星人临时小组成员等等七八个职务。凡是介乎科学与迷信之间，或似是而非的“科学”，又搅进许多愚昧的东西，他都十分热衷。再加上他那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信徒们的拥戴和吹嘘，重要人物的捧场，这样，成为S市的祥瑞。

其实他只有六十多岁，危楼的人心里明白。但他到了J巷里，便自称过了古稀之年。一旦在Y大街喷水池边，给徒子徒孙们指点他这派气功要领，就说外国人刚给他送来了祝贺九十寿辰的蛋糕。要是出了S市，他会说有位外国总统发请柬邀他去参加百岁老人祈年会。既然洋人说了话，想必是不会错的了。正如有的作家评论家，一张嘴总是洋和尚的经，念得如何如何之地道，而鄙夷自己同胞，是如何如何的不灵。其实，他既不识西班牙文，更不懂葡萄牙文，却敢脸不红地侈谈拉美文学之崛起。这和武老一样，卖野人头的成份是不少的。

现在，这位九十多岁，快一百岁的老先生，站在坟圈中心，盯着只是摇头的神童，相信经过盗墓践踏和武斗挖掘以后，祖宗的遗泽已无可惠及他这后裔了。

“你可看准了！”他又叮嘱这小圣人。

怪才必异相，这个长着冬瓜脑袋的孩子，用山沟里的乡音回答：“没！”然后，呆呆傻傻地瞧着大家，眼皮也不眨。

怎么办？武老自然要盘算的，按移迁棺柩的协议，每个坟头补贴几块钱，若要雇工，买装骨殖的木匣，根本不够。偌大一片坟地，少说也有近百位列祖列宗躺在那里，细细算来，自己办必然费资不少。当然也可以签字认可，统由施工单位去办，但考虑到神仙的形象，办出这不孝不义之事，是否合适？

武老正琢磨怎样体面地撤退，祖坟无油水可捞，危楼地下可是个富矿。说来也巧，我们的阿珠姐冲进人群，望着武老，象是对上帝那样虔诚服贴，呢喃地说不出一句整话，显然激动得不能自已：“有，有，有了……”

“什么有了？”武老意识到什么天机似的，忙一把抓住，生怕这天使般的女人飞了。

“危楼那儿——”她还未说出子午卯酉，不但武老顿悟，在场所有干部群众，统统明白奇迹在危楼那儿发生了。

阿珠是专程到公共汽车总站补三张票，路过J巷，带来了这条按“文革”标准算是特大喜讯的消息的。其实，她丈夫开车，完全可以沾光坐趟蹭车，但她和丈夫，妹妹硬挤公共汽车来，这也罢了。谁知奇迹牵动了万千S市老百姓，车子挤得满满登登，她丈夫无法买票，到站只好挤下来。其实这也情有可原，又不是蓄意揩油，但阿珠是不依不饶的。“你这算怎么一回事？”她停下脚，责备她丈夫。满头热汗，象是犯了错误的司机，知道一顿牧师式开导少不掉的。

“姐姐，三个人，才一毛五分钱！”奶油花劝说着。

阿珠在汽车站上，连她妹妹一块教育着，什么是公？什么叫私？虽然是平心静气，但也足够惹起来往行人的关注。“那怎么能行呢？坐车买票，国家规定的呀！”

“好好——”她丈夫理解她的性格，这番苦口婆心的教育，是不肯

轻易刹车的。这时，正好驶来了一辆公共汽车，他跳上车，伸出头来对阿珠说："你别讲啦！我去补三张票还不行吗？"

也许这是应该赞美的，但在危楼邻居眼里，这令人难以忍受的圣洁，却是十足的矫情。那两年，她婆婆从乡下来，偶尔不适，谁家抽屉里翻不出几片治伤风感冒的药呢？她不但拒绝别人的好意，连自己从医院取回的A.P.C，解毒丸，也不让婆婆服用，非另外掏钱到诊所挂号，自费买药不可。大家觉得阿珠实在别扭，可她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妈不享受公费医疗嘛！"也许会认为她独对婆婆苛刻；其实，她亲妹妹也不例外。市委机关发给阿珠两口的电影票，奶油花是电影迷，当然是想看的，但你可以想象得到，即使阿珠不看作废，她妹妹也休想沾光。理由很简单："那是机关给我的待遇，是让我去看的，又不是发给你，你怎么好拿去看呢？"

阿珠就是这样一个人，号召上山下乡，她妹妹本可留城，她动员奶油花坚决要求去插队。号召不在城里吃闲饭，她正怀孕临产，到底打发婆婆回老家去。号召推广武老的无麻手术，她头一个去进行剖腹产。"四人帮"粉碎后，好多女同志烫发，她迟疑了好久，直到报上提倡美化生活，才在妹妹的督催下，烫了两个鬈儿。可随后反对精神污染，她又慌不迭地央告奶油花，把一根根头发烫平神直。"怕什么？有的人太神经过敏了！"她妹妹和她相反，才不在乎呢！

"变了，精神变了，抻不直就绞掉吧！"

"再剪短该成尼姑啦！"奶油花生气地说："你管他们呢，大惊小怪！"

"报上登啦！"其实阿珠并不看报，而且报上也没号召把烫弯的头发再熨直。但是她把报纸摊开，要奶油花看，她相信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她认为已经变了的精神。她相信这些，虽然在"文革"期间，这精神一会儿这样变，一会儿那样变，她有时紧追慢赶跟不上，但总是努力适应。适应了，她就觉得生活得很充实。"文革"能够肆虐十年，是有许多因素构成的，你说不是这样么？

司机补了票，似乎得到解脱地赶了回来，可以心安理得地看老先生怎样依靠小圣人的特异功能，探测地下宝藏。阿珠把手伸过来："票根呢？"

"什么票根？"他糊涂了。

"补票的票根——"

他疏忽了，已经补了票，便扯掉了。

"你根本没有去补，你还撒谎，这是个品质问题，党教育你这么多年……"

"姐姐，够了，够了！"奶油花十分同情她这个窝囊废的姐夫，强烈抗议着。

也许因为人多，不便进行教育，也许考虑到挽回一毛五分钱影响，连朱大姐都劝阻不住，到底又坐车到总站去补了票，作了口头检讨，才赶回来。顺路把危楼出现的特大喜讯，给奇迹妄想狂们带来。

于是，人流又逆方向朝危楼拥去，象海潮一样，拦也拦不住。弄得全市交通堵塞，车辆停驶，人仰马翻，警察出动。也许我们S市人格外天真无知（说得不好听一点，便是愚昧了），盲从者多，思索者少，特别容易轻信，喜欢依赖别人的头脑替自己思维。一眨眼功夫，狭窄的J巷差点被蜂拥的人潮挤裂开来。

签字认可的武老，表面上做出不能尽孝而苦楚万分的样子。别看老乔演过话剧《日出》，其实真正会演戏的，还是我们这位老先生，差点都要掉泪了。那孝思把信徒们感动得五体投地，便拥戴着这位神仙和那小圣人登车直奔危楼而去。其实老头子满脸苦痛，是着急未等他驾临，别人竟敢在危楼先下手为强，那宝库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呀！

朱大姐拖住阿珠一家，也挤进出租汽车赶紧追上。很清楚，奇迹出现，钞票到手，计数器上跳动的数字，根本不在话下。

“这老头是什么人？”开车的是个年青人，有眼不识泰山地问。也许大限临头，才求生欲望强烈，小伙子离死还远着咧，所以不急于延年益寿，也不幻想奇迹，因此不知道这位受众人膜拜的神仙。

一车信徒都惊讶了，这岂非咄咄怪事？铁树开花，哑巴说话，无麻手术，气功治癌，第六感觉，五行学说，鸡血疗法，采阴补阳……这都是武老的伟大贡献呀！朱大姐塞给他一份宣传武老先生运用气功和诱发功治疗癌症的小册子。“看看吧，看看吧，小伙子！”小册子记载着武老一辈子和各种癌症搏斗的历史，除了遗憾老先生没长过子宫癌外，什么癌症他全得过，无数次被医生判处死刑，宣告无救，但由于他自创这一路气功，死里逃生，活到九十多岁。

“什么？”小伙子惊讶：“他有九十？顶多六十多岁！”

一车信徒马上辩诬似的反驳：“九十，一点不错，外国人都给他祝寿来着。”其实，这些邻居分明知道武老在户口簿上的年龄，但是，大家都说九十，外国人也说九十，市里领导好像也认为他九十，于是这些信徒就动摇了，大概是九十，慢慢地，连大概也不存在了。所以，太相信了，或相信过了头，就会目迷五色，黑白莫辨，明知是假，却以当真。因此，相信什么必求适度，犹如饮酒，少些呷两口，促进血液循环，兴奋中枢神经，这便是益处了。喝到淋漓尽致，进入微醺境界，虽陶陶然，飘飘然，但无论看什么，都有点模糊朦胧。若是暴饮如牛，一醉如泥，胡话连篇，神志昏迷，那必然闹出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当作一尊菩萨来供奉的笑话。而这位被信徒簇拥起来的阴阳先生，特别在经历了虚妄怪诞，狂热梦魇的年代以后，渐渐地相信自己，也许果然是半仙之体，或者努力把自己装扮成神的样子。

只有他和我单独相处时，才多少撕掉一点神的面孔。因为他悟道的一刹那，我是了解全部道行的真谛。而且，我还发现这位仙家对于女弟子，尤其有姿色的，似乎未能脱俗。仍有一点弗洛依德的东西。老头子连忙打断我：“现在我已经是骑虎难下啦！老弟！”

等到汽车驶进J巷，这里早已挤得满坑满谷。武老走出来，一看平整的场地上，象地裂似地凹陷下去一块，挖掘机的铲斗悬在那里，

推土机侧歪着身子，半倒在地穴旁边，顿时无名火起。神仙发脾气，必然是雷霆万钧，包括现场施工单位的头头脑脑，都有点胆怵了。但闯祸元凶乔老爷在挖掘机上承认：“对不起，我试了一试！”

危楼二双是从犯，也坦白了：“我们鼓动乔叔干的。”

武老一看这三位，便隐忍未发，什么话也不讲了。要不是老乔，那回替猢狲派当探子，还不是被鬼魂派毙了？要不是二双他爸——被迫害身亡的前市委书记庇护，几次医疗责任事故，还不得蹲班房去？人是感情动物，神仙则未必，冲武老还念旧情这一点，他尚未完全成为神仙。不过也好，老先生暗自思量，这奇迹恰巧在这几个持非议观点的人手底出现，正好打他们的嘴。

都因为等得不耐烦，老乔才趴上挖掘机偏要藐视这分神威的。危楼二双又是胡打海摔的不安分子，唯恐天下不乱地煽动：“乔叔，你早年开过三轮车，那是你的历史光荣，这大玩艺可对付不了的。”

挖掘机歇了火，司机到坟地看热闹去了，钥匙却还在锁孔里插着。老乔旧社会读过两天大学，洋泾浜英语会说两句，按照指示板上的英文标志，居然把这进口货庞然大物发动起来。“看看，二双，怎样？无师自通——”的确，“文革”期间，从没摸过方向盘的他，竟敢开着阿珠丈夫的车，把两位走资派，二双的爸和管农林水产的局长，拉到离市区挺远的水库藏起来，免得猢狲、鬼魂两派轮流往死里批斗。如今，局长还健在，当顾问了，是特异功能的狂热鼓吹者，专门研究隐身术。见着老乔，好像隐了身似地装看不见。老乔凭当年开汽车的经验，硬是把操纵杆扳起，那伸出去的巨型铲斗，抬起头，然后扑通一下，重重地落到了地面。

他觉得一震，地面开裂下陷，站在推土机边看笑话的双胞胎兄弟，没站稳脚跟，因为机器倾斜，他俩都滑跌进似乎是无底洞的地穴里了。飞扬的尘烟，恶浊的气息，惊爬的昆虫，乱扑的飞蛾，混合在一起，从地底下冲上来。

若不是大双动作敏捷，一手拽住推土机的车杠，小双死命抱住他

哥的腿，也许活埋在里面了。大双是艺术家，小双是文学家，那时两人虽未成才，但观点都带有各自的色彩。大双说：“这地下拱形的坑穴建筑，不是古墓葬，便是远古穴居人的遗址！”二双说：“太恐怖啦，活象焦尔金游地府，无数孤魂缠住我的腿，许多方的、圆的、长的、扁的，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影子，从我眼前闪过。”

那还用说么？方的是钞票，圆的是银洋，长的是金条，扁的是古币了。在小市民的脑袋里，恐怕也包括从表面上看是谦谦君子的心灵深处，一切喜怒哀乐，奔波劳碌，矛盾纠葛，厮杀搏斗，无不与钱相关。权，不过是钱的异态存在而已，而这些人幻想的奇迹，也正是这种欲望的升华罢了。

奇迹把整个S市都吸引了。

说实在的，J巷在我们这个城市，是条鲜为人知的陋巷，但“文革”十年，奇迹不断，也渐渐响亮起来。我记得上一次热闹，不知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声讨天安门“反革命暴乱”，也曾是这样浩大场面。那时危楼居民组长范大妈尚未归天，凡是街革委布置下来，无论对错，一律加码，倾巢出动。而且为了造“革命”声势，老太太用暗号指挥我们这群子民。她举出无名指，我们则必须伸出拳头，作义愤填膺状。举出中指，大家便高呼万岁。而当食指举出来，就要欢欣鼓舞，笑逐颜开。好像天下掉馅儿饼，高兴得手舞足蹈才行。就在这次反击声讨的游行中，范大妈按照主题先行的做法，应该举无名指，人人脸上要泛出死了谁似的哭丧模样。通过主席台时，范大妈一紧张，扭不过手指的习惯，无名指不怎么灵巧，食指却抢先竖起了。大家顿时兴高采烈，活蹦乱跳，好像在庆贺“右倾翻案”和欢呼“天安门暴乱”呢！结果范大妈挨了批评，直埋怨乔老爷给她出的这馊主意。

老乔安慰她：“没关系，你成分好，犯错误也是好的错误！”倘若此刻范大妈还在人世，完全可以举出食指，让大家庆贺从地下金库冒出来的财宝啦！

消息愈传愈远，观众愈来愈多，为了防患于未然，一怕挤出人命，二怕趁火打劫，不得不未雨绸缪。幸好国人擅长于组成各式各样

的行政机构，马上宣布成立挖宝指挥部，简称“挖指”。派人去刻印公章，订做信封信笺。指挥部属经委、建委双重领导。委任指挥长一名，副指挥长七名，开饭正好一桌。武老本是神仙，官瘾依然很足，虽然年龄太过杠了，但属专家，不在此限，也走马上任。下设警卫、管理、政工、茶水等部；部底下设处、辖科。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建议：“别叫部了吧，‘中央文革’也才不过是个小组嘛！”

图章尚未刻来，任命文件必须发的，没有办法，只好学杨白劳按手印了。于是各就各位，开始工作，警卫小组挑选了若干名精壮汉子维持秩序。里圈是各位领导和他们的妻儿老小，中圈是有资格提成分红的危楼居民，外圈是J巷百姓，最后才轮到持有S市正式户口的群众。同圈之内，也根据级别高低，职务大小，工资多寡，革龄长短，分出长幼尊卑，前后次序。这种从封建社会形成即培养出的、梁山好汉排座次的习惯，大家早已适应，似乎不用什么特别关照，人人能够自觉找到位置。

武老荣任副指挥长，自然在核心圈内，那一头故意染白的头发，在信徒眼里，有如耶和华脑顶的光轮，特别引人注目。自他悟道以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论好像从来不曾失灵，连他自己也纳闷，曾悄悄找我讨论：“我只对你一个人说，是我走了鸿运？还是人们需要欺骗？”也怪，即使他那些玄虚神怪，当场牛皮拆穿，也是成功的失败。正如老乔安慰范大妈，好人犯了错误，是好的错误一样，人们总能以一种荒谬的逻辑来原谅这些谬误。

啊！这一回的成功，真是登峰造极。辉煌的胜利，马上就要来临了！武老自“文革”以后，登上时代舞台，虽然成为人间神仙，还从来没这样风光过。很遗憾，电视台记者没有来，前一阵子耳朵认字，他们可是颇为积极的。不管他们来不来，武老觉得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祖坟上没捞到什么，危楼地下给他补偿了。关于提成分配问题，他已想好了，无论按户按人都是绝对平均主义，现在破除大锅饭，应该论功行赏，多劳多得。他问这位小圣人：“你看见了么？”

小家伙点点头。

“看见了什么？”武老追问着，同时给他一块巧克力。据介绍神童来的什么中心介绍，这孩子营养越是丰富，射线也越发强烈。有一次给他吃得太好，以致路过小县城的一家照相馆门口，弄得暗室里的全部底版、胶卷都曝了光。诸如此类的传说还有很多，大概S市照相业的防辐射措施得力，神童来了这几天，尚未给哪家照相馆造成什么损失。

小圣人剥去巧克力的锡纸，塞在嘴里大口嚼着，倘不是发射特异功能亟需热量，那么这孩子定是长有馋虫。他看见老先生眼巴巴的等着回答，便信口说：“是个大坑——”

“大坑里面呢？”

“大坑里面是大坑！”他靠近看了一眼，毫无表情地说。

这种透出禅机的语言，着实教人捉摸不透。难道那种智商不高的傻相，果然有这神力，看透地下三尺？反正在场的观众，绝不可能全信，但被这郑重的气氛，认真的神态，严肃的场面，以及这群众场面，声势所形成的压力，抑制得竟无一人认为这是十足的荒唐。包括喜欢逗乐的乔老爷，玩世不恭的危楼二双，都绷着脸、似信似疑地瞅着这大坑，这孩子，这诓称九十岁的老头子。

人若执迷不悟到如醉如痴的程度，不但理智悖谬，感觉失常，连心灵也会迷茫变态。魔术师和他的观众，传教士和他的信徒，实际上都在耍把戏骗人，区别在于前者（包括变戏法和看戏法的）明知是假，后者（包括传教和吃教的）则虔诚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我和老乔朝他打听过：“武老，这孩子的功能，你真信？”

“当然罗，有个过程，原来我也不大相信，慢慢地就不再怀疑了。”

“可事实证明，并不灵验，试过的呀！”

他叹口气：“近代物质文明的干扰太厉害，磁场，电波，高频，

静电，辐射，都会破坏那孩子极其敏感的特异神经束……”看来，迷信也许并不可怕，但是，迷信和科学、和权力、和金钱、和欲望以及其他什么掺和在一起，没准倒可能是灾难了。

武老再一次启发：“你看准了，大坑里是什么？”

孩子心不在焉地站着，东张西望。可能这种场面，他也经历多了，有些淡漠厌倦的样子。只是武老又给一块巧克力后，他似乎射线加强了，在大坑边蹲着朝底下看看，突然来了灵感：“这大坑里有我。”他退了回来，莫名其妙地耍赖了：“我要找我妈去，我要妈……”

全场沸腾起来，因为刚才“坑里有坑”就够玄妙的，现在小圣人又说出“坑里有我”，“我要找妈”的偈语，更让人费心机去揣测真意了。指挥部马上召开扩大会议研究，看样子组织机构尚不够健全，在茶水小组，司机班以后，增设了学术委员会，也算带一点落实知识份子政策的意味。因为神童的圣谕里面，肯定包含着某种密码，必须想法剖译出来。

委员会成员把茶沏好以后，坐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分析这三句话了。当然，是很好笑的事情，可谁也不敢打声哈哈。一本正经地看他们当作至理名言去推敲，去铨释，去深刻理解。然后，通过麦克风把研究成果向大家公布：“诸位，这就叫微言大义，三句话贯穿了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即是我，我即是物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太了不起啦！天才、天才……”

天才两字的声音还未消逝，立刻响起一个女人的嘤嘤哭声，全场观众无不惊诧地，朝硬咽声传出的方向看去，原来勾起伤心事，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的，却是危楼纯净得透明的阿珠姐。

她懂得在这种场合，无论如何不能失态，即使非常难过，照老规矩，也只能化悲痛为力量。但是她曾经做过母亲，有从来没曾爆发出来的母爱，一声天才，她想起那个夭折在手术台上的儿子。她再也忍不住，冲出人群，进入里圈，一把搂住这个神童，认定这个我要找妈的孩子，是自己死于剖腹产的婴儿，借他的嘴在找寻她吧？她明知道

不相信鬼神这一套，一个在组织的人啊！一个在领导机关当服务员的人啊！“文革”中全市兴起穿红裤衩能避血光之灾的谣风，人人争着去商店抢购，结果S市所有红颜色的棉织针织化纤产品，统统脱销，她也没敢随大流。也是在“文革”中，说是郊区某地的池塘，有七个下凡的仙女在那洗过澡，成了圣水，S市人疯了似的用大瓶小罐到那儿装回来，一份圣水兑三份红茶菌，喝了以后百病皆除。她好几次端起杯子，一想到自己身份便放下了。可一听说天才，想起那次剖腹产，给她动手术的武老亲口说的话，因系政治任务，又有科学解释，虽属鬼神学说，她却相信无疑。老先生对阿珠讲：“这孩子太有天才了，所以世上装不下他，你看他脑袋鼓了包（其实是武老用产钳夹伤的），说明他的天才多到什么程度？你最好把他埋在房前屋后，别离你太远，省得二世投胎不认路。阿珠，这一点不是迷信，生命科学是个未知领域，需要探索。有科学的鬼神论，有迷信的鬼神论，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概念！”

可现在一看神童的冬瓜脑袋，越琢磨越象死去的天才。尤其神童嚷嚷着找妈妈的折腾，加上科学鬼神论的精神支柱，唤醒了她一颗失职母亲的心，泪流满面问小圣人：“你找你妈妈吗？”

这个离家很久的孩子，傻乎乎地哭了：“我想我妈，她也不来看我，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我怕，我怕这大坑！”

无心话就怕有心人听，那死婴照武老的话，就埋在这大坑附近，阿珠一把搂住他，痛哭失声：“妈对不起你，孩子，你还记得吗？我就是你的妈呀！”

神童马上否认：“你不是我妈，你不是我妈！”

听了这话，阿珠益发伤心，既然未能尽到母亲的责任，有什么资格当妈妈呢！她除去向阴间儿子在阳间的代言人道歉认错外，还有什么法子呢？

这一哭一闹，拿“文革”的话，就是干扰了大方向，破坏了战略部署，因为除危楼居民外，谁也弄不清楚来龙去脉。于是挖指召开第二

次扩大会议，既然设立机构，安排人员，不开会又干什么呢？决定让神童先安静一下，积蓄力量，再来放射；这里组织敢死突击队，挑几个手脚干净的同志，下去探险。

当然首先要听神仙的意见，但不知什么时候起，武老的脸上泛出小圣人那种呆傻之相，等指挥长再一次问他：“您对这样决定，还有什么指示？”他依旧不明白怎么回事，竟呆呆地问：“什么？”尽管再三解释，他不知回答什么好，显然他的注意力不在这个会上，只是啊啊了事，仓促失神地应付着。

人们忙于创造奇迹，忽略了阿珠的哭声，但这哭声显然把老先生的、还未神化、仍有人味的神经触动了。若干年前，他被鬼魂派抓住，要枪毙他这个探子时，死生关头，有过这样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态。今天，又陷入这艰窘沮丧，若有所失的局面里，是怎么回事？此刻的武老，他更多的象人而不是被信徒膜拜的神了。

阿珠痛苦万分的抽咽声，小圣人鬼神附体似的胡言乱语，使这个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信条的武老，在这一刹那动摇了。按说他不会这样软弱，老江湖嘛！但是作茧自缚，他老人家装神弄鬼的结果，自己也同样中了毒。他和阿珠一样，坚信小圣人非要找他妈妈的撒泼耍赖，定是那个死在他手里的婴儿在诉冤，在显灵，他那颗长了层厚茧的心，不禁震颤了。

若不是他出于投机心理，迎合造反派的政治需要，若不是他不甘寂寞，走捷径还要抄近道，借制造奇迹而平步青云，完全可以正常分娩的阿珠，根本用不着推上手术台来进行据说要震惊世界的、无麻醉的剖腹产。

啊！荒谬年代里的疯狂啊……

“人家有什么，我们S市也得有什么，而且还得超过。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只要人红心忠，失败也是成功。”当时市革委把突破各地已推行的针刺麻醉任务，从卫生系统布置下来，总的指导精神就是这几句话。人命关天的事谁敢兜揽，只有武老，他悟

道的真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这指导精神不谋而合。所以，他敢对记者发表宣言："这是个勇气和胆量的问题，针刺麻醉算什么，我们S市要突破它！更进一步，无麻醉，实行精神止痛。依靠坚强意志，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在近代科学还无法解释的能量和功率。"反正这些笔杆子也是才华横溢的，还未动手术，整篇文章，醒目标题都已写妥，发往印刷厂排版，只是留下必要空白，等着填上姓名，时间，生男还是生女就行了。至于产妇在手术过程中，若无其事地学唱样板戏，朗诵诗词语录，还吃了半只烧鸡等等细节，早绘声绘色地写进文章中去了。

事先，危楼的人对被选中作这项突破性试验的阿珠，不好正面反对，总是问她："行吗？阿珠！"

阿珠心里当然没底，但又觉得领导把任务交给她，是非常光荣的事。好几位领导亲自做她工作，表明党的信任嘛，所以她无论怎样也不说不行。

"透得有些玄咧！"危楼人虽然不断为屁大的事鸡争鹅斗，但有时也会生出仗义直言，打抱不平的好心肠。那时公开反对新生事物，是要吃官司的。还是把老先生医术不高，手艺不灵，早年出医疗事故差点坐牢的事，告诉了阿珠。"你要三思而后行哪！"

范大妈那时活得结实，虽是危楼领导，但她身为女人，觉得完全可以顺产的阿珠，偏要去手术，着实不可理解。她忙着到车站卖茶汤，竟不知市革委要创造奇迹的迫切之心，指着阿珠凸出的肚子，连珠炮似吐出难以在这里照录出的语言："你这傻X娘儿们啊！昏了头吗？你裤档里长那玩意干什么的？不就为生孩子吗？干什么开肠剖肚往外掏……"然后，又训斥那个从小怕爹妈，长大怕老婆，上班怕领导，开车怕警察的窝囊丈夫："你也不管管你那缺心眼的，犯迂的老婆，母子两条命，开得玩笑的！"

阿珠，这位纯洁得真象一颗润泽无瑕的珍珠，令人肃然起敬的女性，一面感激大家的关心，一面认真地回答："这是政治任务，领导把它交给了我，是对我的无限关怀，无限信任，我不能辜负呀！哪怕

死在眼前，我也不能回头的呀！”说到这里，那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殉教徒精神，以及她念她的献忠决心书中，什么“不流泪，不叫苦，宁可疼死，不上麻药，手术如同上火线，完不成任务不回还”等等词语，使那些软心肠的，爱听苦戏，喜欢动不动淌眼抹泪的婶子大娘们，找了这个好机会，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通。那震天的哭声，使小巷里的人，以为危楼在武斗中打死了多少口子似的，发丧举哀呢！纷纷赶来看热闹。气得范大妈叉着腰在门口大骂：“一个犯迂的傻X，有什么西洋景好瞧的！”

老先生要制造奇迹，看中阿珠的，也正是她容易犯迂，这种可贵但又可悲的品质。

医院救护车开进J巷，还有电视录像车，记者采访车，来接阿珠去进行这种创记录的无麻手术。当她被人用担架从危楼抬出来的时候，弧光灯照得通明通亮，把她差点吓得滚跌下来。幸好朱大姐当过电影明星，有经验，赶紧现场指导：“别紧张，留下影死了也值得！”所有人都出楼挥泪送别，阿珠哪是去产院呢？她显然为了完成领导的嘱咐，在执行一项独特的战斗任务。

她向诸位邻居一个个辞行，她丈夫呜呜地哭，她妹妹搂住她，不让往救护车上抬。她自己认为：这趟大概一去不回，而众人也相信有去无来。这样一个好人，好得不能再好，甚至好过了头的姐妹，怎么能让她走呢！泪飞如雨，呼天抢地，送行充满了送葬的气氛。老乔实在看不过了，冒着反对新生事物，会招来游街批斗的危险，走过去责问武老：“你有十足把握么？这可不是那回在坟茔地里给造反派做手术！”

“你放心，我们S市会创造出人间奇迹，无麻手术成功，等于爆炸一颗精神原子弹，你就听响吧！”

老乔从来乐呵呵，十分豁达开朗，而且还是有点幽默的人，但此时此刻，艾·巴·辛格说过的“硬挤是挤不出幽默来的”就显得很有道理的了。他看到这个因注射过多鸡血，而象雄鸡总梗着脖子，充满自信的老头子，再看到这个马上要奉献上祭坛的愚诚羔羊，竟勃然火

起："早知你老不死，能这样作妖，还不如那回在坟茔地，让鬼魂派把你这老猢狲给枪毙了呢！"这金刚怒目的架式，可十分缺乏幽默感了。

但是，倘没有这样自信到狂妄程度的半仙之体，没有这样忠诚到愚昧程度的妇女，"文革"能整整折腾十年么？能有那么多虚妄的奇迹么？一直到今天，这种折腾和奇迹的余波，还时不时象沉渣在泛起呢！

现在，新组建的敢死突击队已经在大坑里不见踪影了，只有几根尼龙安全绳在半空里晃着。"挖指"负责人用步行报话器，不停地联络："喂，喂，我是指挥部，我是指挥部，到底了吗？哦！到达地底下了！"人们松了一口气，喜形于色。等着吧，奇迹马上要出现了。

只有失神的武老，苦痛的阿珠，呆呆的神童，怀疑的老乔，纳闷的双胞胎，倒反过来有点担心或害怕，不知会出什么奇迹？终究"文革"已经离我们远了，人们头脑里的现实感愈来愈多了，那种歇斯底里的躁狂，在逐渐消褪着。

要是倒退回去几年，范大妈准会举出食指，要我们载歌载舞热烈欢呼了。她和阿珠姐是截然不相同的，尽管我在这篇作品写到这位纯洁的女性，尽管我对她的迂腐有不敢苟同之处，但她真诚，我怀着深深敬意。而范大妈一副变来变声的面孔，和可怕的实用主义，让人望而生畏。才不久，婆婆妈妈地劝阿珠："不能开刀，不能当试验品，那老东西宰够了公鸡，又想宰人！"一副公道侠义心肠。可来了工、军宣队，市、局革委、以及S市无麻手术领导小组成员，和救护车、录像车、宣传广播车，老太太马上换一副标准"文革"面孔，先把老乔申斥一番："你这个人，压根儿的反动，胆敢阻挡革命行动，拉住历史车轮——"

"你呢？"乔老爷笑了笑，反唇相讥。

范大妈义正辞严地说："我成份好，我最支持新生事物，阿珠，去吧，去吧，好好干，干出成绩来，为我们争光。"

这次无麻手术，S市革委十分重视，搞得大张旗鼓，登报，广播，录像不算，还要拍新闻记录片，向外国发行。按计划要找几位外宾现场参观，同时拍进片子以资证明，也不知那天S市没有一个外国人，还是怕万一出什么差错，让老外看笑话。可领导说要，又不敢不对付，好在弄虚作假是某些人的拿手好戏，临时请了几位混血儿来充场面，这帮黄发碧眼的“演员”，也进了手术室。

“你看看，阿珠，组织上多么重视这次手术，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全市都在着你，全中国都在着你！”武老指着轧轧作响的摄影机：“全世界也会注意你的！”

阿珠诚惶诚恐，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时，她真想举手宣誓，万死不辞。

武老继续说：“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剖腹产，是一次医学的革命，一次科学的突破，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我懂，我全明白，您放心！”还用得着做思想工作么？阿珠甘愿为科学献身。

其实，他只能算半路出家的中医，连他自己也不讳言是个二五眼的中医。也许做过一些小手术，这剖腹产明显是力不胜任的。但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信条，使他相信没有办不成功的事。他走上手术台，无影灯亮了，镜头，眼睛，聚光灯，一起把焦距对准了这位据说八九十岁的半仙之体。

当他举起手术刀朝这位玉体袒露，全部呈现在他眼前的女性触去，他犹豫了。不是害怕，不是后悔，而是被阿珠晶莹透彻的美震慑住了。他这时不是他所装出的八九十岁，一下子缩回到真实的五六十岁，竟死死盯住那些照理不应多看的器官。在这短促的几秒钟里，做人还是做神，进行一番激烈的较量，终于决定还是当神仙了，因为这好像容易些，而且有市场。

手术就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

如果不是阿珠这样了不起的信徒，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咬牙忍受住剧痛，手术一开始就失败了。一条活鱼被按在砧板上，还蹦达呢！何况庸医在杀人。但她拼命强忍着，可忍到最大负荷，到达极限以后，必然全面崩溃。

她休克了，剧痛使她昏死过去，于是，只好把早准备待用的麻醉剂用上。但电视，电影怎么办？唱样板戏的镜头，啃烧鸡的镜头，是必不可少的呀，否则怎么叫突破呢？S市的某些弄虚作假的权威，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才气，特别丰富。一辆轿车，把阿珠的妹妹接来，让她躺在另一张手术台上，专门拍她的脸部表情，然后加以剪辑，奇迹就这样移花接木似的创造出来。而谁也没想到，更大的奇迹是在影片中，一位二十七八岁的产妇，手术以后，年轻了好几岁，象没有出嫁的十七八岁的姑娘，怀孕生育还有这样的好处，谁不乐意尝试呢？“文革”期间生了那么多计划外的孩子，也许和这影片的宣传作用分不开的吧？

婴儿一出娘胎就死了，阿珠除了遗憾，并不曾怪罪谁。从此落下一身病，她也没有什么埋怨。甚至往后再无怀孕的可能，我们这位可敬的主人公，也毫不懊悔，她安慰不敢有任何表示的丈夫：“国家本来就号召少生孩子嘛！”很长一段时期，她心中无限歉疚的，是未能完成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辜负了领导的关怀和信任。还没出院时，就写了自我检查，承认自己革命意志不够坚强。此后，成了她一块心病，逢人检讨，象是犯了什么错误。

压根儿“反动”的老乔，有一次指着正做气功的神仙对阿珠说：“罪魁祸首是那个老东西，你有哪门子过错？你该找他讨孩子的命，你该要他包赔你的病和一辈子损失——”

阿珠想未敢想，闻所未闻，那张纯净的脸上，流露出如同听到邪教徒挑唆的恐惧惊惶的神色。表明老乔的话，在她心目里，等于亵读神灵，侮谩上帝一样。她赶紧申辩表白：“乔叔，怪我不好，怪我没有坚持住。怎么能怪罪他老人家呢？他老人家是对的，是为我好！”

直到这一会儿，我认为阿珠还相信武老是正确的，他不会有错。

否则，她也不会起劲地练功，不会相信科学的鬼神论，不会到处散发武半仙神奇业迹的小册子了。

突然，挎着步行报话器，喊话联络的负责人，神色紧张起来：“喂，喂，我在呼唤，听见我的声音么？请你们回答……”他喊叫的嗓门越大，人们的心也揪得更紧，全场屏神敛息，把注意力全集中在那报话器上，成了阳世和阴间的唯一联系。他又吼了几声，得不到答复的讯号，失望地低声说了一句：“真糟糕，联系中断了。”

无论声音压多低，全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近些年，人们眼界到底开阔多了，联系中断意味着什么，除了鬼神论，落进了十八层地狱，除了阶级斗争论，碰上了潜藏在地下的敌人，人们还想到了凡尔纳的地心世界，百慕大神秘三角地带的海底漩流，外星人ET，和张贤亮写过的那种土牢……只有老乔什么也不曾想，因为铲斗落地时的感觉，也体会得很深刻，一点也不神秘，象一拳头砸碎了一个倒扣着的泥盆而已。

这时，报话器忽然嘟嘟地叫了起来，地底下的敢死队员在呼唤。全场倾刻之间似春风吹遍，人人脸上出现宽慰的笑容，负责人更为兴奋，连嗓子都变了音：“我是指挥部，明白，你们找到了，好极了，要求上来，明白！”

所有在场的人，禁不住雀跃欢呼，沸腾喧闹起来。

“不要动，不要乱，各就各位——”若是在那十年里，拎大棒子的工人民兵，准要出场“保卫文革胜利成果”了。

武老恢复了半仙的我言不谬的姿态，二马科长代表危楼居民，掏出本子准备财产登记，以便分红，阿珠则跑过来，幻想迎接她的天才。

“不许往前挤，大家往后退……”

秩序无法不乱，尤其年青人，竟敢不论资排辈，由外圈直挤到内圈来，还目无尊长的哇啦哇啦说笑议论。气得那位说“中央文革”也才

一个小组的、被老乔搭救而如今不理老乔的顾问，大发牢骚：“象什么样子？一点王法都没有！‘文革’这不好，那不好，我看那时候一个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就好！谁敢试试铁拳头，看有没有人收拾他！”

他话没讲完，已没有市场了。人们欢呼万岁，敢死队浑身湿漉漉地，从地下洞穴里爬了出来。为首的手里捧了件东西，围着的人太多了，实际上谁也无法仔细看清。乔老爷在挖掘机司机座里，居高临下，他倒不用着急。待擦去泥污积垢以后，才分辨得出是一个扁方形的皮匣子。打开了这只有点古色古香的匣子封盖，乔老爷不由倒抽一口凉气，天哪！这不是老先生在解放前的城隍庙里，摆摊看风水用的有百年历史的罗盘么？

“老先生！老先生……”人群的核心圈里，不知谁在惊惶地叫了起来。

“怎么回事？”只见我们S市的神仙，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要不是信徒们扶持住，他就要跌进地下洞穴里去了。

这里，敢死队向指挥部报告：“底下是废弃了的，没有挖到头的防空洞，这罗盘，是从那里找到的。”

“还发现什么？”

“破砖头，烂铁锹，臭猫，死狗。哦，还有钱——”

和危楼居民一样，人们又关注到这极有吸引力的问题上，指挥长和那位顾问同时问着：“多少？”

“我们找了好半天，就这一个五分钢镚儿！啜！全部如数交公！”队长把那枚硬币高高举起。

在全场群众的喧嚣、打闹、取笑、开心的气氛中，所有在“文革”中，曾由范大妈率领着钻进地沟，开挖防空洞的危楼居民，一个个心惊肉跳，终于悟过来，这些年我们和这快散架的危楼，是在挖空

了的地基上生活着的。只消有刚才铲斗那样重量的一击，全部居民，整个楼房，就会统统活活埋葬在里面。

危楼人以一种后怕的心情，拿眼睛询问武老。当时大家分明估计到楼房的残败状况，有意识将防空洞避开危楼，朝相反方向挖去的。但是，肯定是该死的罗盘失灵，再加上武老的狂妄、偏执、自信，神谕的不可更改，和人们醉心的盲从，毫无思辨的依赖，结果迂回着又挖回来，自己给自己挖掘着坟墓。

乔老爷推开车窗，以演过《日出》黑三爷的嗓门喊叫着："老先生，我的老先生！真不知该怎么谢谢你，你差点把我们大伙儿，全给活埋了I可我们居然还活着，这才是真正的奇迹咧！"

人们亲眼看到这位心目中的神仙，颓然无力地瘫坐在地上，两眼直勾勾地，好似自发功将要发作时那样，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然而，故事到这里还不能结束，人群出现了新的骚动，不安和叽叽喳喳的耳语密谈，传遍全场。一种更神秘的气氛，更兴奋的心情，又在人们眉宇之间流露出来。

"挖指"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个领导部门象我们许多越滚越大的机关衙门一样，只是在起不好作用的时候，才有它的份，它根本控制不住局势。大批人象退潮似的外撤，乱成一团，要不是善良的阿珠，紧紧搂住神童，只怕他早被挤扁了。

显然，追逐热闹的小市民，厌倦了这豪无精彩节目可言的场面，闹了半天，才只捞到一枚五分硬币。不知谁嚷了一句："走吧！走吧！咱们还是到有戏的地方，去瞧大发宏财吧！"原来，人们忙不迭地往外走，肯定又有什么新的，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场面，把人给勾走了。

如今，信息反馈的速度可快得多了。假如说，刚才阿珠把危楼出现地下陷坑的消息，带到武家老坟，因为坐公共汽车，需要一刻钟。现在，朱大姐坐的士（她什么时候得风气之先离开危楼，谁也不知道

了），从郊区墓地把新闻——应该说真正的特大喜讯，带到危楼工地，只消五分钟，便风驰电掣地到了。

“全挖出来了！乖乖，全部都挖出来了！”

这位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也曾披金戴银，红得发紫过的，似乎不该这样啧啧称羡，大惊小怪，朝着全场一张张傻咧开的大嘴，冲着那一双双快要瞪裂的眼睛，介绍她亲眼目睹的坟地挖掘情况：“凤冠霞帔，金童玉女，翡翠玛瑙，金缕玉衣……”

人们纷纷奔向新的目标去过瘾，同时，出土财宝的消息还在不断传来。“啊呀！光珍珠挖出一斗多，最大一颗不比乒乓球小！”

“后代可逮着啦！肥得流油了！”

“肥个屁！他签字认可，放弃一切，祖宗的骨头都不要了，他还有脸张嘴？”

危楼这块空地上，已经没有什么看热闹的人了。连“挖指”的大小干部，也坐上空调旅游车去欣赏S市的马王堆了。

“还挖出一个纯金做的罗盘呢！”

不提罗盘犹可，这时一提此物，我们这位半仙之体，翻着白眼，似乎一口痰，壅塞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直到神童到他身边，朝他要那种锡纸包的黑颜色的糖吃，他才透出气来。

“给我糖吃！老爷爷！”

武老怒不可遏地举起手，人们大吃一惊，怎么能打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呢？可谁也想不到，首先冲过去的，是阿珠，还从来很少听到她这样猛喝了一声：“你敢？”老先生一惊，那举起的手，并未落下来，而是狠狠地掴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一个破产的神仙，要比一个破产的人更不值钱。就在这眨眼之间，武老，这旧社会的阴阳先生，一下子老了二十岁。真的，他这回

倒的的确确有八九十岁的样子了，那份衰老迟暮，残烬将灭的神色，似乎一抬脚，就会到达他生涯的终点站了。

“走——”阿珠招呼哭得可怜的孩子：“阿姨给你去买巧克力！”

“什么巧克力？”这个乡下孩子问。

阿珠笑了：“就是你要吃的那黑颜色的糖！”说实在的，她那张纯洁的，象珠玉般润泽的脸上，还从来没透露这种豁然开朗，舒展畅快的笑容。

人，最可贵的，莫过于觉醒。

她拉住那孩子走了，步伐是那样轻松而又自信。看来，她终于明白了，没有神仙，照样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行走。

第五章

在S市Y大街J巷，曾经有过一幢市政当局列为危险建筑物的楼房。虽然早就列入计划，拆迁重建。奈何许多年来，上上下下忙于比衣食住行更为重要的大事。这计划不是躺在卷宗夹中睡觉，便是在公文旅行中当作皮球踢来踢去。这样，危楼里的二十几户居民，自然包括作者在内，就如此将就过来，人的适应能力也真是了不得，慢慢地竟不觉危楼之危，甚至视为正常，而泰然处之。

直到一座新的超高层建筑物，在危楼旧址上拔地而起，人们这才惊异地发现，生活的本来面貌，应该是这种样子的。于是，这衰败的危楼，连同那颠倒的岁月，反常的生活，畸裂的感情，变形的面孔，便象恶梦一样从记忆里泛起。

因此，危楼去矣，余韵犹存，大厦虽建，旧习难泯。这里所讲的，没准正生活在你周围的，而早先却是我旧邻的一些故事。

故事之五：一个聪明透顶的青年人和他的附庸哲学思想，一对壮男壮女的罗曼史和奋斗史，以及他们三个人的灵与肉的交战。一篇关于崇高与卑微心理的信天游小说。

这故事得从远处先游过来。

很久很久以前，估计公元纪年开始左右，有一位教父发表他的文学观点，认为中国文坛上，配得上称为作家者，只有三个半人。后来，又隔了若干世纪，另一位新派教父，教诲众生说，中国文坛上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作家，至今还未摆脱小学生描红模的阶段，能称得上作家者，他伸出一只手，只三男两女，共五位而已。

于是，我想起了危楼里，那位聪明透顶的年青人阿龙，他也喜欢发表这样的高见。譬如：

“真正称得上女人的女人，我看只有奶油花！”

“配得上是真正铁哥儿们的，就阿坯和他的翠翠！”

“要说我市能称得起为好父亲的父亲，只有杜书记！”

等等等等，还有很多，不过，阿龙对于文学关心甚少，他才不管十亿人口的大国，五千年文化的古邦，只有这几位作家，是不是少得让人败兴丧气？也决不会去操心担忧，这几位比熊猫数量还少的国宝，万一碰上箭竹开花，环境生态改变，有个三长两短，文坛会不会由此断子绝孙。

阿龙决不想这些。我不了解阿龙是什么血型？但他属于那种“自私”类青年，是无疑的。

（也许我把话说重了，请原谅，阿龙！）

当我一九五七年搬到危楼这狭窄拥挤、一年到头飘散着霉臭腥骚气味的小千世界里来，我就发现这个眉清目秀、决不象从危楼这等人家出来的孩子，很象个高干子弟模样。而且一打听，这个阿龙寄宿读书的中学，果然是S市相当于英国伊顿公学式的、基本上专为干部子弟设立的学校。危楼二双，因为原来是市委副书记的儿子，也是那学校的学生。

所以，阿龙每礼拜六回来，他爹妈、马路流动职业者，一个沿街为顽童们剃头，一个串巷从老太婆手里收废品的二老大人，真是象捧着一条龙似的感到欣慰，幸福，和那种说不出的自豪。“你知道阿龙同班同学都有谁吗？市委杜书记的儿子。”那通体洋溢出的快感，让人直起鸡皮疙瘩。

也许我敏感，马上想起最近刚故去的张天翼先生的小说《包氏父子》。不过，我实在钦佩这对老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大概就是望子成龙了。S市也算不小，大街小巷几乎印满了他俩密麻麻谋生的足迹，因此我时不时会碰上他们两位中的一个，在街头慢慢地踽行着，寻觅着挣钱的机会，好一文两文地积攒起来，供儿子

在那个名牌中学读书。别人看来实在觉得悲哀，他俩却感到很幸福。

似乎阿龙也并不体恤父母的艰难，加上那学校也不大考虑学生家长的负担，好像都是市委杜书记那样不在乎似的。纯毛哔叽的校服啦！加餐的牛奶订费啦！春游啦！到海滨参加夏令营啦！最滑稽的，连被褥蚊帐枕席，球鞋袜子手绢，都务求一律，弄得全校学生象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大双小双分不清是双胞胎，倒还罢了。有时我忍不住痴想，万一礼拜六杜书记派车到学校接儿子回家，误把阿龙接走，但杜洛克（因善打扑克牌杜洛克能赢同学们的钱而得了这个雅号）却落到了危楼里的话，这位锦衣饫食的公子，对两位老者为儿子的各项开销而东挪西借的艰窘可怜状态，不知该怎么想？

杜洛克也是“自私”型的青年，最好这世界上只让他一个人享受。他才不理会这对父母呢，“活该！自找！谁也不承你们的情。”这位和他父亲一样，都长了副扑克牌里老K面孔的年轻人，对市委书记老子，同样是功利主义态度。“文革”十年，有时近些，有时远些，有时热些，有时冷些，全凭自己兴之所至，弄得老老K摸不清儿子是自己的帮手，还是对头。一句话，活该，自找。直到今天，已经下台的杜书记还在护庇着这个小老K。

所以，我说阿龙聪明绝顶，谁也不能不承认，还在当一名中学生的时候，就富有远见卓识地懂得巴结依附于强权人物。虽然用这样的字眼，阿龙未必同意，不过好在这位小兄弟并不阅读文学作品，不知道拉丁美洲文学在崛起，更不知道马尔克斯得诺贝尔奖金，因而也不会崇拜到发狂、到胡说八道的程度。他即使知道我在《危楼记事》写到他这点品德时，也会淡然一笑：“不存在什么巴结依附，对我来说，不过是月亮绕地球转，地球绕太阳转而已！”

他那时替杜洛克完成各项作业，测验考试时作枪手，递纸条，代写情书，跑腿学舌，以换取小老K干部子弟特权范围里的庇护和物质保障，以及将来靠老子关系提携的允诺。尽管由于“文革”，阿龙未能在仕途上得到两位老K的照应，而成为一名工人。进厂以后，他象一块在茫茫宇宙里的飞行物，无边无际地飘荡着，失魂落魄了一阵以

后，阿龙自然而然地纳入了一个哥儿们的星系里去。这个以打架成王的阿坯为首，帮不是帮，派不是派的团伙，多少有点可怜这落难书生才收留他的。严格地讲，阿龙是和干部子弟厮混惯了的，和这些粗人为伍，也是硬着头皮。可为了在厂里站稳脚跟，又不得不找这把保护伞。

最近，他如愿以偿了，在工厂里来了个停薪留职，被小老K的皮包公司拉去当经理助理，经常飞来飞去做生意。他父母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宽慰。“阿龙，我们家的阿龙到底飞上天去了！”

大多数父母对于儿女的投资，一是履行责任和义务，二是多少指望到一定时期以后，收回成本，有的还要计息。只有这位街头理发师和他收破烂的老伴，一辈子含辛茹苦的目标，就是为了儿子将来发达。哪怕他俩终生吃糠咽菜，过炼狱里的生活，也决无怨言。不论阿龙读那名牌中学，花费多大，老俩口哪怕是除了危楼里的一间房子外，统统都舍得变卖掉。乔老爷心直口快，不禁问：“他们不修今生，修来世，所为何来？你们不是白来世上一回么？”

至今我还记得老头子颤颤巍巍的回答：“我们一辈子不如人，总不能让阿龙——多聪明的孩子，他错托生在我们家啦，再一辈子不如人哪！”他妈妈，说得过份一点，简直到能为儿子效犬马之劳，是无尚光荣的事：“阿龙，当爹妈的心里有愧啊！什么也留不下来给你，只好尽心尽力侍候你。真的，万一我们死了，也闭不上眼……”既无遗产，又无祖荫，更无皇亲国戚，铁劵丹书给儿子留下，作为上一代，作为你将他生到这个世界上，你就必须负责到底的父母，心里能不感到愧疚么？

危楼里的住户，都为这对老夫妻为儿为女的颠倒过来的孝道，大惑不解。其实，包括我们S市的前市委杜书记，自己都七老八十的人了，不也为杜洛克在其中的一大串子女，到处托关系，卖面子，找战友，求上级，使每个孩子各得其所吗？留学的，进京的，办洋务的，连杜洛克这样一个草包（不过，对打牌，玩女人还是挺有学问的）也成了什么公司的经理，怕人家不买账，老头子自任董事长。真是可怜

天下父母心啊！从书记到街头理发师无一例外，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大家都认为阿龙的父母，太过份了，反过来，对敲骨吸髓的阿龙，相当反感。人们眼看着这对老人，象被吮尽了汁水的甘蔗，快成一团毫无用处的渣滓。就在这时，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紧锣密鼓地开始了。阿龙理所当然地追随小老K一直到老老K失势时为止的闹腾了一阵。然后无可奈何地辍学进了工厂。然后，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有一个异性朋友。然后，他把目标投向他过去想都不敢想的，长得十分标致的奶油花身上。

他褒扬奶油花为配称女人的女人，贬斥群芳，和文学教父抹煞一切，只尊三男两女，恐怕多少含有一点弗洛依德潜意识在内的。阿龙也奇怪觉悟为什么如此之晚，原来他曾经觉得，他家和她家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其实，在危楼里的人家，基本上是门当户对的，奶油花的姐姐阿珠，是提茶倒水的服务员，她那窝囊姐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小车司机，但是由于在市委机关大院里当服务员，当司机，就要比街头理发师和收破烂的要高一个档次似的，只好望着那乳峰渐渐高耸起来的姑娘，暗自咽口水。但是，曾几何时，造反使整个中国弄得颠倒过来以后，他发现自己和她构成一种平衡的局势了，市委已成为旧的和黑的市委，那种神圣和神秘感一扫而空，相反，他不但是响噹噹的造反派，而且还有一个好得不能好的香喷喷的成份。所以，他通过非正式途径，表示这种两家结秦晋之好的愿望时，奶油花的姐姐，竟然答应不是不能考虑的事。

这样，已经连最后一点汁水都被榨干的老俩口，看到儿子终于能够养活自己，看儿子不久就要成家，又看到在危楼里只有那么一间住房，于是，再识相知趣不过地，为腾地方而与世长辞。老俩口都是含笑逝去，因为他们虽未给阿龙留下什么丰厚的遗产，但却传给他一个金不换的好成份；并非人人都能捞到这种三代贫农和赤贫无产阶级双料铁券丹书的！没落的老老K（他把副书记、也就是危楼二双的父亲，推到前台，自己则推托尿中有糖，躲到军分区的医院高干病房，接受特护去了）也通过杜洛克，找阿龙和造反派联络感情，然后，再拜托阿龙去影响那位真正的教父，非猢狲派，也非鬼魂派，然而有黑

势力的阿坯。

阿龙总是处于卫星地位，但绕谁运行，却是有选择的。我细细观察这位年轻人，经常修正运行轨道，无不具有高瞻远瞩的宏观眼光，譬如杜洛克是一个例子，阿坯则又是一个例子。他能够在群雄割据的各路诸侯中，准确地判断出哪一位是自己应该攀附依靠的对象。这种才气并非每个能人都具备的，要不然就不会有靠山山倒，靠水水干的失误了。譬如二双的爸爸，也曾一度器识这个成份甚好的青年。这位副书记多次唯成份论地相信不该相信的人，而吃了苦头。到了“文革”，他虽读了许多马列，竟变本加厉地相信胎里带的革命基因，颇打算擢用阿龙，要将他引上正道。但是，年轻人婉谢了，倒一头扎进当时处于劣势的老老K的怀抱里。他看出，正派而又迂腐的副书记前景并不佳。正派这种东西，做做样子是可以的。如同演京剧《打龙袍》里的黑老包，当着观众，自是演得越象越好。如果这个演员回到后台，还一本正经做黑老包的话，恐怕神经有点不正常了。所以，阿龙一进工厂，尽管群强竞立，他马上和阿坯称兄道弟，因为他估计到，象教父这样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文革”狂潮中，行情没准看涨的。

“这是我的小兄弟！诸位，多照顾，多帮衬！”教父向他码头上的人众打招呼。在他们那个工厂里，书记厂长也无奈他何。尤其一片“打倒”声中，领导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在猢狲、鬼魂两大派的夹缝里，还期望阿坯给他们保镖呢！

现在，这故事得游到教父和他的翠翠的罗曼史和奋斗史上了，请原谅我这被文学教父所鄙夷的信天游写法吧！

翠翠，若是仅从这个名字展开想象，准以为是一位娇小苗条的女性，其实，大谬不然。你必须把你设计的形象乘以二，乘以三，才是这个堪称了不起的女人的比较准确的体态。这个重量级的翠翠，据杜洛克的女人分类学，划为诱惑型重磅肉弹，他一直是念念不忘，垂涎不已的。不过，他害怕教父，要冒犯的话，阿坯会象碾死一个臭虫似的，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这媳妇属于老婆干政的典型。女人一旦被权欲迷住，就和范大妈背着丈夫，非要偷情一样，变成病态的耽迷和追求。她嫁给阿坯以后，就越俎代庖插手他的事，倘不是“文革”结束，翠翠有可能成为女教主，大概是无疑的。

当一名教父也并不容易，你得有号召力，你得为拥戴你的人谋利益，你得护卫他们不受欺凌，你得有相当的实力，你得有几个敢两肋插刀的铁哥们。最重要的，是关键时刻，你得有豁出一切身家性命的勇气和决心。在这方面，我们文学上的一些自封的和人封的教父，比起阿坯来要差劲些，尚未大难临头，只是风吹草动，便抱头鼠窜，比谁都蹓得快些。

阿坯搬进危楼来住，自是“文革”以后的事。

因为这是市政当局订为危险建筑物的，所以自打列入拆迁修建的计划以后，同时，只准迁出，不准迁入的禁令便生效了。不过，人们并未感到片刻的松快，出生率比死亡率高，嫁出去比娶进来少，每到公休节假日，大家都厮守在危楼里的时候，人们都象缺氧的鱼一样，不停地吧唧嘴，觉得空气不够。这还不算，又增加两个重量级的巨人。

教父在这本来很挤的沙丁鱼罐头，硬楔着住进来。从第一脚踏进危楼，他许下宏愿，如同有些作家，声称要写传世之作一样，一定要为全体居民搬出这破罐头盒而奋斗。正如我们至今也未企盼到为后代人写，并预料他们必叫好的不朽作一样，教父的这份许诺，也是一纸空头支票。不过，倘不是事出无奈，翠翠非要嫁他，本不会搬进危楼，而成为我们的邻居。管房产的部门当然要来干预，计划成了一纸空文，成了人们憧憬的，但永远不能实现的美丽的梦，他们并不觉得未给老百姓办事，而有些羞愧之心，相反，抬出禁令来吓唬阿坯。

他们也不打听打听这位太岁是谁？

阿坯说：“那很好办，你不准我们住进来，只好先到你家委屈两天了！”

翠翠一本正经地说："你不会吃亏的，只要你老婆不吃醋，我还可以陪你睡觉。怎么样，你看看我身段，先尝后买！"说着就要解衣服扣子。那小公务员一见这阵势，真害怕这肉体魔鬼败了他多少年道行似的落荒而去。

说来也巧，刚刚把爹妈超度到西天极乐世界去的阿龙，这一间房子，正好结婚使用。但他是有眼力的人，估计奶油花一时半时未必首肯，而教父和翠翠急切间又找不到可以放张床的地方。他二话没说，拍了拍胸脯，房子借给他俩暂住。两口子十分感激这位小兄弟。尤其翠翠，不知该怎样报答才好？但听他把奶油花捧得高过九天，这婆娘马上悟道："放心，阿龙，这块肉我能让你叼到嘴的！"

危楼公众并不赞成这样一位黑势力领袖人物住进来，何况还有一位放荡的婆娘。也许因为危楼人多热气大，也许因为她确实从家里私奔出来，一时间无有换身衣服，经常穿得很少，到令人惨不忍睹的地步，在楼里走来走去。维护道统的范大妈（尽管她也偷人），二马科长（一位《金瓶梅》的热衷读者），武老先生（他的治阳萎偏方，屡试不爽）便抗议阿龙纯粹的自私，为了自己找媳妇，竟把这伤风败俗的两口子引进来。

"要把我们危楼风气败坏的！"言下之意，好像原来曾是一块多么纯洁真诚的净土似的。这三位道德文章满面的人士，居然挺胸凸肚要去和阿坯两口谈判。

阿龙善意地提醒："你们最好不要惹他，他说过，他是十二生肖以外的人，他属狼——"话未落音，三位原地向后转，心想，男的属狼，女的肯定属狮子，那更不是好惹的。

乔老爷对三教九流颇为熟悉，"阿龙，你跟这位阿坯，自然是一个码头上的弟兄了？"

"第一，乔叔，我需要生存；第二，我需要一个有保护的安全空间；第三，不瞒你说，我缺乏单枪匹马去闯的气力！"冲这番话，可以听出这年轻人头脑多么冷静清晰。

等到成为邻居以后，大家慢慢体会到，有这么一位教父式的人物，未尝不是好事。何况他誓言是那样振奋人心，“今天我阿坯承蒙大家给一块立脚之地，两年后，我一定要奋斗到大家和我一块搬出去！”

结果，真正搬出危楼，却是列入计划的二十年之后，那当然不是阿坯的功劳，而是政治昌明带来的新变化。不过，我们这位教父，为实现两年迁出的诺言，使出了浑身解数，说明他尽管远非完人，但至少在这一点，他不是狼，既然大话说出了口，他是在努力兑现的。当最终酒醉失言采用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被告密以后，危楼的父老兄弟完全谅解他了。

“你尽心尽力，阿坯，够意思啦！众人心里领你的情啦！”

“真对不住诸位老少爷们，没料到我阿坯会栽在这帮大小王八蛋面前……”说着，这个一百八十多斤的剽悍汉子，扑通跪倒在危楼门廊里，朝楼上楼下的众人，磕了三个响头。

一位教父能这样认输，是不容易的。

他肯定是通过为房子的搏斗，悟透了光凭象拳王似的结实身躯，光凭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血气之勇，只能小打小闹，出个小威风，在一块不大的地盘上，称王称霸而已。经历了与管房产的科长，管城建的主任，管施工的经理，管批钱的局长，甚至负责设计的工程师，描图的小妞儿，管文件的女秘书，编计划的处长……费尽口舌的交涉，甚至威胁利诱，讹诈恐吓。他明白了，别看危楼快要倒塌，但横在他面前的，却是一座屹立不动的，由这些人构成的坚强堡垒。他敲过堡垒的每一扇门，回答是同样的。

对不起，你怎么进来，怎么出去吧！

教父在碰了钉子的闯荡以后，要抗衡或者压倒这股他拗不过的力量，只有一条，好小子，我的阿坯——翠翠以一种女人的放浪，巫婆的蛊惑，和妒妇的嫉恨，煽动她丈夫：首先，你得死皮赖脸去抓权，

阿猫阿狗都造反成了气候，你客气干吗？抓权，抓实实在在的权，只要手里有权，没有进不去的门。二，阿坯，咱们得趁着浑水好摸鱼，现在阵脚全乱了，不捞白不捞，别怕手黑心狠。有钱使得鬼推磨，舍得下大注，神仙也动心。听我话，没错，干去吧！

这时，S市的两派，猢狲派和鬼魂派虽未动枪动炮，但也打得不亦乐乎。但正派得迂腐的市委副书记，因为并无什么劣迹，两派都怕太违民意，未敢贸然下手。现在，谁也无法理清当时那笔稀里糊涂的账了。书记与副书记以往在工作上的矛盾，以及倘非“文革”，省委已报中央，让二双爸爸接任第一书记职务，而杜书记有可能另行安排的前景，不知是否与阿坯在S市第一个胆敢揪斗二双爸爸有什么联系？也许只有杜洛克和我们危楼的阿龙，能说出些什么！可是，你别忘了，他们现在一个是经理，一个是经理助理，正风驰电掣开着杜书记的车，往飞机场去，赶飞往广州的班机呢！

虽然是阿坯第一个把市委副书记扳倒，使他从此一蹶不振，直到最后含冤死去。紧接着，二双的妈妈也逼得自杀身亡，只剩下被乔老爷冒险收留的一对孪生子。但这哥儿俩，当重新给他们爸爸开平反追悼会的时候，请阿坯和翠翠参加，请危楼许多邻居参加，独是执拗地拒绝前任市委书记来出席。怎么劝告也不行，哪怕为此不开追悼会。

唉：稀里糊涂的旧账啊！

其实，象危楼这样的鸡窝，又能飞出什么凤凰呢？S市象斗鸡似的两派，竞相把这个强有力的阿坯，网罗到自己的组织中来，阿坯开始发迹了。不过，无论谁在危楼这小市民庸俗氛围里待过，注定了成不了大气候的。直到今天，他依然故我，权未捞到，财未发成。“文革”期间他有许多机遇，可以爬得更高些，财神爷也时常光顾他，有可能把钱袋装得更鼓些。然而阿坯有狼的贪婪残忍，同时也有狼的疑虑和胆怯。所以他一打擦边球，马上鸣锣收兵。要不是他那个浪荡的婆娘怂恿他，怕连屁大事业也建树不起咧！

哦！这诱惑型的肉弹啊！她是个什么都下得手，什么都豁得出来的女人。

比起当年阿坯把翠翠从什么遥远的地方拐来，双手空空，家徒四壁，在危楼落户的时候，现在，他的新居里，那千元以上的地毯，和尚未普及的录象设备，早超过小康水准。冲他目前捣腾金银，炒卖外汇这一项，只要放开手，不愁不到富埒王侯的地步。无论翠翠怎么跳嚷：“到手的钱，你不挣，送上门的肥肉，你不吃，转眼就能赚钱发财的买卖，你不干。你疯了吗？你嫌钱扎手吗？你他妈的是敲掉了鸡巴，打不起精神劲了么？”

“我不想蹲大狱，让你守活寡。适可而止吧！你别忘了，你从家里跑出来，连条裤衩也没替换的日子。”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要干就大干，干到底！我就看不上你这又想吃，又怕烫，想出息，又胆怵的德行！”她一拍胸脯，不免发出英雄气短的感叹：“可惜我他妈的没长那玩艺，要我是个男人，敢不顶天立地？”

据说，阿坯当年是工厂派他到外地，去检修装配什么设备时，和翠翠相遇的。本来，这种逢场作戏，过水浮云的爱情，对教父来讲，已非一次，根本不会当真的。即或海誓山盟，一分手马上忘个无影无踪。可翠翠，看起来水性杨花，形近放荡，但她要爱起来，那可一点不含糊地往死里爱，强烈得足以使人窒息的爱情，除了阿坯，别人真是承受不住。

翠翠的父母哥姐说什么也不让她跟这个胸无点墨，身无分文，不知根底，吊儿郎当的外乡人相好，把她关在家里，为了防她跑出去，除贴身衣衫外，全部藏起来。而且在她房门上，挂了把如今已难得见到，多少有点文物性质的黄铜大锁，重量足有三公斤。冲这把锁，便可估计出翠翠娘家，必是类似邓友梅同志笔下早年曾显赫浮华，后来终于衰微没落的皇亲国戚、王公贵族这样人家。所以，小老K和他的助理，最近一门心思捣腾文物古玩，尤其几宗买卖得手以后，赚了大笔外币，胆子越做越大，也假充斯文，装作行家。其实翠翠才是门里出身，正如文学教父的狗皮膏药不灵一样，她对这两位文物贩子总嗤之以鼻。

阿坯哪里晓得翠翠被关，书香门第有时行出事来，也颇少一点斯文。犹如那位年轻一点的教父，横扫千军如卷席，给文坛只留下三男两女一样，缺乏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恢宏大度。翠翠知道阿坯马上要乘火车赶回S市，把门擂得山响，但黄铜大锁纹丝不动。这里，阿坯已剪票进站登车，尽管他有点舍不得这放浪的翠翠，以前，好几次类似的短暂风流，还从未产生过如此爽然若失的感情。可继而想到脖子上要拴着一个家，要镇日里守一位恨不能消化了你的婆娘，只好努力忘怀这个肉感的情人了。没想到，火车马上要开动的一刹那，见站台上风风火火跑来一个人，叫着他的名字。

“啊！翠翠！”他从车窗探头出去。

她披头散发，裹了条床单，连爬带拖，从车窗登上列车，也不在乎满车厢旅客惊诧的神态，扑向阿坯怀抱。

“你怎么这身打扮？”

其实，印度妇女的纱丽，也是这样围裹着身子的。翠翠看到列车开动，谁也无奈她何，竟放心开怀地乐出了声。“他们把我关了好几天，要让我死了这条心。我急了，放了一把火，爹妈忙着抢字画，抢破铜烂铁旧瓷器，我也不管什么黄宾虹、吴昌硕了，披了条床单就逃了出来。”

“你呀你呀！”教父见她床单里几乎是赤条条一丝不挂，他心软了。而且到这时候，不接受上天赐给他的妻子，已是绝不可能的了。如果阿坯当时表现犹豫，或者企图赖账，连亲爹亲妈的家都敢放把火烧了的翠翠，不一把掐死这负心人才有鬼呢？真要撕掳起来，阿坯未必是这个重磅肉弹的敌手。

就这样，他们俩成了家（不过，直到“文革”以后，才想起去登记，补领了结婚证），而且把家安在阿龙高姿态让出来的房间里，从此成为危楼居民。

爱伦堡议论过：人的命运并不象按着规则挪动的棋子，而是类似

捉摸不定的彩票。

假如阿坯不勾搭上翠翠，毫无疑问，将继续当他的草头王，作他那码头、实质不过是哥儿们义气的松散联合体的首领，护庇着这帮弟兄，并为他们谋些利益的教父。但有家有室以后，在危楼里目睹有那么多凄凄惶惶的人众，象蝼蚁似地挤住在危如累卵的案穴里，真惊讶人的适应能力，可以在如此狭窄局促的空间生存，觉得自己过去忙于打架斗殴，争王称霸，无事生非，调皮捣蛋，全把精力虚掷在无用的地方去了。还不如干点正经营生，早点闹腾得搬出危楼呢！

翠翠本想给阿龙说媒拉作为报答，谁知奶油花竟是个强按牛头不饮水的小姑娘。别看她姐阿珠表示首肯，她却不把这个口袋里随时可以掏出中央文革通令的阿龙放在眼里。而她姐在大机关待久了，似乎养成一种对文件的敬畏心理，悄悄提醒妹妹："花，别回绝人家，如今市委全瘫痪了，只有副书记一个人支撑场面，没准气数果真变了，我看得清清楚楚，阿龙拿的是红头文件，盖的是带国徽的大印！"

奶油花白她姐一眼，说出了当时包括读了许多马列的人，也未必能悟透的真谛："你知道他那些东西，是货真价实？还是左道旁门？"

翠翠好像倒有把握，她安慰阿龙："别急，她还没开窍，我会让她觉悟的。"其实，在危楼这样一个畸形的环境里，孩子个个都容易早熟。说来也可怜，文明是要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家里挤得连挂块幔子、作为最后一道廉耻的防线，都难以办到，文明从何而言。所以，耳濡目染的结果，小小年纪，早就无师自通。奶油花谢绝了这个浪荡女人的性启蒙教育。"得了吧！阿坯嫂，你们俩还是不要太不管不顾了吧！左邻右舍实在受不了，大白天，门也不关——"

"我只管快活！"翠翠问她："你心里就一点不想男人？"

"我想，就是偏不想他，可以吧？"

"为什么？"

"就冲他总鼓动你们去揪斗副书记——"她不屑地摇头。

“不鼓动，我们也要把他扳倒，饶不了他的。”

“他可是个好人，翠翠！”奶油花急了。“你别忘了，阿龙和杜洛克穿一条裤子，你们根本不知底细。”

“我不管好人坏人，反正这多年大家搬不出去，这里头有鬼。分明有了计划，有了设计，有了财政拨款。傻子，咱们必须一块闹，才能有出头之日，搬出这地狱！”

乔老爷也不赞成阿坯出这个头，去干猢狲、鬼魂两派不敢干的事，把副书记拉下马来。老百姓在某些人眼里，也许是一群卑微的蚁民，但对于父母官的好坏优劣，心里都有一杆秤在，只不过不讲出来。或者即使讲了，也是零点几分贝的音量，谁也不听罢了。大家对躲起来的书记，和没躲起来的副书记，稍有点良知，无不知道孰轻孰重。但是，当愚昧、暴力和阴谋混成一股祸水冲来的时候，所有善良的人（也常常是毫无作为的人），只好束手无策，眼看着在Y大街十字路口，新辟的红色广场上，布置s市的盛大批判会，要把据说是死不改悔的副书记，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老乔对这次会议发起人说：“阿坯，请听我进一句忠言，你白在江湖上混啦，难道不明白什么叫借刀杀人吗？”

“乔老爷，你放心，我不会被人当枪使——”

阿坯嘴上这样讲，肚里有点犯嘀咕，就象文学教父有时贩卖二手洋货，心里不免也打小鼓一样，装着精通拉美文学，但不识西班牙文，大家是知道的。阿坯会不了解阿龙和杜洛克的某种默契么？会不明白杜书记虽在医院，并未卧床，成天打电话么？所以，他稍有一丝迟疑。

翠翠可是个什么都不论的娘儿们，她认为错过这村，就再没那店了，一个劲撺掇教父上。“阿坯，扳倒这个副书记，什么猢狲派，鬼魂派，统统不在话下，这位置就是给你留着的。”

“我当副书记？”

“为什么不能？”

“我连党员还不是！”他给她一巴掌，要她头脑清醒清醒。

有的男人象女人，譬如某些电影小生。有的女人却象男人，翠翠和有些名女人一样，野心，权欲，名利，地位，样样都感兴趣。她同样回敬阿坯一记耳光：“你也不看看形势？党员有啥稀奇，闹它一个当当。记住，先捞套房子！”

“那危楼里那么多人家——”阿坯记起他发的誓。

“管他们咧！”

“那不行，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可不能象有的人，一上台，就把老百姓忘了。”

“你就是压根儿的出息不了，什么叫政治家？傻货，感情对淌眼抹泪的娘儿们有用，你要搞大事业，绝不能软心肠，那你会毁在这上头的。”

“我宁可毁，也不能丢了哥们弟兄，危楼老小！”

翠翠对这扶不上去的天子，恨得牙痒：“你他妈的就不能给老娘壮壮面子——”然后，这个被权欲之火烧旺了的女人，一把揪住他耳提面命地说：“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做丈夫的顿时火冒三丈。他可不是天生怕老婆的种，觉得这娘儿们也太过份了。大喝一声：“你给我闭上你这X嘴！”可马上他又噗嗤一声乐了：“翠翠，翠翠，你光长一身好肉，怎么就不长长脑子？咱们这不是做梦娶媳妇，想得美么？”

“我不这么看——”她冷冷地说。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反常的年代里，翠翠的看法，倒不是她那种女人的聪明，而是获益于女人的精细。对于活生生的世界，女人只要不坠入情网，永远是严峻的现实主义者。最后，他俩在这一点上达

成协议，要扳倒副书记，只有在关于危楼的财政拨款，到底给挪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的问题上，把文章做足。

如果说，阿坯身上有那种翠翠认为会把人毁了的感情，那么，危楼的乔老爷，这种要不得的感情，简直可以说是到了不可救药的丰富程度。从他一辈子不走运，与解放后始终在那个小门市和臭鱼烂虾打交道看，翠翠的话倒真是金玉良言。他和副书记无亲无故，只是普普通通的上下级关系。具有嘲讽意味的是，颇讲究唯成份论的这位首长，可以说是从来也没器重过他。虽说他没落到蹬三轮车的地步，应算工人阶级；但早先却阔过的，在副书记眼里，这成份便象掺了水似的酒不纯，因此二十年来控制使用。尽管老乔应该怨恨，应该趁机斗一顿发泄发泄。但此时此刻，副书记要押上台去接受触及灵魂的洗礼之前，乔老爷这该死的感情发作，竟然想在这危难关头，帮旧日首长一点忙！

“确实对危楼的重建，拨过专款？”

要求市委一位负责人事无巨细，全部记住是不可能的。但二双的爸爸对此事的印象颇为深刻；款源，款数，时间，乃至经手承办审批等细节也能回忆得起。他甚至感慨：“人民政府还不是不想为人民办事，钱是批下来的，可惜没用到正地方，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我也有愧和内疚啊！”

老乔理解首长的书生气，赶紧提醒他：“你最好说不晓得，一推六二五！”

这位正派到迂腐的副书记大惑不解，引用孔夫子的话说：“这是为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那你把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顿时语塞，钱是有来着，但是用到杜书记那四合院的扩建翻修上去了。虽然当时他并不赞成，可也抵制不住，如今把责任推到当事人身上，这位孔夫子的弟子，是决不肯而且也未必会去落井下石的。

何况他认为这终究是党内的事，所以，无论群众怎样围攻，他也咬紧牙关。一起拉到台上去挨斗的老乔，估计此中准有老老K的份，再一次附耳过去：“你干吗大包大揽，也不看看啥年头，你这儿顶着黑锅，别人没准偷偷乐呢？”

在全场群众（尤其是危楼的乡亲）简直愤怒到了极点的呼啸声中，二双的爸爸，也不知是正经，还是麻木：“我为人一生，力求正直！”他不知道，那年头正直最不值钱。

主持批斗大会的教父马上警告：“不许你们这些走资派交头接耳，给我放老实些！”说到这里，阿坯有点吃惊地怔住了。因为今天这个大会，S市的大小当权派都被勒令到会接受批判，一个个循规蹈矩在台口垂首低立，面对广大革命群众忏悔认罪，却把撅起的屁股，冲着端坐在主席台上的鬼魂，猢狲两派头头，以及哪一派也不是，异军突起的阿坯。此刻，他被这许多臀部中的一个吸引住了。

因为教父只不过是工厂里小哥儿们的首领，他能接触到的最高层次的官员，顶多也就是车间主任，班组长之流。而且他凭力气打天下，对仕途毫无兴趣，缺乏那种马屁素质，竟不认识S市所有被斗的走资派。因此教父细细打量过去，这一排撅起来的肥硕宽阔的屁股（因为他只能看到屁股），可能因为常坐小轿车，常坐转圈椅，常坐主席台，常坐宴会桌的原故，一个赛似一个的异常发达，却没有一个屁股是教父熟悉的。但是令他惊讶万分的，在这些肥鸭般沉甸甸的屁股中间，居然发现一个似曾相识的，瘦骨嶙峋，显得寒酸可怜的屁股。阿坯连忙把台后的阿龙找来，问道：“挨着副书记身边的，是谁？怎么有点面熟？”

如果咬文嚼字，说面熟是不够准确的。

阿龙也没在意，冲着这个显然不够级别的屁股相起面来。他在这方面的造诣，要远比教父高深，拍马有术，通常也是拍马的这个部位。有句民谚叫做“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就是说，部位拍错了，适得其反，马倒要尥蹶子了。阿龙是何等精明的人，定睛看去，不由一惊：“怎么把他弄到台上来了？”

“谁？”

“咱们危楼里的乔大叔呀！”

“天哪！怪不得有股鱼腥气，怎么办？”他问这位谋士。

“可能是误会了！”他低声说：“正好，省里来的特派员问杜书记揪来没有？干脆让大叔顶着，横竖他未必认得出来。”

确实也是这样，老乔正和副书记辩论价值观念的改变，正直这种属于道德范畴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准则也未必尽同。这时，造反派汹涌进屋，不问三七二十一，连乔老爷一股脑儿押往会场。别看老乔屁股一副不第秀才模样，但那读书人面孔，以及和副书记侃侃而谈的神态，真的将他错当成养病的杜书记。因为有人骂：“你装病躲起来也不行！”还有人踢他一脚：“老百姓一条鱼也吃不到，看你这走资派，吃得太多都冒出腥臭味来了。”

“把他弄走，阿龙！”教父预料着：“这大叔会出洋相的！”

“特派员那儿无法交待，只好将错就错！再说，他大小也是八九个人的门市部主任，触触灵魂对他身心有益！”

阿龙说话的口气，冷淡得让教父都吃一惊。

就在这位绝对自私型的年轻人举荐下，乔老爷，有史以来坐惯冷板凳的角色，想不到“抖”了起来，他不无嘲讽地对身边的副书记说：“我真荣幸，能和你平起平坐！”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副书记努力把头低到标准程度。

“从打我会演话剧以来，还不曾在这么多观众面前露脸呢！”一种属于演员的职业习惯，在人多场合表演欲望往往情不自禁地油然而来。

“你赶紧老实安生些吧！”他示意老乔把脑袋多弯下一点。

“想不到你还替他们维持秩序——”乔老爷为副书记的这份革命自觉性感到悲哀。想到在场所有撅起屁股的干部，一纸勒令，几个人起哄，就乖乖地报到，并俯首帖耳挨训，半点反抗的念头也不敢有，着实让他诧异。因此他偏抬起不肯认罪的脑袋，寻找坐在会场人群中的老伴。“我有什么罪好认？屁！”硬是“喂”地叫出了声。正在控诉走资派三反罪行的发言人，顿时言语嗫嚅，以为自己可能什么地方讲错了话。因为那是个无人不罪的时代，随时存在缚到被告席上的危险。老乔赶忙宽慰他说：“您批判您的，别耽误您。我招呼我老伴——”然后故意神秘地：“水产公司后门口排着大队咧！”等到民兵闻声杀过来弹压，麦克风已经传遍全场。

那年头，谁嗓门吼得最高，口号喊得最响，豪言壮语讲得最漂亮，反而没有听众，不论你多么慷慨激昂，无人会当真谛听。相反，小道消息，街谈巷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要比社论，文件，公告，通令具有更强大的传播力。这从广播喇叭里传出来的悄悄话，竟勾起会场里许多食客的馋虫。一个“水产公司”，一个“后门排队”，就意味着能买到在市场上早已绝迹的黄花鱼，而且保证是便宜的内部优惠价格。这个诱惑，甚至使坐在主席台上的衮衮造反诸公都直流口水。因为S市人喜欢吃鱼——其实也不止S市老百姓如此，包括阿坯，包括翠翠，都不禁怦然心动。但教父到底有点江湖气，他比那些发国难财的造反派，还不至贪婪到寡廉鲜耻地步。一跃而起，跳到台口，握住麦克风，把脸一黑，朝全场群众吼着：“谁敢动，敢乱，敢走，我就敢下令开枪——”

那气势，那威风，使得当时在主席台后坐着的一位从省里来的特派员，据说是个通天的人物，大为欣赏。马上在小本子上记下阿坯的尊姓大名，准备重用。

朱大姐——我们乔老爷正在找寻的人，由于三十年代在上海拍电影，烧坏了眼睛；加上最近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天天请罪，用辣椒面刺激老眼流泪，表示沉痛忏悔的结果，视力大大减退。光听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很象吆喝卖臭带鱼的老伴，但她怎么辨认不出，眼前是黑麻麻一片，弄不清谁有罪，谁无罪。或许都犯过罪，只是程度不

同，或许谁也没有罪，纯粹是瞎折腾，全在演戏玩。她问坐在身边的危楼邻居：“我听那声音，象是我们家老头！”尤其透露后门卖鱼的消息，她相信只有他能发出这独家新闻。“可他今天能演个什么角色呢？”

她不作声倒还罢了，一作声立刻使二马忿忿不平地发起火来。因为他果然看清楚这个成份不如他好，职务不比他高，历史没有他清白，出身远比他逊色的乔老爷，居然在台上，居然站在副书记的旁边。虽然是批斗，这位置对一个小小门市部主任来说，也太特殊，太显赫，太破格了。

“这怎么搞的？简直很不象话……”他那镶得不够理想的假牙，讲起话来漏风散气：“我要去抗议——”说着往主席台前挤去。

人们也摸不透二马为什么无名火起，只见他在人群里一颠一蹶地走着，确实有点象刚放出笼来的公鸡，步履不稳，却又有点轻狂兴奋的样子。看来，危楼武老的鸡血疗法在他身上是起到作用的。本来，这次全市大批斗走资派长长的勒令名单里，他怕找到自己，知道挨斗不是好滋味。等到他看完这份黑榜，几乎把S市全部有头有脸的人物，囊括在内，独独他这个副科级干部，好赖也是一名科室领导，想不到名落孙山。那种寂寞感且不理论，最熬煎着我们二马心的，是那种不入流感。仿佛被批判也是一项权利，和什么级别看什么文件，听什么报告一样，是政治待遇，不知谁在其中作梗使坏，把他应该享受的权利被剥夺了。从勒令公布以来这两天，二马一直处于怏怏不乐，罔然若失的状态中。难受啊！比挨斗还难受的，是他得不到批斗。

当把自市委副书记起的大小走资派往台上押去的时候，二马心里充满了妒嫉，羡慕，哀怨，不平的感情。所以一看到乔老爷也象个人似的，站在走资派堆里，而且紧紧依傍着分工管农林水利的副书记，他气不打一处来。别人，二马也许不敢比试，你老乔算什么东西？还讲不讲成份？他一边走，一边在肚里编词。他祖父是中过举的，他父亲是留过洋的，他本人是上过学的，而且是大学。同志们哪，贫下中农能上得起大学么？你们的阶级路线是怎么掌握的？象我这样三代贫

农，反倒不如他，他有资格和副书记站在一块挨批挨斗，我怎么不配……

在主席台后，陪着省里来的特派员，正说着话的阿龙，一眼瞟见象斗鸡似蹦来的二马，心想来得正好。因为看到这位大员的小册子上，已经记下阿坯的名字，这就意味着鸿运来临，谁知是封个中央委员（虽说他眼下连个党员也不是），还是要当省市的第一把手？在那年头，诚如翠翠的现实主义所看透那样，一切都不是不可能的，甚至绝顶的荒唐，也能以万分郑重的形式，令人哭笑不得地接受承认。阿龙这小子，实在算不得一个好小子，他看出教父的趋势，是一种上升的，没准要飞黄腾达的趋势，在这个时候，他又不希望阿坯取得太大的成功。

他把二马拉来，拉到特派员的面前，问道："怎么回事？"他完全理解这位副科长，是个咬群的骡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是个没有狗屁本领，白吃共产党这多年，倒吃出功劳来的混食虫，准会没碴找碴，闹出点事由，使特派员脑海中对教父的良好印象，不那么尽善尽美。

"你们还要不要分依靠对象，打击对象？难道造了反，依靠的对象遭打击，打击的对象倒依靠了么？还有没有敌我友，左中右？还有没有阶级的烙印？还有没有苦大仇深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革命性？还有没有自来红，天生的左派？阿龙，你们打击我，就是打击革命。虽说挨批斗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可是涉及到原则问题，我不能让步。他老乔能站在走资派堆里，我更有资格，一个三代贫农会顶不过他黑五类？他爷爷中过举……"二马把编好的词，从牙缝里咝咝地挤出来，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同样是"革命"的委屈。

没想到特派员也是一位深信革命遗传学的人。他说："对依靠的对象更依靠，对打击的对象更打击，这就是红色政权的阶级路线。怎么搞的？"他斜眼打量主持会议的阿坯，"怎么能办出这等阶级观点模糊的事？"说着，又从怀里掏出那本小册子，在刚才记下阿坯名字的左上角，打了个问号。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阿龙，心里想：“反正，教父的中央委员职务肯定当不成了！”他冷冷一笑，终于把阿坯上升的趋势遏制住了。自私型青年，就是这种性格。没有办法，并不是他不讲信义，不够朋友；他需要人家的庇护，依靠人家的支持，可他不赞成，或者不希望人家攀登上成功的顶巅，都缘出于他个人的考虑。在天体运行中，一个物体构成另一物体的卫星关系，是决定于这两个物体的质量，距离，才相对平衡，运行不息的。倘若作为主体的行星，发生了质量上的变化，那么，卫星的命运，不是被吞灭，便是被抛离。阿龙究竟是在名牌中学读过书的，他把这点物理常识运用到他的附庸哲学之中。所以，他对杜洛克，对教父，乃至今后对其他别的依赖对象，都只能是适可而止的程度。

尽管现在，他和他的经理坐在轿车里，往郊外飞机场疾驰，他也时不时地回头，从车后窗看看夹在稻田、鱼塘和一排杨树中的公路上，会不会出现一辆闪着红色警灯的公安局的车子？他是害怕这样的局面？还是希望这样的局面呢？阿龙自己也有点理不清，心里到底怎么想。

说实在的，我们这位年轻人，此刻的心境，忐忑，兴奋，惊恐，冒险，惋惜，嫉妒……正象鸡尾酒似的兑在一起，说不上什么滋味？他只盼望翠翠能发现压在她枕头卞的一份复印件。如果这多情的女人，睡过了头，没听到闹钟的铃响，那么，杜洛克便算走运。买卖一旦要得了手，发了大财，肯定要远走高飞，什么皮包公司，什么经理助理，全他妈的完蛋了……阿龙在心里咒骂着。

他回头看车窗外的公路上，空荡荡地连车影子都瞧不见，阿龙还是头一回觉得自己失策。不过，当他和杜洛克目光相遇时，照旧是甘愿效忠的模样，小老K不禁被感动了。

阿龙装出来的忠诚不二的神气，曾经把老有权谋，深谙韬略的老老K书记，都哄骗得相信是绝对可靠的自己人咧！象阿坯那种不怎么工于心计的粗线条的人，更容易被阿龙的表面忠诚所蒙蔽。甚至象翠翠有点政治权欲，有点心怀叵测的女人，也还不是上了当……他心里

盘算，即使翠翠此刻醒了，也只能是眼睁睁地叫苦不迭了。

他觉得对不起她，象他这类自私型的人物，能出现有负于谁的愧疚心理，还实属罕见。阿龙认真回忆一下，从他可怜的父母归天以后，真正谈得上关心他的生活，婚姻，工作，事业的人，还就数得上翠翠。好像从他把房子腾出来开始，这个女人便把他划入自己的保护范围里。有的人对你好，是期望得到回报的，而她这种关注操心，更多是女性本能的自然流露。可他，却如此这般地“报答”了翠翠。

眼看着什么也来不及了，飞机场已经到了。

现在回想起来，二马在批斗会上的捣乱，虽然给教父的“文革”官运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未始也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他今天不是“三种人”。而且做点买卖，发点小财，也算是悠闲自在，得其所哉了。曾经是动枪动炮武斗的鬼魂、猢狲两派首领，眼下不正被推了光头，穿着囚衣，在某地服劳役吗？假如阿坯当时一路顺风上去，下场怕也未必比他们强。

在特派员的干预下，成份不好还敢冒充走资派的老乔给轰下了台，他鞠了个躬，请示道：“我可以排队买鱼去吗？”

“滚——”

所有自认为是好成份而具有优越感的，在台上的这些人，无论撅屁股和没有撅屁股的，都义愤填膺地，同声共气爆发出了这个字。唯有二双的爸爸，这一回倒反常地保持沉默。

乔老爷有点难过，他那该死的感情更加浓了，看到他走后，副书记越发孤零零地孑立在台口，形单影只，实在凄凉。他想，真正应该和副书记并立的，是杜洛克的老子。便问：“我滚可以，那我走后，留下的空缺，该谁补充？”他提示大会主席团说：“是不是该把杜书记、第一把手请来？”

“用得着他吗？象我这样顶括括的上好成份，完全有资格顶缺！”二马毫不谦让地入列，终于如愿以偿地站到走资派的队伍中

间。那种失落感刹那间云消雾散，并努力把头俯得更低，把屁股撅得最高。真遗憾那时不兴评最佳走资派之类称号，否则，二马和许多对造反派俯首称臣的领导同志，都可以捧金牌的。

批斗大会结束以后，教父等着黄袍加身了。因为他看到把他名字记到小册子上，却未看到在他名字后又划了个问号的变化。他和翠翠估计，没准会提拔到中央文革。不过，阿坯究竟不是一当官便把老百姓扔脑勺后边的主，他还没忘危楼老少，没忘他的誓言。他在楼梯口对全楼宣布："众位父老兄弟放心，只要我走马上任，第一桩事，便是把各家各户安置好，离开危楼。"

大家一致赞成阿龙的结论："阿坯是真正称得上为哥儿们的哥儿们！"这和文学教父的腔调，基本是同一模式的。

等了好久，也不见动静，任命始终下不来，原来特派员回省以后，公务繁忙，把笔记本上的名字忘了。翠翠等得不耐烦，亲自到省里去了一趟。夫人外交获得成功，取回了一张表格，要阿坯赶紧填上。

"怎么？让我入党？"教父多少有点失望。

"屁！这是特派员要给你弄个咱市部长当当的表格，快找阿龙帮你填好交上去。"

虽然升不到中央文革，当个部长有实权倒也不错。阿龙不禁纳闷："怎么会想到部长的呢？"他哪里明白，特派员也是个人，和他见到奶油花便心猿意马一样，在诱惑型肉弹面前，也禁不住心旌荡漾。只要不动真格的，翠翠这娘们从来不讲男女授受不亲的。特派员一翻本子，果然找到阿坯大名，只是那左上角的问号，他犹豫了一下。也许因为写的时候，这号的腿长了些，和下面的点联住了，多少有点象非法定简化字偏旁部首的"卩"再加上这女人通体散发出的风骚，特派员顿时悟通了：看，我差点把这个当部长的人才埋没了。

"当什么部长呢？特派员？"她在沙发上使劲靠住他。

“你们商量好了，填在表上！”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他害怕自己单薄身体招架不住大力神式肉弹，便把选择当什么部长的权利交给了翠翠。

危楼人几乎全聚来出谋划策，冲多年吃不到一条新鲜黄花鱼，最好当水产部长、为了坑坑洼洼的Y大街，和臭阴沟泛滥的J巷，当然当马路部长。可想到三天两头停电，摸黑上厕所掉进粪坑，也许该当电灯部长。作家只剩下三男两女，虽无碍国计民生，但维持文坛命脉，似乎阿坯应自告奋勇当小说部长才是。可危楼人太顾自己，一致认为任房屋部长，为最佳选择。

乔老爷提醒大家别忘了即使有财政拨款，到嘴的鸭子还飞了的往事，翠翠当即拍板：“看把我糊涂的，阿龙兄弟，就填上管钱部长，腰里有票子，等于是走遍天下，无门不开的通行证。”

当夜，危楼公民每人都做了一个美梦，有的梦见吃一条比蓝鲸还大的松鼠黄鱼，有的梦见住进比故宫太和殿还大的房子。我也做了一个美孜孜的梦，梦见那些真正配称作家的三男两女，由文学教父领着，为了怕走散丢失，象幼儿园娃娃，拴在一根绳子上，到瑞典去领诺贝尔文学奖金。直到阿坯半夜敲门把我惊醒为止，要不然我就能欣赏到领奖之后，他们跳的最近刚流行的吉特巴舞了。

“什么事？阿坯！”

他神秘地招呼我：“你来一趟！”

这鬼鬼祟祟的举动，立刻驱散了我的睡意。当“右派”多年，提心吊胆惯了，最容易敏感。随他到了他暂居的房间里，只见除翠翠外，尚有阿龙和乔老爷在，三个人围着摊在地板上那张表格发楞，我这才放下了心。

乔老爷见我进来，叹了一口气：“你也是经历过多次运动，不知填过多少回表的人啦！看看这张大表怎么填法？”我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见到比两张报纸宽些，和墙壁挂的大型中国或世界地图差不多

的表。栏目总有一千几百项，连小时候尿没尿过炕，睡觉打不打把式，都有空格留待填写。

我说：“那么，逐条逐项的填吧！有什么难的？”

“谈何容易，你看这一块地方，让人怎么下笔？”乔老爷早年在大学学法律，做刀笔吏是刮刮叫的，他懂得书面文件一字千金的重要性，能不能当上管钱部长，与填好表是大有关系的。

我不得不趴在地板上，随老乔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是关于家庭成份调查的整整一大栏，顿时使我目瞪口呆，怪不得久经沙场的乔老爷也怔在那里。据我回忆，所填过的各种不同的表格里，成份栏，出身栏，仅留两小格足矣！这里必须填写的部份，足有对开报纸的半面篇幅大小，五服之外，九族之内，上溯五代，下含两世，都要一一写上去。我望着这要当部长的人，不禁可怜起他来。也许打架，三个两个人近不得他身，可要他讲出曾祖、高祖的名字和成份，以及他们是否参加过反动党派会道门，受到过什么处分之类，他那脑子里肯定是一片空白。“能填多少，就填多少呗！这也是允许的。”我只好如此答复。

“错啦老兄，你看不出文章的精华所在。假如照实填上去的话，阿坯甭说部长当不上，还有可能划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里头去的危险。”乔大律师一字一板地说。

“什么？”阿坯跌坐在地板上，直翻白眼。

“阿坯，你生父是行伍出身，至少要定一个反动兵痞。你养父开过茶楼，不划资本家，也算小业主。而你妈呢，则是地主婆——”

“我妈不甘心当地主小老婆，才跟我当兵的爹逃走的。”阿坯申辩着。“她还活着，她在乡下，可以去调查。”

“可当过地主婆是事实，哪怕当一天，也算是污点。其实我不这样认为，可有人咬你一口，算作地富子女，你也抵赖不掉。同样，翠翠——”乔老爷又转过脸来分析她：“你爹是古董商，你爷爷当过道

台、府尹，官僚加资产阶级这顶帽子，跑到天边，也得给你戴上。你们大家说吧！填上以后给特派员送去，会有好果子给你吃？”

“去他妈的，老子不干了！要不是为这房子，我才不当什么狗屁部长！不给我当，我也不见得想不出绝招，让大家搬出去！”教父从地板上抄起那张巨型表格，动手要扯。

翠翠一把夺过来：“看你成不了气候的德行，请大叔们米不正是出谋划策吗？”

事情很清楚，这表如实填了，当不成部长；不填，那当然也不会给阿坯下委任状。五个人挤在小屋里，面面相觑，琢磨不出一条妙计来。翠翠又急又热，象一头困在笼子里的母狮团团转。她本是不在乎的女人，衬衫穿不住，索性脱去，到水笼头冲了一阵，光戴个胸罩又回来商讨她丈夫当部长的事情了。

到底还是阿龙聪明透顶，他好像早有估计，“文革”浪潮三年五年未必能平静下来。杜洛克和躲起来养病的书记，一时半时怕也难以东山再起。猢狲，鬼魂两派造反首领，都是比阿坯还不如的政治渣滓，投靠他们，保险系数太低。所以，年轻人迟疑了一会，盯住近乎半裸的翠翠，用一种无比慷慨的口吻说：“干脆，我把我的家庭成份，让给你们，写上吧！白送给你们，我什么都不要，只要阿坯哥能成事，翠翠嫂能如愿，我们也算兄弟一场！”

这世界上还能找得到比阿龙更棒的家庭成份吗？尽管在表格里写出来的，他爹妈从事过的职业：码头短工，黄包车夫，街头理发师，保姆，茶炉工，废品收购员，曾经给在名牌中学读书的阿龙，带来了多少屈辱，羞耻，受到过多少嘲讽，轻蔑，倘不是投靠了第一书记的儿子，简直连头也抬不起来。可现在，成了金不换的宝贝了。当王侯将相，公子王孙，全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以后，阿龙这才意识到他爹妈留给他一份多么丰厚的遗产。

“这事行得通么？”我孤陋寡闻，有点不大放心。

“我琢磨大概未必不可以，‘文革’本来就容许各种新生事物出现的吗！”老乔引经据典地说：“何况有例可援，乞乞科夫收买死魂灵，彼得·史勒密出卖个人的影子，浮士德博士与靡非斯特也进行过交易。因此我想，阿龙把自己的成份让给阿坯——”

两口子迫不及待地问：“大叔，你看行么？”

老乔说：“反正城里没搞过土改，谁也没订过成份，全凭自己一写拉倒。我看可以，要来调查的话，范大妈总得求我写证言，准不会出问题。不过，为了把牢起见，阿龙最好写个字据，因为我学过法律，还得文字为凭。”

教父倒有点不好意思：“那多不合适……”翠翠是懂得一点权谋，而且也会讲生意经的女人：“阿龙兄弟，还是写一张字据好，你不一定完全卖绝，租借给我们也行。我们用完了，或三年，或五年，又原样还给你。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她爸爸当过古董商，看来做买卖不算外行。

“看你说哪里去了，翠翠嫂，只要你待我好，我把我这个人卖给你都心甘情愿的。奶油花她算什么？我看你，才称得上为女人的女人呢！”

翠翠一把搂住这个出租成份的阿龙：“好兄弟，你成全了阿坯，我打心里谢谢你，你什么也别说了，嫂子全明白，全懂了！”

想当部长的阿坯，不得不闭上半拉眼。这里乔老爷已将租契写好，阿龙从翠翠的怀里，腾出一支手，龙飞凤舞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等到人们走后，屋里只剩下阿坯、翠翠两口，教父脸色阴沉，捏着那张租契。“我可提你个醒，他把成份租给我，我并没把你租给他。”

“你呀！小肚鸡肠，没点出息的货！”翠翠戳他的脑门子：“怎么就不开窍？你以为我当真跟他睡觉？人家把那样好的成份租给你，一租

就是十年，不给人家一点甜头？”

“拿老婆作交易，在弟兄们面前，我能抬得起脑袋？”

“你马上当部长，还要什么脸面呢？”翠翠深感这粗人不可调教，只是叹惜。“你以为许多造反上了台的，都是好货？”

“可我，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翠翠！”

“我们不偷，不抢，不坑害良民百姓，就算我给阿龙一点感情，也谈不上什么不光彩。你不干你滚，横竖咱俩也没登记，我要这成份，我去找特派员，我就不信我翠翠比不上那些阿猫阿狗，他们都人模鬼样地当什么鸡官鸭官，我倒坐不了金銮殿……”

阿坯此人，实在不值得称道，但他说话算数这一点，倒有些江湖侠义。他知道，他只要说声不干，这娘儿们才不怕打鸭子上架，给她什么长她也敢接受。估计她上台后，准是只顾自己捞肥，危楼里的众位邻居，决沾不上她的光。所以，他为了实现誓言，只好咽了这口气。不过，还是揪住他老婆的头发，再一次警告她：“你得注意点，不要太不象样！”你以为翠翠会买账么？她哈哈大笑，“我才不想给自己立贞节牌坊呢！就这样，我也比那些爬上台的干净得多。”

再比不上“文革”那阵有热闹好瞧的了，夺权以后，今天你上台，明天我下台，牛头马面，鱼虾蟹鳖，都过了官瘾。官当也容易，丢也痛快，走马灯一般。阿坯把表格填好交上去以后，特派员一看，用“革命”遗传学分析，他母亲既然是收破烂的，儿子肯定是锱铢必较的理财能手，他父亲能从孩子脑袋上一毛两毛把钱扣出来，估计当管钱部长后，必能明白该怎样生财聚财，该怎样用钱花钱？他对送表来的翠翠说：“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样百分之百纯洁的好成份啊！马上给S市打电话，让阿坯先熟悉工作，省里正式任命随后就到。”

第二天早晨八点正，一辆黑颜色的轿车开进J巷，在危楼门口停下，接新部长去办公了。你可以想象到，给阿坯夹公文包也挤进轿车里的，除去阿龙，不会是别人。如同此刻在飞机场大厅门口，走下汽

车，替杜洛克拎那只沉甸甸皮箱一样。那时，阿坯空荡荡的公文包里，只有一纸关于危楼的拆迁，安置，修建，拨款的计划。说来可怜，纸质已经发黄变脆，快成文物的市府归档文件，被大大小小的公章，各级领导的批示，有关部门的研究处理意见，和转来推去的等因奉此之类的官样文章，弄得面貌全非。所以当阿坯把这计划端到众人面前时，大家完全不能理解，这位新部长什么意思？革命压倒一切，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居然要拨款盖房子。私底下窃窃私语：“看起来他成份好，神经不太正常。”阿龙也提醒他：“阿坯哥，你别忘了，你现在是部长！”

“一当官就不顾危楼里人死活？”

“反正你上台先张罗修老百姓的房子，大家不理解。假如你拨款为别的官们盖小楼，要不，你给你自己闹套象杜书记那样的四合院，倒觉得是件正常不过的事。”

阿坯象瞅着陌生人：“好小子，别看你爹你妈苦出身，给你留下个顶刮刮的好成份，可变起质来，也真快得吓人呢！”他斩钉截铁地说：“要是不拨重建危楼的款，我就不当这他妈的部长！”

“你试试看吧！”

阿龙预料阿坯必然失败，但想不到会那么快翻了船。我们的教父，在接到任命决定的同时，另一份免去他部长职务的通知，也到了他手。因为他竟敢斗胆挪用S市搞红海洋的款项，要去修建在Y大街J巷里头，一幢根本还未倒塌的楼房。“简直岂有此理！——”特派员大为恼火：“要不是姑念该人成份较好，一定要严惩不贷的！”这样，阿坯虽被免职，回到危楼倒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那时物资供应比较匮乏，这家献出点花生米，那家捧来点虾米皮，配给的芝麻酱，年节留下来的黄花菜、木耳，以及凭证购买的白酒……全楼老少摆宴款待阿坯，东西虽少，盛情却溢出席外。

这个也许一辈子没淌过眼泪的粗人，端着酒碗，竟呜呜地象老娘们似的哭出声来。大家以为他心疼丢了部长官职，其实，他无脸见江

东父老。一口气灌下三碗白薯干酿成的爱上头的酒，脑袋晕疼，胆子却壮了许多。一眼瞥见坐在楼梯上冷眼瞅他的翠翠："别生气，我官丢了，成份没丢，我一定东山再起，重出这口气！"

"狗肉不上桌，你给我拉倒了吧！"她站起来，姗姗地回楼上房里去了。这时，阿坯才看清她裹着条床单，估计她要去洗澡冲凉。于是，那个放了一把火，烧了家门，追上火车，跟他私奔的泼辣货形象，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映现出来。看来，他酒喝多了。突然，他拍了一下桌子，"有啦！诸位！要想搬出危楼，只有这一条妙计——"说着，他用手指头蘸着那白酒，在桌面上划出来诸葛亮借东风时，与周瑜各自在手心里写的那个字。

明显是酒后狂言："反正我也悟透了，成份好为非作歹也能宽容，我豁出应个罪名，在楼里放把火，这房还不象纸灯笼，燎个精光。我看到那时候，给不给钱？再打官腔的话，我，我给他们，来个，来个红刀子进，白，白刀子出……"

阿龙一看他部长丢了，没戏可唱，又听说老老K要亮相结合，便打了个小报告，把专政队勾来危楼。一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若不是阿坯如雷的鼾声，醺人的酒臭，他们连楼门都不敢进，这帮痞子无不领教过教父的拳脚。若是他处于清醒状态，三个五个人制服不了这条狼，说不定讨个鼻青脸肿回去。尽管宿酒未解，头疼欲裂，也是好不容易才降伏在一帮小瘪三手里，硬给挂上反革命纵火犯的木牌，押下楼来。危楼人也许最没出息，最自私，最胆小怕事，但此时此刻，都默默地站在自家门口，站在楼道里，站在扶梯上，给阿坯送行，目光跟随着他踉踉跄跄的脚步，到门廊里，到大门口。也许他酒醒了，转回身子，朝楼上楼下的众人说："真对不住诸位老少爷们，没料到我阿坯会栽在这帮大小王八蛋面前……"他说着，用蔑视的眼光，瞧了一眼出租成份的告密者，然后，趴在地上，重重地朝男女老少磕了三个响头。

机场广播去广州的旅客剪票登机了。杜洛克站起来招呼他的助手："走吧！阿龙！"

阿龙木然地应了一声，拎起那只份量可能超重的皮箱，随着他朝登机口走去。

“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年轻人的心，比手里的箱子还要重些。他知道，翠翠的老子一生经营收藏古董，抄了家后如今落实政策又退还继承人的东西，文物部门都曾经做过真伪鉴别的。他实在佩服杜洛克的本事，借着他老子的余威，把这位女继承人手里的东西，什么是真货，什么是赝品，什么最值钱，什么是洋人感兴趣的，全部底细都掌握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阿龙不由叹息：翠翠老子留下了钱财，杜洛克老子还握有残权，而他街头理发师老子的遗产，除了不值钱的好成份外，空空如也。

注定一辈子当跟包的命运了，他无法预知杜洛克到外国后，还能投奔谁？教父嘛，决不会收留的了，翠翠呢？现在完全是生意上的关系。虽然阿坯作为纵火犯抓走，他和她不明不白地过了一阵，不多一些日子，她腻胃了：“阿龙兄弟、要跟你这样男人过一辈子，我还不如上吊勒死呢？”她捆捆铺盖，把危楼房间还给他，回老家去了。直到阿坯放出，她才重返S市，而且带来一些值钱的和不值钱的古董。

翠翠并不反对他到她家坐坐，然而香艳肉感的日子是不会再有了。她支使他，也无非想利用杜洛克卖出一些赝品，那些倪云林的中堂，赵孟頫的条幅，分明都是假货。而皮包公司经理，甘心上当，用重金购买这些翠翠抛出来的伪制品，目的却是为了现在已装进皮箱里，阿龙也念不出音来的，叫做“觯”、叫做“觯”的青铜制品。他记得，退隐在家的老老K，他们皮包公司的董事长，拿到这几件商周时代的真品（翠翠对铜器外行得厉害，只有字画，她门槛颇精，而董事长手里却有鉴定证件的复印材料），那双手不禁哆嗦了，赞不绝口地说：“国宝啊！国宝啊！”他儿子凭借这几件国宝，可以快快活活在国外过日子了。

教父从来不赞成翠翠拿这些老丈人的遗产变成现钱，去搞大笔的投机倒把买卖。无论老婆怎样蛊惑煽动，不趁这机会捞足捞肥，将来后悔莫及，他的只偶尔打打擦边球的既定主意决不改变。

“你疯了吗？把什么都卖掉！”

“我要做大卖买，没有本钱怎么行？”

“你还想发多大的财？究竟要干什么？人家有的，咱全有了，人家没有的，咱也有了。翠翠，人心不足蛇吞象，你会噎死的。”

“看看，阿龙，自从那年你告他反革命纵火犯抓了以后，就象骟过的马，敲过的鸡，胆子小得只有针鼻大。这世上有嫌钱多扎手的吗？”

阿龙正好在他俩家，是送一笔什么碑拓的钱，参与了这场夫妻间的对话。他坐在如今再无资格享受的高级沙发床边，那个诱惑型肉弹决不会给他任何温馨的慰藉了。听她提到了纵火犯的事，心不由得一怔，但很快宽慰自己——所有办这类事的告密者，都能找出使良心宁静的理由，要是不告发他，阿坯真的放火的话，很可能给枪毙了。至今活在世界上，倒应该感谢他这救命恩人呢！这小子——也真是个好小子咧！他来的时候，还带来一份关于那几件商周青铜酒具的鉴定（是复印件的复印件）。有铭文的解释，有图纹的考证，有专家的签字，还有近代技术碳同位素的年代测定报告。阿龙拿来这些，本意倒不是为了翠翠。因为他这颗卫星，所依附绕行的主体，眼看着要摆脱掉他，他将在无边无际的空间，成为没着没落，难依难靠的游魂。阿龙害怕那即将来临的永恒孤独，所以，他悄悄地把这几页复印件压在床头的绣花枕下。同时，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将床头柜上的进口小闹钟的弦上足，把闹针指准明晨他们乘车去飞机场的钟点上。

“阿龙，你怎么不作声？”杜洛克问着。

他们并肩往停机坪走去，阿龙是哪怕当场把你出卖，也会面不改色的伙伴，他说：“我在琢磨，一到广州，赶紧先订回程机票。也许，你还要多逗留几天吧？”

“到那儿再说吧！”杜洛克拍拍他的肩膀，莫名其妙地问了起来：“阿龙，你看我爹还能有几年？”

如果说，杜洛克听出了他的潜台词，那么，阿龙也从这话外音里，得到了某种保证。“只要老老K不归天，你小子饭碗用得着犯愁么？”杜洛克，这个同样是自私型的青年用文学教父讲话的那模式，接着说下去：“要说我老子，也够论得上算是全心全意为儿为女的好老子啦！这大年纪，一颗牙未掉，看样子还能为我们拉好些年套呢……”听杜洛克议论，不大象儿子谈老子，倒象一个驭手，或者一个牙行，掰开一头老马的嘴，数了数牙口以后，所作出的评价似的。“咦？你怎么站住不走，拎不动了吗？”

阿龙已经清清楚楚看到机翼下站着的，那九十多公斤的西部片主角，和穿着入时，象好莱坞肉弹明星似的女人。

“啊哈！”杜洛克也发现这两口子，不由倒抽一口冷气，象钉在那里似的，一步也走不动了。但是，象他父亲在“文革”的恶风险浪中，以攻为守或以守为攻地周旋于猢狲、鬼魂，军宣，工宣等各派势力之中的权谋，镇静地等着走过来的，那春风满面的夫妻俩。“怎么？二位，来送行吗？”

“好小子——”翠翠乐了：“小杜，真不愧是你爹的种，坑人倒挺有板眼。你胃口也太大点了吧？想发多大的财？”

“价钱我们好商量的！”杜洛克不得已的退让。

教父走到皮箱跟前，信于便拎起来掂量掂量：“我们不卖啦！”

“你要干什么？”杜洛克把皮箱夺过来，招呼阿龙：“走，快起飞啦！”扭头朝登机舷梯快步走去。

穿着牛仔裤，戴着牧童草帽的阿坯，象门神似的挡住他俩的去路。这个和文学教父五体投地拜倒在洋人脚下一样，特别癖好洋货的莽撞汉子，笑吟吟地：“你还没去到外国，怎么连中国话也听不懂啦！我再说一遍，老子不卖了，对不起，我要收回那几个古人喝酒的铜杯子！”

小老K也是仗着老子势力，吆五喝六惯了的人。这两年做生意走

南闯北，胆子也越做越大，才不把这一对平头百姓，草芥之人放在眼里，脸孔一板："现在后悔也晚了，卖得卖，不卖也得卖——"说着，拨拉开教父，要走过去。

"哦？还要动武，难道你会记不得我是属狼的？"

杜洛克站住，那口吻更是惊人："你总该明白这S市是谁家的天下？你要再胡搅蛮缠，我叫警察！"说罢，一摆手，显然是他的熟人，而且是管点事的头面人物，快步跑来镇压了。因为飞机已经发动起来，时间已不允许再耽搁了。

"少爷——"翠翠甜甜地叫了一声："现在把你爹叫来也不管用了！真是对不起，我们俩琢磨来琢磨去，既然真是国宝，还是把它们献给国家吧！瞧，市里领导不是来了嘛！"

杜洛克两腿一软，差点跌倒，阿龙双手一松，皮箱掉地，两个人好像中了邪似的，都死死盯住这对夫妻。

飞机的发动机全部开动，整个地面都强烈地震颤着。轰鸣的声音震耳欲聋，使人感到站立不稳。尤其那冲腾喷发的气流，似乎要把整个天地之间的空白充填。这时候，你会感到科学的力量，人类进步的力量，时代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只见那飞机，昂起头，以不可阻挡之势，朝前飞去。

阿坯走到痴痴呆呆站立着的阿龙身边，掏出了那张租契，一言一不发，塞到了这个青年人手里。

他猛地没意识过来，打开一看，才知道十年租借期已满。说他觉醒也好，说他懊悔也好，一场灰色的梦，竟耗费了这许多光阴。他把这张租契，撕个粉碎，一撒手，在强劲的气流风里，立刻吹散得无影无踪。

啊！万里无云，真象信天游唱的那样，一个多么蓝格茵茵的天啊！

第六章

在S市Y大街J巷，有过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屋，人称危楼。市政当局早就将它列为危险建筑，计划拆除重建。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楼内二十户人家（自然包括作者我）在等待中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那么多年，对危楼居民，对S市领导，甚至对这幢岌岌乎危哉的房子，都在进行着耐力、胆量和修养的测定，看谁比谁更能沉得住气？于是，居民们习久自安，竟不觉险之为险。领导层沉着稳健，慢慢地见怪不怪。危楼更能体恤国难时艰，硬熬过十年浩劫，坚持到最后功德圆满。

谢天谢地，总算大家平安迁入新居。如今谁也找不到危楼了，一座超高层大厦正在J巷里拔地而起。危楼虽去，居民犹存，回想逝去的岁月，有多少混乱颠倒、荒唐怪诞、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记忆，难以忘怀啊！下面所叙述的，也许正生活在你周围的，而原来却是我邻居的一些故事。

故事之六：一个研究人工智能装置的发明家，他的遭遇，他的痛苦和幸福，以及他的岳父怎样娶了他前妻的。一篇姑妄言之的《聊斋》式的志异体小说。

生活里不存在绝对的幸运儿，同样，生活里也不存在绝对的倒霉蛋。

不过，危楼的发明家，可怜的阿辉，差一点推翻了这个论断。他好像从来流年不利，打我认识这个分配到水产系统的大学生开始，他的衣服，他的脸色，以及他走路、说话的神气，都是灰溜溜的。

有一年夏天，记得似乎是派仗打得最激烈的、双方动用了重武

器、S市称为黑色礼拜的那天下午。突然间，浓云密布，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鸡蛋大的冰雹由天而降，老天爷也参加了文攻武卫活动。这一来倒好，两派自动休战停火。当天唯一住进医院的负伤人员，就是阿辉。医生用探针在伤口找了半天，疼得他忍无可忍，问道："你翻来翻去找什么，大夫？"

"弹片哪！怎么没有呢？"

"我是让冰雹砸的，快上药吧！"

S市极少下雹子，难得一次，还被阿辉碰上，脑袋挂了花，可见他是何等的不走运了。

当我们散居全市的危楼旧友，接到阿辉和他新婚妻子盼盼的请柬，邀请大家光临，参加他们的婚礼时，都不由地为他庆幸，命运之神到底向他展开了笑颜，证明上帝（假如有的话）还不那么势利眼、硬让可怜人永远可怜下去。

但也不无忧虑，上帝这关好过，灶王爷怕是不大好通融呢！盼盼的爸爸，我们的老局长，说什么也不赞成这门婚事。

阿辉命运不济，但这个发明家的聪明才智，J巷无人能比，Y街区难找出第二个，全S市也数得着他的智商指数高。可是，他的内秀不但不被承认，倒成了许多人的笑柄。

"那个危楼的发明家么？"

"那个异想天开的家伙么？"

"哦！就是造'啊！朋友'的倒运汉么？"

在这里，我不想用太多的技术名词来解释，阿辉正在研制的人工智能装置。从它的名称"啊！朋友"，你便知道是很富有人情味的东西了。据说——当然是发明家对危楼小字辈们讲他的设计构思，细细品味起来，颇有点《聊斋》风格呢，简直神奇得令人不能置信。

“最后完成设计的总目标是，这个装置应该象朋友一样，能同你对话交谈，能揣摸你的心思，能够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孤独时给你作伴，痛苦时给你安慰，困难时给你力量，倒霉时给你支持。还有——”听的人一个个瞪大了眼，好像发明家果真造出一个闻声而不见形的善良狐仙似的。“能给你预警信号，当灾难临头，坏人出现，情况不妙，前途危险时，它就提请你注意，要小心谨慎罗！”

“太棒啦！发明家！”有人问：“你这个‘啊！朋友’，到底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呢？”

小双抢着回答：“那还用说，对男性来讲是女朋友，对女性来说是男朋友！”他瞟了在座的毛毛一眼：“咱们不兴同性恋的。”

毛毛，危楼的时髦女郎，给了小双一巴掌，“你少话里带刺！不过，发明家，我可建议你，要男的，千万别配灶王爷的声音；要女的，更不能用你前夫人那嗓门，那可太缺乏性感啦！”

这丫头，糊涂时候真混不可言，可明白时候倒透得聪慧。她这番话说到危楼人的心上，因为王同志太象中性人了，众人一起鼓起掌来。

阿辉象演员谢幕似的，给大家鞠了个躬。这个离了婚的光棍汉，还真是亏了危楼邻居的多方匡扶帮助，才得以从倒霉的命运中挣脱出来。在他看来，危楼是庞大的“啊！朋友”装置。

“不以成败论英雄嘛！”危楼的精神领袖乔老爷，喜欢这样评价孜孜不息的阿辉，当然也代表了许多邻居的共同看法。所以，无论别人怎样嘲笑作弄、讽刺打击危楼这个灰鬼，说他是想制造永动机的笨伯，是不堪救药的幻想狂时，我们总是坚信，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幸运儿，也没有绝对的倒霉蛋，等着瞧吧！

果然，当人们从沉重的梦魇似的十年里走出来，这才真正发现，大家对于阿辉的判断，尤其乔老爷这保护神的评价，竟是不幸而言中。

那时，S市刚作为开放城市不久，一家外国的电脑公司便来开了个展销会，他们可能作过市场调查，了解到S市冤大头颇多，这些人花起国家钞票来，一点也不心疼。加上都想出国蹓跶一趟的愿望强烈，外国老板便以邀请访问为条件来推销产品。

其实水产局和电脑不怎么搭界，但盼盼的爸爸，也算是主办单位的负责人之一，所以他便下令局里的技术人员到展销会进行学习交流。大家觉得，解决吃鱼难是当务之急，连渔轮上最简单的冷藏加工问题，也没得到妥善解决，电脑管个屁用？不过，有人说了："灶王爷让看，就去看吧，他的命令是违拗不得的呵！"

阿辉自然也去了。不过，他不想去，不是他对电脑不感兴趣，他那"啊！朋友"人工智能装置实际上也是一部多功能、有感官的电脑。但他的前夫人在场，使他腻味，王同志和他离婚以后，甩掉了政治上的累赘，一路顺风，巴结到当上什么主任，展销会的具体工作是她在主持。可不去又不行，灶王爷他敢冒犯吗？这些年来，把他骨头收拾得还不够紧么？

会场里，看热闹的人多，看稀奇的人多，折服洋人五体投地的人多，巴结讨好对洋人面露谄相的人多。——好像文学界也有这种现象咧！——对展出的各式先进的，不甚先进的，和很不先进的电脑，真正当回事研究琢磨的人少。

说明书写得天花乱坠，但阿辉在尖端展品前要端详半小时之多，在一般展品前顶多站上五分钟，而在那些只有外商心里明白的淘汰产品、过时货前，连脚步也不停，一瞥而已。冷眼观察的洋老板，当场心脏病发作，急忙送往医院抢救。

大厅里顿时乱了，万一洋人有个三长两短，这便如何是好？好些人指望他发邀请信出国访问咧！王同志扯了几米古香缎，已经求老师傅给她缝制旗袍了。灶王爷本来爱板面孔，老是一副多云转阴的气色，此刻更黑森森地令人望而生畏。

"这个倒霉家伙，谁让他来捣乱的？"其实，正是他局长发出的手

令，不过，他已经忘了。

在场的人，不乏公道之士，到底不是那万马齐暗的年代了：“阿辉屁也没放一个，外国人得心脏病，碍得着他吗？”

“我最了解他了！”王同志说：“他常常用沉默表示他对你的蔑视、反抗和压根儿的否定。老实说，这和张牙舞爪的‘造反派’脾气，是同一性质。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说得太对了！”局长深得知音地瞅着这位女同志，他不认识她，但一下子赢得了他的好感。幸亏从医院传来消息，洋老板的心绞痛缓解了，否则发明家还得偿命咧！这样，他被保卫人员撵出会场了事。

“你算是准确地分析了这个家伙！”

“你忘了，局长，我为了和他离婚，还去找过你。”王同志提醒他。

“哦！哦！”他装作想起来的样子，其实，他早忘得干干净净。

结果，包括局长在内的几位负责人，拍板成交，把展销会的全部电脑，无论优劣，全部趸进，大方得价也不讲。这样，诸位市局领导都轮流得到出洋机会，皆大欢喜。

据说，外国老板离开S市前夕，向市里外办提出来，执意要求与阿辉见面。但话到了王同志嘴里，传到危楼就变味了。“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专属于他的紧箍咒，又在耳边响起。

真可怜啊！危楼人无不为他捏把汗，倒运的灰鬼少不了挨一顿洋拳头。谁让他揭了人家的底咧！乔老爷让朱大姐赶紧从床底下翻出来当年阿辉为他俩设计的防打背心，要他穿在衣服里去见洋人，以防不测。

谁知洋老板一见到阿辉，先竖大拇指，连呼“OK”，热烈拥抱，口口声声叫他教授，敬重得很。作为会见的纪念，老板送给他一台具有

嗅觉功能的微型电脑。

“好极了，我正需要呢！”

“能为先生效劳，不胜荣幸之至，但不知教授用在什么地方？”

“我打算在‘啊！朋友’人工智能装置上，装上这种设备，以便识别冤大头和见了你们外国人两腿就筛糠的脓包蛋。”

外国老板是何等精明的生意人，马上表示愿意聘请阿辉到他们电脑公司任职，研制并大量生产“啊！朋友”。

阿辉谢绝了。没想到老板倒是中国文学的爱好者，他说：“那么，你必然是受到张贤亮先生小说《灵与肉》的影响了，是要讲爱国主义罗！”

“其实，我是个实用主义者，‘啊！朋友’只能适应我们S市的水土。你们那儿有老局长么？你们那儿有王同志么？你们那儿有‘运动办’么？”

外国老板只好懊丧地送他回来。这其中固然有许多演义的地方，但汽车一直开到J巷深处的危楼门前，着实让生活在这鸽笼里的居民扬眉吐气。灰鬼不灰，鸡窝里照样飞得出凤凰。

要不是门口站着哼哈二将挡驾，洋人本来是专程拜访发明家的。但左边站着的局长，右边站着的王同志，为了联络感情，硬把洋人象绑票似的，塞进汽车，拉到局长家里，欣赏S市最最珍贵的硬木家具去了。

王同志在未与阿辉离婚以前，也曾在危楼住过的，但此刻，不但把前夫视作路人，对众邻居也装出不认识的样子，等汽车开远，大家不禁摇头。

危楼的婆娘们，那尖刻的眼睛简直毒出水来。“等着瞧吧，王同志又该二次作新娘子啦！”

有人问："她要嫁给谁？"

"看不出来么！灶王爷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灶王奶奶么！"

要不是后来调整领导班子，老局长随着市委杜书记一块退居二线，王同志没准会考虑这个问题。她也不能永远不嫁人，不过要看嫁什么样的人合适罢了。

所有离了婚的男女，其实都存在着不宣而战的竞争，看谁先组成新的家庭，也就意味着某种精神上的胜利，离开对方未必不是不能找到幸福的。王同志所以迟疑犹豫，所以不急于行事，她估计到被称为灰鬼的前夫，必定一辈子打光棍，不会有女人嫁给他的了。

但是，她失算了。

所以，当危楼旧友接到阿辉和盼盼的请柬，那还用说，必然要去祝贺热闹一番。就冲他不再是"灰"，而是"辉"，也得狠喝它两盅。我当然不能例外，因为在危楼，阿辉的屋子和我家只是一板之隔，他所有的痛苦和欢乐，磨难和幸福，我知道得要更清楚些。

我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朝阿辉新居蹬去，一路上回想着他和王同志刚刚结婚搬到危楼里来住的情景。那好像是"文革"前夕，也许地壳变动正在生成着，产生了震前反应，影响着人们心理，要不就是上一次强震后的余波还未消除、留在心灵上的震颤。两口子缺乏那种照理有的新婚欢快。王同志说不定在结婚的同时，就作好离婚的打算。记得阿辉气喘咻咻，把一个古老的太师椅，背上楼来，放置在绝不调和的家具中间，曾经歉然地对他妻子说："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另找个地方存放。"

王同志了无表情，无可无不可地说："随你便吧！"听那口气，是不可能在这新居久待下去的。按通常规律，对于新房布置最起劲的，应该是女方，可她脸上却象挂了层霜，冷生生地。

到了夜深人静，两口子的口角之声，透过薄薄的板壁，传到左邻右舍耳中。

“你又做梦，做快活的梦！”

“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故意的。也许白天处处碰壁挨整的原故吧，在梦里倒自由自在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同志锐声追问。

“在你面前，我敢有什么意思，你做你的梦，我做我的梦，彼此也不相干，干吗连这点做梦的自由也要干预。”

“你做的梦好，可我总梦见有人追我，抓我，这是不公平的。”

“可你白天永远是胜利者，征服者呀！”

“你别睡，看着我，别闭眼——”

“干吗这样不饶不放啊……”

一般夫妻间的龃龉，虽事出多端，但考其起因，不外乎情感变异，金钱纠纷，赡养分歧，苦乐不均，使得两人反目。所以那些追求在作品中达到空灵境界的作家，向来不实写这种夫妻间的打架怄气。试想妻子翻出丈夫约别人幽会的情书，或者怕戴绿帽子的丈夫正好抓住妻子私通别人的证据，此时此刻，两口子无论如何做不到空灵，在那儿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地意识流下去的。虽然稿费已涨到二十元一千字，空灵派作家也不好意思信马由缰写了。因为再不把居民组长或是派出所找来，就怕要出人命案的了。

但我隔壁这两口子的口角，倒算得上空灵的样板，经常不断的吵架斗气，总是他做的梦好，她做的梦坏。每当他俩吵醒了我，我总想起一篇古老的寓言——一个国王天天夜里梦见自己是叫花子，而一个叫花子却在自己的梦里当国王。

后来和阿辉熟了，其实这个灰不溜溜的人物，倒有一副善良真诚的心肠。我每每劝他：“你在你梦里尽情享受你的自由和欢乐算了，何苦又讲出来，逗你夫人嫉妒、生气、发火呢？”

“因为我常常在梦里高兴得笑出声来。”

我望着这个在生活里总是不走运，可却能获得梦境里奇特幸福的人。“那你瞒着她算了！”当时我正当着“右派”，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闭上嘴免开尊口，倒是避灾躲难之道。

阿辉说：“让我不讲真话，违心地去说什么，我觉得挺痛苦的。”

经过许多年以后，又一次参加他的婚礼，再回过头去看他走过来的路，所经历过的全部不幸，无不和他这种应该说是优点，然而在不正常的生活里却变成了缺点的性格有关。

这时，我听到身后马路上有人叫我。

回头一看，不由得一哆嗦，差点连人带车一块跌倒下来。“啊！王同志——”我连忙站稳向坐在汽车里的她打招呼。

她问我干什么这么急急忙忙？

严格地讲，王同志不是那种适宜做妻子或者做情人的女性，她属工作型的职业妇女。过去她长时间地从政，现在她大规模地经商。她很能干，也肯巴结，而且能把个人感情压缩到绝对真空状态。所以她从政时担当专案组长、清查办或者运动办的主任，经商时担当公共关系部长、业务经理，都干得不错。只是她脸部表情淡漠，喜怒不形于色，谁也记不得她什么时候特别高兴过，或者什么时候特别难受过，让人觉得她莫测高深。阿辉造“啊！朋友”，事出有因，但赋予机器以感情，倒是因她而起的。

我把车扶好，这才想起，她已不是什么清查办或运动办的人了，似乎用不着这样紧张。我为我当过“右派”而残余至今的恐惧反射仍未根除感到可笑。于是我告诉她，我是打算到阿辉家里去。哪壶水不开，我偏提哪壶存心噎她。

她说：“你们之间的来往，总还是很密切的噢！”接着，她嘿嘿一笑：“有许多共同语言嘛！”

这种冷冷的腔调，可能成了她的职业习惯，它使人联想起外调人员冷漠的判断式的讯问。于是，我把那张印着双喜的请柬掏出来：“是特地去祝贺的。”接着，忍不住倒要看看这个表面平静的人，心底到底会不会起波澜地问；“难道你没听说阿辉和盼盼今天举行婚礼么？”

“哪个盼盼？”

“老局长的女儿。”

“哪个老局长”？

对身居危楼的人说，一提老局长，便知是谁，因为水产系统的住户居多。可王同志，寡居了这些年，也怪了，给她介绍过好几位局一级干部，或年纪大，或子女多，或失权势，或内囊紧等缘故，俱未谈成。等我告诉她名字，王同志想起来了：“是那个专门收藏硬木家具的老头么？”

“现在他是S市家具研究会会长！”

她看了看请柬，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好吧，你赶紧去吧，别误了你喝喜酒。”说罢，她不动声色地关上车门，叮嘱司机开车。

我一看汽车驶往的方向，不禁吃了一惊，准是去老局长的家了。糟糕，据我所知，盼盼和阿辉的婚姻，老局长是不赞成的，我后悔把这件事情告诉她了。人家都说当“右派”的人，坏事坏在嘴上，看来果然此言不谬。离了婚的夫妻，有几对不是仇人呢？何况他们原来犯相。远在大学同学时期，一次什么交心运动中，她就把阿辉送到祭坛上去当牺牲品。

所以，他俩分配到S市以后，很快地结了婚，又很快地分手了。因为阿辉在老局长的水产系统里，鬼知道他究竟触犯了什么禁忌，成为历次运动的靶子。我不得不佩服老局长搞运动的本领和丰富的想象力，十年“文革”中任何一次风暴，都能把他裹侠进去，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洗礼。弄得他成了地地道道、从外到内的灰鬼。要不是他梦中那

一点缥缈的幸福，我真想象不出他该怎样熬煎过来？

于是，不知是久经锻炼而形成的对政治气候的敏感，还是他的“啊！朋友”提前给他发出预警信号，只要他自言自语：“快啦快啦！”不出十天半月，他的灾难祸殃必然到来。不是贴他的大字报，就是开他的批判会。轻则停职反省，隔离审查，重则戴帽游街，关进牛棚。比气象台的天气预报要灵验得多。屡试不爽以后，害得危楼里诸如我这样的坏人，也优心忡忡，准备引颈就戮。只要灰鬼在隔壁唉声叹气：“快啦快啦！”我们全家，老婆孩子，无不堵心。若正端起饭碗，那一顿饭准比往日剩得多。

西贤说过：“智慧是痛苦的结晶。”要不然，他造不出“啊！朋友”的。

想到这里，我倒也放下了心。即使王同志到老局长家如何如何，阿辉的人工智能装置会不给他信息么？

我敲开了新居的门，屋里已经挤满危楼旧友，每张脸上，都挂着在危楼从未见过的喜悦。我在两个房间里，没有发现盼盼，不由得问：“新娘子呢？”

有人告诉我：“车去接了，她一来，我们就开始盛大的典礼！”还有人说：“今天，老局长这杯喜酒下肚，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吧？”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盼盼该算是S市的干部子弟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她可不是靠老子娘的饭桶草包，凭真才实学考上名牌大学，读完研究生回S市的。谁知她却爱上了阿辉，一个是S市笑柄的幻想家。

“难道S市的男人死绝了不成？”老局长毫无思想准备，一听女儿提出这个想法，差点当场背过气去。“那是个蠢才，那是个倒霉鬼，那是个死也不开窍的木头疙瘩！”

“爸爸，你的看法，并不等于我的看法。”

“不行，说死了也不行。”他板着脸，在满堂古老的硬木家具中间端坐，越发象一家之主的灶王爷了。

爱情的规律，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犹如写小说，千变万化，不一定跟在外国某名家后面屁颠屁颠地一路小跑，才算正宗作品。盼盼想自己嫁给一个年龄大得多，还结过婚，但却是深深爱上的人，有什么不妥当的？难道看中那个纨绔子弟，跟他父亲前市委书记一样，长了副扑克牌上老K面孔的杜洛克，才算正常么？

“你难道没听说他在造一个天大的笑话吗？”父亲再一次提醒女儿：“朋友是能够制造出来的吗？太荒谬绝伦了！”

“爸爸，假如你没有一个朋友，你想不想造一个？”

“为什么他没有朋友？”

“那是我向你提出的问题，爸爸，你是局长，他的领导。”盼盼劝说着她父亲：“你去看看，好吗？”

其实，盼盼要不是偶然来到危楼，恐怕也不会发现聪明的灰鬼。命运之神的安排么？还不如说是老局长自己种下的果子呢！

当她在危楼的鸽笼，一步走错，迈进了阿辉的房间，被那琳琅满目，而且只有她这个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才能明白的设计的构想、方案的思路，给完全震慑得怔在那里的时候，把她父亲委托她找危楼二双商谈的任务，全扔到脑勺后面去了。

她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感到新奇。倘不是屋子的主人发现了这不速之客正是老局长的千金，慌不迭地抱起那把古老的椅子便往外跑，把她惊动的话，肯定就要坐下来，好好研究他的人工智能装置“啊！朋友”了。

“你这是干吗？”

阿辉只好放下椅子，狼狈地站住，好一会才象悟转过来，擦去满

头冷汗。“我也是紧张过度，如今已经不是那种抄家年头了！”

盼盼莫名其妙：“你把我看成什么人？”

“实在对不起——”这个从来不会撒谎的角色，坦率地承认：“这些年你爸收拾得我已经成了条件反射啦！”

“我爸？”

这时，盼盼才想起要找大双小双这对孪生兄弟，顾不得盘问她爸究竟为什么对他这样苛刻，便告辞要走。

阿辉听她说要找危楼二双，知道是为他们爹妈平反追悼会的事，笑了笑：“你找也是白找。”

“奇怪，你怎么猜出我来的目的？”

“这倒不是我这装置起到未卜先知的作用，好多人都来给这哥儿俩做工作，都碰了钉子。”

“不过，你说，前市委书记不出席前市委副书记的平反追悼会，你觉得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个心口如一的发明家爽直地说：“他本来就没脸参加，要我是大双小双，请不请你父亲参加，恐怕也得考虑考虑呢！”

“你？”本来走出门外的盼盼，这时倒站住了。“没想到我爸爸让你这样咬牙切齿？”

“那不是我的过错。”

“究竟为了什么？能告诉我么？”

阿辉苦笑着；“要是我能知道你父亲为什么这样照顾我，我也就不一门心思搞这个‘啊！朋友’了。”

她走了，但她的心却留在了危楼。所以说命运之神也不会永远把鲜花掖在身后，而把荆棘硬塞给倒霉的灰鬼。从那以后，盼盼成了危楼最受欢迎的客人。更为奇怪的是，住在一幢楼里，相处多年的邻居，好像头一回发现，敢情心目中的灰鬼，还是个器宇轩昂的男子汉呢！

大家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希望喝他俩喜酒的迫不及待劲头，要超过这两个当事人。说来也巧，正如他倒霉时，任何一次厄运也都逃脱不了一样，现在，所有的路口都为他打开了绿灯。老局长陪前市委书记出国考察，为他俩交往创造了条件。二位领导怕是连电灯泡也不会按上，却要去洽谈什么微处理机的大笔合同。还真得谢谢那洋老板，象及时雨似的发来了请柬，这样，二双爹妈的平反追悼会，名正言顺地回避掉了。正是老局长周游列国的时候，盼盼不但把阿辉，甚至把危楼，把S市这个她绝对陌生的地方和人，全熟悉了。

盼盼其实也是蹉跎了青春的女性。所以，爱情一旦在她心怀里埋下了种子，必定很快萌发。而且象晚秋的果实似的，成熟起来要格外快些。等她爸爸海外归来，游兴十分高涨地走下飞机，听他女儿透露了这份爱情的决定，一下子愣在停机坪上，眼睛都直了。

她现在不但有发明家，还有了危楼里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这些人当中，不乏足智多谋之士，尤其出个坏点子什么的，更为内行。“盼盼，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他不想当阿辉的老泰山也不行。”

这样，我觉得更不该把这个喜讯，告诉王同志了。不过，当我看到被年轻人包围住的阿辉，心中的疑团，也冰释了。还会有什么样的磨难能把他阻拦咧！即使在那最倒运的日子里，他也能挺过来，别人都觉得折磨他太苦的时候，这灰鬼，强忍着，不弹一滴苦痛之泪。想到这里，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虽然新娘还未到来，在茶酒烟糖的伴奏下，新婚交响曲已经达到高潮。小双跳上了那把古老的太师椅，也只有这结实得要命的座椅，经得起他的跳踏。“阿辉，趁着盼盼没来，你老实向大家交待，用什么法子征服了美人的心？因为我简直想象不出，你这个书呆子求爱

时，是个什么模样？”

发明家微笑着，大家非逼着他“坦白从宽”。毛毛是危楼的解放过头派，前些日子，被二双兄弟从北京搭救回来，依旧老样子。她只要一张嘴说话，总是赤裸裸地，让人不受听。“太好了，阿辉，你快讲吧，小双是从他写小说的角度要求你介绍求爱过程。反正盼盼不在，我倒很想了解，这些年你倒霉，王同志远走高飞，你成了吃素的老和尚，见了女人眼皮不抬，那玩意也好像不动心，你怎么觉悟了呢？是不是盼盼——”

阿辉赶紧告饶地举起双手投降：“我如实交待——”因为他了解毛毛，不但这张嘴不忌生冷荤腥，连行为举止也能做到不管不顾的程度。他害怕她瞎说八道，有损盼盼的形象，便声明说：“这一切全靠小双坐着的这把老古董椅子！”

大家都认识这把老式的太师椅，因为每次“快啦快啦”，发明家首先当回事托付给邻居保存的东西，正是这把椅子。听他一说，马上觉得其中大有文章。

一般地说，在小市民群体里，找不出什么大善大恶之人，但若要物色几个鼻尖耳快、听风就是雨的狡黠之徒，并不费难。有的人已经嗅出蹊跷来了。他祖父主张西学东渐，致力发明，结果弄得倾家荡产；他父亲提倡科学救国，实业终身，最后把一点家业荡涤无存。阿辉也是在科学与神奇、发明与幻想中，混到除这把老式太师椅和不成功的同样命运外，任何祖宗的遗泽也找不到了。难道这把椅子会出现什么爆炸性的新闻？“快说出来吧，发明家，椅子是怎么回事？”

“那一天，盼盼来了，坐在这椅子上。突然，她说：‘你知道么？’我回答她；‘不知道你要我知道什么？’她又问：‘你看不出来？’我只好说：‘对不起，我看不出你要我看的什么？’她火了：‘你会不知道，你会看不出来，有个人在爱你么？’，我哪敢想到是她呢？还傻问了一句：‘谁呀？’蹬地，她从椅子上跳起来，捂住嘴。紧接着：‘我说了些什么呀？老天！我怎么搞的？’一个劲地叨叨。当时，我那个高兴啊！”

毛毛问："我想象你一定是爱情的觉醒，冲过去，抱住盼盼，没完没了的啃了！"

阿辉摇摇头，这个绝对实话实说的人讲："盼盼不干了，她说我作弄她。我当然否认，怎么能办出伤害她的事情呢？可她和我盯住这把椅子，一下子都悟到了，是不是装在椅子底下的'啊！朋友'起作用了？等我坐上去一试，果然，好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心里的话，按都按不住，不想讲还不行。我把我对盼盼所有一切，印象、看法、感情、爱慕之心，统统倾诉了出来，全部是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真话。我也蹬地跳起来，象盼盼刚才一样，感到失言地捂住了嘴，心里埋怨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呀……"

大家这才大彻大悟似的明白："这些年，你拼命保护椅子，原来是保护椅子底下的宝贝呵！"能逃过三番五次的抄家、搜查，"造反派"的折腾，还真是亏了这把太师椅的沉重、过时和破旧，否则早就和它主人一样，在劫难逃了。

"原来你的'啊！朋友'偷偷装在这破椅子的下面，我试试，看我能说出一些什么真情实意来？"我们的青年空灵派作家，一屁股坐了下来。

乔老爷虽是不起眼的水产门市部主任，成天和臭鱼烂虾打交道，但并不妨碍他对文化艺术广泛涉猎的雅趣，他说："得啦！小双，你写的作品，追求空、虚、淡、远，本来缺乏实实在在的东西。你不是强其所难吗？'啊！朋友'能让你讲出个屁——"

乔老爷话未落音，只见小双也是蹬地从椅子上跳下，捂着肚子，直奔厕所而去。果然说中了，他腹部被"啊！朋友"的神奇作用所驱使，真的大肠蠕动，泄出一股气来。小双惊叹地由厕所走回，不可置信地瞪着这把魔椅："太可怕了！"

阿辉从椅子底下，摸出一支大型圆珠笔来，颇有点象警棍那种格式："你们谁有兴趣试试，这也是'啊！朋友'的附件，'文革'产品。那时候，写检查，作交待，全凭它帮我蒙混过关。只要在笔下犯了造反

派的忌讳，碰了三结合干部的屁股，不合工军宣队的口味，有可能被抓住辫子，带来不好后果的词句，它全会给你报警！”

天哪！我抚摸着这支如椽大笔，不由感慨万千，假如一九五七年能得到它，哪至于写“反党小说”当“右派”呢？乔老爷抢在手中，哼了一声，“我看发明家有这支金不换，照样不少倒霉。”

“倘没有的话，乔老爷，能不能有今天还在两可之中咧！”阿辉建议说：“不信可以试验。”

乔老爷禁不住大家怂恿，坐到椅子上，铺纸提笔，略一思索，便写了一首打油诗。这家伙挺有倚马可待的歪才，人围得挺紧，只听小双逐字逐句念着：“文坛名利场——”

这时可见笔杆顶端，开始闪出微弱的红光，我不禁一惊。

小双又念了一句：“权威充霸王——”

让更多人惊诧不已的，不仅红光亮度增强，还传出电子表的吱吱声。当小双吞吞吐吐念出分明乔老爷拿他当笑料的最后两句：“空有好眼力，臭屁作降香”的时候，人们骇异地见到笔端光亮象救护车顶灯一明一灭，而且还发出消防车的警笛声。所有来祝贺婚礼的宾客无不面露骇异的神气。啊！如果不是亲眼目睹，真会以为是《聊斋》故事。我握住阿辉的手，直埋怨他两家比邻而居，竟对我保密。乔老爷兴奋得手舞足蹈，“这可比阿辉好心肠为我们发明的防打背心，更有实用价值。如果你不反对，我计划先批量生产这种警棍笔，估计销路不会错的。”

乔老爷生意经的心眼又活了。“文革”中，他甘愿降格为坏人，陪自己老伴朱大姐天天去请罪，接受批判。因为折磨得太苦，旧创未愈，又添新伤，灵魂皮肉兼而触之，老俩口实在吃不消。阿辉根据宇航服原理，防弹衣精神，结合祖国医药学的成就，设计制造出防打背心。按照穴位和经络，填充上活血化淤、散风驱痛、生津止渴、益气补神的中草药，穿在身心，有如武侠小说里的金钟罩功夫，无论造反

派用什么样的酷刑，老俩口都能挺过去，甚至斗完了回来还有精神神龙须面吃。老乔看准这步棋，打算集资办厂大量生产防打背心。他算了一笔账，凡走资派人皆一件，全国该销出多少？有几个象二双的爹妈那样硬骨头，宁折不弯？价格贵一点，也保证抢手。还有各地经常被殴打的教师——最近报纸上还刊出李准同志论打老师的杂文咧！为了安全起见，恐怕花点教育经费，给老师们买一件，也会舍得的。还有妇联呢？乔老爷想得可远，那些打老婆的混蛋，应该勒令他们先给老婆买上一件防打背心，才许动武，否则罪加一等。真可惜，尚未着手筹办，“文革”结束了，这主意只好寝息，等下次“文革”，再发这笔财了。

阿辉笑了：“乔大叔，你可能受到退下来的杜书记和儿女一块开皮包公司经商的启示，总想赚点钱吧？”

“上行下效嘛！你那个王同志不是手面越做越大么？兴他们发财，就不准我捞钞票？我又算了一下，假如作协会员人手一支——”

他的话被小双打断了：“乔叔，如今行情在变，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品为最上乘。既然离现实、时代、土地、人民那么远，这笔用不着的。”

“这样吧！”阿辉以往时常得到老乔急公好义的帮助，又从椅子底下“啊！朋友”装置里掏出来一个附件，捧给了老乔。是一个比手掌略小的黑匣子，把鞭状天线拔出来，倒很象一个巨型蟑螂。乔老爷联想到那种讨厌的、扁扁的身子、任何门缝都能钻进去的昆虫，皱起眉头。大家急于瞧新鲜，围得紧紧的，究竟这难看的电脑蟑螂能派什么用场？

这一会儿，大家忘掉庆祝贺喜的主旨，屋子里，哪象马上要举行婚礼呢，倒有点技术市场的空气。

“诸位莫小看了它，虽然是‘文革’产品，现在还是用得着的。这叫做袖珍型后门探测仪！”

“哗——”人们一起发出广东话的惊讶声。

老乔不由得赞叹起昔日的灰鬼：“你这个脑袋可真聪明，亏你琢磨得出来。我要生产这种电脑蟑螂，保险有市场，除非后门全堵死了，我这个厂才会关门。”这时，根本八字尚无一撇，在场的人纷纷订货。因为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不但苦于无后门可入，连后门朝哪个方向开也弄不清楚。所以，他们迫切需要这样的后门探测仪。

“我可声明在先——”发明家解释：“这电脑蟑螂只能买个便宜货，拉个小关系，找点不大的门路，走些有限的上层路线。要是想谋差使，长工资，落户口，分房子，这探测仪功率就不够啦！”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加上象危楼居民这类人，饱尝无后门之苦，纷纷向阿辉提出：“你就可怜可怜我们，看在多年邻居的份上，发明一个特大号的电脑嶂螂，什么后门都能爬得进去。”

这位可怜的幻想发明家，深有同感地说：“我何尝不想去做，技术水平达不到有什么办法。”他又从椅子底下的“啊！朋友”的装置中，摸出一个附件，举得高高的给大家看。是一把大得吓人的钥匙，完全可以用来当修锁配钥匙店铺挂在门口的招牌广告。“看这个万能钥匙，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心灵开锁器。我竭尽全力，也完不成设计要求，它应该能让所有的人敞开心扉，尤其对脸部表情一个样，心理活动却是另一个样的人，特别奏效才对。不行——”他直摇头，无可奈何地承认：“正常人还马马虎虎，那些弯弯绕，心眼多，两面三刀，表里不一的人，根本不起作用。这么多年，脑汁绞尽，我也是为了解决我始终剖不开的谜。可是，白费力气，我弄不明白老人家干吗这样折腾我？”

“哪位老人家？”

“马上要成为我岳父的老局长呗！他干吗不饶不放我？我要弄清楚他心底的奥秘。‘文革’十年，他三起三落，有权的时候他亲自收拾我，无权的时候借别人的手继续收拾我。我不知怎么样免遭劫难，才

想起发明‘啊！朋友’的。”

乔老爷说：“不光你，在座的人，不少都得到过老人家的恩典的。他这个水产局长的网，不是去捕鱼，倒用来捉人。运动声势越大，他网口也张得越宽。不过，老弟，你这条漏网之鱼，还算幸运的，老局长把千金给了你呢！”

“他？”新郎压根儿没点信心。

说到这里，我心头消散的阴影又浓聚起来，看了看表，不禁问道：“哎！咱们的新娘子，梳洗上轿，竟会这样费事费时吗？”

正是大家意识到莫非出现什么意外时，天知道，危楼最圣洁的女性和她漂亮的妹妹奶油花，气急败坏地冲了进来。什么话无须说了，这两个负责去接亲的女性空手回来，便能估计到出事了。好像也不用打听，在网里蹦跶过的人，马上猜出老人家扮演个什么角色。

“灶王爷，他——”老乔断定除了他，别人办不出这种缺德事。正如S市人民吃不上鱼，不用找这样那样客观原因来掩饰，纯系他老人家的德政。“准是他把盼盼拦住，不许他和阿辉结婚，还把她们给轰了出来。对不对？他做得出！”

阿珠一直在市委机关当服务员，大小干部见识不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位相当有身份的老人家，象小农经济那样，谁偷了他家园子里瓜果梨桃似的，跳起来祖宗三代地破口大骂。那些连出言无忌的毛毛也说不出口的脏字眼，竟连珠炮地从那经常讲大道理的嘴里喷出来。我们这位从来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妇女，直到此刻，惊魂未定，张着嘴硬是说不出一字。

“都怪那个王同志——”

一听奶油花这话，我脑袋轰地一下，两眼发黑。都怪我这张“右派”的嘴，把好好的婚礼给搅了个乱七八糟。

“要不是她去祝贺老局长，我们就顺顺利利地坐车回来了。”奶油

花也十分奇怪：“鬼知道她怎么冒出来的？”

我不得不把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可能由于我也属于常检讨、常认错的行列中一员，对新郎再三地作出深刻检查。阿辉知道自己是个下冰雹也逃不脱挨砸的人。他说：“本来我就觉得这样顺顺当当，不出意外是不正常的事！”

不对，阿辉，你是光辉的“辉”，不是过去灰溜溜的“灰”啦！为什么你就不应该顺顺当当？为什么你应该出些意外劫难？为什么你永远晦气，才算正常呢？阿辉你甘愿接受这种命运，其实远不是你本心，只是生活留给你的沉重影子。

“阿辉——”我问他，“为什么你的‘啊！朋友’一点预警信号都不给你发出呢？还有你那些警棍笔、开锁器、探测仪……”

“我说过了，功率太小。何况他们勾心斗角惯了，心理活动时生物电流所发生的频率、信号，真伪不辨，是非难分，‘啊！朋友’无法判断。除非坐到这椅子上，能讲出一点掏心窝子的话来！”

当然，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是谁也拦阻不住的。老局长不可能永远关住盼盼。再说，他又是不甘寂寞、能老老实实在家稳坐的人。何况他是S市家具研究会会长，只要听说哪里有硬木家具，什么都可以放下，必须赶去的。阿辉见事已如此，只好认倒霉，横竖盼盼早晚要和他成亲的。但吃了喜糖，喝了喜酒的宾客们，却不甘心空欢喜一场，多少有一点与恶运抗争之意，定要把这又一次扬眉吐气的婚礼办成。

危楼人多半是小市民，卑微者众，庸碌者多，还有些蝇营狗苟之辈，鸡鸣狗盗之徒，基本上难登大雅之堂。一部《危楼记事》，尽写些市井琐碎，底层纷争，总是担心玷污了那些空灵派才子佳人的眼目。但我曾经在危楼里生活过，深知这些人的灵魂，虽卑而并不污，虽轻而并不贱，虽无伟大崇高，倒也未必一团漆黑。他（她）们胸臆间的同情心，正义感，以及对于善良、美好、真理的向往倾注，也并不亚于那些冠冕堂皇的人。要比起那些食人民俸禄而不为人民尽心尽

力的S市某些要员，我以为我这些邻居的双手和良心，要干净些。

大家一致认为阿辉不应该再不走运。尽管他说算了算了，准备打持久战，一直熬到灶王爷上天为止，但所有曾在危楼生活过的男女，一定要把被幽禁的新娘，从全是硬木家具装备齐全的樊笼里营救出来。

“何苦呢！”阿辉说：“他也不会长生不老！”

“你甭管啦！等着做你的新郎吧！”

于是新房里所有贺喜的宾客，都为怎样从老局长眼皮底下将盼盼弄出来，在煞费苦心。一个个成了十足的阴谋家，各式各样的主意从人们嘴里迸出。其中要数大双和小双的设想最为骇人听闻，在进入法制社会的今天，尤不可行。人们也能理解二双的愤懑情绪，当年副书记怎样为老局长担责任，将水产烂摊子揽在自己身上，使他得到解脱，免受群众冲击。可紧接着，市委杜书记借造反派的手，硬把二双爸爸往火坑里推，他也助了一把力气，以致毙命。所以这两兄弟，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画家，又拿出当年爹妈死后沦落街头的打架斗殴本领，主张找几个铁杆哥儿们，砸门破锁，劫持也好，绑票也好，把人抢到手再说。

阿宝摇头，表示不赞成搞违法行为。这位如今是“美食家”大饭店首席厨师献计说：“依我说不难办，因为我发现老局长和那么一拨子有头有脸的人物，嘴还挺馋，经常光临我们饭店。当然总是不用自己掏钱的请客啦，招待啦，工作午餐啦，盛大宴会啦！老局长好像也是那种逢请必到，逢会必讲，逢宴必吃，逢酒必醉的主。尤其爱吃甲鱼，一见那道菜，东南西北也分不清。”说到这里，他乐了：“还不如我显显特级厨师手艺，给他来道甲鱼和鸡同烧的霸王别姬，甲鱼和蛇同烩的凤还巢。里面下点速可眠，剂量大点，让他睡上三天两宿，等他醒来，两口子早去度蜜月了！”

大家想不到多么懦弱的阿宝，终于也成熟起来。这计谋无疑有较大可行性，但是时间太仓促，眼看天已黄昏，而名菜又需要功夫与火

候，看来难以实施。再加上他妻子阿芳不支持，“下蒙汗药是开黑店的人干的，你不考虑‘美食家’大饭店的名声？万一老局长长眠不起，你吃不了兜着走！”阿芳已是混得不错的影视明星，深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漂亮女人的垂青，并不因年龄的增加而减弱。最近好几位影坛宿将，争相邀她在新片里担任角色，也有点弗洛依特因素。阿芳马上声明：“阿宝，你别吃醋，人家不一定是那种心思。老局长虽然正派，夫人死了这些年，我不信他会半点凡心也不动。有的老爷子，只要我朝他一笑，他那眼睛鼻子嘴巴一反常态，都不在原来地方老实呆着了。”

倘不是翠翠冷笑两声，大家差点把这能人忘了。她就是家里囚禁着不让跟阿坯成亲，放了把火跑出来私奔的。翠翠说：“老局长只认硬木家具，别的休想打动他的心。”

乔老爷说：“翠翠，你是权威，这事该怎么办才好？”

这个长得高头大马，被杜洛克划分谓之肉弹型的女人，站起来，慨然允诺地声称：“这事除了我，第二个人休想办成。放心吧，阿辉，你翠姐就爱打抱不平，保证把盼盼弄来。走，阿坯！”她拉着她那被称为教父的丈夫，离开了新居。大家绝对相信，只要他俩出马，无不成功。前些日子，杜洛克的皮包公司眼看两件商周青铜酒具，混出了海关检查，马上到手大笔外汇的时候，被这两口子把一场黄金美梦搅了个烟飞云散，气得皮包公司的董事长，我们的前市委书记直骂街：“这帮社会渣滓，太可恶。早晚得把他们收拾了，别看我不在台上。”

至于前书记对阿坯和翠翠的评价是否公允，仅就保护国家文物这一点说，未免有些失之偏颇。但迭更斯讲过：“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徒。”当他俩挺身而出，愿意帮助阿辉，说不定还要担点风险，我马上想起这位文豪的话。

一个小人物，当然灵魂也是渺小的，但无论怎样不起眼的灵魂，一旦爆发出光华，在那一刹那，渺小就会变得崇高。流星是宇宙间最小的天体，当它到生命最后一刻，能把整个星空灼亮。

同样，衣冠楚楚的人，并不见得道德文章，高山仰止。也有热衷功名利禄，沉溺声色犬马，行出些卑鄙龌龊勾当的。这些人的灵魂，连圣人也叹息“其异于禽兽者几希”呢？

当然，杜书记远不是这样。

但不知为什么，每当我路过他那在S市要算是最漂亮、最精致的四合院时，往往联想起天体中的奇特现象。据说在无涯的星际间，恒星衰老期的演变物，便是这种有着强射电源的还不明真象的黑洞了。不论什么物质，它都贪婪地吸引进去。这倒多少有点类似杜书记眼下的境况，那强大的脉冲射电，至今犹在左右（或许夸张一点）或者影响（毋宁说是干扰）着S市的工作呢！

信不信由你，四合院照样门庭若市呢！

盗卖文物的杜洛克，又能拿他怎样？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谁敢碰一碰看？

所以，翠翠向开车的阿珠丈夫说：“姐夫，绕过去，别惊动那位父母官，正找我碴呢！这车是市委的，打他门口过不停，停到后院去，他要不出来查看个明白，那才有鬼咧！这样，咱们的事就不好办了。四合院和四合院总是一鼻孔出气的，是不是啊？姐夫！”

曾经给二双爸爸开过车的老实人点头称是。不过，他有些担心，“翠翠，你有把握偷出一个大活人么？刚才老局长可是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呢！”

教父伸过手来，拍拍他的肩膀：“姐夫，只要你悄悄地把车开到他家，剩下你就没事了。”

要不是这俩口子和老局长多次进行过硬木家具交易，怕也不会这样熟门熟路，掌握住这套比杜书记要逊色得多的四合院里的一切。

老局长如今也尝到经商乐趣了，“文革”抄家时三文不值两文购进的硬木家具，如今都是论斤论两地按重量出手。然后再通过以捣腾为

生的阿坯这帮二道贩子，到穷乡僻壤去搜罗。贱进贵出，也颇有点赚头。加上他内行识货，上品收藏，次货出手，屋子里快塞得满满的了。

盼盼不止一次抗议：“爸爸，我一回家，有象是进了故宫的感觉。”

“哦——”老局长正中下怀：“正是我梦寐以求。”也只有这个时候，他那被称为灶王爷的脸上，有一点多云转晴迹象。

此刻，正当翠翠隔着铁栏杆的窗户，和盼盼取得联系的时候，老局长以难得的兴致给阿辉的前妻、穿着古香缎旗袍的王同志讲家具经。

啊！看来王同志有点慌了手脚。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她的前夫竟比她先走一步，居然结束了单身生活。所以她从我这儿得到消息后，先回宿舍换了这套出国服装，再赶到老局长家的四合院，将接亲的姐妹俩轰走以后，就象欧·亨利的《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的主人公那样，准备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要不然，她才不会在这古色古香的家具中间，有功夫听讲明清家具的特点和经济价值呢。老局长搞了一辈子水产，至今连王鱼和黄鱼，乌贼与枪乌贼分不清，淡水鱼草青鲢鳙不认识，却对旧家具有着精湛的研究。二双爸爸健在时，多少次敲他警钟：“不要玩物丧志啊！”其实这位主管书记还不如把他调到信托商行去呢！但他是局长，当不好也得当下去。而现在，王同志能耐住性子听下去，也因为他是个局级干部。

早些时候，有人给她介绍过这位局长，王同志晃晃脑袋作罢，主要因为他已不在位上，而且年龄相差太大。也许可取的是他只有一个女儿，早晚要嫁出去，但手中失去权力，与普通老百姓无异，嫁给他太不划算了。这个弃政从商的女人，当然要考虑经济效益，结婚也不能例外。一个特殊情况使她不得不重新把这老头子，放置在心头那台天平上衡量，决不能让该死的发明家，那个灰鬼抢了先去。而她越听

越津津有味，越不打算马上离开，甚至不经邀请，坐在电视机前看武打片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她眼前，满屋子的家具，都变成了一捆一捆的钞票。

她想起那回硬拉着外国老板，来参观老局长珍藏家具的情景来了。

这位洋人倒可能是个中国通，汉话说得很溜，一口京片子倒不去说他了。对于旧中国的小脚、辫子有强烈兴趣。当他获得允许，在那具专供抽鸦片用的烟榻上躺一躺，虽未吸上几口，也象过足了瘾。老局长连吹带唬，诓外国人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在这榻上吸过阿芙蓉的。洋老板大概忘了东印度公司何时大举向中国输入烟土，屈指一算，这精心缕刻的烟榻，竟比他本国历史还长，连忙滚下榻来，肃立起敬，差点跪倒膜拜。

这情景多少有点象有些作家，一听到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马上立正，持笔致敬一样，都是崇拜过甚的结果。

王同志恍然大悟，也无心看屏幕上打得一塌糊涂的双方，谁忠谁奸。谁好谁坏？反正她知道，谁是胜利者，理就在谁一方。现在，这客厅里的胜家，就是老局长了。因为她已经清清楚楚，看出来捆捆钞票中是美元、英镑和马克了。

真得感谢这部血肉横飞的武打片，教父来得及用钢锯条截断焊在窗外的铁栅栏，他一面从容地锯着，一面还开玩笑："盼盼，都怪翠翠当年私奔，如今做父母都象防贼似的防着女儿。你没听说，咱们那位杜书记，把钱都存到外国银行里去了。"

翠翠说："有几个象二双爹妈那样，把存款全交了党费。那怕象你爸买硬木家具存起来，也是钱呢！"

"快点吧！武打片快完了！"盼盼催着。

"马上就完，新娘子！"教父干这类勾当，非止一次，卓有把握地说。

坐在司机座上的姐夫，见他动作敏捷，手艺娴熟，不由得钦佩：“阿坯，你真行，我从来不敢违反交通规则，见了警察心里还直打哆嗦。”

“我算老几？姐夫，那些撬国家门，溜国家锁的大头头，才叫本事，警察见他还打敬礼呢！”

翠翠命令着：“别废话，快干吧！”

在客厅里，电视连续武打片确实快告一段落了。因为每当结束时，老局长照例要发表一通感慨：“象话吗？尽演这类东西，有什么教育意义？动刀动棒，我看对青少年是精神污染。”紧接着也是老一套的指责：“这些新上来的同志，也真抓不住正点子。”然后又自言自语，因为盼盼不愿和他扯谈这类话题，只要一开头，就没完没了。“不行啊！还是水平不高嘛，我们当政那时候……”

“现在是算了不说，说了不算，朝令夕改，毫无章法嘛！”王同志并不是随意附和，她也怀念她在清查办或运动办那一言九鼎的时期，如今还有谁那样忌惮她呢？

“说得太对了！”老局长又一次深得知音地瞅着她。但是老人家的记忆不好，过去别人曾经作媒提起她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当时，他顾虑到年龄悬殊的后果，会不会弄一个思想激进的女人进家？在他眼里，年轻人总是解放过头。要早知道是这样一位他认为的思想稳健，政治成熟，有共同语言的女同志，只怕这良缘，三五年前就缔结了。

偏偏把提媒的事忘了，否则老局长会从这个话题生发，讲到正确的婚姻家庭观上。当那么多年领导干部，学空灵派才子，先把空头文章做足，然后拐到正题上的本领有的是。然而王同志的古香缎旗袍，却使鳏居多年的老局长，一时间文思枯竭，除去不着边际发出些空泛议论，那舌头怎么也回不到正路上来。

因为客厅里这套家具，大半都是阿辉的祖父、父亲败家后流散世间的；而老局长经过多年的网罗搜集，这套嵌螺甸的精心镂刻、准备

作贡品的家具，总算大部到手，顶多还有不多几件仍在别人手里，使他念念不忘。二双的爸爸，不但当面警告过他：“不要玩物丧志。”还在市委扩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有会议记录可查的）：“一个共产党员，学《红楼梦》里的贾赦老爷，为了从石呆子手里搞到扇子，竟不择手段，党性到哪里去了？害人是要犯法的！”

副书记未雨绸缪，自是一番好意，但没料到“文革”兴起，老局长帮着杜书记，倒算计了他。如今死者沉冤不白，他二位却活得结实。由此可见，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你就要付出代价。

老局长终究不是贾赦，但搜罗的心思并未收敛，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些老古董家具，溯本追源，至少能和冒辟疆、侯方域这类公子哥们联系起来。而且还能证实不是扬州十日，便是嘉定三屠的劫后残余，能不勾动收藏家的心么！

现在，这件古香缎的旗袍使老人家浮想联翩了，但口齿却嗫嚅起来，连他自己也不知所云地在讲些什么。然而他从这裹着女人身子的旗袍，以及她安然稳坐的太师椅，似乎回到了那残存着江南名士的风流蕴藉，六朝金粉的香艳绮丽，深宫禁院的富贵侈靡，盐商银号的纸醉金迷，交错纷杂在一起的气氛里。

他在想若和她组成一个家庭，思想一致，目标相同，该多美满。老局长在心里对阿辉说：“你想娶我家的盼盼，做梦！说不定我倒要讨你的前妻咧！”

“盼盼呢？你家大小姐呢？”

到底是经常在风口浪尖上历练来着，这好一会儿不见人影，王同志马上意识到什么新的动向。她那警惕性，使得她神经质起来。

老局长连连叫了几声，毫无反应，也估计没准会发生什么事。急忙掀起竹帘，走出门外。在天井里，见盼盼屋里灯亮着，似乎还有动静，稍稍放了点心。夜空月明星稀，院里银光匝地，藤萝掩映，树影婆娑。此时此刻，身后是穿古香缎的王同志，我们的老局长，正如阿

芳所形容那样，五官挪位，甚至有点想入非非了。

但是，透过门窗，朝盼盼屋里张望了一下，差点魂灵没吓出窍。真是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结冤仇，这叛逆竟想夺窗逾墙私奔出走呢！

他大喝一声：“盼盼，我看你吃了灰鬼的迷魂药啦！想逃走，没门，那铁栅栏你能钻出去，别美了你！老子本想防小偷，没想倒看住了家贼……”当他进得屋来，一看到盼盼正从锯断了的两根栅栏夹缝里往外钻，而且屋外影影绰绰有好几个显然是歹徒之辈接应，这还了得？于是愤怒、激动、痛心，再加上失望，那张作过大报告的嘴，所喷发出的脏话，如果照搬到作品里来，倒算得上是真正的精神污染了。

老局长一个箭步跳过去，拽住了他的女儿，窗外好几双手也拉住盼盼，以助一臂之力地帮她挤出铁栅栏，可怜的新娘差点给抻零散了。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这样胡作非为，太不象话了！看样子从重从快还不够！”王同志进屋来，又恢复了“运动办”的口气讲话了。她见盼盼马上要挤出去，危在顷刻。那意味着婚礼如期举行，她才不支持咧！窜上去帮着寡不敌众的老局长拖住盼盼，而且动作粗野，毫不顾惜。

盼盼勃然大怒，她爸拽她不好发作，“你算什么东西！”她用脚踹着阿辉的前妻，一点也不客气。算是一报还一报，蹬得王同志两眼发黑。

这“从重从快还不够”，说出了老局长心里的话，想造反么？这帮危楼捣乱分子，马上联想到那失去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秩序，冲她这份知音，也得娶她。当时就恨不能表白，若不是他不懂得六十多岁的人，怎样正确处理爱情婚姻，说不定倒要学西方习惯跪下来求爱了。他一边拉住自己女儿，一边盘算着，象电影里年轻人在海边、在林中追来逐去，虽是慢镜头，也担心自己心脏病怕跑

不动。要是发布一份爱上她的安民告示，未免太公事公办一些：但是来不及考虑了。盼盼象出笼之鸟从手里挣脱出去。他拽都拽不住，喊能喊得回来么？除了发威风："你敢，你敢……"实在无计可施了。

王同志情急智生，说了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伸出胳膊，一把抓住了翠翠，然后让老局长快去打电话报警。

翠翠嘿嘿一笑，因为见盼盼已钻进汽车，大功告成，便轻松地对阿辉的前妻说："你扯住我干吗？总不会你请我喜酒喝！放开我，我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说着马上变脸。

"没那么便宜，翠翠，砖头瓦块是成不了精的。你看，人来了，你们跑不脱，那倒霉鬼也休想做成美梦！"

"你给我松手，臭娘们！"翠翠猛一搡，王同志两手滑脱，差点摔倒。但是，当翠翠转身朝汽车跑去，无论如何没想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挡住她的去路："你——"已经坐在车里的阿坯也连忙跳出来，插入翠翠和这个长了副扑克牌老K面孔的皮包公司经理中间，知道大事不妙。

王同志也顾不得珍惜旗袍了，趴在铁栅栏上，向杜洛克喊着："拦住汽车，别让它开走！"

盼盼不懂得什么叫官报私仇，更不了解这两个搭救她出来的人，将会落入什么样险恶的处境，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喊着："翠翠姐，阿坯哥！快点上车……"

杜洛克悟到了什么，"原来是这样！"赶紧叫跟他来的人，去堵住汽车。没料到翠翠大声叫着："姐夫，别管我们，快开车走——"

夜深人静，翠翠的叫声，随着疾驶而去的汽车，很快消失了。小人物的声音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此时此刻，在盼盼心里，要比那些空洞的豪言壮语，虚伪的道德文章，不知强大多少倍。大人物不见得肯多帮助别人，小人物也不见得肯少帮助别人。当她从开车的姐夫口里获悉，因为揭发了盗卖国宝案，得罪了老少两代老K，如今落在他

们手里，不知会有什么苦果子吃的时候，盼盼让姐夫把车拐回去，“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和他们说理去！”

姐夫摇摇头：“这又何苦呢？盼盼，你不是辜负了他们，白给你花这份力气。大家还在新房等着你呢！”这位在市委开了一辈子车的司机，对于领导层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彼此的矛盾纠葛所形成的亲疏远近，以及感情上的爱仇恩怨，心里自然有一本账的。他叹了口气：“再说，你去有什么用呢？他们要是算计上谁，早晚跑不脱他们的手心。二双他们爹妈怎样？死得多冤哪！至今一笔糊涂账。盼盼，盼盼，有的人，你看他挂的共产党牌子，可行出事，半点共产党气味也闻不到。”

“那翠翠姐他们怎么办？”

“我琢磨着，世道也不全属于他们的，到底不同一点了，是不？”

盼盼扭头，从车后窗望出去，那些四合院，一片黑暗，已经什么也看不出了。

世上有这样的婚礼么？简直是莫里哀的喜剧。

当婚礼主持人老乔宣布新郎新娘行三鞠躬礼的时候，男傧相一米九〇的大马，象三级跳由处长到局长，很可能进入市委的硬派小生，象抓一只小鸡似的，把发明家推到屋子中央。女傧相露露，我们S市赫赫有名的黄花鱼科科长，也把盼盼挟持过来。一边在她耳边细语：“脸上放快活些，别愁翠翠、阿坯他们，怕什么，毛毛说得对，‘有我们大伙，看谁敢咬卵！’放心，不是老K一跺脚，S市直晃荡的时候，即使那时候，也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和他们作斗争的。”

毛毛知道她俩在谈到她，作了个鬼脸，逗得新娘笑了。乔老爷用他当年演过《日出》里黑三的腔调，高喊一鞠躬，话未落音，只听那张底下安装的“啊！朋友”的魔椅，平白无故地呼啸出锐利的警报声，使人联想起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袭。大家正莫名其妙着，门开了，进来的老局长，果真带着莫里哀喜剧里那种发觉自己受骗被愚弄的爵爷

模样。气得他老人家竟带来一把红色消防用大板斧，怒发冲冠，砍死几口才甘心似的。他一把扯住了盼盼，大声吼着：“没经我的同意，这婚姻是无效的！”

看来，阿辉的“啊！朋友”还真够朋友，只要在它功率范围里，一出现危急情况准能报警。当警报再次响起的时候，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往门外看，老爷子正在狂轰滥炸，还能有什么敌机光临？

大家先看到那件古香缎旗袍，以为是什么贵宾，等进到屋里，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哦！王同志。你？你来干什么？”

王同志在厮杀以后，还卷进了将不法分子扭送到派出所的行列，对民警们进行“从重从快还不够”的教育，非让人家改变“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点，把阿坯、翠翠拘留起来。讲得舌干口燥，那几个值班民警，硬是不愿受理。并一再提醒她，现在是法制社会，不是过去说揪谁就揪谁，说铐谁就铐谁的时代了。他们俩（警察指着紧紧偎依在一起的教父和翠翠）锯窗户铁栅栏是不对，而涉及到婚姻自由，冲出封建礼教的樊笼，应该得到法律保护。

杜洛克脸都气白了，说了半天，民警还没弄清楚谁犯法，谁逃跑，他不得不用标准北京话讲：“这两个不是逃跑的，那逃跑的，现在正在新房里行结婚大典咧！”正是这句话，提醒了王同志，才急如星火赶来，爬上六层楼，气喘吁吁，嗓子里都冒烟了，一屁股坐在那张她也十分熟悉的太师椅上。

她自己没想到，可这屋里除了老局长外，大家全明白是怎么回事，王同志突然娓娓不停地开讲起来。危楼人谁不记得毛毛她妈，我们已经归天的居民组长范大妈，年轻时装神弄鬼闹狐仙附体的往事呢？坐在椅子上的王同志，着了魔似的向老局长吐露爱情了。

轰炸机也怔住了，停在半空里倾听。

“我琢磨来琢磨去，整个S市全部鳏居的厅局级干部——我选择爱人当然不能低于这一档次——经过筛选，也只有您是最适当的物色对

象。我不想对你隐瞒，最初，你唯一有竞争力的条件，只是儿女少，没有那么多象吸你血的虱子、虮子般的后代。年龄当然是不可考虑的了，只好从钱和权上找足补齐。孟子讲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比较现实，钱权二字，有一即可。钱有钱威，权有权势，过去两者好像是不可兑换的，现在两者有通用的趋势。今天，经过我实地调查和观察，证实了一句古语——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但我非说出来不可——那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看到你家里，简直象硬木家具商场，再看到你和杜书记那份莫逆之交，那种默契的心领神会的关系。哦！我决定了，我嫁给你，马上拍板成交！"这时，她目光落在了人群中的阿辉身上："对不起，我决不会让你占了我的上风！现在，我宣布，我和我们市原水产局长，现任S市家具研究会会长的结婚仪式，正式开始——"

乔老爷这婚礼主持人，显然酒也喝多了一点，好像电视重影似的，在他眼前出现的这对要结婚的新人，他还以为是刚才那一对年轻人。接着又喊了起来："二鞠躬——"

真正应该鞠躬的阿辉和盼盼，倒仿佛成了老局长和王同志的男女滨相。从椅子上跳下来的王同志，突然掩住了嘴，似乎这才意识到刚刚讲过的话太过份和露骨了。不过她什么"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搞出经验来了，弄错了也没关系，将错就错，以后再纠偏是了。所以她朝老局长鞠了一躬，自然，对方也回了一礼。但盼盼极不乐意她爸爸娶这样一个女人，而且是自己丈夫的前妻，这算怎么回事？阿辉该如何称呼成了自己丈母娘的原来老婆？荒谬的结合，她无论如何不同意，拉了她爸爸一下，结果，老人家脚未站稳，倒真象轰炸机俯冲地朝王同志怀里扎去。

等他好容易站稳，乔老爷该喊三鞠躬的时候，这位婚礼主持人，不知是酒醒了，还是笑声使他悟到了什么。直是不停地揉眼睛，懵懵懂懂地瞅着，醉眼朦胧里竟发现了一个长胡子的新郎。他偷偷问他老伴朱大姐；"我怎么看他有点象不给老百姓鱼吃的老局长啊？"

这句话可把讳疾忌医的老局长触怒了，老人家一屁股坐在太师椅

上，面孔一板："是我！又怎么样！我就不信，不吃鱼会死人么？不吃鱼会影响发育么？不吃鱼大家就不聪明么？我除了甲鱼外，什么鱼都不吃，照样当这多年局长！他——"老局长指着阿辉说："他倒聪明，把聪明用到正地方了么？造什么'啊！朋友'，笑话奇谈，你懂得什么？你利用我，我利用你，这就是朋友；你算计我，我算计你，这就是敌人。其实，我们最初可能成为朋友来着，那时你刚分配到S市，是我把你要到水产系统，并在危楼里给了你一间房子。可后来，我们就成了敌人了。"

"因为我出身成份不好？"

"不完全是。"

"因为我政治表现不好？"

"不完全是。"

"那为什么？为什么？"阿辉也好像再难得到机会，让这位不饶不放他的老爷子，坐到椅子上接受他人工智能装置"啊！朋友"的测试。他怕老人家不定什么时候一蹦老高，来不及地追问："那请你告诉我，我怎么成为你不可利用的朋友，结果倒是总被算计的敌人呢？"

看样子老局长很象那次在"美食家"大饭店吃自助餐，盘子里装得太多，肚皮也吃得太饱，结果，嘴拼命往下咽，胃使劲往上反。肯定"啊！朋友"在让他一吐为快，但他却咬住牙不愿透露这些属于内心奥秘的东西。虽然市委扩大会记录在案："害人是要犯法的。"那终究是在小范围里传达，而且二双的爸爸，给他留了点面子，并未写进文件里去。可老人家此时此刻，终于再也强忍不住，象开闸之水，一泻而下："你想知道？倒霉鬼！就因为你有这把太师椅——"

我敢说，满屋的人都惊讶得目瞪口呆。

"你该晓得我最爱收藏硬木家具，你总会听说我那满堂家具，只缺你这把太师椅吧？"

我们的发明家抱着头，简直疯狂了似的，围着这张太师椅转圈。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么多年所有的不幸，痛苦，磨难，厄运，都由这该死的老古董椅子所引起的。阿辉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悲愤之情：“你为什么不早给我明讲？我完全可以捧着送到你府上去的，它对你是宝贝，对我完全是垃圾，是废物，只要你讲一句话！”也许他太激动了，抓住他老丈人的脖领。“为什么你不给我点明？为什么……”

老局长挣脱开他，冷笑地说：“那就怪你自己不明白吧，你要早明白，也许你早就好。不过，事到如今，也还不算晚，我想，你不会永远糊涂下去！”

都怪老局长自己不好，谁让他带来那把张翼德的板斧呢？只见我们的发明家说了一句：“谢谢你的提醒，请你站起来，请离开这间屋子，我宁可一辈子糊涂，也不做你说的那种明白人。”说着，抢过板斧，朝那不仅和冒辟疆、侯方域，也许还和陈圆圆、李香君有些什么瓜葛的太师椅劈去，谁也不敢拦阻，除非你敢豁出性命。

只有盼盼点头赞许，每劈一下，她叫一声好，把老局长和王同志气走了。这椅子比主人脆弱多了，不经折腾，便成一堆朽木。同样，“啊！朋友”也化作泡影，耗去的青春，永远也追寻不回来了。也许他想到了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一次青春，然而现在除去一连串苦痛的记忆外，象这堆朽木似的东西也未曾留下。

他忘记今天是结婚的大喜日子，这个多少年来，从不淌一滴泪水的阿辉，望着椅子的残骸，大颗的泪珠，簌簌地滚落下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再没有比这默默无声的哀泣，更让我们这些太熟悉他的邻居痛心的了。人不伤心不落泪，不光他，在那灰暗岁月里生活过的危楼人，一个个也潸然泪下。

“再见吧！盼盼！”“再见吧！阿辉！”

我们都紧紧地握别这对新婚夫妻，并且从心底里祝愿他们幸福。当生活已经变得这样充满希望的时候，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了。

第七章

在S市Y大街J巷，有过一幢年代久远的楼房。原先建造时未免马虎，后来又缺乏必要的维修加固，岁月流逝，遂成了危险建筑物，在市里挂了号。居住在危楼的二十户人家（自然包括作者在内），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市政当局许诺下的拆迁重建的雄伟计划。

由于那些年，大家（尤其是市里的领导层）忙着比衣食住行更为要紧的事情，所以不知不觉间，在旷日持久的等待中，孩提变为成人，壮士进入暮年。幸好“文革”告终，大家这才看到在危楼旧址上，一幢超高层建筑物正拔地而起，苍天不负苦心人，总算没有白白等待。

回想在危楼居住的那些日子，悬心吊胆，战战兢兢，不测之虞，惊魂难定。再加上屋破人众，内外折腾，鸡争鹅斗，难得安宁。一个个似乎在炼狱中展现出灵魂中最黑暗的底色。好在光阴荏苒，一去不返，既已成为历史，即使讲了谁的长长短短，冒犯了哪一位，准能豁达大几度地原谅我的，因为，那终究是过去的事了。

故事之七：一个患恐惧症的女人和她那以为有铁券丹书的丈夫，怎样因祸得福，因福得祸的悲欢故事。一篇由这对小人物牵涉到大人物上层斗争的内幕小说。

世界上有这对美满的夫妻吗？

女的叫阿春，真象春天里带着朝露的花朵那样惹人喜爱。男的叫阿秋，一个好小伙子，一个象秋天挂在枝头的果实，显得成熟和有份量的青年。阿春在市人民医院当护士，阿秋在水产局或水产公司当采购员。因此，他俩在危楼里，有一间属于这对幸福伴侣的屋子。虽然只有九平方米大小，在S市一般老百姓的住房标准中，他俩算是上上等的了。何况对于恩爱夫妻来说，即使在地狱里有一间新房的话，照

样也会弥漫着温馨的爱。

危楼，从它外表的颓败残朽，到它内里的污秽龌龊，以及那些年里，主张斗争哲学，弄得人与人之间缺乏平和亲善的感情，越斗越穷，越穷越斗，谁都是气不顺，心不平，轻则恶声恶语，重则动手动脚。所以，猛然间出现这样一对和睦相爱，从眉宇之间到心灵深处都在洋溢着脉脉温情的两口，仿佛彤云密布的天空里，从云缝中透出一丝阳光；在枯旱的沙漠行旅中，发现一片盈盈绿洲那样，令我们这些成天象乌骨鸡斗来斗去的众邻居，为之耳目一新，大家领悟到，原来生活也可以这样过的。

爱，可以消融仇恨，爱，可以弥补裂痕；爱，可以使人变得善良；爱，更可以把人妆点得更美。这种美，还不仅仅是外貌的，而主要体现在心灵之中。

大家慢慢地喜欢上阿春和阿秋。

正如一年四季，最令人留恋的莫过于春天和秋天那样，这两口子多少给危楼带来一点春之和煦，秋之清爽。

“看人家阿春……”所有危楼男性公民都拿这个样板（请注意，那时尚无样板戏这一说）教育自己的妻子，女儿，或者儿媳妇。

阿秋是个能干的采购员，也许没有他的奔走，努力和奋斗，爱吃鱼的S市人民，说不定连腥味也闻不到。所以他一年倒有半年出差在外，总是见他风尘仆仆地离开；归来，然后市场鱼摊上摆着一点点鱼。等到这可怜巴巴的鱼消失的时候，阿秋又该登上征程了。危楼邻居照例能看到温柔的阿春，送他去火车站，一直等到列车开走以后才回来。

对于这样频繁的公出，似乎没有必要一趟趟地非送不可。每当阿春替她丈夫拎着那水桶人造革包，肩并肩地，似乎有许多说不完的话，在J巷里边讲边走的时候，人们禁不住地赞叹：“这才叫真正的爱情咧！”

而且，阿秋不论采购到天南海北，异域他乡，完成任务启程回家之前，总有办法让他温驯贤淑的阿春知悉准确的抵达时间，车次，车厢座号。所以，列车只要停稳下来，他透过车窗，保证一眼就能看到那张透出许多欣喜的漂亮面孔。有的时候，阿春直接从医院里告了个假赶来，连白大褂也来不及掉换，只是在外面披件他熟悉的绛红色风衣，潇洒地站在月台上，朝他轻盈地摆动着纤细的手。

现在，该进入正题了。

当然，话还得从那难以忘却的十年谈起。西贤说过："痛苦使人聪明。"所以请原谅我又一次勾起你的回忆，因为再比不上那十年留给我们那么多苦楚的教训了，难道能仅仅为了忘却，而把充满血和泪的往事中凝聚的聪明，也回首不顾地抛弃么？

阿春和阿秋，也和我们大家一样，正是因为出现了有无数悖谬荒唐，有许多离奇古怪的"文革"，这才脱离开原来生活得平稳的"轨迹"，产生出一系列的波动，摇摆，跌宕，颠倒的不规则的"螺旋曲线运行状态"。

到底是谁把"文革"祸水，首先引进S市的，如今已经是不解之谜了。

但是，第一个在S市，打出红卫兵旗号，戴上袖箍，满世界造反的是杜洛克。可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公开把矛头指向杜书记，指名道姓责问他老人家养尊处优，不闻不问老百姓疾苦的，却是我们危楼的阿秋。

说实在的，象危楼这样的小市民"群落"，就象植物界的羊齿、苔藓、寄生菌类，只是在阴暗的，不见阳光的角落里，自得其乐地生长着，根本不关心自己眼皮子范围以外的事物。所以，得风气之先的阿秋，这趟出差归来（唯一的一次，阿春未能到车站去接他），把造反的消息带给大家时，闻所未闻的小市民们，一个个瞠目结舌，张着大嘴，面露一副麻木不仁的呆象。——小市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不知深浅好歹的事情，总是这种猝不及防，准备挨打的狼狈样子。

“乖乖不得了啦！我亲眼见到的，多大的官也给扳倒了，戴上高帽游街。过去，他们一跺脚，地都晃荡。如今吓得屁滚尿流，一个劲地跟鸡啄米似的，‘我有罪，我有罪！’才叫热闹！”

幸灾乐祸是小市民阶层的一种特性。“阿秋，都有哪些大人物？”

采购员掰着指头，报家门地一一数出曾经令人敬畏的名姓职务。小市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人是复杂的“多棱体”），喜的是某些大人物竟也有这一天，惧的是老百姓最终在劫难逃。一座房子倒塌下来，虽然要磕伤碰坏一些人；但全部承受着沉重负担的，却是默默无言的土地。尤其当阿秋渲染那种暴风雨来临前的恐怖气氛、凄惶气氛、混乱气氛时，大家确实产生了一种大难临头感。危楼本来就支离破碎，此刻，居然通人性地瑟瑟地抖个不停。

阿春正在楼上过道里的小煤炉上烧小菜，她为自己破天荒地未去车站接丈夫归来，而感到愧疚和一种难以表白的隐痛。也许为了弥补只有恩爱夫妻才会觉得是憾事的差错，阿春拿出全部心思，一定烧出让心爱的人吃来可口的饭菜。但是楼下门廊里，阿秋高谈阔论的只言片字，飞到她耳边的时候，她不由得一惊。这不是和她刚才在第一书记家听到那些要员们交谈时的主旨一模一样嘛？她赶紧从楼梯口探出头，叫了一声：“阿秋——”

“什么事？春！”

“你快别瞎说八道啦！”

阿秋不以为然，他知道妻子胆子小，小到简直不能理喻的地步。怕打雷，怕刮风（因为风稍强烈一点，危楼就象打摆子似的颤抖，还发出令人心寒的咯吱咯吱的呻吟声），怕毛毛虫，怕耗子（我们楼栋里这类鬼鬼祟祟的动物特别多），怕院长（不是法院院长，而是医院院长，那个只知道一门心思巴结领导的老太婆），怕那些老的少的盯着她看的眼色……可以说，阿春患有一种在医学上还未研究过的恐惧症，她所以那样深深地爱着阿秋，其中有一个因素，正是阿秋能够给她壮胆。

他的口头禅是“怕什么”，确实，阿秋也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

“怕什么？造反有理！人家满大街嚷嚷呢。”

“我求求你，你少说两句吧！”因为她被派到第一书记家的四合院去，给他打针的时候，听到趴在沙发上，裸露着大半个臀部的杜书记，对几位至少也是局、处级干部讲：“我绝对不许这股造反的潮流，在S市弥漫，谁要胆敢造我们的反，不把他抓起来蹲班房，尝尝铁窗风味，也要找个碴儿，给他一点颜色看看。”给他打针是个苦差使，沙发低矮，得屈膝半跪半蹲，腿酸脚麻，且不说它。主要是绝对不能让首长感到一点点痛，一疼他就骂娘，发脾气。影响市委第一书记情绪，医院院长也自知责任重大，干系不浅。于是院长老太太总结经验，派去打针的护士，不但技术顶刮刮，政治上可靠，还得要漂亮伶俐才行。其实要论相貌，阿春应该属于首选，但她的家庭成份不算好。祖父或者是曾祖父，是S市有名望族的。从Y大街往西，直到古老的钟楼，全部房产都曾经属于她家的。到她父亲这一辈，哥儿几个比赛着吃喝嫖赌，就把偌大家业败了个精光。阿春是跟着被她父亲抛弃的妈妈长大的，如花似锦的好日子，她一天没享用过，但这个家庭的污点，她却必须继承下来。为了首长的安全，院长老太太自然不能打发她去注射。是杜洛克，我们杜书记膝下排行不是老五，便是老六的公子，向他老爹推荐了在全市护士练过硬功夫获第一名的阿春。老太太直咂嘴，犹豫半天道出隐情，杜书记先也是皱眉头，等到领到四合院一看，便对医院院长讲了半天有成份论，又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就这样，阿春耽误了时间，没能赶到火车站去接阿秋。

“我偏说，阿春，怕什么？我还要造反呢！”阿秋说这话，分明有点恼火，因为他还是头一回扑空，月台上竟没有那张他朝思暮想，如花似玉的面孔。我们危楼的乔老爷，旧社会读过几天大学法律系，研究过犯罪心理，他认为阿秋第一张贴出第一书记的大字报，最初形成契机的关键，就在于阿春打针耽误接站，而逐渐产生的嫉恨心。“阿秋就是奥赛罗，阿春正好是那个纯贞的苔丝狄蒙娜啊！”这位没落户子弟，又炫耀他的学问，“嫉妒这种感情，会燃起烈火般的可怕力量。”阿秋亲眼看到比杜书记要大得多的人物，被弄去批斗的情景，

所以不顾阿春简直是求饶的阻拦，脱口而出："咱们就造它一个反试试，为什么咱们天生注定住在这幢提留着半拉胆子的楼房里？不知什么时候，房倒屋塌，闷在里面给活埋了？可杜书记的四合院，翻了盖，拆了修，越盖越阔，越修越棒，连养鱼池都点缀上假山喷泉，象话吗？我就不信，人不如鱼……"

最容易把危楼人煽动起来的话题，就是住房问题。只要有人引开了头，如同决堤之水，那份怨惧、愤懑、气恼、不平，足以把具有正常理智的听众吓个半死，那过头出格的话，句句可标反动言论。

"敢不敢，诸位父老兄弟，跟我去造这个反？"阿秋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而且大家也知道，他是个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的有头脑的青年人。既然他说能造反，估计这反十有八九是可以造得的。这里，可怜的阿春脸都变了色，死命拽住要造反的丈夫，连菜烧焦了的烟味灌满全楼也顾不得了。

虽然也有些人附和响应，但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口气很大，胆量极小，是我们危楼这小市民"群落"的典型心态。正如那些靠抄袭，靠模仿，靠生搬硬套，靠剥洋人皮毛的作家一样。别看气势汹汹、狐假虎威，三一揭发，四一抖擞，那尾巴从裤裆里露了出来，马上便支支吾吾辩解，遮遮掩掩检讨。一动正格的，就傻眼了。尤其当着以监管世人为己任的冯科长，爱好业余侦缉的居民组长范大妈，除了阿秋——我们危楼的奥赛罗外，都把造反的念头打消了。

于是，我们阿秋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新派作家所说的"失落感"，和无处寻"根"的孤独感。

（这里，我插进一句题外的话，危楼的才子小双，一位文坛新秀，好意地诫劝过："现在文学寻根热和文学与科学扭结热的新潮流，是最时髦的商品。"言外之音是，作品中倘挖掘不出最最原始的"根"，或者没有许多新颖的科学名词充塞在字里行间，既不复古，又不趋时，则注定难逃落伍的命运。小双已骑着本田嘉陵摩托到荒无人烟的大戈壁寻"根"去了，这实在令我自惭弗如。但努力在文章中嵌进一些时髦名词，尚能勉为其难。不过，夹生饭怕在所难免，为了不

致咯牙，特加引号，以示区别，敬希读者小心！）

范大妈也好，冯科长也好，俯卧在沙发上注射针剂的杜书记也好，以及围着裸露的臀部而坐的杜书记的部属也好，他们已经习惯了定型的“框架结构”，适应了不同层次的“组合排列”。黑格尔说过：“存在总是合理的。”一旦既定秩序产生“轨迹”上的“歧变”，小人物爬到大人物的头上，大人物被踩到小人物的脚下；或者，小人物有了非份的，不安于位的想法，大人物做出了异乎寻常，逸出常规的行动，总之，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别看范犬妈不忘旧时风情，还偷偷去和早年的情人幽会；别看二马先生占卜打卦，求神问鬼，满脑袋唯心主义。但革别人命时，却是丝毫不含糊的。这两位深知吓不倒阿秋，他不买任何人帐。一个烈士子弟，赤贫出身，当过兵，打过仗，立功受奖入党，转业到S市水产部门，工作上能干，经济上干净，象琉璃人似的，谁也抓不住把柄，所以他才敢挺直身子说“怕什么”。范大妈和冯科长只能哼那个由于祖父或曾祖父，而具有胎里带的污点的阿春。

阿春当然害怕这两位一见坏人马上横眉立目的邻居，用讨饶的口气，直是央告地说：“你们，千万，千万别……”她吓得已经说不出整句子了。

“你怕什么吗？春——”做丈夫的每看到妻子这股战战兢兢的样子，又心疼，又可怜，还非常生气：“你爷爷，你太爷爷的成份，碍着你阿春个屁？咱们也不是美国三K党，搞种族歧视，按肤色分高低贵贱。去它妈的，甭听那套紧箍咒！”此刻，他倒没有象往常那样骂街，因为心里憋着另外一股火，那就是阿春到四合院去给杜书记打针的事。他知道那个杜洛克，一条色狼，被这花花太岁看中的女人，很难逃得脱魔爪。他不顾紧紧挨靠着他的妻子希望他住口少说两句的表示，硬是连他自己也遏制不了地爆发出来：“S市的老百姓，谁不明白，心里明镜似的。哪一个是清官？哪一个是贪官？早有公论。别的咱们小百姓不知底里，这危楼只有市委副书记来亲自看过，解决不解决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他来过。可这位第一书记呢？只顾自己的四

合院，哪管群众死活……”

嫉恨心也真是没有办法。有的话，只能放在肚皮里对自己说，古人管这叫做“腹诽”；有的话，可以悄悄地对老婆说，民谚管这叫做“关起门来骂皇帝”；有的话，二三知己在人背后讲讲也还无妨，新名词管这叫做“自由主义，出门作废”。即使这样，触禁犯忌的程度，也是逐步递减，绝不会象阿秋这样，没遮拦地当着众多邻居，把矛头公然指向第一书记。拿新派作象的话形容，也太崇高“个性至上主义”了。

你疯了么？阿秋，杜书记可是个不大肯饶人的人，那可是位严酷的，决不手软地对付自己政敌的能手。即使你所说的那位清官，正直的，在老百姓中颇有声望的副书记，当时虽主持S市全面工作，不也被这位已经决定调离的第一书记钳制得毫无作为么？你一个小小采购员，对杜书记来讲，还不象碾碎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你别忘了二马科长是个有名的耳报神？你怎能不介意你们水产局的局长和杜书记是莫逆之交，而且有可能成为儿女亲家的自己人？

杜书记是属于多子多福型的家长，他老伴虽在妇联挂了个名，实际上这多年主要任务，就是生儿养女。也真不容易，开饭时正好凑成一桌的五虎上将，三位千金，从小惹是生非，长大闯祸犯法，够爹妈操心劳碌的了。早先不讲计划生育，这事倒怪不得他老人家。等到一个个成年以后，倒使杜书记得以通过联姻关系，在省里、市里构成了“幅射式”的“多头横向联系”的“网络格局”，这便是多子女的优越性了。所以，他能和副书记长期相持着，调而不走，退而不让，确实是他的“网络”在起作用。有人说——当然是背后的自由主义了，杜书记读史书不多，却深谙历代皇帝的和亲政策。只是可惜副书记家的那对孪生兄弟年岁太小，无法招为东床佳婿。否则，怕是连这位清官，也会纳入杜书记的“网络格局”之中。

二马有一种喜欢向领导反映情况的习惯，这本也无可厚非。奈何他腿太勤，嘴太快，而且添油加醋，“客里空”的成份太大，搀杂进个人的观点太多，形同构陷。其实，他对谁未必有冤有仇，只是出于一种爱好。如同有人认为外国月亮圆，外国作家棒，外国作品好一样，

纯系个人的癖嗜。二马热衷于观察情况，打探消息，发现问题，寻访动静来作为业余消遣，你拿他有什么办法？他哼了一声，把阿春吓得魂不附体，还嫌不过瘾，威胁地说了句："等着瞧好吧！"捋着袖子，往危楼大门外扬长走去。毫无疑问，所有危楼邻居心里明白，又到领导耳朵根去告状了。

科长背影消失在J巷里的同时，阿春浑身瘫软，象软棉花似的从阿秋身旁跌坐在地下。只见她牙关紧闭，双目发直，四肢冰凉，脸白如纸。大家知道，这个可怜见的，无故代她爷爷或太爷爷受过的阿春，那惊吓恐惧症又犯了。

"阿春，别怕，别怕……"阿秋连忙把他妻子抱了起来，一面安慰着，一面回楼上九平方米的房间去。在场的人，无不对这个楚楚可怜的小媳妇寄予同情。甚至范大妈，刚才还声严色厉，到底妇道人家，心肠不那么硬，也不得不改口说："没见过这样胆小的女人，真亏她怎么活来着？"然后，她倒是一片真诚地叫住阿秋："还不赶紧送医院去，瞧那快休克的样子。"

阿秋摇摇头。因为他妻子这病，走南闯北的采购员，不知访遍了多少专家教授，名医国手，也都束手无策。这种非药石可治的怪病，唯一不使其复发的办法，就是不让她接触致病源。特别是那种潜在的威胁，无形的恐怖，离得越远越好。所有他求教过的人，给他的忠告就是隔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即使爱得那样真挚深切的丈夫，愿意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把心爱的妻子与这个烦恼多事的世界隔绝，可是，危楼也好，S市也好，能有放置这玻璃罩的场合么？

范大妈冲上楼梯去拖住阿秋。她要热心起来，善良起来，愿意匡扶帮衬别人的时候，和她突然"革命"起来，义形于色地镇压、管教她所认为的坏人和候补坏人的时候，同样让大家受不了的。"你疯了么？阿秋，你不看看你媳妇快要咽气了！"说着便从他怀里，把看来病势不轻的阿春夺过来，她要送她上医院去。这时，大家会发现我们危楼的居民组长，那张年青时也曾风流浪漫的大脸盘，敢情也和常人

一样。并不是天生的业余侦缉，包打听，象病入膏肓的二马似的，喜欢从别人的痛苦中寻求快乐的咬人虫。但是，刚把阿春抢在手里，范大妈竟失魂落魄地惊叫一声，她自己，连同阿春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人们赶紧围上去，不知她俩出了什么事？范大妈坐在楼梯口，不停地咂舌头，好似惊魂未定的样子。“阿春得的什么病啊？你们抱抱看，浑身象是散了架子，拿不起个了！”

谁也摸不清阿春得的什么古怪的病，到医院，内科推外科，外科推神经科，神经科又推到精神病科，哪科都说没见过这病。因为查遍医书和中外文献，找不到这种由于恐惧而引起奇异反应的病。一个人会吓得连骨头都酥软了，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怎么办？”

“没法治的，我想尽了法子！”

“该死的二马——”大家恨不能把这位带鱼科长抓到手，按住他，好好揍一顿。

可大家正为阿春的怪病发愁的时候，有小报告瘾，有嚼舌头癖的二马已按响了那著名的四合院的电铃。

这座磨砖对缝，前廊后厦的中西合壁的府邸，也许是S市的最佳建筑物了。二马肯定是常客了，开门的人一见是他便放他进院了。看来他也熟悉门径，无需指点，绕过影壁，顺着连贯两重深院的画廊往后院走去。

二马是水产局的带鱼科长，他却把心思主要用在S市的官场动态的分析研究上。所以，别看他投放到市场上的带鱼常臭，但对领导干部的行情涨跌，势力消长，前景明暗，官运通塞，往往作出准确或接近准确的判断。

因此，他急匆匆地来敲市委第一书记的门，而对可以说是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副书记，则过其门而不入。二马当然知道，第一书记

是要调离的，已有名无实，而副书记早全面主政，暂时有实无名罢了。但他还抱着这棵似倒的大树不放，是有算计的。树大根深，枝繁叶茂，足可以蔽风雨，乘荫凉。即使真的调离，他那盘根错节的势力，也足以造成副书记难以抗衡的局面。

所以二马往四合院跑得勤，“文革”前夕，S市实际上是两大“板块”在磨擦、挤塞、侵蚀、对峙着。要不是造反的潮流带来灾难的祸水，副书记终究是要和这四合院主人正面冲突的。但二马这种官场寄生虫，判断对了，他这一宝押准了。副书记在“文革”中迫害致死，留下一对双胞胎儿子，沦落到危楼这样“群落”之中，总算自我搏斗，挣扎成才。可杜书记的五龙三凤呢？出国的，经商的，继承其父衣钵当官的，个个都很发达。老爷子更不必说了，虽然退隐在四合院里，但热线联系不断，进行遥测遥控，隐而不闲，退而更忙。这两大“板块”较量的结果，最后都留在S市，但生死异路，不说明成败吗？

二马透过月亮门，先一眼看到站在养鱼池侧畔，假山石旁的杜书记。才要张口招呼，没想到自己的顶头上司水产局局长，从太湖石后面踱了出来。不停地赞叹着这园林之美：“不错，不错，有山有水，以小见大，别有情趣！”

按照“板块”划分，二马把这位专门搜罗硬木家具的局长，归入副书记的行列。有点诧异他怎么出现在此地？而作为他的部下，介入这场面之中，对局长对自己是否合适？因为S市解放那阵，水产局长是部队文化教员之类的干部。这样，从历史的因缘看，他和副书记是战友，自然声气应该相通。但二马哪里知道，“板块”是在不停地解体，又不停地聚合，有心经营者，日益扩展，巩固加强；无意形成者，自聚自散，无为无能。正是因为副书记在刚刚开过的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上，其实还是顾全面子地批评了他，为了弄到一把硬木太师椅，而假手政治运动整人家，与《红楼梦》里贾赦讹石呆子的藏扇，有什么差别？正直的布尔什维克出于爱党，爱同志之心，说了这番话，没想到倒把他推进了四合院。

“我在担心，将来你们那位参谋长，会不会说我这四合院是大观

园呢？”杜书记笑着说。

“他呀？”水产局长直是摇头，这当然也算是一种态度和看法。可能由于刚从那一“板块”跳上这一“板块”，还未能象有些作家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根”，所以话到嘴边咽住了。其实他对副书记的过分严于律己，过分忠于党的事业，过分的作风正派，无懈可击，早有意见。曾经劝告过：人不能那样子革命，造福别人刻薄自己，你苦行僧一辈子，白在世上一遭，所为何来？后代人谁会记得你嘛？你看人家老杜，命也革了，福也享了……“分明一片好心，要不念在战友情谊，还许不如此坦诚忠告呢！他料想不到副书记指着大门对他说，那份绝情的，不念旧交的神色，他永远也忘不掉：请出去！道不同不相与谋，求你赶紧离开这儿，亏你有脸还敢说出‘共产党’和‘革命’这两个字眼！请——”在场的二双的妈（也在“文革”中被迫害，和副书记先后离开人世），非但不压副书记的火气，竟火上加油地说：我们永远难以做到革命、享福两不误！“此刻，他完全可以顺着第一书记的话茬，足可以贬一顿自己的老上级，但他隐忍未发，说明他虽有巴结攀附之心，却无卖友求荣之意。接着他改变了话题：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杜书记，这山、水、仙，都齐全了。可惜水池里缺几尾绝色的鱼，未免美中不足！”水产局长颇有旧学根底，参加革命前当过几年私塾老师，要比附庸风雅的第一书记多一点学问。他所搜集到手的硬木家具，几乎件件都是古董，而四合院里视为珍藏的名人字画，三彩陶瓷，古青铜器等文物古玩，基本上是赝品假货且不论了，从杂乱无章，毫无艺术情趣和鉴赏力的陈列摆设上看，倒有十足的暴发户的囤积居奇的味道。我们这位水产局长，想投靠是为了得到庇护，但心底里那种鄙夷，并不因之减少。副书记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他也很恼火过，但那正派人的品格，他也不能不敬重。人，就是这样复杂的多棱体啊！

杜书记按动假山下的开关，顿时间，几股如线的水柱交叉射向天空，辉映出闪烁的虹彩。看来S市近年来政绩平平，了无起色，这小院倒是高标准的，足可比美省会乃至首都某些首长住宅。他对水产局长讲：“你算猜对了我的心思，普通金鱼人人皆有，我还不屑养。至于你所说的稀罕的珍贵品种金鱼，咱们S市怕未必有呢！”

闪在月亮门一边的二马，觉得是天赐的露面良机。一来这位局长也太呆头呆脑了，市委书记把话已经说得如此透彻，还不顺水推舟答应下来？别人想找个进贡的机会还不得呢！二来当着杜书记促成此事，也让领导人看看我冯某多善于体察上级意图，揣摩首长心事。因为有些话，上面的人难以启口时，最需要下面的人先讲出来的。S市的鱼市场经常缺货，但马屁精却有的是，而且拍马术的造诣，也越来越精深。二马一脸谄笑走进了月亮门，头一句话就说："这还不容易嘛？金鱼是鱼，当然归我们水产局管。既然局长出了这个主意，书记又有这样大的兴趣——"他向好像茅塞顿开的局长建议："我看，局里派个采购员，上北京去一趟，皇帝养的金鱼，肯定配得上这高级养鱼池！"

杜书记笑着说有理："那东西极娇贵，途中不宜多耽搁，必须空运才好，局长，看你的啦！"局长迟疑了一下，二马这马屁精赶快拍上来："那还用说，包架专机呗！"吓得局长心里直嗔他多事，没想到杜书记拍拍他肩膀："很好，不过，只要快，不包也行。"二马这人，在危楼里住着难得见到他脸上露出笑容，整日如临大敌，时刻提防反革命分子破坏的警惕着。可此刻杜书记拍他两下，脸部肌肉"活动频率"也未免太快太多一点，真让人担心他五官会不会弄错位了。他正准备掏出小本告阿秋的状，"人不如鱼"是典型的今不如昔的机会主义论调。没想到杜书记说；"最好派一个干练的采购员！"

局长开窍以后，自然马上会意，当即答允了。心想：弄几条金鱼，竟敢包架专机，可见这位革命、享福两不误的领导干部，也未免太赤裸裸的了。局长继而一想，反正我自己也不掏钱，何乐不为？他正琢磨着该派谁去的时候，杜书记倒点将了："我听说你们局有个叫阿秋的采购员，挺能干的吧？"

"是这样，咱们S市能有点鱼应付市面，还真亏了他们几个呢！当然，他——"局长说实在的，并不十分了解手下这些具体工作人员。阿秋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在他印象里是个"模糊概念"。转脸问带鱼科长："你说呢！这个阿秋？"

二马这个人，五十年代就当科长，直到今天，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还没离开科长这个板凳。最近调整领导班子，又没有他的戏，竟寻死觅活地闹了阵情绪。关键在于他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只要一发现他认为的异端，生怕刚出笼的馒头冷了必须趁热吃那样，赶紧地跑到领导那儿去汇报。也不管领导有没有时间？爱不爱听？当不当回事？虽然有时二马也感到自己突兀，冒失，小题大作，也能感到个别领导的厌烦，腻味，不堪滋扰的情绪。即使产生这片刻的清醒，二马也还是舍不得放弃在领导耳朵根子讲某某人坏话时，所带来的满身心的舒畅淋漓的享受，和通体上下得到充分发泄的痛快。

此时此刻，他还汇报阿秋，岂不太不识时务了么？分明连第一书记的口气里，也透出对他邻居采购员某种程度的好感，他也不是听不明白。但是，有什么办法，他那根舌头忍不住地喷发出来：“这个阿秋，可是一个对社会心怀不满的分子……”

杜书记脸露不悦之色：“怎么可能？”

二马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黑皮活页夹子，这里面记载着他的朋友、亲戚、邻居、同事，和他认识的所有人的劣迹，污点，错误言论，反动罪行，以及复杂的海外关系，社会背景，和不怎么样的出身成份等等，他认为是问题的黑账。翻到阿秋这一页（如果你有幸被二马科长认识或知悉，哪怕有一面之交，那么，保证你的大名，以及你的表现，在这黑皮活页夹子里占有一席之地），从“人不如鱼”这绝对污蔑新社会的反党言论说起，也不管这位市委第一书记爱听不爱听，径直讲下去。

这就可以了解他为什么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直到写这篇记事时为止，始终未发迹，仍旧当他科长的原因了。我们这位二马科长可能是全中国所有靠打小报告起家的人中，唯一失败的例外。他不明白，小报告是买方市场，而不是卖方市场，正因为有买才有卖。二马错就错在认为他要卖，对方就得买，所以才背时的。再说，一个喜欢听小报告的领导，他的“信息反馈”和“咨询系统”是多层次的。老婆在

枕头旁吹风是一种，子女在饭桌上嘀咕是一种，亲信在耳朵边窃窃私语是一种，还有象二马这类自告奋勇之徒，乱嚼舌头根子是一种，至于写匿名信诬告，暗地里揭发，不露面的检举，则是最不济的一种了。二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以为全S市只有他一人为领导作耳目，其实不然，他只不过比别人更卖力罢了。那夹子里的活页纸，每年都几刀，几十刀地买，数十年的积累，也快塞满他家那只大木柜了。可惜他不善舞文弄墨，否则准会撰写出《耳目学发凡》、《密奏精义》类学术著作和《怎样打小报告》等通俗小册子。但是，谁要是有兴趣，找到二马，让他查一查某人在某年某月说什么？干什么？有什么问题？他不费劲地翻找出来。因为所有这些坏人坏事言行录，二马都分门编码，装订成册。

杜书记已经没有兴趣，即使阿秋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也懒得再听下去。因为迄今为止还找不到一个象阿春那样的护士，给他注射时不但不疼，而且那软绵绵的手（其实是她恐惧的病态反应）带来的舒适感，也难以形容。他已经关照医院领导，让她尽快学会按摩、捏骨、推拿、捶打，同时还要那老太太关心她政治上的进步，要重在表现！因此，二马这份为党为国，翦除元凶的耿耿忠心，竟被杜书记一挥手打断了："我看就到这儿吧！"然后对局长说："你看呢？"

于是，在危楼里为自己妻子的病发愁的阿秋，被局里派来的人十万火急地催着，让他准备出差。

"我刚到家！"

"要你收拾收拾马上走！"

"你没看见，阿春病成这个样子！"

"我有什么办法，特差！"

一说"特差"，不知哪位市里领导胃口又大开了。S市老百姓馋鱼已属天性，而S市的首长对水产品的兴趣，则更为强烈。所以阿秋忍不住地爆发了。他怕什么呢？金鱼虽然按生物学分类，属于鱼类，科

学家还查明了是从鲫鱼变种而来，却并不归水产局的管辖，所以阿秋理直气壮地拒绝这趟特差。

局长也好，科长也好，好像才知道水产部门的职掌范围似的。“既然是鱼，为什么不归我们管？只要是水里游的——”

阿秋说：“军舰也在水里游，归你们管？”其实这句实话，要没有局长在场，尤其没有爱记黑皮活页夹子的科长在场，大家准会笑得前仰后合。但此刻，个个噤若寒蝉，把脸绷紧得象参加追悼会那样严肃。血气方刚的阿秋，倒不是为了阿春，固然她病得蹊跷，一听说他又要出差，那张惊恐的脸上，多了一层惧色。使他难以忍心撇下这样深爱的妻子，去出什么“特差”。这时，他更多的气愤，倒是冲着这位水产局长，身为领导，老百姓吃不上鱼不急，倒去为无关国计民生的观赏鱼类的管辖归属问题，在大发议论。更岂有此理的，分明的荒唐，偌大办公室里的衮衮诸公，竟无一人站出来辨自指正，大家眼观鼻、鼻观心地正襟危坐。于是，他说：“咱们S市快混到连喂猫的鱼都供应不上，局里即使把金鱼，甚至把鱼虫都管起来，也未必说明工作中有成绩——”

“怎么没有鱼吃？”二马一边掏出黑皮活页夹子记下这种污蔑大好形势的言论，一边义正辞严地反驳。每当他伸张“革命”正义的时候，嘴里的假牙就不好使了，不是掉下来，便卡在牙床上，更显出恶狠狠的咬牙切齿的样子。

“凭你那点臭带鱼？”采购员心里有数，本来数量不多，再加上层层盘剥，处处后门，能逃出重重迭迭的关系网，而游到老百姓嘴边的鱼，真是既臭又黑，又小又少。“亏你好意思说出口？”

“臭带鱼不算鱼么？”假牙缝里发出咝咝的声音。

阿秋，这个走南闯北的采购员一时语塞。二马的论点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臭带鱼怎么不是鱼？正如某些作家模仿得过分的作品怎么不是作品呢？拷贝洋人文学观点的东西怎么不算东西呢？还挺吓唬人的呢！小双不就被这等理论驱使到大戈壁寻“根”去了么？但愿他能成

功。至于为什么会产生出来臭味或贼腥味，不在本篇记事探讨范围之内，故不赘述。但这趟特差阿秋是难以摆脱掉了。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局长说了话。

大家也感到稀罕，似乎派一个采购员出差，无需劳局长大驾亲自部署安排。看来，这趟特差来头不小，因为官位愈高的干部，需要拍马屁的范围愈窄。唯有登天无路，入地无门的老百姓才必须到处磕头。人们算计出局长大人出动，倘非为了讨老上级副书记的好，便是打点支应非同一“板块”，但不得不买账的杜书记，那“多方位”和“广谱性”的爱好和兴趣了。

副书记很快被排除了，他是个“清官”（当时报纸上正成篇累牍地讨论着），而杜书记，对于花草虫鱼、文物古玩、名特土产、舶来商品，没有他不喜欢的。甚至包括年轻而漂亮的女孩子，老人家的雅兴也很高。大家认定是第一书记的特差——别看S市小，官谱摆起来却很吓人的。正如有的作家，文学观点多于他的文学著作，摆出一副世人皆浊唯我独清的教诲众生的样子，也蛮俨然有趣的。阿秋当然明白，但他偏要“请示”：“局长，如果不保密的话，是谁这样喜欢金鱼，还指名道姓要搞到比水泡、龙睛、五花、燕尾更贵重的品种？”

局长到底有政治经验：“这个，你就无须知道了吧？”因为他已经有见异思迁之心，既想跳槽，就不得不维护一番了。我们S市的领导干部讲起话来，慢得让人不耐烦，还拖长音，还“啊，啊”个没完没了，也许和这种字斟句酌，不出漏洞，掌握分寸，保持平衡的策略上的考虑有关吧？“你抓紧时间，坐飞机去，坐飞机回！”

阿秋从来不懂什么叫害怕，和他妻子完全相反。因为凭他这一身铁券丹书，谁也无奈他何。他才不在乎呢！“金鱼不在我采购范围之内，谁愿去谁去吧！”说罢扭身就走。

这时候，二马的“革命”义愤与耿耿忠心，使他不安于位。其实有局长在，有管采购员的业务主任在，完全用不着他多管闲事。他哼了一声，说出了局长不想讲出口的名字：“杜书记点名要你去办，竟这

样不识抬举——”

“他？”阿秋笑了，“我没义务侍候这些官老爷。”

“你敢这样说第一书记！”在二马的心目里，首长的表永远是准确的。他为局长、业务主任，以及在座的其他同事，听着这个家伙攻击首长而不予镇压在痛心疾首。尤其不满意局长竟然示意别人把他请到旁边的房间里去休息。那时还不兴誓死捍卫这类口号，因为“文革”祸水尚未波及到S市。但二马拼命挣扎，义形于色的神气，已经可以预见他未来的狂热和邪火入魔的姿态。阿秋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也颇具有造反派的脾气了。

阿秋才不把气得两眼发黑的局长放在眼里。尤其摔门离开时，听到那暴怒的声音：“查一查他的三代！”他正中下怀，这最时尚也最具威胁力的话，对他毫无作用。“查吧！正愁你不查我家谱呢！”他有恃无恐地走了。

因此“文革”这台好戏，倘若没有阿秋这类胎里带的“革命”骄子，不会闹得这样厉害，横行无忌，为害作乱。但如果没有誓死捍卫到迷信程度的二马之辈，恐怕也难以遭劫十年之久。当然，还应加上象杜洛克这等干部子弟，他们常常得风气之先，起到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这还是三缺一的局面，拿S市来说，假如没有杜书记的金鱼事件，会出现阿秋的第一张大字报，点起“文革”这股邪火么？所以，正是这四个方面，构成了打麻将的一桌，“文革”好戏才开场的。

危楼邻居中好心者多，特别乔老爷，到底多吃几斤盐，深知世事艰难，变化莫测。一把拉住已经写好大字报马上要去Y大街张贴的阿秋：“你疯了吗？五七年贴这种玩艺的，有几个得好结果？一见它，我从心里往外哆嗦！”

“我不怕——”他一拍胸脯，“我根正苗红！”

人若投对了胎，获得个好成份，就象拿到一张付过人身安全保险

费的证书，这确实让人羡慕。但是大家为他捏把汗的，这张点名叫号冲着市委第一书记去的大字报，可是太岁头上动土。到时候，从娘胎里带来的铁券丹书，还能有多大的安全保证？是值得怀疑的。“副书记都斗不过他，你一个小八腊子。别惹祸吧！阿春再禁不住吓了，昨晚上整整哭了一夜，你就心疼心疼她吧！”

不提阿春犹可，一提这个可爱而又可怜的女人，他象受伤的野兽那样一跃而起，嗷嗷地咆哮着：“你们谁也甭拦我，是死是活，我自己领去！”

他冲出危楼，那神态看上去，即使刀山火海，也会毫不畏惧地往里跳的。那不惜玉石俱焚的决死意志，真象海涅的名言所说的那样：“只要正义得以伸张，就让这世界崩溃罢！”谁也拉不住他，挟着那张“人不如鱼”的大字报，飞步走去。

可楼上在屋里守护着得了怪病的阿春的，似乎是范大妈、朱大姐之流，却失声地呼喊求救起来：“快来人啦！可不得了啦！”原来是千疮百孔的危楼，根本不隔音，谁要放个屁，满楼人不用洗耳也都能恭听到。所以我们在楼下拦阻阿秋的动静，全传进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阿春耳里。她过去也犯过这种浑身象散架子的无法治的恐惧症，象打摆子那样，几个小时以后，一身透汗，也就恢复，虽然要虚弱上好多天，但不致于一滩泥。这回受的惊吓，也许不同一般，竟迁延到一夜半天光景，还不见缓转。人们进到这九平方米的屋子，一看那阿春，连瞳孔都散了光了，鼻翅青紫，口角流涎，即使上了年岁的前辈都慌神了。

“见鬼啦！肯定在杜书记家四合院里，碰着什么不干净啦。这种鬼神妖魔，哪儿都有，只不过人家书记官大命旺，能镇得住。可阿春成份不好——”范大妈深通此道地给大家讲述着。

破落户出身，已说不好是何种成份的乔老爷反问：“鬼神也讲咱们这一套吗？那么赤脚大仙该算最根正苗红了？”

“那还用说——”范大妈是最善于把她认识的“革命”和她弄神装鬼

的迷信揉合在一起的人。她连忙跪在门后，念念有词地不知朝哪位大仙祷告：“你就饶饶她吧，仙姑。她虽说成份不好，可她从来不敢犯错误，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的主儿，看在她表现好上，仙姑，高抬贵手吧……”

看来，这位冥冥中的仙姑还挺“左”，硬是不开面，无论范大妈怎样央告，阿春躺在床上仍旧昏迷不醒。亏了在上海滩拍过电影的朱大姐，见多识广，一面掐她的人中，一面象叫魂似的招呼：“阿春，阿春……”终于把这位吓得灵魂出窍的年轻媳妇，舒缓过一口气来苏醒了。

她看着满屋挤得水泄不通的左邻右舍，张嘴说出的第一句话，真是哀哀欲绝，让人不忍卒听：“叔叔大爷，婶婶大娘，我身子是干净的，快告诉阿秋哥去，我没有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这颗心是清清白白的。是想糟蹋我来着，我抵死不从。妈呀，我苦命的妈，你一天好日子没过，还给我一个下贱的成份，让我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这时候，她那眼里流出的，已经不是泪水，而是一滴滴鲜红鲜红的热血。

“血？”人们惊呼起来。

正巧，贴好了大字报的阿秋回来了，一见这情景，二话没说，抱着这位吓酥软了的，然而却是那纯洁无瑕的苔丝狄梦娜，往医院送去。

也许那是一种错觉，晶莹的泪珠，陡然间红了。但所有目击者，直到今天，也确认他们见到的是血，而且是从这个凄苦女人心田里流出来的血。啊！那难忘的辛酸往事呵……

第一张大字报贴在Y大街最繁华热闹的地段，对S市所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次强台风。冲击波久久不能平息，许多好奇心重的小市民竟往返奔走于我们残破窳败的危楼，和第一书记家警卫森严（为这张大字报，又增加三道岗哨）的四合院之间，进行核实性的参观。公共汽车公司还为此开辟了一条新线路，起始站Y大街J巷巷口，终点站

市委大院，便利群众。这难得的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使交通局老书记在S市第一次“革命行动”中，被杜洛克率领的红卫兵打断了据说还是白求恩医生抢救保存下来的一支独腿。直到今天，这位年逾古稀的老红军，只能坐轮椅行走。

事情就是这样古怪，眼下杜洛克虽然仗离休老子的力量，开办了一间皮包公司，捣卖倒买文物古玩，兼营彩色电视、录音机，还偷偷放点黄色录象牟利。才两年功夫，已混到轿车代步，一辆白茹、一辆雪铁龙，他戴着麦克镜，自己开车，载几个披头散发的时髦女郎，S市老百姓无不侧目而视。别看他如此趾高气昂，飞扬跋扈，只要一看车前马路上，出现那部十九世纪的轮椅，和端坐着的皓首白眉的S市首席残废军人，连忙打倒车，绕道而行。大概这世上还存在着浩然正气这种本非物质的东西，否则就无邪不压正的道德力量了。

后来S市何止是数以万计的大字报，其中许多不但贴出来，连瞥一眼的人都没有，怕是连贴者自己，也人云亦云，不知所云呢！但阿秋这堪称魁首的杰作，所引起的轰动，余波至今不息。近年来S市的金鱼业，能随着开放政策，将各类珍奇品种，灌装透明塑胶袋中，注入氧气，销往港澳欧美，挣来外汇。若溯本推源，真得感谢阿秋这张“人不如鱼”大字报咧！

趋奇骛新，是S市人的一种天性。文坛好像也如此，这自是好事。刻意求新，为文之道，但一定投外国人脾胃才算好，似大可不必。前阵追赶西方现代主义，不遗余力，以博洋人彩声。迩来那些大鼻子汉学家推崇起老庄孔孟来，于是，出口转内销，又拼命往故纸堆里钻，真是不胜其忙。S市人也是这样，打鸡血时，满街人皆挟鸡而行；泡红茶菌时，商店的大口玻璃瓶、白糖、茶叶弄到脱销的地步；练鹤翔庄时，公园里，马路上，到处有发功不止的人员；做纪念章时，每人胸前挂铜锣大小象章一枚，形同古代武士的护心镜；兴喇叭裤时，男士们裤脚放宽至五尺五寸，走在街上，确有飘飘欲仙之感。所以，他们看到竟要派人坐飞机去外地采购金鱼，估计这种玻璃缸里摇头晃尾的小东西，必有奇效妙用。

按老百姓的想法，市委第一书记当然不会仅仅是为了闲情逸致。有人说，金鱼可以制造负离子，具延年益寿之功；有人说，金鱼也许能治癌制癌，将来必奇货可居；更有人说，金鱼在预报台风地震方面，灵敏准确，可保住宅平安。从此，金鱼热在S市盛久不衰，始作俑者却是阿秋，这段内情非但当今许多S市人不清楚，甚至包括也养起金鱼，并培育出新品种的阿秋本人和他妻子阿春，竟同样不明白这历史渊源。也许，记住许多事，成为沉重的负担，压得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不一定是件好事；但把什么都忘却，四大皆空，风花雪月，追求性灵，难道就能真的超脱了么？对于过去的麻木，其实也是对于现在的浑噩，和对于将来的懵懂罢了。不管打出多么响亮的旗号，也无法掩饰那内心里的真正空虚。

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那些日子，Y大街天天象赶集那样热闹。乔老爷因为五七年吃过大鸣大放的亏，结果成了内控的不戴帽的“右派”。所以一见大字报，便条件反射地产生一种颤栗不安的情绪。他一直没有去亲眼目睹阿秋究竟写了些什么，但逐渐地也从老伴和邻居口中，获悉大概内容。到底是学过法律的，搞诉讼，打官司，写呈子，告恶状，比他在小小门市部卖臭带鱼，要行家里手一些。从法律观点上看，他觉得阿秋全部起诉的依据，是建筑在被告一方并未变成事实的一种意图上，非败诉不可。正是在替阿秋捏把汗的情况下，乔老爷才在大字报张贴了好几天以后，不得不亲自去读一读阿秋的全文，看能否找到转败为胜的要害之处。

他去了，果然还有许多人围在那儿观看。有的叫好，有的摇头，毁誉不一，褒贬各异。最滑稽的，更有几担卖小金鱼的行贩，在附近大声吆喝叫卖：“何必坐飞机去买呢？我这儿有现成的。一毛钱一条，买两条再外送一条。要买趁早，晚了坐飞机跑啦！”乔老爷笑了，看一看木盆里，连鳑鲏鱼，红鲫鱼也弄来充数了，可见生意之抢手。

大字报果然贴在显眼的地方。老乔一见，顿时两腿疲软，指尖冰凉——这时，他才体会到可怜的阿春在书记的四合院里被书记的公子杜洛克纠缠不放时的恐怖。恐怖中之最恐怖者，莫过于知道其恐怖，

而又无法幸免逃脱，眼看自己陷入恐怖折磨，一步步走向不幸，灾难，沉沦或毁灭了。乔老爷虽然害怕，但那颗正直而又滚烫滚烫的心，使他有勇气朝人堆里挤去。

他突然在人群里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愣住了。因为老乔不能相信这张面孔，能在这种场合出现。然而定睛一看，继而一想，好像也唯有这张面孔，才能在这种场合露面，一点不在乎地和普通老百姓混杂在一起，拥挤着，推搡着，在观看这张大字报，还情不自禁地念出声来："人不如鱼，人不如鱼……"好像一位冬烘老先生品味着佳联妙句似的。

这正是主持S市工作的副书记。

老乔对这位当年攻打S市，并解放了这座城池的参谋长，还算熟悉。他喜欢随随便便地到普通人当中来，下下小饭铺，挤挤公共汽车，逛逛百货商店，蹲蹲公厕，串串胡同里弄，看看老百姓住房——包括我们危楼，他也微服私访过的。虽然这些行动，被第一书记嗤之为表演，但老百姓还是相信人分好坏，官分清贪；更不相信当时报纸说的，清官比贪官更坏。一个平易近人，一个体贴民情，即使危楼暂时不修，群众也能谅解。正因为经常了解情况，考察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要比第一书记更得民心些。老乔想，如果退一万步，他确实是为了捞取什么资本，那也比第一书记在四合院里深居简出强。深入到街头巷尾听听老百姓呼声，也比裸着屁股，让年青漂亮的女护士打补养针，护着儿子为非作歹好吧？

副书记对老乔当然熟识，不过不怎么器重他，总觉得他象个异己分子似的。阶级，成份，社会关系，以及二马的小报告，使得副书记也不能完全摆脱狭隘和偏见。乔老爷以为这样很好，卖臭带鱼也不错，因为他屡经运动，有点看破红尘，如今但求自在。

乔老爷低头装作看不见，但副书记却招呼道："我一闻气味，琢磨该是你'同路人'了吧？"

"我大概永远洗不掉这身老右和带鱼的气味了，顶风臭四十里，

副书记——”他自嘲地回答。

老乔这副书记称呼一出口，围观的群众立刻掉过头来，马上好多人同他招呼，压倒了金鱼摊贩的叫卖声。副书记来看大字报这件事实的本身，表明了S市两大“板块”的矛盾。老乔明白，副书记实际上远非老杜的对手，会咬人的狗不叫。他最大的书生气，就是低估四合院的能量和仍抱有希望。老乔演过皇帝到瘪三的各种角色，所以他一眼就能识破象第一书记这类人脸上的面具。也许正因为他看透，才被副书记视作苏维埃时期文学同路人式的下属吧？

他俩看完了后退出人群，站在马路对面。阿秋这张大字报，可能由于太多的嫉恨产生的愤懑，每个字都有手榴弹大小，而且拉开了引火线那样，随时要爆炸似的。也许副书记并不坚决反对革一点命，享一点福。但对于老杜这样把修危楼的钱，弄去翻盖四合院，造养鱼池，派人坐飞机去买金鱼，他也难能掩饰那份激动。所以，站在他身边的老乔，能感到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心灵上的震颤，和一种无可奈何和无法奈何的内疚。但是这个总要顾全大局的领导却说：“我是不大赞成诉诸这办法的——”

副书记恐怕怎么也预想不到，过不了多久，S市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会冲他而来？而做梦也难以料及，他和他妻子，却被假手于“革命”群众与造反派，以及红卫兵小将的第一书记，整得死去活来，最后双双抱恨含冤去世。大字报能起到杀人的作用，所以才被人视若至宝。副书记不大赞成，结果是大字报送他上断头台。不过话说回来，他弥留时向乔老爷托孤的大双小双，这孪生兄弟，倒能依靠拣大字报废纸谋生。这也许能作为坏事变好事的一个例证吧？

那时，被乔老爷收留的这对遗孤，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行尸走肉，寻衅闹事，打架斗殴，让人望而生畏。居然打出了一份“特权”（他俩父母一辈子未敢伸手的东西），全S市的大字报废纸，统归他俩拣，别人不得染指。废品站也被闹怕了，除却两弟兄外，其他人拣来的一律拒收。最近去大戈壁寻根的文坛新秀小双，要比他哥更邪乎一点。记得他穿着已成破烂的将校呢服（他父亲的遗物），腰里系

根麻绳（纪念冤死的爹妈），怀报仇之心（甚至想放火烧了那漂亮四合院），饥饿使他无法不下作到偷拿摸扒的时候，半点也不讲究他现在追求的空灵，淡远，透明，和无差别境界的。甚至老乔跪下来朝他磕头，央求他别丢自己老子娘的脸，他也不变初衷："乔叔，你别管，我所以这样，因为我恨——"现在，小双似乎把那一切都忘却了。

忘却，大概也算得一种幸福。

但副书记却并不容易忘却，西谚云："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尽管他不赞成大字报，提倡正确的思想斗争，但他记得第一书记所作所为太多，叹息地："其实这张大字报并没有讲出要讲的话，只不过露出水面上的冰山顶端罢了……"接着沉吟地说："有的同志走得太远啦！"

"所以——"乔老爷道出了他的隐忧，"杜书记怕不会轻饶了他们，阿秋没什么把柄可抓，可阿春就难保了，黄鼠狼单捡病鸡咬的。"

正派人难免迂腐，这位副书记竟说："我想还不至于吧！这张大字报贴在这儿好些天了嘛！"

乔老爷说："不是不报，时辰不到。"

副书记摇头："不可能的。"这时，他发现顺Y大街杀过来一彪人马，那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样子，诧异地问着："这一个个打扮，活象《西游记》的红孩儿，又算是什么新鲜事物？"

S市到底离首都远了，那里"文革"已成不可收拾之势，这里暂时还风平浪静，马路上围观的群众，都从大字报前扭回头来，还不明白这就是S市第一批出现的红卫兵。大家先是一愣，把这支"破四旧立四新"的行列，看成是去龙王庙迎神的队伍，实在是对革命的大不敬。也难怪，S市人对迷信最容易中毒，而且信起来就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所以这帮红卫兵也难能免俗，一开始就染上义和团的神秘色彩。

那时大串连之风尚未刮到S市，本地小将也不曾出去经风雨、见

世面，实实在在的土豹子。标准的红卫兵，究竟什么样子，上级没发文件，下面一概不知。因此这帮基本由干部子弟先组成的红卫兵，只能凭想象去忖度创造。有一条，他们认为准不会错，红卫兵，红卫兵尽量想法染得红彤彤就是了。

至今我还记得我们S市最早的格色红卫兵，腰缠红绸，象征“红雨随心”，脚登红鞋，表示“万山红遍”，前额点上印度妇女的朱砂痣，叫做“抬头望见北斗星”，也真亏他们想得如此切题。打扮披挂起来，也称得上是“分外妖娆”。远看一团火，近看火一团，要比后来统一的，杀气腾腾的格式，富有艺术情趣和民族气派多了。

大家正要为这帮红孩儿喝彩，突然发现队伍里，我们市委杜书记家的五龙三凤，竟有一大半在。那三男两女，仿佛刚从红药水瓶里泡过拎出似的，象血洗过的人一样，便知他们所为何来？估计着有好戏瞧。小市民常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心，只要与己无关，再比不上隔岸观火更为开心的了。

领头大师兄当然是杜洛克。这位打扑克牌、玩弄女性的好手，是第一书记最钟爱、最惹祸、最包庇；到了“文革”，又是最反戈一击、最决裂；可现在，又成了最讨欢心、最善于利用老子余威，胡作非为，招摇撞骗的宝贝儿子。

副书记问乔老爷：“这是老杜家第几位少爷？”

如果世界上要选最爱子女的国家，我们中国可以当得冠军；如果在全国范围里，选最爱子女的父母，估计有些领导干部准获多数票；而若在这些人中间，再精选一位爱子模范，我们S市第一书记保证当选。因为象他那样把子女纵容到犯法程度，而又保障不在法律制裁范围之内，这等高水平的爱，也并非别人能做到的。

所以杜洛克有恃无恐地叫了一声：“红卫兵小将们，冲啊！”他们一拥而上，撕大字报，撵老百姓，砸鱼担子，口中还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只见这十几个红孩儿，象一团团火球，窜来窜去，十分壮观，把市民都看得呆了。这到底是S市破天荒的第一次“革

命行动”，连市委副书记也莫名其妙：“他们都发神经病了么？”

现在，谁也闹不清副书记当时的心理了！也许这是“文革”初期大多数干部的态度，惶惑得不知该怎样办才好？但是，当杜洛克围攻拄拐的老同志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因为这是一位“两万五”的老战士啊！喝了一声，冲上去拦阻。

杜洛克一见他老子的对手在场，好像酒醒了一半。“文革”初期的造反者与被造反者，实际上是麻杆打狼，两头怕。而且S市的这帮土豹子，也不知这样子扫荡四旧，是否合乎造反的规范要求？这便是小地方人，上不得台盘的劣根性了。别看杜洛克如今身为××皮包公司经理，飞机来飞机去，京沪港穗，捣买倒卖，口气之大，手面之阔，也挺象回事。但也常常为例如摸女服务员屁股，在自选市场顺手牵羊，舞会上出洋相，宴席喝多了，硬朝桌子底下钻，见了外国人非缠着换钱等决非他应干的事，被传讯、拘留、乃至关押，害得担任他公司董事长的老子，不得不想方设法保释出来。尤其不可以与外人道及的，我们这位经理，也不知从何处沾染了一种不名誉的病，好不容易才治疗痊愈的呢！每当这种时候，那眼睛里的骄焰顿失，而是怯生生的窥视着，骨子里的不争气就冒出来了。他还没等副书记靠近，便放下老红军，一声唿哨，带领这支红卫兵跑了。

公交局书记已经再不能用他那条独腿站立起来。他用拐杖敲打着地：“金鱼是四旧，你们兔崽子砸了，我这条白求恩大夫治好的腿，也是四旧么？我倒要请问第一书记！”

“快送医院！”副书记和他的警卫员、司机、抬着这位“两万五”上小汽车。

“不！你们去把老杜给我找来！”

在我们这城市里，有这等资格的老革命并不多，所以才不把第一书记放在眼里。这时，他已感到那条被白求恩保住的腿，逃脱了鬼子的扫荡和国民党部队的讨伐，看来，怕是最终也难逃脱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让汽车司机调头朝第一书记家开去。

“你要干什么？伤成这个样子！”

“我去和他拼了！”

“不——”副书记让这位老同志冷静。

他愤怒地吼着：“你别跟我讲什么大道理。你呀你呀！他只不过弄断我一条腿，可他想生吃了你呢！”

真是不幸而言中，事实果如这位老红军所料。但这时在扶持住受伤人的副书记，还在书生气十足地讲团结为重的金玉良言。

车子很快驶到了市立医院。

如果不是刚刚在Y大街亲眼看到小将们，如何跳梁作乱，歇斯底里发作，真会以为医院发生火灾了呢！因为那些在Y大街窜来窜去的红火球，那些红得无法再红的红孩儿，又到这里兴风作浪了。

副书记哪里知道官办红卫兵的厉害，车接车送，已经先去J巷一遭了。在危楼里，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阿秋和阿春，发了一通威，把九平方米小屋里乱抄一通外，临走时还贴上一副对联：“鱼不如人很正常，人不如鱼不奇怪”，按照二马的告密，才闹到医院里来的。

S市的两大“板块”，实际上象副书记，以及象这位公交局的老红军，虽被人认作是同一“板块”，但连个松散的同盟也构不成。可老杜一伙坚如磐石，所以一发现红卫兵可以利用时，他的“板块”成员，尽力提供一切物质、精神上的支持。虽然S市这格色红卫兵，颇有不同一般之处，但作为工具的命运，倒和其它地方并无不同。

守护着生病妻子的阿秋，当然毫无思想准备。他完全不知道把医院折腾得天翻地复的这拨子人是来找他，找他妻子兴师问罪的。要不是阿春吓破了胆，一有点动静，管它和自己有无相干，先是一身冷汗，继而面露土色，接着便是手足震颤，六神无主，所以他不敢离开病房去瞧热闹，只是隔着门缝朝外扫了一眼，笑着告诉阿春：“你怕什么？大概是跳大神的，穿得跟红猴子一样。真不象话，怎么到医院

里来闹腾？”

一听红猴子三字，阿春马上明白了怎么一回事。因为那天到四合院去给首长打针，也正好是杜书记威胁不许造反潮流在S市弥漫的同时，批准了官办的子弟红卫兵的成立。所有围着俯卧在沙发上的书记而坐的干部们，一致同意杜洛克为头领。肯定早就预谋好了，杜洛克穿上这套红猴子给大家看了，连裸露着臀部的第一书记，也似通非通、半文不白地赞扬：“是要有这点红旗漫卷、层林尽染的意思！”阿春当时只有畏惧的份儿，不敢抬头。等到打完针，到盥洗室洗手，才看到这个血红血红的杜洛克，不怀好意地等在那儿。登时，她吓懵了，叫，叫不出，跑，跑不动。眼睁睁地，毫无抵御能力地，被这条色狼拖到旁边房间里去。

“是他们——”阿春又要犯恐惧症了。

“谁？”阿秋还不知底里地问他妻子。

这时，门外走廊里有人在叫喊他的名字，并且勒令他出来。阿秋是个男子汉，而且出身好，成份棒，当过兵，入了党，怕什么？便推门迎上前去。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这帮红猴子，拖他就走，不用分说，拳打脚踢。他当然要反击，但他是一个人，势单力薄，红猴子是一群，寡不敌众，结果反招来更多的推搡折磨。这也吓不倒阿秋，问题是被拖到在大厅里坐着的杜洛克面前，一句话从精神上把他挫倒在地：“你居然敢起来造反？我们都是革干子弟最有资格造反的，是我们，不经我们批准的造反，就是反动。轮得上你吗？混蛋——”杜洛克一拳捅在他的心口。

阿秋怔住了，他多少有点文化，马上想到阿Q发现假洋鬼子，钱秀才也成了柿油党的惊惶狼狈，心里多少不是滋味。但是阿秋终究在首都见过造反的阵势，他也回敬对方一脚，然后问：“我为什么不能造反？”

“你算什么东西？”几个人跳上来按住阿秋。

“我烈士子弟！”阿秋亮出了他的护身符。

但杜洛克一句话把他问倒：“你先说说你老子够什么级别吧？比一比怎么样？我们这支红卫兵，是由‘革干’，‘革高’，‘革领’子弟组成的——”

这属于S市格色红卫兵的创造，或者说杜撰的名词，也表明年轻人的早慧，那么早就深谙等级的尊卑贵贱，上下高低。爹妈同是干部，但由于有普通干部，高级干部，领导干部的区分，所以在红卫兵的子女，佩戴袖章的质量，也有呢绒、绸缎、棉布的不同。而杜洛克规定的细则，更为繁琐。老子是正职，有实权，坐轿车，可用澳毛呢绒；老子是虚衔，没油水，乘吉普，只能用国毛呢绒；假若谁的老子有职无权，有位无钱，有房无车，对不起，虽可称为革领子弟，但袖章却必须用混纺呢绒。

所以要想准确识别S市红卫兵的等级，恐怕先要在百货公司呢绒布匹部，站上两年柜台才行。

由此，不得不赞叹我们S市老一代的权欲狂，终于后继有人了。

阿秋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倘若他的父亲不为国捐躯的话，说不定活到现在，也许比杜书记肚皮还要圆，脾气还要大，级别职务还要高。但他阵亡时是一名普通战士，那么，他永远是这个级别。如果他能预料若干年后，为了甘洒热血和贡献出宝贵生命的土地上，等级会成为护妻荫子的权杖，也许后悔不该在冲锋时，跑在最前列吧？现在，他儿子为他的列兵身份而理屈词穷，而且被那些仗老子势力的红猴子，按在地下，用理发推剪，不由分说把头发从中推出了一条沟，以示惩罚。

屈辱，羞耻，简直无地自容的阿秋，这时才明白，那些他曾经自恃的护身符，只是对比自己不如的弱者，起到投对了胎的自慰作用，但在强者面前，只不过是一块破抹布而已。此刻，也许只有豁出命去拼，靠自己，而不是靠外力，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可是，刚要举起拳头，发现应该第一个给颜色看的杜洛克，却不在其中。他马上意识到

这个家伙，到什么地方去？要干什么？

等到飞步跑到病房，阿春已经不见了。

其实倒亏了医院院长，一看形势不好，把阿春弄到消毒室去藏起来了。她倒并不是为了保护病号，却是在巴结领导。因为第一书记不但没怪罪她，带一名祖父或曾祖父成份不好的女孩给自己打针，还发下话来，要派阿春去学按摩推拿，这无疑等于圣旨。她叮嘱阿春："你躲在这儿，别动，万一有个好歹，我没法跟首长交待……"老太太听到外边吵吵嚷嚷，只是害怕："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红猴子，都传染上那种病了么？"

也是那天在四合院，其实老太太是怕阿春成份不好，在首长家里，要格外小心谨慎，别出岔子才对。所以一见她洗手没马上回来，赶忙出来寻找，恰巧，碰到了穿得象红猴子的杜洛克。正胁迫着快吓死的阿春，在解她的衣带。老太太眼神不算利落，一头闯了进去，阿春万幸逃脱了虎口，但杜洛克却怒火中烧地反身扑向这位院长，恨不能生吞了她。若不是第一书记闻声走来，估计一顿饱揍非挨不可。

杜书记斥退了他的儿子："放手，看你自己还象个样子么？"原来杜洛克也跟他父亲一样，在火头上，忘了系好已解开的裤带，此刻，也好像准备注射似的，把屁股冲着第一书记。

作老子的不得不装装样子，骂了杜洛克几句。院长自然顺水推舟："不奇怪，不奇怪，年青人容易得这种性躁狂病，你看他这身穿戴，色调，多少反应这种病态心理。"如同刚才杜书记大讲有成份论，又不唯成份论；重烙印说，又不纯烙印说的道理一样，老太太又讲了半天关于性压抑与性躁狂，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医学理论。于是，害得阿春耽误了去车站接阿秋，而且吓得她从小坐下病根的恐惧症又犯了。

现在，躲在消毒室的院长也有些害怕："性躁狂病是不会传染的，怎么一下子出现这么多性饥饿的年青人。"

阿春不得不小声提醒老太太："您轻点儿，他们现在叫红卫兵，让听见了可不得了！"

老太太不知道新事物，她把红卫兵和性躁狂搅在一起，而且优心忡忡地说："这种狂病犯起来，不管老的少的，一律糟蹋，来发泄兽欲的。"院长虽然是上年岁的女同志，她也害怕遭到凌辱的命运。正愁得没法办的时候，门砰地被人踢开了，进来的正是凶神恶煞般的杜洛克。于是，院长当时吓晕过去。其实，杜洛克穿着红裤红鞋，佩着澳毛红呢袖章，老太太却认为他赤条条一丝不挂，只好仰面倒下，听天由命了。

没想到，应该恐惧至死的阿春，却一步步后退，退到墙脚，再无可退之路的时候，也不知从哪平添一股勇气——这也许就是："一个人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以吓倒的呢"？什么家庭出身？什么阶级成份？什么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什么帽子在群众手里捏着？什么脱胎换骨？什么诚惶诚恐？什么永远夹着尾巴做人？什么……什么……统统置之度外。阿春情急智生，从药品柜里，抄起一瓶来苏儿——一种用来消毒杀菌的药水，朝杜洛克脸上拼命洒过去。

只听得一声惨厉的呼喊，杜洛克捂住眼睛，拔刀朝阿春疯狂地刺过去。其实独眼龙应该很能瞄准的，但是来苏儿烧灼的疼痛苦楚，使他只能孤注一掷地进行这最后的报复。谁知休克的院长，从昏迷中苏醒，她也踉踉跄跄地挣扎站起，竟胡里糊涂地产生了已被奸污的感觉，忿不欲生地朝杜洛克扑去，于是，她替阿春挨了一刀。

正在混乱中，副书记和他的警卫员，抬着晕厥的老战士，也来到了急救室……

这都是古老的往事了，时光荏苒，确实在渐渐地淡忘着。当然，人和事都不大可能重复的。但造成许多苦楚悲痛的缘由，却会象影子，长长地拖曳在人们的身后，怎么能很快消逝呢？这到底是留在心田里的创伤，即使痊愈的疤痕，也会有隐痛的。

现在，我们的杜书记，虽已离休，却还健在着；而大双小双的爸

爸，至今那骨灰盒里，只有一张党费收据，在“文革”中落到尸骸无存的地步；杜洛克通过植皮，已看不出来苏儿烧灼的痕迹，也许由于移植自己臀部的皮，所以如今在老子护庇下，越发地不要脸皮；但那位“两万五”老战士，却永远成了轮椅人。他还活着，而且活得很结实。尽管老杜再三反对，甚至想方设法阻挠，老红军仍被选进了中共S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至于我们的主人公，阿春从那次来苏儿事件以后，她的恐惧症倒勿药而愈。事属正当防卫，也敢直起腰来，据理力争；何况医院院长一口咬定杜洛克没穿裤子，存心不良，所以，这官司不了了之。阿秋从此也把他的铁券丹书，视同敝屣，一心和妻子培育金鱼，整整逍遥了十年。

现在，两口子还是那样恩爱，那样讨人喜欢。也许因为他俩的珍贵品种金鱼，蜚声海内外，也许因为他俩是万元户，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因为他俩日子过得太美好，太平静了，于是，那拖长了的影子，又翻开了旧账。乔老爷当年的忧虑，又被摆在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桌子上。

可能你已经忘记那位喜爱打小报告，并随时记录在册的二马科长了吧？

当我们坐轮椅的老战士，从他那大木柜里，堆积如山的活页纸装订成册的记录本中，翻到第四百八十二卷。第六千二百三十五页。正好记载着前第一书记，前水产局长，以及这位科长在四合院养鱼池畔的全部谈话，不由得问二马：“怎么能说人家凭空捏造、诬陷打击呢？你不也建议包架专机吗？”

“是我说过的吗？”二马不相信自己记的账。“我怎么可能说那样的话呢？”也许他真的记不起来了，脸上洋溢出那种忘却的麻木和淡漠的痴呆模样，真有点达到空灵、透明、无差别境界的意思。看来，能够一无挂碍和昨天告别，这种超脱，怕也是一种幸福吧？

“那么？”“两万五”又翻过两页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二马接过来，一字一字地念出声：“治疗性躁狂的红卫兵症，最

好的办法，就是用来苏儿朝脸上洒去……”

“怎么回事？”

这显然是道听途说记下来的只言片语，二马更说不上所以然了。

他只好朝老战士傻笑。

这种超时空的，凡人听不明白的笑声，多么象夜猫子在哭丧啊！

第八章

在S市Y大街J巷，有过一幢象意大利比萨斜塔那样歪歪扭扭的楼房。因为市政当局早订为危险建筑物，所以人称危楼。

比萨斜塔因伽里略而得名，至今犹为游览圣地。S市危楼因挤满了，庸庸碌碌的市民阶层，而不见经传。新时期来到后，便立刻推倒重建。大家挤了那么多年，也等了那么多年。年青的等老，年老的等死，以为绝望的等待，竟于不期然中成了可见的光明，到手的希望。于是人们便不禁想：天照样岁岁蓝，地照样年年绿，为什么治人者和被治于人者能心安理得，履险如夷，悬巢累卵，若无其事？而且一拖就是数十春秋？

危楼人（其中也包括作者自己）于胆战心惊的后怕中不得不思考，究竟谁的过错？想来想去，不怨天，不怨地，还是怨自己。忍耐是美德，忍无可忍还忍，便不值得赞美了。应该做乖孩子，但乖得过份就近乎傻了。

故事之八：关于危楼的可称天下无双的乖小子阿顺，他的历险故事，他的爱情生活，他的悲剧性之死，和死后还魂的子不语式的小说。

危楼的一位绝对浪漫主义女性，毛毛，芳龄二十二至二十六之间，谁也说不准她的准确年纪，连户口簿也未必可信。因为毛毛的妈还活着的时候，是居民组长，难保她不做手脚，从一出生就瞒了岁数。那时，范大妈倒没有预见到要破除干部终身制，到年头一刀切，想让她独生女能在领导岗位上多赖几年。真实愿望，倒是为择婿时增加点砝码，对男人来说，年轻貌美，吸引力要大一点。

毛毛有时二十二，有时二十四，有时（但很少）二十六。不过也有背后嘀嘀咕咕的（小市民就这么个习性，有什么法），说她二十

八，只少不多，胎都打过两回了。

我赞赏毛毛的绝不扭捏，除了她的年龄外，她嘴上讲的，心里想的，脑袋里装的，三点一线，绝对地直。是个透明极了的姑娘。她一直要求我把她写进作品里，正如她愿意脱得光光的，坐在大双面前，给他当模特儿一样，喜欢展览一切。

“他妈的，我也不知我从哪儿来的，会有这么多的浪漫，这么多的爱情？”她噗哧笑了，笑得那样甜美，就好像嵌了红樱桃的奶油小点心，馅儿是带杏仁味的蜜糖可可，真到了秀色可餐的程度。可是一张嘴，连珠似的脏字眼，动不动他妈的，粗俗得令人难以忍受。“我他妈的也搅不清跟谁头一回搞恋爱，跟谁头一回睡觉，也说不好头回人工流产，是哪个王八蛋种下的孽根……”

务请原谅，毛毛的语言，我已尽量消毒，但仍不免有精神污染之嫌。不过，我倒要美言她几句，你可以说她是二百五，但她决不是阿飞，女流氓，不三不四的人。她语言委实不够文明，心地却是异常单纯的。疯起来真疯，爱起来真爱，说得到，做得出。小双说她多少有吉普赛人的性格。他比我更了解毛毛，我相信这种评价的正确性。

毛毛现在和青年画家大双一起生活，就算是夫妻吧！因为他们两个迄今为止未曾登记，不存在任何婚约关系。所以也未举办什么仪式，请危楼公众吃糖，两个人搬到一块同居就是了。小姐妹们敦劝过毛毛：“傻货，将来大双成了名，又象小双当了作家把你给甩掉。”

“干吗用结婚证拴住人家？愿意过，一块儿过，不愿意，散伙。爱情这东西，勉强不得，象打摆子一样，来了，发冷发热，五计六受，想死想活，命都豁上。去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还在一张床上躺着，多别扭。我才不那么傻×，干吗？他都不爱我，要甩掉我，我还一贴膏药粘着，给他当老妈子？屁——”

这是她的婚姻观，危楼女性大都不赞成，年纪越老的奶奶姥姥辈份的长者，也越反对。个别年青姑娘媳妇，也只是偷偷羡慕她的大胆，但决不敢实行。小市民的精神状态之一，就是想吃怕烫。毛毛在

危楼异军突起，敢作敢为，至少也有点惊世骇俗的意味。

但是，毛毛并没有什么思想，或者也可以说，从来她也不思想，因此，免不了盲动与蠢动。“文革”初起时那份狂热，打人成性，结果心理变态，是S市有名的虐待狂。等到插队回来待业那阵，又成为“民主墙斗士”，要去联合国告状。类似的笑话还有许多，如果她能三两天平平静静地度过，不出什么让人吓一跳的岔子，大家会觉得稀奇。

“写我吧！”她要求。

“好的，好的！”我只得答应。

“我什么都对你讲——”

我连忙谢谢。要谁有兴趣把毛毛赤裸裸的自白，一字不漏地笔录下来，敢保证比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要畅销。但我却很想趁她愿意袒露剖析自己的机会，问一问阿顺的事，她果真见过他的魂灵么？

她说得活灵活现，大白天，我浑身觳觫，脊背上一阵阵冷水浇似地恐惧。毛毛妈过去曾装神弄鬼，说什么仙姑附体，跳大神，过阴，作地狱里某某鬼魂的代言人。我五七年当“右派”搬进危楼，还曾在人群后边，透过由虔信的有神论者组成的人墙，欣赏过范大妈淋漓尽至的表演。她肯定看过《活捉王魁》，连袅袅娜娜的轻盈步伐，也模仿舞台上的敫桂英。S市人最大的本事，不在于撒谎，不在于把谎编得那样圆，而在于被骗者深信不疑，不足为奇外，骗人者自己竟也相信果有其事。硬说亩产二十万斤稻谷，硬说困难时期没饿死一个人，硬说土高炉一次炼钢成功，硬说铁树开花，全市哑巴齐唱东方红。白纸黑字，言之凿凿，这种有身份的人都一本正经地撒谎与信谎，范大妈和她的信徒，在如豆的灯光下（因为经常停电），煞有介事地装疯卖傻，一会儿阴间，一会儿阳间，也就不好苛责了。我不明白毛毛是从小看惯了，学会了，还是压根儿由于遗传，和她妈妈一样，患有妄想狂和癔症？她说她经常在危楼楼梯后边堆煤的角落里，看见死去已十多年的阿顺。

“真的？”我不相信。

“我干吗撒谎？他坐在煤堆上，可怜巴巴的。”

“白天？还是晚上？”

“有时自天，有时晚上。太晚了，我就让他到我屋里去坐会儿。”

“你不害怕？”

“阿顺从来那么乖，当了鬼，也是老实巴交的，尽受欺侮。好像他们那儿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正大串连呢！他半路偷偷溜回来啦！”

“老样子？”

“模样倒没变，只是小了许多，大概还不到一米高了，走路象阵清风似的。”

说得真是鬼气拂拂。大双插嘴：“毛毛，你是不是吃片安定？”他不知听过多少遍，已经不耐烦这连篇鬼话了。

“放你娘的屁，老子神经百分之一百二正常。”

“我看你是大白天做梦——”大双把画笔象掷标枪似地，信手甩出去。艺术家的脾气也确是奇特，怪不得他俩同居的屋子，墙壁，天棚，范大妈留下的家具，斑斑点点，到处是油画色。毛毛有时勤快起来，想法擦掉，有时懒了，便写了个“油漆未干”的纸条贴上，招呼串门的客人小心。我渐渐地掌握住大双的创作规律，凡挂有“小心油漆”这类纸条时，就是他画了毁，毁了画，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毛毛不喊他画家，而叫他油漆匠，处于创作难产的阵痛之中。我害怕是否影响了他的创作情绪，环顾斗室之中，并无类似警告。但多少有点不安，小双成名了，对他压力够大的。

毛毛一笑，嘲讽的意味从嘴角俏皮地流露出来，她点了一枝烟，叼着：“我认为，阳世人和阴间鬼，争风吃醋，是太他妈的没出息。”

大双是绝对的无神论者，他虽然创作一幅变形的，甚至扭曲的，名叫《伊甸园之死》的巨画，但那伊甸园其实还是人间。赤身裸体的夏娃，看得出是以毛毛为模特儿画的。但那垂下的乳房，松垮的臀部，和不合比例的修长身躯，又决不是应该说还具魅力的毛毛模样。你说她是一个愚蠢而又狂暴的女红卫兵，可以，你说她是一个虔信而又饱尝酸辛的插队女知青，也可以。甚至那条蛇，循循善诱，谆谆诲育的一副老奸巨滑的样子，也和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满脸道德文章的伪善君子很相象。这幅油画，他取材古代神话和《圣经》传说，但倒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他弟弟小双就不同了，一来崇尚空灵，二来信仰魔幻，所以小双认为见鬼不是不可能的，文坛新秀的逻辑倒很简单，既然洋人说善哉善哉，小双必定马上合十说阿弥陀佛的。不过，新秀不那么反响热烈，咂着牙缝里的干煸牛肉丝（成名以后被宴请的机会多了），不无遗憾地说："毛毛，见谁不好？干吗见阿顺，太扫兴！"

毛毛的反应和给予大双嘴角一抹讥笑是同样的，一嗤鼻子，简直不屑一理似的。

我们危楼这位浪漫女性，她的确属于爱情生产过剩的特型人。她说过，她能够同时爱好几个人，和接受好几个人给她的爱。并行不悖，殊途同归。她还有理论："一个妈妈生双胞胎，三胞胎，哪个孩子都能得到百分之百的爱。女人，除非她是傻×，都有这个本事。"所以，她记不清头一回跟谁谈恋爱的几个角逐的男朋友中间，就有大双、小双弟兄俩，阿顺，和其他第二轮，第三轮竞争者。

阿顺变鬼后，个子会矮到一米高，很令人沮丧的。他在"文革"时期是个挺英俊，挺漂亮的年青人，一米八，还要再长的。危楼虽然挤，每个人平均居住面积小得写出来生怕外国人笑话（因此只好保密），但空间还有足够发展的余地，可以象孵豆芽菜似的向上拔节生长，所以危楼孩子细高挑多，难怪大双画伊甸园里的公民，人人都象带鱼似的。

我根本没机会，在楼梯后面的煤堆上，向温和的阿顺致敬。大概

人一变鬼，禁忌更多，否则，为什么不见别人？我只好托毛毛向阿顺打听他矮半截的原因？他不肯讲，也不敢讲。那里正在史无前例，名堂也多得不得了，一个劲发社论。不过这孩子性格太和顺了，经不过毛毛缠着问，还是透露了鲜为人知的阴间的点滴情况。

原来那里天地之间是相当局促的，被限制得只能侏儒似地生活，连思想也萎缩成外国人爱吃的干酪了。阿顺说，做鬼根本用不着思想，思想是上头的事。

“那里也有上头？”毛毛有时颇能提些冒傻气的问题。

没有上头，甭说阿顺那样视任何领导为父母的孩子，包括我们，也是不可思议的局面。亏毛毛想得出来，连危楼这百十口人，还委派毛毛妈来作威作福呢！

现在否定“文革”，当然一无是处。但是那十年中，从休息这意义上看，是破天荒的空闲，闲得人去无事生非。于是每逢毛毛一讲阿顺的事情，听腻了神话的人，换换口味，也想听听鬼话。谁知道毛毛讲的是真是假，不过，阿顺就只让她一人看见，独家新闻，信不信由你。反正那年头，人们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神话也好，鬼话也好，姑妄言之，也就姑妄听之吧！

啊！那场面也不亚于她妈的跳神过阴，满屋子人，听她讲得活灵活现。从语言中，细细琢磨，阿顺虽然死去了，但在毛毛心里，还占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爱情位置，她真爱过他，还不仅因为他长得比大双小双更能迷住她，而是他的再和善不过的性格，一颗温顺的能够体谅别人的心。“女人嘛！”毛毛说：“虽然搂谁也能睡觉，可也有挑拣的。”

“还那副小生面孔嘛？”朱大姐问。她对于阿顺的爹妈舍得把儿子，送进那深宅大院里去，是很不以为然的。上海滩这类阔姨太太养小白脸的事情，S市居然重演！干嘛？发疯了么？好端端的阿顺，落到一个比他大好几岁的，都成熟过了头的女孩子手里，看有什么好果子吃？

“当然，还怪让人心疼的呢！”毛毛叹了一口气。

谁都听得出来，尤其大双和小双，那音调里充满了遗憾，懊悔，和一种疼怜的感情。乔老爷不信鬼神，偏喜欢和人造的鬼神开开玩笑：“阴间居然也搞革命大串连了，毛毛，你可提阿顺的醒，千万别走迷了路，又误入深宅大院！”

朱大姐为自己老头子颠倒阴阳，混淆人鬼而愤怒：“你瞎搅什么，那货活得好好的，胳膊上又换了新的男朋友，左边挎工宣队，右边挎军宣队。漫说阿顺已是阴间之鬼，就算他借尸还阳，一见这哼哈二将，逃都来不及的。”

所谓深宅大院的那货，就是S市前市委第一书记家的老姑娘。S市口语习惯把排行最后的叫老，例如老姑，老叔，老舅舅，老儿子，其实年龄倒是最小的。杜老家这位千金，现在已经在美国混到一张绿卡，大概不会再回S市了。自然，如今那丰腴的胳膊，是没有哼哈二将的份了。至于会不会挎上白种人或黑种人，杜家讳莫如深，也就不敢妄自推测。但朱大姐称杜府千金为“货”，也未免太过份了。既然是女人，就有权利谈恋爱，而且也未规定从一而终，胳膊上经常出现新面孔，算什么过错？老姑娘反问朱大姐一句：“你在上海滩红得发紫的时候，光干爹就半打，怎么理解？”

S市人就这么个毛病，自己可以不正经，但不许别人不正经，尤其自己年轻时不正经过，如今老了，连年轻人正正经经的浪漫，也板起面孔教训。作家行列里，似乎也有朱大姐这类老而成圣者。

而且，我决不是拍老姑娘这类干部子弟马屁，说句公道话，你平民老百姓的女儿毛毛，在革命大串连的途程中，弄不清和谁第一个睡觉，象大双《伊甸园之死》的那个教唆犯，使阿顺尝到了禁果的滋味——那都是十五六岁孩子，环境促成了年轻人早熟。那么，阿顺在北京城里读街头巷尾的大字报，和大双、小双、毛毛走散，迷了路，碰上了同样也是来串连的同乡老姑娘，坠入了她的情网和更深的肉欲之海里，能怪罪干部子弟的杜府千金嘛？而且，她并未炫耀自己是前市委第一书记的女儿，是凭比毛毛大几岁的肉欲魅力，把阿顺俘虏住

的。

阿顺活着的时候，最高愿望就是当安安稳稳的顺民。危楼人为自己的险境和沙丁鱼式的拥挤，不止一次地联名上书，给报社写信，告到纪检部门。每次征集签名，阿顺不但不肯写下自己的姓名，而且还说服得许多人动摇，害怕，畏缩，退让。“忍了吧！忍了吧！千万别跟上头顶着来，你不是还没有砸死吗？你不是还没有睡到马路上去吗？上头是得罪不得的，他要记恨了你，你除非躲到阴曹地府里，早晚要收拾你的。何苦呢，挤就挤吧，总比公共汽车松快多了。大串连那阵，火车厕所里还塞进十几个红卫兵呢！”

乔老爷从骨子里抗上犯上，所以他一辈子在门市部卖鱼。他说：“阿顺，要我们S市，全都是你这号货色，派一个目不识丁的草包，或者只会画圈的白痴，也能把S市治理成王道乐土！”

大家哈哈大笑的时候，他那张挺漂亮的面孔，泛出一层死灰色。虽然这反动话非他所讲，但听了这事实本身，也使他生出真诚的罪愆感。

所以，他们在北京白吃白喝白住，等待接见期间，阿顺除了虔诚地去抄录大字报外，不得不顺从这两个女孩子的意旨。我不知道（毛毛自己也怕未必知道）那是我们危楼浪漫专家的第几次失恋？反正败得够惨的。这里显示干部子弟的优越性了，老姑娘可以领着阿顺，住到她爸的战友家中，两人在那屋多人少的府邸里面，可以随心所欲，不受干扰。毛毛，平民的女儿，她妈连北京的一个苍蝇，也攀附巴结不上，眼巴巴地看心上人之一，落入别个女人的怀抱。

如果阿顺不是早殇，我想，老姑娘会把他带到美国去的，阿顺是她真爱过的唯一的男孩子。以后，她胳膊上挎过的造反派头头，工军宣队负责人，恐怕倒是功利主义之心太重的杜老，对女儿恋爱指导干预的结果。因为他从儿女和有关方面人士联姻上，受益匪浅，在“文革”中，他衷心希望有个“文革”强人作东床佳婿，也是人的一种保护本能。杜老的五龙三凤，除了老姑娘外，我是不敢恭维的，名声略差。独有她，能在离国前夕，跑到我家来，“作家，听说你在搬出危楼的

时候，找到一张阿顺的照片？”

“有这么回事！”

“怪极了，他那么帅，可不肯照相，他谨慎小心得要命，怕人注意，怕惹是非，怕得罪所有一切领导，可他——”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你是作家，我用不着避讳，对不？阿顺是个极聪明，极温存，极可爱的小男孩，可惜，死了。我恨我爸，我走了，我大概不会回来。如果可能，你把这张照片给我，行吗？我恳求你！”

一个岁月已在脸庞上留下痕迹的女人，能记住她早年一次也许是真正的爱情，还是应该值得尊重的。

看她珍惜那张快褪色的相片，一往情深的样子，我相信，阿顺活着，此刻准在美国。杜老虽退隐了，通过关系，送三个五个人到国外去，还不费吹灰之力。五龙三凤，除了极不成材的杜洛克，留在国内发挥他打扑克的天才外，前前后后，陆陆续续都远离国门，欣赏外国更圆的月亮去了。

毛毛这种悔不当初的叹息，浓聚着失败者一种深沉的反思。不该鼓蛊他去革命大串连，阿顺是个规行矩步的中学生，任何属于造反的，哪怕是官方提倡的，毛主席批准的革命行动，他都不肯尝试。

“去吧，去吧！”双胞胎兄弟知道这位美男子不参加长征小分队，毛毛肯定要犹豫的。

尽管十五六岁，豆蔻年华，在危楼那样无遮拦的小千世界里，有象翠翠这等浪得不可遏制的女人，大白天也不管不顾。孩子们早明白了不该明白的一切，毛毛，竟然也风情十足地同时勾住了好几个小伙子。其实胡须尚未萌发，但年轻中学生也如刚打鸣的小公鸡那样跃跃欲试了。

“阿顺，你就不要拿搪了嘛！”她纠缠住他不放，故意使自己刚鼓起的乳胸，挺高了磨蹭他。气得那弟兄俩，直瞪眼。那时，他俩倒是真正的龙种，杜老虽是第一书记，大跃进年代结束以后，职务早名存

实亡，而由二双的爸爸市委副书记主政，此刻正当回事地执行资反路线在镇压呢！二双醋意颇浓地打断他俩的亲昵："天这么热，贴这么紧，也不怕长痱子？哎，阿顺，说死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哥儿们看得起你！放明白点！"

如今小双颇有名气，大双崭露头角，倘若他俩父母不在"文革"中死于非命，继续龙种生涯直到今天，当然不至于胡作非为到被处决的地步，但不会绝处逢生成为作家、艺术家的。因此想到为儿孙做马牛的父母，与其到法场收尸，还让报纸发社论，吁请不要株连，远不如早明白一些。S市部分领导干部，最近成立了明白协会，明白世界上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机会活到百岁以上；明白历史上只有梁灏八十岁中状元；明白儿女决不会因你死而死，明白如今中学生能准确答上自己曾祖父曾祖母名姓者极少。凡明白了的，每年植树十棵，这倒是另一种共产主义礼拜六义务劳动，可惜杜老不以为然。

哦，对不起，离题了。

阿顺倒不是讨好龙种和妙龄少女，只是他这个天下无双的乖小子，顺从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但他认为不买票坐火车去串连，决非顺民行为。三个人，包括毛毛，指着他鼻子骂："你可算世界上最傻的傻×！"然后哄堂大笑。笑归笑，阿顺是拿火车票挤上去的。

照规矩，长征小分队该步行才是，时间来不及了，又一次检阅红卫兵的日期迫近了，赶到北京去见红司令，是最大的动力。所有途经S市的旅客列车，车厢内部挤到什么程度且不去说了，车顶上也密密麻麻坐满了人。自有铁路以来，这样壮观的人龙还少见。"文革"是产生许多奇迹的年代，能进入世界之最行列的，这怕是其中之一。火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在漫长的旅程中，毛毛，也打破了记录，一下子爱上了三个少年。那时要问她爱谁多些，她会毫不迟疑地指着阿顺。那双胞胎对毛毛来讲，等于是同一人爱她两次，哥儿俩长得分毫不差，象他爸那种标准的官员面孔，方正平板，缺乏表情。因此，乖小子那讨人喜欢到心疼地步的模样，着实让少女心醉。

要不然，毛毛讲起做了鬼的阿顺，会那样留恋么？

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卷首，写了这样一行文字：“对于他的精神和性格，诸位定将产生钦慕与爱怜，对于他的命运，诸位都不免一洒自己的同情泪。”

歌德又写道：“能使人幸福的东西，同时又可以变成他痛苦的根源，难道就非得如此么？”

不知为什么，当我提笔写阿顺的时候，总要想起这位文豪的名言。阿顺短促的一生，正好应验了，准得不能再准，仿佛就是为他预备似的。

他要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会有这许多宠幸。而正是由此酿成致死的悲剧吗？

他要是一个哪怕有一点点不那么听话的孩子，不是十分乖，而是九分，或九分半乖，怕也不会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霎那，还是个执迷不悟的傻瓜蛋吧？

尽管大家原先多么喜欢这个阿顺，在危楼那样肮脏龌龊的环境里，也怪，倒出落了几位美人，但男性公民，则不很景气，可能风水关系，阴盛阳衰。庸俗委琐者，满脸利禄者，獐头鼠目者，榔榱粗蠢者，比比皆是。所以，从危楼走出的年青人，数阿顺最醒目，最耀眼，讨人疼，招人爱。特别是他那天性，温和谦恭顺从安分，从小一直被当作楷模似的赞扬，正如歌德所讲幸福能变成痛苦的根源一样，应该当顺民，但顺到连丝毫个人意志都不存在的傻瓜，哪怕危楼坍塌，全体活活埋葬，也还要喊万岁的程度，全楼人恍然大悟，树立这个偶像，虽说不上祸国殃民，但坑楼误人，却也是事实。于是，后来大家甚至厌恶他了。

所以能在危楼忍那多年，能对如此草菅人命的市政当局，心有怒愤而隐忍未发，能昧着心一味赞颂危楼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不能不说是受了阿顺天性的传染。没办法，稍稍有一点不满或反抗的情

绪，他就告饶似的："别，别，千万别！上头是天，永远在上头。老百姓是地，永远在底下，是任人踩的。地高不过天，这是真理！"

唯一例外是陈白露，一位落难到危楼来的前市委副书记的女秘书，她不愿违背良心给二双他爸栽赃，落井下石，罚到乔老爷手下卖臭鱼。她来危楼晚些，而且见过世面，并不把众人心目中的楷模榜样放在眼里。她顶回去："什么地，什么天，没有地兜着，这天早垮台了！"

"哦卜……"阿顺捂住耳朵，不敢听到这对上头如此忤逆的语言。

"上头都是些什么东西，我比你清楚！"陈白露（因业余演话剧《日出》而得此芳名）把满是鱼鳞和血污的橡胶围裙一甩，"告诉你吧，年青人，和鱼市场一样，有臭鱼，有烂虾，还有乌龟王八咧！你以为坐在市革委会里的那些墨斗鱼，多么了不起，一肚子脏水。"

阿顺差点给她跪下来磕头，他并不否认墨斗鱼要臭了的话，世界上任何臭味也会逊色。但他象牧师布道似的宣讲："再不好的皇帝，也是皇帝，再好的百姓，也终归是百姓。再不好的皇帝也能把再好的百姓，象碾一个蚂蚁那样弄死，可再好的百姓，也不能把再不好的皇帝怎么样？"他这番绕口令是数千年顺民哲学的真谛，当然也言之成理。无数事实证明，上头要整治老百姓还不容易吗？于是，那套现成话又来了："你还不是没住到马路上去吗？"

真象地震那年，在人行道上安家，他又会说："你不是还有立锥之地，没吊绑在树上么？"到了悬挂在空中，他准会安慰："至少你还可以呼吸喘息，空气是敞开供应的吧？"阿顺还没来得及说这些推论可能会说的话，便到阴间去了。幸好，他走了，要不然，新时期来临，危楼终于拆掉，要他随我们大家一起，迁到新居去，我真替他犯愁，对那套理论，不知该如何自圆其说？

也许阿顺看大家比较地忙了，不敢耽误众人上班，以免扣发奖金；也许S市新建了许多楼房，住得分散，他不知道乔迁后的门牌号码（没法往阴间打传呼电话告知一声），找不到；也许，他们那里

的“文化革命”已经进入什么“一打三反”或是“活捉五一六”阶段，正是紧张之际，毛毛也好一阵子没同他联系了。

“文革”后期，那时的上头光顾自己勾心斗角，百姓倒落得悠闲自在，关起门来，自得其乐地白昼见鬼。扑克牌打腻了，样板戏反胃了，芒果也朝拜过了，早请示晚汇报弄不出什么新花样了。这样，便怂恿毛毛去把阴间的阿顺找回来，打听各人想打听的阴间亲友情况。当然不能收费，但毛毛户口还在插队的地方，支援点粮票就行。她妈那时病倒了，精神恍惚，见人见鬼也分不清，是梦是醒也搞不明，越发使屋里增添神秘气氛。一旦阿顺果真来临，毛毛两眼直勾勾反挑起来，那床上躺着的范大妈，“文革”初期抄家成瘾的街革联的造反派，便哼哼呀呀地重操旧业，呼应她的女儿，天王菩萨，仙姑圣母地嚎叫，象头受伤的母狼。

人也真是，范大妈极端的革命，到此刻装神弄鬼；而陷入鬼恋谵妄状态的毛毛，不久以后，一变为“民主墙斗士”。我常怀疑，生活里总在演戏的，不只是这母女俩吧？

凡迷信，必有信徒，否则，这台戏唱不成。只要毛毛一做法事，老明星朱大姐，肉弹翠翠便自动维持秩序，兼收粮票。一切明码标价，和阿顺谈谈，一斤；找寻冥间亲友，三斤；问吉凶祸福，如能不能进革委会，能不能成新鲜血液，能不能老弱病残者除外不去干校，对不起，一律五斤全国通用粮票。生意也还不错，不是绝对可信者，还进不了这圈子呢！

乔老爷不信，双胞胎兄弟也不信。世上就这等奇怪，当人人都信得那样真诚，信得五体投地的时候，结果，不信的人不敢不信，不得不信，假戏真演，假亦当真了。

我们危楼还有一位半仙之体，也赖迷信为生，靠什么气功治癌，骗得市里不少干部，期望他能使他们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同行是冤家，武老怕抢了饭碗：“和她妈过阴一样，无稽之谈。我提倡科学的唯心主义，不象毛毛，纯粹的迷信，信她要上当的，看那不正经的样子！”

毛毛也反唇相讥："他正经？屁！这老色鬼真他妈的不要×脸，趴门缝偷看人家女的洗澡。这还不算，又发明什么十八摸按摩，也有那帮骚×信他，让他揉来搓去。信他的成？信我的不成？惹烦了姑奶奶，谁也甭想得好！"

大概神仙也怕鬼缠，毛毛骂了几回，武老就不再摆老资格，你搞你的新召魂术，我搞我的科学唯心论，河水不犯井水，新老迷信并存，各做各的生意。

最虔信的莫过于朱大姐了，对武老笃信不疑，对毛毛也敬若神明。她什么都信，信到痴愚可笑的程度。S市这样的人颇多，否则"文革"也闹不成这气候。你若是对她说："朱大姐，这条狗是神狗，灵验着咧！"她马上会朝这条狗磕头。要是你指着一棵死去的树："朱大姐，树王得道升天了，留下圣体救世人，要有病，刮点树末冲水鸡叫头遍喝下去，天亮就没病了。"她又会朝这棵树磕头。所以毛毛一学阿顺那细声细语，表示魂已从阴间坐出租汽车赶到，附在她身上时，朱大姐两眼就模糊了，泪水充盈，捉住毛毛的手，直以为是阿顺，一迭声地喊："乖小子，乖小子，朱大姐托你打听的那在法大马路开银楼的小老板，你找到没有？"

毛毛便替阿顺回答这位老情人，什么吞金自杀啊，什么露水夫妻不久长啊！有头有尾，说得老明星象重温旧梦似的伤感不已，能哭湿好几条手绢。其实，这些话朱大姐自己也不知翻来覆去讲过多少遍，毛毛不过重新讲一次是了。她那样相信，果真是与昔日心上人重逢那样问长问短。

"他在阴间有妻小吗？日子过得怎么样？"

我们这位年青的业余巫婆，只能以她所理解的世界，来代替她想象中的以骗粮票的冥世："够他们受的，资本家子弟，成份高，每天都得扫街！"

朱大姐沉重地叹口气："敢情他们那儿也兴这套。他能吃得了那苦吗？阿顺，你下回见他，问问，要什么，我能为他尽心尽力

的。”说罢呜呜地哭，听众中的女人，也跟着哽咽过瘾，每个人在“文革”中都能找到一点可以流泪的藉口。

毛毛又替阿顺说：“他人蛮他妈的老实，放心吧！”

其实，谁都听得出，一挂“他妈的”，毛毛早露了馅。可谁也不愿拆穿，假就假吧，哪有那么多真的。朱大姐还来动员这三个反对派，“让阿顺去找一找死得不知下落的市委副书记，也好叫你们哥儿俩有个准信啊！怎么也得把尸骨找到。”

在S市，这位至今口碑载道的市委副书记，在“文革”中境遇最惨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被活活折磨死了。他的对手，老姑娘的父亲，借造反派之手，消灭了政敌，也是许多人都明白的事。走运的是，这些法西斯暴徒，一个个在武斗中或遇明枪，或遭暗弹地死于非命，副书记之死就成了一桩无头官司。

杜老至今健在，心旷体胖，只是记忆力欠佳，好多往事都淡忘了。

“怎么样了双！”朱大姐同时叫他们两人时，就简化成一个双字了。

那时，弟兄俩尚未发达，很大程度依赖乔老爷、朱大姐这对非亲非故的老夫妻照顾。所以把眼睛转向老乔，看他什么态度？老实说，毛毛的把戏，能瞒住哥儿俩么？根本不相信的。在S市，象老乔这样古道心肠的人，已屈指可数了。他这辈子也许只有一桩未了事宜，便是想方设法把副书记的死因搞清楚。从“文革”或者再早点，已经养成了许多人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没有办法，生活使得人聪明起来，谁也没有权利责备他们利己主义，能不整人害人，便算得上好人了。象乔老爷急公好义者，实属凤毛麟角，倒成市民眼里的滥好人之类。他警告说：“你得明白，有人恨不得说副书记在阴间活得自在，良心上好平静些！”

可怜这老乔还是以他的标准去度量别人。良心，在那荒谬绝伦的

年代里，绝顶聪明的人早把它剁碎卖了。

这场召魂术是危楼“文革”结束以前的一桩盛举，随着这迷信高峰出现，那乌烟瘴气的岁月，遂一去不回了。

整个倾斜的楼房里，烟雾缭绕，香烛闪烁，楼上楼下，屏神息，等待曾为危楼做过好事的副书记，从阴间回来。老百姓最容易满足的了，S市的小市民尤甚，那怕塞给他们一些空心汤团，永不能兑现的支票，他们也会感恩戴德。二双爸爸究竟为危楼做过什么呢？什么也没做到。只不过当人们发现修危楼的钱，被挪去修杜老的四合院，把愤怒全发泄到副书记头上，结果错了，冤屈忠良，明白过来了，他，二双的爸，还真的为危楼人说过公道话的。

够了，老百姓有这公道，压死在S市的比萨斜塔，心也是甜滋滋的，因此才念念不已的盼望着魂兮归来吧？

他能来么？大家殷勤地盼着，可又不禁怀疑，他死无葬身之地，三魂悠悠，七魄荡荡，无依无托，孤魂飘泊，阿顺有办法找到副书记么？阳间清理阶级队伍，搞内查外调，花多少钱，用多少人，尚一事无成，在阴间怕就更难了吧？因为只有良民、顺民之说，而鬼，能那么驯服吗？

毛毛今天格外郑重其事，所有与会者，信不信倒无所谓，凡可能告密或可能与四合院串风者，都得想法隔离才是，查了半天，除去二马科长有咬人癖以外，倒都信得过。幸好，他去工宣队进驻S市最高学府，正在忙于和女学生讲六厂二校经验呢！剩下的危楼公众，几乎都对四合院怀有虽不切齿，也恨得牙痒的感情。你可以吃肉、喝汤，也可以把骨头啃干净些，但无论如何，碎渣残末，总得给可怜巴巴的人留下点。而且，你官居一品。敬爱的杜老啊！哪儿挪不出款来翻修四合院，还要在危楼这帮苦人儿身上打主意？兔子逼急了也要反抗的，悼念死去的好人，也算反抗之一道，后来推而广之，遂有天安门四五运动的浩大场面，也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两兄弟虽不信鬼神，也被这最无发言权的老百姓表达感情的方

式，激动得不知所以。那时，两人离发达尚远，原本也未好好读书，学问因此也不大。不象现在，尤其文坛新秀，一张嘴全是潮流名词，从卡夫卡到马尔克斯，从萨特到弗洛依德，最近复古寻根兴起，又玩弄起老庄禅宗，趸一点，卖一点，忙得不亦乐乎。可在那场召魂术的法事中，他的感慨颇经不起推敲，小双卖弄学问地：“这可应了毛主席的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了！”

大双白了他一眼。

小双意犹未尽，继续发挥感想：“看这么多邻居聚在一起，不就是最高指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了么？”

所以，读他新近写的作品，我总产生喝掺了敌敌畏的假茅台酒，那种提心吊胆的情绪。古人说，“尽信书，不若无书”，怕是被冒牌货吓破了胆的原故吧！

我也是恭逢其盛的一个，过去在老娘们组成的人墙后边，多半看不真切，这回是半公开的表演，就在全楼唯一的公共场所，总计约有二十多只煤球炉子在比赛制造灰尘和污染的楼道里举行召魂仪式。冬天，这里也能热得人中暑，夏天，就不用说了。五八年全民炼钢，谁不怕土高炉出铁时高温，独有我们危楼人，连石棉劳保服也不穿，可见久经考验，耐热水平之高。要说最能体贴人的，倒不是官员，而是老百姓，他们怕副书记受不了这份高温，早早把炉子封火。也许人就是这样，越拥有一切，越想多多益善，也就越吝啬。反过来，越一穷二白，越想得开，越慷慨。芒果请走了，宝书请走了，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桌子上，端上一尊香炉，斗香燃得正旺。烟雾缭绕中，毛毛倒真象玉琢观音那样善良美丽，端庄慈祥。谁也想不到，她是S市最会打人的女红卫兵，拿手好戏是跳起来，离地三尺给牛鬼蛇神一记响亮的耳光。好多牙病患者，不用打麻醉剂，病牙全部被击倒喷出，那鲜血淋漓的场面，是令人咋舌的。现在，这位圣洁的姑娘，面部表情越发的痴迷恍惚，若有所思。又似隐隐约约，影影绰绰地瞧见了什么，那又嗔又喜，又惊又爱的神态，我敢说，确实有一个做鬼的阿顺，从遥远的阴间搭乘737朝她飞来。

阿顺来了！

明白的人，马上明白了，不明白的人，大概永远也不明白。如同读一些语无伦次的先锋派作品一样，明白的人未必比不明白的人，能多明白些。但他必须声称看到阿顺来了，鬼来了，否则就要被更明白的人，取消其明白人的资格。

有一回，这位姑奶奶读小双摇头摆尾（表示明白了）赞赏的作品，通篇只有五个标点，和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或读懂的句子。毛毛不想冒充明白人，一张嘴脏话又冒出来了："他妈，这样的作家，他爹妈竟然不脸红，不难为情，生出这样连中国话都说不周全的儿子。至少，他妈的没尽到教育责任吧！"

请原谅吧，毛毛属于低文化层次的人，她没有去巴黎的香榭舍大街溜达过，没有在福克纳的故乡，美国南部的小镇上喝过艾汁酒，更没有受过葡语，西语的训练，敢大言不惭地谈马尔克斯，只会用中国话骂街，但有标点，她这方面倒挑不出错来。

正因为如此，这个终于赶到会场的做了鬼的阿顺，不是危楼居民所了解，所熟悉的阿顺，他已经是毛毛的阿顺了。有人问她，其实是问冥冥之中的那个乖小子："副书记流落何方？"

顺便说一句，这种召魂术只能一问一答，鬼的思想已经干酪化了，只能接收单一信息反馈。如同高深的作品只能个别人可以看懂，象超高频一般人听觉都无反应，倒是猫头鹰例外，是同一道理。懂得一点跳神知识的老百姓都明白，二神（配合大神的阳间人代表）是最重要的角色。性放荡的翠翠精于此道，一见毛毛闭眼不答，赶紧问道："来者何神何仙？请通报姓名，给凡间人亮亮相——"说罢，倒地磕了一个头。

亮相本是戏曲词汇，"文革"中推陈出新，成了某些人和暴发户沆瀣一气的前奏，从此粉墨登场，旧戏新唱。杜老就有过结合的光荣，副书记忒愚了些，一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检查也不写，还同造反派犟，声称无三反罪行。所以，无怪乎人家要踏上一只脚了。

毛毛轻舒柳腰，慢挑娥眉，用那种流行歌手的气音，轻声曼语地自报家门；“奴奴本是胡氏女，家住东关沙窝村，只恨为娘太狠心，嫁了个夫婿是废人……”

天哪天哪！满楼人无不大惊失色，这不是副书记，也不是阿顺，而是缠附毛毛她娘小半辈子的狐仙。糟了，是火车晚点，还是航机脱班，怎么把胡氏女接来了？再说，鬼世界也太混乱了，S市“文化革命”闹那么凶，武斗那么厉害，每个人工资在哪儿领？粮票到哪儿取？听哪位领导训话？给哪位领导拍马屁？都有一定之规。我们危楼有位带鱼科长二马，想吃黄鱼的，决不会给他拎点心匣子。要不说人为万物之灵呢！S市的造字号老爷所琢磨出的各种刑法，鬼世界的十八层地狱又算得什么？人们窃窃私语，简直毫无章法，她来添什么乱？要算一算年龄，自打毛毛她妈年轻浪漫时，爱上钟表匠，被丈夫打得半死，精神抑郁，胡氏女附体以来，少说，也该和范大妈一样，五十开外人了。她根本不了解文坛行情，如今评论家只对年轻女作者表现出兴趣，而且强烈到令人可怕的程度。胡氏女也许只有蒲松龄老先生还肯关注，对某些评论家早失去诱惑力了。谁也猜不透她干吗不请自来？阿顺呢？副书记呢？

这时候完全靠二神的斡旋能力，弄不好，三个鬼同时挤在一个人的躯壳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翠翠嫂使出全身解数，软硬兼施，连骗带唬，还得拉着大神满屋走剪子服步法。鬼比人好糊弄，三转两扭，胡氏女可能还缠足吧？跟不上趟，便消失了。谁也没有看见她离开，但从毛毛松一口气，如释重负的表情，便晓得她悻悻然走了。

在那十年里，许多事情都这样当回事地自动明白了。现在，我们可以坦然地说：“阁下，您太新潮的作品，我看不懂！”放心，他可能要笑话你，但决不会把你送进专政学习班。这，倒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了。那时，你决不能说不明白，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嘛！阿顺，就是适应那个时代的产儿。突然，只见毛毛又发作起来，头往后一仰，好像休克一样背气了，牙关咬得很紧，鼻翅一张一翕，人顿时显得衰弱不堪，疲乏到了极点似的——中国演了十年样板戏，人人差不多学会了表演技巧。大家马上自动明白了，谁也看不见什么，鬼影

也没有，但知道是阿顺这乖小子回来了。而且，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恐怕花了不少旅费，才到达目的地。看他累的样子，估计那边车船也够挤的。

翠翠早估计谁来了，她先围着大神走莲花步，毛毛也就似醒非醒地踉跄站起，翠翠接着洒米粒，让人鬼记住路线。既要使过阴者别一去不回，也要使附体者别赖着不走。边洒边念叨：“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凤凰不落梧桐树，鸟飞千里必回窝——”趴下，咚咚咚，连磕三个响头请动大驾。

毛毛这才张嘴，果然是阿顺那小声小气，甚至有些讨饶的腔调：“翻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过一岭，又一岭，岭岭相连……”拿今天的文学观点看，这唱词应属寻根派了。

这怎么象是阿顺的鬼魂，他生前只会唱样板戏和语录歌。乔老爷是知道乖小子多么循规蹈矩，这种旧戏文打死阿顺也不敢学不敢唱。他马上火了，“少来这一套，翠翠，毛毛，别演双簧了！”

“你嚷嚷什么？”朱大姐制止他：“不唱谁还听？”

我敢担保，她俩事先未彩排或预演过，毛毛和翠翠并不投契，都认为对方不很正经。这恐怕也是规律，说这个写出的作品多糟，又对那个写出的作品，投以卑夷一瞥的人，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未必就好，道理差不多的。她俩彼此隔阂，但又能合作默契，最初我也纳闷，后来逐渐想通了。同床异梦的夫妻，照样在人面前装出恩恩爱爱的样子。副书记活着的时候，杜老不也亲亲热热给送来他四合院里，新摘下的无花果，请他尝鲜么？

然而，阿顺匆匆来，又匆匆去了。

毛毛如同梦魇了一样，醒了，可还怔忡着。好一阵子，似乎无意识地，不知发生过什么事，楞楞地环视众人。

翠翠明白，要不她来当二神——“文化革命”这么热闹，二神太多也是一个原因。马上告诉大家，她魂还在半路上，又抓了一把米洒出

去，这才见她问毛毛："阿顺呢？"

"来了，又走了！"

"请到副书记吗？"

"他说他不敢。"

乔老爷诧异地问："鬼还怕鬼？"

毛毛清醒了，一点不客气地回敬："人怎么怕人？"

是啊！说得对啊！小孩怕他爸打屁股，他爸怕他妈妈回娘家。科员怕科长刮胡子，科长又怕处长瞪眼。司机怕交通警，交通警怕红旗车，红旗车在"文革"中怕造反派，造反派现在怕清查。S市的女孩子怕杜老的那位少爷纠缠（不过，他从不强奸），杜洛克最害怕他老子说："只此一回，再出事可不保了！"至于杜老，按理说，功成名就，滴水不漏，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也怕，怕死。问题是他觉得自己死不得，岂止一个杜洛克，五龙三凤，哪一位不揪心扯肝，让他能忍心撒手不管啊？S市已订八月八日为爸爸节，连续几年，评选S市最佳爸爸，第一号种子选手就是德高望重的杜老。他计划爱他儿女到一百二十五岁，那时候已是公元二〇四一年，估计他在美国的老姑娘，也该当祖母了。所以，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也难免有一怕。由此看来，怕或是恐惧几乎无所不在。敬鬼敬神，磕头如捣蒜，怕；五体投地，诚惶诚恐，怕；阿顺之顺，难道不含有怕的因素么？

真可怜，做了鬼还怕。

毛毛眼泪汪汪地告诉我们，阿顺一见这么多人，吓得直哆嗦，以为开批斗大会呢！她后悔死了，不该撒米粒，使他记住回阴间的路。应该把阿顺留下来，要照他说，那边才大串连，正戏还没开场，有他的苦和罪在等着呢！

"那怎么行，他魂灵附在你身上？"

“我愿意，我愿意！”

那时候，她爱乖小子胜过那双胞胎。

谁也不知走了多少个小时，红卫兵进京列车终于抵达首都。除了花钱买票的阿顺，毛毛和二双已免费逛过好几回北京了。要不是亲眼看到北京的中学生打得老师鼻子出血，脑袋开瓢，毛毛会成为S市的打耳光的专家么？小双现在成名了，那疯狂年代，他专打女教师决不该打的部位，也够恶的。

大串连使这恶，象瘟疫一样蔓延。

只有阿顺例外，他想回去。

“刚到！你头回来北京！”

“让我回家吧！”

那兄弟俩巴不得他这时走咧！“要滚赶快——”

毛毛不答应，她喜欢他的温存体贴，喜欢他不动手动脚，即使把自己袒露给他，也是怯生生的爱怜。那次旅程实在太漫长了，在没有那么多革命的时候，便会有《伊甸园之死》的场面出现。

“让他走吧！鼻涕虫！”两弟兄又一次轰走这碍眼的阿顺。

“屁——”毛毛叉着腰，警告那双胞胎：“我属于革命，不属于你们俩的谁，我愿意同谁亲近，谁也管不着。走，阿顺！”

她拉着他跳上不打票的公共汽车，阿顺尽管万分地不乐意，可他从不愿违拗谁的天性，只能随她而去。毛毛，这个泼辣起来也很可怕的姑娘，反过来推开尾随着想趴公共汽车的两弟兄，那骂声响得使刚起动的汽车都熄火了。

“滚——”

幸亏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承受突如其来的惊吓，和那些爆炸新闻，陡发事件，特大喜讯，以及骇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满车的同胞，连半点反应也无，麻木而淡漠地，任凭汽车载着走了。

弟兄俩除了挥舞拳头，跟着车跑了一阵外，别无他法，然后两个人互相找到慰藉：“有什么，也不是什么好货！”

这样，他俩心理上得到了平衡，便寻找红卫兵食宿站去了。其实，要不是大双，小双，阿顺未必能在毛毛心里占据不同一般的位置。其实也怪他俩，从小养尊处优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根本不懂得，或者从来也未曾觉悟到他俩和其他人，并非主仆关系。在爱情上，也许把这关系颠倒一下，更能讨得女性的欢心。当时还是少爷羔子的这两位，未免混账过甚了些。这样，毛毛只能在阿顺的心灵里，得到温情，抚慰，尊重，爱怜，和那个时代特有的不平等中的平等。同是红五类，干部子弟价码要高得多。

“他俩怎么办？”阿顺心地是善良的。

“让他们死去吧！”毛毛把头探出去，朝马路上用红卫兵的脾气，狠狠地唾了一口，唾沫星子飞出去好几丈远。

一个自打呱呱坠地就未离开S市一步的阿顺，才知道自己的城市，比起北京来，只不过大象身上的一个虱子而已。车过天安门以后，他才悟到自己的过错。这也是顺民的一种天生揽错的本性，总觉得自己大概永远属于不是的一方，总不停地在自责、在反省、在检讨每走一步路，可能闯下的祸。他还得不停地注意周围的人，尤其是领导的脸色，是否在多云转阴？阿顺怀着朝圣者的虔诚在忏悔，不向国旗致敬，不向纪念碑致敬，不向挂在城楼上的伟大领袖像致敬，是罪不可逭的行为。赶紧扯了扯毛毛：“让我下去！”

“干什么？”

“天安门？”

毛毛猜出他的心思：“接见的时候，还愁看不够！”

他得不到她的同意，自然不敢贸然下车，可车过天安门后，也许是天意，也许下意识的赎罪心理，阿顺被人群胁裹着，几乎脚不沾地的滚落到车下来了。

“阿顺，阿顺……”她伸出手想抓住他。

“毛毛，毛毛……”不但没抓住，一个跟头差点钻车底下去。车轮擦他鞋边驶过，吓得魂飞胆丧的阿顺，简直站立不起。这时，另一辆公共汽车进站，要不是爬得快，从众人脚板底下挣扎出来，势必落得“文革”中常说的话一样，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他没有吭一声，甚至连怒目而视的勇气都失去了。

哪怕骂一句“娘”，会割掉你的舌头嘛！象人一样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又有什么不可理直气壮的？难道当惯了顺民，连脊柱也弯曲了么？唉！阿顺！你干吗吓得这样哆嗦呢？

围着看热闹的人群，轰然笑他的狼狈和可怜巴巴的样子。其实，他们不也笑自己么？押在大卡车上游斗的走资派，头比阿顺还弯得低咧！曾几何时，失势的造反派，失宠的红卫兵，象破鞋子一样被抛弃到垃圾堆的时候，都仿佛虾米似的佝偻着，胁肩缩腮，面露陪罪的惨笑，那可憎的乞怜嘴脸，比阿顺还阿顺呢！

阿顺自然不敢反问大家：你们骨子里那个阿顺呢？

他蹒跚地朝广场走去，那么多人，那么多车，那么多疯狂的，不可一世的北京红卫兵，和象他一样呆头呆脑，被大串连蛊惑来的外地人。阿顺自打出娘胎以来，也未经历过这样大的场面，这样大的阵仗，也从未感到过这样的陌生，孤立无援和寸步难行，因此，不知他是被这气势震慑得六神无主，还是那种服从的天性，加上疲乏，饥饿，和自以为犯了错误的心情，混合在一起，膝盖骨本来天生的软，两腿一晃，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就再无力爬将起来，随即觉得天和地一起涌过来，他人事不知了。

幸亏毛毛还是找回到广场上来了，满头热汗，说她寻找走失的老

乡，还不如说丢不下她心上的人呢！要不是毛毛出现，连阿顺本人也未必讲得出历险记的开头呢！她决不是抢功——S市这样好汉最多了，有光彩事，脸贴不上，屁股也使劲靠。确实是毛毛在围着看热闹的人群里，发现这位拥抱大地的顺民，服服贴贴，真是五体投地的趴着。现在谁也说不上当时谁截住了一辆开往人民大会堂的高级轿车，毛毛说是她一扬胳臂，车就站住，从里面走出来一位“文革”首长。就算是毛毛的功劳吧！象危楼细小百姓，才不管他人是非功劳，一部“文革”史，一笔糊涂账，到底谁短谁长，除本人外，谁也不清楚。我们S市杜老真那么干净？死无对证，愿意怎么说悉听尊便，当法庭上只有一张嘴讲话的时候，他必定胜诉。于是，只得听毛毛眉飞色舞地讲。

“文革‘首长走过来说，’这不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嘛！快抬上车，送医院抢救！这时，有人照相，有人喊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第二天，还登了报咧！”

报纸是有过的，不假，标题是中央“文革”和红卫兵心连心。但据阿顺回来讲给危楼这邦土佬听，车开进大会堂里，他不但醒了，而且好了。但司机说他有病：“别动，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秘书也说他有病：“安静躺着，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首长更是说他有病：“一定要好好治疗这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又是照相，换了车送到医院，他不敢说他没病。其实，他也并非没病装病。我敢给你担保，阿顺每个细胞核里没有狡猾的基因，只有顺从的天性。既然连首长都断定你病了，他只能这样理解，不是没有病，是有病，不过未能认识上去罢了！他从来没住过医院，也从来没住过这么大，这么好的医院，更没挂过吊瓶输液，一切听从医生摆布。幸亏天色晚了，否则，还要抬上手术台剖腹检查呢。

有人问阿顺：“真给你开肠剖肚，怎么办？”

阿顺真不愧是世上无双的乖小子：“首长说有病，那只好打开检查吧！”

最惨还是毛毛了，她从来没碰上那样让她丢人败兴的事了，车是

她截住的，首长是她引来的，待阿顺抬上轿车，她也要跟去的时候，警卫人员拦住她把汽车门带上，嘟地开走了。她真后悔，还不如自己趴在地上装死，让首长把她带到人民大会堂里去呢！

毛毛和二双已经在金水桥下向红司令喊过三回万岁了，但阿顺倒去过他们去不了的地方，她知道，别的什么原因也不是，只不过这乖小子眉清目秀，好讨人喜欢就是了。

甭说进人大会堂，在S市坐过那样高级轿车，住过那样高级医院，打过那样高级吊针，见过那样高级首长的人又有谁呢？难怪他回到S市的时候，已经亮相的杜老，亲自到火车站去迎接呢！

到底是革命领导干部有水平，造反派能讲出那样有份量的话么？杜老紧握住阿顺的手，面朝照相机镜头说："中央文革首长对你的关怀，就等于是对我们S市的关怀，那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但温暖了你的心，也使我们S市数十万市民感到春天般温暖……"话未讲完，全被万岁声淹没了。

我们危楼的左派领导人，居民组长范大妈，诚心诚意包了饺子，是要给毛毛和为危楼增光添彩——只要上报纸，全世界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革命群众就会知道——的阿顺吃的。但一来接站的人多；二来从头头脑脑排次序下来，她太靠后；三，或许最可怕的，危楼的阿顺被四合院里的老姑娘彻底垄断了。

更甭提毛毛那副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模样了。范大妈早年也是情场老手，只不过权衡利害以后，觉得唯有左一点才是谋生之道，便收了心。那被抑制的感情转化，更年期再加"文革"造反，便以折腾坏人来发泄这种变态心理。所以，她和那些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禽兽又不一样，譬如此时此刻，就相当的人味十足，十分同情女儿的失恋，十分厌恶老姑娘的夺人之爱。"有什么？浪货，只是阿顺可怜，不被她吮干才怪。走，毛毛！"

那顿饺子全剩下来了，多情的毛毛啊！

这阴差阳错的世界啊！在那牛车般速度的列车旅途中间，大串连的一车人不得不在沿途停下来搞饭吃，找地方放平了身子睡上一觉。毛毛还记得怎样避开那馋猫似的哥儿俩，在车站货场的行李垛后边，和阿顺象《伊甸园之死》里的亚当、夏娃一样，赤光光的搂在一起。

“答应，阿顺，你要娶我！”

阿顺当然不敢违拗，连忙点头。

暗中，毛毛没看见，掐了他一把：“你敢抛弃我？”

“不不不！”

“那你不许变心，你他妈要勾搭别的妞，看我饶你。对天起誓——”

他吞吞吐吐地：“那他俩——”

“管呢？”毛毛很洒脱地回答：“玩玩可以，嫁，不行！”

“你好像应该挑两个中的一个，才对。我说的是真话！”

毛毛诧异极了：“为什么？”

当顺民的，对强者永远只有屈服：“当然先尽着人家！”

“你他妈软棉花捏的！”象喝了一壶变酸的酒，毛毛一点伊甸园的兴致也没了。

范大妈见女儿哭得伤心，不往她碟子里夹饺子了。

毛毛一边哭，一边也称心，好吧！让老姑娘搂鼻涕虫睡吧，可想到那俊俏标致小白脸的模样，又泪水簌簌地滚落下来。她也不知为什么，在二双跟前，她觉得自己是老虎，在阿顺身边，她象只狸花猫，总等着他温存的，体贴而热烈的抚慰。

甚至他当了鬼，她也愿意在似梦似真，似幻似觉的状态里和他来

往。她仿佛体验到那多情的手，在周身游动。女人所需要的沉醉、亢奋、通体舒泰和满足，只有这个死去的乖小子曾经给过她。她说过，也许算不得名人名言，“每个女人情愿自己是猫，只是因为做不成猫，逼得她成了个老虎！”

阿顺，做梦也没想到命运开自己玩笑，一个一辈子除了唯唯诺诺的顺从，努力做个乖小子外，简直连可以述及的哪怕高声咳嗽，放个响屁，对上头弹一弹眼珠子的行状，也无可奉告的人，现在，他越是讲不出他从毛毛截住首长轿车后，抬上车驶进人民大会堂，一直到几天以后，在王府井大街看大字报，被老姑娘认出的全过程，S市人便以自己的丰富想象力，来填充阿顺讲述中的空白。什么“旗手”请他去看样板戏啦！什么让他吃国宴剩下的折箩啦！什么到已经不开放的故宫、北海那么一逛啦！最令两派头头和三结合干部惴惴不安的，是“中央文革”首长向阿顺了解S市情况，阿猫阿狗，是在台上的都问到了，记了一大本子，还要他回来后继续反映呢！不知谁造出这空气？真够缺德。

那些沉不住气的头头脑脑，找他打听，讲了自己什么，好话还是坏话。“阿顺，您别瞒住我们，全知道了，您就透个底吧！”他从来没想到自己必须服从的人，会反过来害怕他。“我什么也没有讲！”他如实地回答。

“您还保什么密？”这些人偏不相信。

“我发誓——”

别人笑了，因为信誓亘旦对这些人讲，也是一种欺骗手段。要说最老练，最成熟，最懂得官场权术的，还是杜老，他说：“我怕‘中央文革小组’给了他什么使命，口口声声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这规格可高啦！再告诉大家一个情况，听我们家老丫头回来讲，她在北京王府井，一眼看到阿顺从高级红旗轿子下来，到底登了报的，认出来了。首长说，‘好好好，他要找他老乡，正好遇上你，好极了，托付给你吧！’就这些，诸位，我们可以在战略上藐视这小屁崽子，在战术上要把他当中央特派员那样重视！”

众头头都折服杜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到底老同志啊！”

这样，阿顺成了中央特派员，到达他生命史上的最高峰。登上这样的顶峰以后，他离他的终极也就不远了。

现在在美国的老姑娘，那时是我们杜老手里最后一张王牌了。我不知道这位老同志是否研究过汉民族历史上的和亲政策？是否打算著述《中国裙带史》一书？反正，他的五龙三凤，除老姑娘外，或娶或嫁，杜老的七位亲家，无一不是省地市，党政军的要员，而又都是多子多福的人家。这样，杜老只要发出SOS求救信号，马上会伸出七七四十九双援助的手。所以，他对老姑娘的婚姻，女婿如何，倒在其次，夫家怎样，则是十分看重的事。婚事延宕到老大不了的年纪，未能称心如意的解决，倒不是老姑娘的挑剔，而是杜老迟迟不想打出这张牌的原故。

这样，个子高高的，用她爸的老战友家那北京话来评价，是很帅的小伙子。聪明、秀气且不去说了，温存，顺从，更投合了饱尝失恋痛苦的，正处于空虚状态的老姑娘的心。她一下子爱上了阿顺，如同她父亲那时同样是一下子爱上造反派的高速度。老姑娘简直不用分说地，把他置于股掌之上。毛毛从来也不怪罪阿顺，因为他打算离开过，但北京城那么大，东南西北他分不清，也只能是想想而已。

“你就原谅了他？”我觉得毛毛的性格，定不容他背叛的。

毛毛是太理解她所爱的人了：“他是谁？可怜得很咧！你给他画个圈，至死，也不敢迈出圈的人呵！哪怕你不画，说有个圈，他也规规矩矩，决不会动弹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他妈的空空如也，你眼神里露出一点点要有个圈子的意思，阿顺马上立正，小心翼翼，大气儿也不敢出……”

“唉！”我不由得同情阿顺，他至死也没敢跳出四合院那个圈。

“我不怪阿顺……”她重复地说了好几遍。

“人跟人的缘分，是一定的。”她妈安慰地说。

“露水夫妻一场，命中注定的。”朱大姐也劝喻毛毛要想得开。

这种宿命论的谈话，在那个很革命的年代里，当然是悄悄地教导。她首肯地点头，还是那句话：“我不怪他！”直到后来，阿顺果真离开这个世界，革命得不得了的范大妈，和她革命得了不得的女儿，半夜三更，央告老明星下楼，也不知从哪儿掏换来的锡锭和纸钱，以及冥国银行的钞票，不懂得该怎样烧化给阿顺，求朱大姐指点。

“你是资产阶级，一定明白的。”范大妈说。

“那容易，烧掉就是了。”

“可——”范大妈有点犹豫：“万一别人冒领，管阿顺的鬼上司克扣了呢？”

朱大姐保证不会发生那种意外情况。“阴间一是一，二是二，想烧给谁就给谁。不过，这可是四旧呢！”

“不怕，我们是无产阶级，你做不得，我们做得。”

毛毛也不相信鬼世界会好到哪里去。她翻箱倒柜，找到了阿顺生前也许仅有的一张照片，供在桌上，然后三个女人流着泪水，一份一份地把那些迷信品焚化了。

但这也并不妨碍范大妈第二天继续革命。

就是这张照片，拆迁危楼那时我发现了，随后老姑娘带出国去。这怕是阿顺短促一生，留在世界上唯一的影子，但却那样深深地铭刻在两个年青女人的心里。我想，对死者来说，或许可算是幸福。至少，有人还惦念他。

有的人，头天死了，第二天，大家便努力把他忘却。有的人，还没有故去，可人们已经习惯不去想他，看来活得实在有点多余。时间无穷无尽，活一百岁，活一千岁，也不能永远垄断。那么，谁也免不了任后人评说。忘却，恐怕是最无情的否定吧！老姑娘那种恨绝的感

情，我担心杜老百年以后，她会原谅他嘛？

阿顺到底怎么离开这个他顺从了一生的世界，在S市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有人说，阿顺生让老姑娘给吮干了。那一天，在车站迎接，范大妈见杜府千金，情不自禁地半搂着阿顺的样子，便知道这乖小子坠入苦海，决不是安慰自己失恋的女儿，预言过的。阿顺必定把命葬送在这女人身上才能罢休，死定了。范大妈越来越肯定，尤其后来见他渐渐消瘦下去，更证实了她的英明远见：“吮干了，老姑娘那一身肉，浪得出火，天天干那营生，别说阿顺，十个阿顺轮流值班，也填不满那无底洞。”

也有人说，阿顺怕是让杜老给吸干了。那时S市盛行鸡血疗法，公鸡算倒了血霉，杜老最讲滋补保养，人参鹿茸、驴鞭狗肾不断。危楼有个护士阿春，就奉院长之命去给他打过鸡血。据说，他不知怎么悟了，鸡血哪及人血？凑巧阿顺和他血型相同，这样，乖小子便代替了公鸡，定期给老人家献点血。

不过，我总是不那么相信，老姑娘至少还是对阿顺有感情的，她会不管不顾地要他纵欲身亡么？同样，杜老虽然患贫血症，也不会连一点人道都不讲，何况阿顺那份顺从乖巧，他也未必忍心非要抽光他的血不可吧？但说得活灵活现，使人简直不敢不信。吮干派讲阿顺之死，完全是《金瓶梅》笔法；而抽干派描绘下，杜老真成了吸血妖魔。

其实，我始终记得老姑娘来讨照片时，那决不乔装打扮的感情，那张照片上的乖小子，是挺让她留恋的。

“一开始，我爸真以为他有什么背景，后来，他不过是他，我爸更不放他出四合院了。这样，将错就错，造反派反都讨我爸的好。谁不怕打小报告，这特派员在我爸手里，他们敢不服贴么！”

哦！老谋深算的杜公，真令人肃然起敬呢！

“后来呢！”

老姑娘端详着那张照片，她承认：“抽血的事，有过。过度的事，也有过。”沉默了好久好久，她站起来打算离开了，走到门口，她停住了。“我恨我爸，对一个百依百顺，从来不说一个不字的阿顺，只是要求到四合院外去走一走的欲望，也不答应。”

“你呢？你似乎很喜欢阿顺的。”

“我抗议过，‘不行，阿爸，凭什么，幽禁终身么？’我也对阿顺说：‘你什么也甭管，走，谁也没权利在四合院关你一辈子！’可我爸只哼了一声：‘阿顺，记住，你要敢出这个院子，小心你的脑袋！’就这样——”

我急切地问：“结果，阿顺再也不提了。”

她点点头：“有一回，我推着他，他也没敢跨过大门口。”说到这里，她滴下了一串泪水。“也怪我，从心里舍不得他离开我身边。”

“你能告诉我，阿顺到底怎么死的？”

“你准不会相信。”

“为什么？”

“他是从院里那棵银杏树上，摔下来死的。”

我差点惊得跳起来：“是这样？太离奇了！”

“后来，他越来越弱，大概知道自己不行了。那天，他说，别的孩子从小没有不爬树的，因为他是好孩子，连想都不想。他问我，他现在能不能试一试，到底爬树是个什么滋味。我说他疯了，根本没力气爬的，他央告我，要我答应。他太可怜了，从来只是依我，我也该依他一回，便抱着他往白果树上靠，推着他，给他使劲，让他往高处爬。他还真的拼了命地一步步攀着，这时，我瞅见他眼睛亮了，以为他看到四合院外高兴了呢？你猜他说了句什么话——”又是长时间的

沉默，我看她拿着相片的手，在轻轻颤抖，可见她的心多么激动。“他说他从来也没想到，他会比所有一切人都高，不是高出一头，是高出许多。原来，他也可以不比人矮。而且，他还头一回发现，这所有一切都在他脚下的时候，可以腰杆挺直做回人，也不枉来世上一回。话说完了，力气也使尽了，手一松，从树上跌落下来。这是那天清早的事，晚上，便停止呼吸。”

我不禁想起一句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

危楼随着“文革”告终也结束了比萨斜塔的厄运，拆除了，危楼人各各迁进新居，如同阿顺爬树顿悟，原来我们也会住新楼新房的，不是命该如此在危楼里悬心吊胆过日子。大家宽心之余，便不免想起阿顺早先规劝我们的话，不是没睡到马路上吗？不是没挂在树上吗……假如他活到现在，腰杆直起来，还会向我们布道吗？

乔老爷突然想起来：“倒有日子没听毛毛你提阿顺的事了。”经他提醒，我们大家忙得确实早把乖小子置之脑后了。

“也许搬了新家，可怜的阿顺不知道门牌号码，他有胆子到派出所打听？”朱大姐颇留恋“文革”之清闲，那时，弄神捣鬼，怪有趣的。现在光顾去挣奖金，没兴致再搞那一套了。“毛毛，那乖小子连梦也不托一个？”

“哼！”她也不怕没登记的丈夫大双嫉妒：“他妈的，我总怀疑，这鬼阿顺是不是随着老姑娘上美国了？”

在座的无不佩服毛毛的想象力。

“鬼也能出国？”小双没说完，大家全笑了。

毛毛很严肃地问：“既然阿猫阿狗都能出国蹓跶一趟，他为什么不可以。”

细想想，也确实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又有点担心，可怜的阿顺能喝惯福克纳家乡那种艾汁酒么？

算了，由他去朝拜洋鬼子吧！何必杞人忧天。

第九章

在S市Y大街J巷，有过一幢古老破旧的楼房。唯其古老，所以破旧，倘不破旧，也难显出古老。S市人有点胆量，当然包括我在内，竟敢在这危楼里一住若干年，繁衍出两代人来。而更让人叹服的，S市领导层衮衮诸公，危楼象脓疮似的在眼皮下长着，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小半个世纪，可见其深悟为官之道，御民之术，已到如何透彻地步。

幸好斗转星移，万象更新，危楼终于夷为平地，众人也皆乔迁新居。过去既已成为过去，本应一律向前看。但当年并不曾为老百姓服务，而要老百姓为他服务的大小人物，至今还不懂得一点应该把脑袋钻进裤裆里去的羞惭。人们常由此想起古老破旧的危楼，噩梦般的岁月，和把荒唐当作正经来顶礼膜拜的悲剧，以及一切的灾难和不幸。什么叫历史？无数的教训加经验而已。一部《危楼记事》，也只不过是这段惨痛历史的小小注脚罢了。

故事乏末：关于商代夜壶，关于由夜壶产生的想象，以及围绕夜壶的众生相，一篇结束《危楼记事》的主旨性小说。

“夜壶？”

“夜壶！”

“烟壶吧？”

“不，夜壶！”

“什么夜壶？”

“盛尿容器的夜壶。”

“夜壶也是可以写得的？”

“为什么不可以写夜壶？”

摇头，叹息，捶胸，跺足。“堕落啊堕落，颓废啊颓废，居然写开了夜壶。这样下去，岂不很快要写到抽水马桶了吗？”

我对这位长者表示忏悔，并请他老人家息怒。“杜老，是这样，抽水马桶肯定不会写的。但要不写夜壶，我就无法结束这组系列小说《危楼记事》。我不知道别的城市怎样，S市十年‘文革’却是不能不涉及这夜壶的。”

他忘了，他当年也对这只大夜壶顶礼膜拜过的。

在S市，患健忘症的人特别多。

同样，在S市，喜欢指导别人写文章，用一种十分和缓的口气，但却是相当坚定的态度，要你这样写，或要你不那样写的人，也特别多。

我还发现，在我们S市，凡患有健忘症的人，大多也染上了这种诲人不倦癖。所以，我这系列小说，一直无法收尾，一提夜壶二字，就象碰了谁的神经根似的，轻则金刚怒目，重则大动干戈。幸好，天无绝人之路，S市获准对外开放，来了一位推销过时产品的某国电脑公司的老板密斯特塞拉西——他长得很有点象那位被推翻的皇帝。他的名片上，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头衔：国际夜壶爱好者协会名誉主席。

啊！万岁！

S市人顿时好像从睡梦中醒来，敢情，耻辱与荣光，卑污与高尚，并无截然的分界线，于是豁然贯通，夜壶也是上得台盘的物件。健忘症者的最大幸福，心灵上常无过去阴暗记忆的负担。健忘不同于麻木不仁，也不同于装孙子，健忘是一切一切均不存在，全部空白。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反套过来：最快乐的莫过于把昨天以前的羞耻全抹掉。于是，他们又簇拥到这只大夜壶身边。

大夜壶万岁！

也确确实实该喊万岁，这是一只商代夜壶。

据密斯特塞拉西先生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测定，这青铜器夜壶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他服了，五体投地钦佩这只神圣的，隐隐可见光环围绕的夜壶。

他看见了，我们看不见。

正如我们读某些评论家所推崇的某些作品一样，他说得如何如何的美仑美奂，尽善尽美，无与伦比，足堪传世。我们读过来，读过去，把每一个老五号铅字，掰成四瓣来读，也读不出个所以然来。真是折磨杀也么哥，可怜我等愚民。不论怎样努力，依旧一只夜壶，实在没有法子。

这位国际夜壶爱好者协会名誉主席被中华文化征服住了。塞拉西刚到S市来开拓他的市场时，何等趾高气扬，再加上我们一些同志，想换些兑换券，想捡些外国洋捞，想到国外溜达一趟，想把儿女送出去镀金，或者想借外国人的高鼻子、蓝眼睛吓唬本国同胞，都到当时S市唯一的宾馆去朝见这位皇帝——他长得真象下台的塞拉西，包括那撮山羊胡。门槛快被S市的显贵权要踩平了，恕我不一一列名了。反正老百姓一个没有，因为他们连宾馆也进不去，更休说跨进塞拉西的套房了。曾几何时，他坐车驶过Y大街J巷危楼旧址。房已经拆掉，土地平整得差不多，准备施工了。虽然现场贴有“时间即是金钱，效率等于生命”的大字横标，但人们却大方得并不在乎金钱、慷慨得不计较生命地在闲聊天咧。突然发现小轿车嘎地站住，跳下二个外国人来，直瞪着两眼，好像得了疯魔一样，直奔危楼人家尚未来得及运走，堆在一旁的破东烂西而去。

霎那间，施工现场的全体人员全都围过来看热闹。

S市人就是这样一个风气，要不然，十年“文革”会一浪赶过一浪地那样热火朝天么？别的且不说，仅就“文革”中改名而言，S市居全

国之冠。小城市，人口不多，但百分之八十八以上，都换了顶顶革命的名字。连八十岁的瘪嘴老太，牙都掉光了，一辈子没个名字，户口簿上只写周吴氏三字，也是危楼住户，每天端把竹椅在门口坐着，呆呆地看过往行人，我们都管她叫老太。忽然间也有了名字，叫吴清华，吓我们一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位缠足老太和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女主角，联系到一块。一方面说明样板戏深入人心（至今犹绵亘不绝），一方面也证实了S市人的疯劲。

大家把塞拉西围裹得紧紧地，屏神敛息注视着这位几乎跪倒在大夜壶前的洋人。所谓伟大，所谓渺小，有时也很容易混淆，塞拉西视为圣器的大夜壶，竟和马桶、脚盆、垃圾箱、恶水缸挤在一起。

到底是夜壶权威识货，他马上辨明这只锈迹斑斓的铜家伙，是了不起的宝贝。“文革”十年，不知出了多少宝贝？什么都可以成为宝贝，有的比大夜壶也不如。人们由于偏见，由于盲目，由于无知，由于蛊惑，常常把不是宝贝当作宝贝，而把宝贝不当宝贝。这位电脑公司老板，曾经以《上古夜壶演变史》、《夜壶与亚文化史的渊源考证》、《夜壶——生殖器崇拜的异态心理研究》等论著，获得博士头衔的夜壶爱好者协会主席，竟膝关节一软，跪倒在这只商代夜壶前面。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虔信到相当程度以后，便会产生逸出常规的举动了。塞拉西先对大夜壶磕了一个中国式的头，然后又行了个洋礼，吻了吻这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古董。

“谁的？”塞拉西问在场的人。

谁也不知道是谁的，谁也不肯承认是谁的。中国人，不，具体地说S市人，总怀有一种先天的原罪感，好像随时提防会飞来横祸似的小心谨慎，大家面面相觑地沉默着。

“那么，要多少钱？”塞拉西岂止汉语说得流利，汉学也很有根底。他怀疑自己的汉语表达能力，为什么一个个了无声息。但当他掏出钱夹，当真地准备付钞票时，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危楼住户和从未

与危楼有任何牵连的，都自告奋勇当大夜壶的主人了。而且，钱根本还未到手，这里，自称是主人的一伙，先角斗起来，打得不可开交。要不是年逾八旬的老寿星来提醒大家，塞拉西可就有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嫌疑了。

老太颤颤巍巍地警告撕掳在一块，难解难分的人们。她双手一伸，指指天，又指指地："真不要脸，这夜壶是没主的东西？你们记性让狗吃了么？"看起来，健忘症患者只要良知还未泯灭，总还是可以救药的。大家住了手，细想想，也无味，为一只夜壶，怪没意思的，讪讪地走散了去。这种白折腾一场，屁毛捞不到一根的无趣心情，S市人可没少体验。谁教他们那样疯？那样爱赶热闹？整整十年，最终不也没精打采地收场了么？

塞拉西没经过斗批改，没见识过小爬虫、变色龙，恐怕听都没听说过S市在十年间，有那么多疯狂荒谬，滑稽突梯，稀奇古怪，错乱痴癫，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苦难不幸。他哪知道商代夜壶的底细，便问老太："我应该找哪个部门，找哪位负责人呢？"

"随我来！"

大家马上明白老太要把洋人领到什么地方去。

由此可以证明她虽年事已高，脑筋并不糊涂。记得S市"文革"初兴那阵，赐了她一个再革命不过的名字吴清华时，她对危楼左派范大妈说："我活了宣统、民国、共产三个朝代，从来没个名字，不也活得好好的？干吗到'文革'这朝代偏要改户口簿呢？"

"您老——"居民组长范大妈左归左，还未左到六亲不认，长幼不分，"这刮刮叫的名字，别人抢还抢不到手呢！我好不容易给您争取来的。"

"谢谢您啦！"老太半点也不承情，自言自语地，"哼，宣统梳辫子，民国放脚，共产吃双蒸饭，到了'文革'这朝代，又要改名换姓，真让我越活越奇怪！"

要换个主儿，范大妈早就定性，恶毒攻击，送专政学习班去了。这不是型典的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么？可是有什么办法，到底八十岁了，说句把错话，也不忍心捉她坐牢去。所以范大妈至死也是个居民组长，未能得到晋升，可能和她左得尚不彻底，还留有人性论或人道主义尾巴有关吧！有一回，全市开忆苦思甜大会，主会场在市中心十字街口，分会场分布郊区县数十处，广播喇叭连着，那声势，只有S市人干得出来。登台表演者凡数十人，从早晨直至傍晚，午间不休息，一律吃忆苦饭以不忘昨天的深重灾难。中国人，不，我们S市人真善于表演，台上人演给台下人看，台下人演给台上人看。说到痛心处，台上咬牙切齿，台下义愤填膺；台上痛哭流涕，台下涕泗滂沱。那天S市泪飞若雨，以致郁结成云，升腾而上，吓得民航机不敢降落，被这异常气象弄糊涂了。会议高潮，老寿星登台，她不但反复阐述四个朝代的理论，而且，“要说苦——”老太双手一伸，上指天，下指地：“苦莫苦过于吃双蒸饭那三年灾荒时期——”全市数十万众，听到这里，无不破涕为笑。天哪！这还了得！S市出了个八十岁的现行反革命！

我亲眼看见坐在主席团位置上的杜老——也就是诫劝我勿写夜壶的长者，站了起来。起初都以为他老人家心脏病又犯了呢，好不容易刚刚亮相结合到革委会，这病犯得可不是时候。幸好，不是病，而是发至内心的革命义愤，所以捂住胸口，表示他激动到何等程度，已经按捺不住了。其实，三年困难时期，是他主政，S市饿死人的事情，是受到中央通报的。但对健忘症者来说，已经消失的记忆，如同底片曝光，一无所有了。他“抓起来”的“抓”字刚出口，范大妈以一种刀下留人的难得勇气，跳上台去用身家性命，保这位说走了嘴的老太。

“她老糊涂了，各位领导，多担待！”

“我不糊涂，我一点也不糊涂！”老太坚决否认。

“你怎么不糊涂？”范大妈一心要为她开脱，“你连哪个朝代都分不清，还说什么啊！”

老太挺认死理，现在看来，记忆力好未必是件好事。她振振有辞

地回答："不是让我拣最苦的讲么！"

"嗐！"范大妈不当业余警察的时候，是很通情达理的。她踩了老太一脚，意思是快收住嘴巴："你还有碗双蒸饭楦饱肚子，我和毛毛娘儿俩，只能喝酱油汤，饿得眼前直闪鬼影。能说吗？说不得的！"但扩音器把这说不得的话，传遍全市。

"我说错了么？天地良心，句句是真！"老太还在辩解。

不论杜老怎样义愤，别人并不动弹，在场的谁不曾从三年灾荒过来，只有他老人家饱汉不知饿汉饥罢了。因此老太四个朝代搞乱套，错把无产阶级饿肚皮当作苦来忆，罪该万死；但造反派网开一面，处罚尚属宽宏大量，游街两天，便算拉倒。吴清华很高兴，载在解放牌大卡车上，能把她这双小脚走不到的S市各个角落看个遍。那时武斗刚刚告一段落，断垣残壁，满目疮痍，她看一路赞叹一路。虽然兵不兵，将不将，乌合之众，论打起仗来，鬼子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比不上造反派的火力和破坏性，硬把城市一角夷为平地，真教历经四个朝代的老寿星开了眼界。

第三天，没让她去游街，她还觉得遗憾呢！

就这样，老太凭她八九十年顺民的经验，永远先给厉害的菩萨烧头香。她把外国人领到杜老四合院去，好像理所应当。虽然，我们颇替这位记忆力不错，但却缺乏变通的老太捏把汗。杜老恐怕不会对商代夜壶那样兴致勃勃了，说不定还会反感。不过，再让老太游街也不至于，因为拿她爱说的语言来讲，"文革"那个朝代已经过去；而且，敬爱的杜老，终于因年高德劭退居幕后了。

让她去吧，顶多碰个钉子。

我不能断定S市会不会是另一个殷墟？反正经常从地底下挖出些青铜器。据说王国维、罗振玉二氏，曾经慕名来过，可惜一无所获地走了。后来，也陆续出土了一些钟鼎彝尊之类的古董，不是被愚昧无知的村夫俗子砸烂了论斤卖废铜烂铁，便是被奸侫不肖之辈贪图钱

财，转手盗卖给外国人。解放后，五八年大炼钢铁，散存在各家各户的一点古董，凡金属物，都和菜刀铁锅一起，统统被送进高炉熔炼。“文革”初兴，又砸四旧，青铜器遂完全绝迹。

这夜壶命大，直到大铸纪念章时，才被发掘出来，否则，命运也未必见佳。看来，机遇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只要赶上点子，夜壶照样红得发紫。

我们S市这只商代夜壶，经过“文革”，走了一段之字形的弯路，由于洋人的叫好喝彩，又重新发扬光大了。别的城市有市花、市树、市鸟之说，S市的耆老们作出决议，前不久在报端公布，征求市民意见，拟将这只商代夜壶，定为市壶，它的光辉岁月又该来了。样板戏不已经死灰复燃了么？而夜壶与样板戏、纪念章、红卫兵差不多同时出现在S市。于是，曾在危楼居住过的房客，不免自豪起来，敢情重又焕发光彩的夜壶，早先却是我们从危楼粪坑发现的。

原先造楼的人，只知道四万万同胞，根本没想到十亿还打不住。因此，不但载不动这许多人，成为危楼，化粪池装不下越来越多的排泄物，也成了灾难。于是清扫这差使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头上。幸好那时候牛鬼蛇神占总人口比例数甚高，只要范大妈念念有词，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全楼四分之三强的居民，一律投入疏通茅坑的工作，倒也不怎么劳累。虽然脏一点，但总比牵来牵去被批斗强，也比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请罪要自由自在些，大家也乐得去干。

何况，此时此刻，真正的左派绝不沾边，假左派则离得远远的，只有范大妈这等左派末流，在干岸上站着，大讲知识分子改造和劳动锻炼的必要性，哇啦哇啦，满巷皆惊。那口吐飞沫、诲人不倦的样子，有时候令我们听众坏人们不禁怀疑她所追求的，或者感到心理上极大满足的，不在于讲些什么，而在于讲的这形式本身。

突然，有人大惊小怪地尖叫起来，坑底露出个铁家伙。

那是一个警惕性高到疑神见鬼的年代，岂止范大妈左派，连我等

牛鬼蛇神也马上意识到，是不是有阶级敌人把定时炸弹埋伏在茅坑，准备炸掉厕所？这种堵人后路的做法，实在有点卑鄙。

范大妈一个箭步蹿过来，那张年轻时也曾浪漫过的脸上表露出来，这可是立功表现的机会，展示在面前了。只可惜事前没写下几页以明心志的日记（那是当时很流行的英雄模式），不过没有关系，可以后补。想到这里，扑通一声，跳进了茅坑里。当左派容易吗？必要的时候，也得动真格的才行。虽说粪坑已经见底，跳下去能没有思想斗争吗？范大妈算了算账，总还是划得来才干。

由此，也可证明范大妈左得可爱之处。其实她完全可以让我们打捞上来，她捧去请功。一部“文革”史，就是互相摘桃史，结果谁也没捞到一根桃毛，相反，演了一场猴戏。所以，范大妈如今在九泉下，我们有时还想念她，比那些死了恨不能立时三刻忘个干净的人强，可能由于她更多时间象正常人的缘故吧？

谁也猜不透茅坑里沉重的东西是什么？

人们已习惯于草木皆兵，自然想到爆炸物的为多，不过，也纳罕不已：干吗要炸厕所？加在一起也不值一颗炸弹的钱，阶级敌人会傻到不识数的程度？“文革”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愚昧，大家还一本正经地相信这些愚昧，谁也不敢去拆穿愚昧，正是因为有权柄者需要这些愚昧。范大妈当然果真相信马上就会爆炸，危在顷刻。不排除她有部分即兴表演的成份——她在未成左派之前，还私下里说狐仙附身，跳过大神的。但她高声朗气地吆喝我们赶紧闪开的气概，真教人感动不已。

“快躲开，快躲开！”

“毛毛娘，毛毛娘……”危楼的女性们，都以为诀别的时刻快到，非但不散开，反倒围了上去，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叫着。那凌厉凄绝的声音，撕魂裂魄地灌满了J巷。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把毛毛托付给你们啦！”范大妈高八度

的托孤悲腔，多少透出她早年跳大神时哼哼呀呀的韵味。我不得不佩服S市人的演戏才能，怪不得乡巴佬阿芳，会评为最佳女演员。虽然连情书也写不通顺，但签名却秀美极了。可见人杰地灵，时势造英雄。范大妈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个沉沦在粪坑里的商代夜壶扳动起来。大家以为会轰然一响，慌忙堵上耳朵，闭上眼睛。范大妈也在考虑，以怎样的姿势英勇就义更美一点？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手一松，那夜壶懒洋洋地又躺在粪汤里了。

错就错在“文革”期间，把许多真正有学问的人都关进牛棚，送往干校去了。谁都不认识挂满铜绿的这物件，竟是老祖宗使用过的夜壶。上面自然有铭文在，但明白钟鼎文的老夫子早和四旧一起给横扫了，弄不懂是盘庚迁都于殷以后的小辛、小乙，还是武丁年代的东西。所以也无法从铭文中了解它是一种溺器，正如古代的鼎镬和现代的钢精锅、铁炒勺、电饭煲，毫无共同之处，商代夜壶和近代夜壶也大相径庭的——

汉刘歆《西京杂记》五：“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铸铜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

溲器，也就是夜壶。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人的罗曼谛克的气质，不拘泥迂腐，不偏执保守，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兴之所至，任意而为，多自由自在。决不象“文革”时连戏也必样板，把人的思想桎梏成模压皮鞋一样，号码尺寸全国统一，这恐怕也是“文革”象迁延性肝炎，久久不能痊愈的原因。时至今日，病毒犹存，君不闻“谢谢妈”又甚嚣尘上了吗？

汉代人造一个虎形夜壶，表明了创造性；那么商代青铜铸造匠人，以高超冶金术，为小辛、小乙，或许是武丁这样的国君，制成一个完全出乎后人常识以外的夜壶，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只怪我们太习惯于程式化地去思想，去行事罢了。其实，古人是不怎样讲究规矩与章法的。

《庄子》《人间世》：“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

《史记》九七《郦生传》：“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蜃是蚌壳，儒冠是帽子，几乎无物不可以充当夜壶。反过来，夜壶登上庙堂，溺具成为圣器，不能不佩服S市诸公的想象力，同时，也佐证我们S市人的歇斯底里到何等狂热地步。所以，当范大妈用小板车拉着这个不知为何物的青铜器，向革命大联合司令部送去的时候，弄不清是范大妈无师自通，突然悟到禅机，还是路旁献忠心的造反派牵强附会，自作主张，或是杜老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经他们一点拨，谁看谁都说象，这夜壶造型，猛乍一看，正是三忠于活动的忠字。此时，恰逢S市献忠心的最高潮。

赶早不如赶巧，这夜壶在欢呼声中成为祥瑞。

其实细琢磨也并不太象，可在那个指鹿为马的年头里，谁也不敢持异议。杜老甚至给刚实现大联合，坐到一张桌子上来的猢狲、鬼魂二派头头献计献策，应该赶紧给“中央文革”发个表忠心的告捷贺电。

“您看着办吧！杜老！”

那时造反派信任他胜于副书记。因为自三年灾荒以后，杜老实际上只是挂名，S市工作全是危楼二双的爸爸，倒应该算作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独自支撑着。虽然正直得不免迂腐，卖力得近乎傻干，却一心想叫S市老百姓温衣足食的。唯其如此，“文革”一来，首当其冲，成了走资派。滑稽的是，斗归斗，干归干，他还得让S市的各级职能机构运转。说来也可怜，副书记（S市人至今还惦念这位副书记，似乎副是他的姓，书记是他的名）每天结束了工作和被批斗以后，漫漫长夜，象个木头人似的伫立着，仰望天庭。那时，同关在牛棚的人很多，有的说他在看北斗星忽明忽灭，是不是毛主席老人家受了蒙蔽？有的说他在研究天体国运，是不是果真要改朝换代，王八登基？也有的如危楼的乔老爷说：“屁，他只不过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能象一个人似的出那口鸟气罢了！”

如今，他即使英魂不灭，也无可依托。给他开平反追悼会时，骨

灰盒里其实是空的，所以也无从获悉他当时在夜空里怅望什么了。

夜壶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杜老觉得光给“中央文革”发致敬电还不够，根据他的领导经验，声势是顶顶要紧的，投上级之所好，千万别怕过头。错了，责任不在你，对了，功劳就加番。而且，形势永远大好，越来越好，哪怕错，也错得正确。所以，他给造反派出主意：“顶顶革命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棋高一着，满盘皆活。S市三忠于活动要做到‘旗手’说过的出绿，最好仿这古铜器，做成忠字纪念章，保险，能在全国打响。记住，铜一锈，就出绿了！”

马屁也要会拍的——

《新唐书》二〇二《宋之问传》：“于时，张易之等蒸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乏。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

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出绿，真亏他想得出来。一纸命令，到了当着走资派还要抓生产的副书记手里。幸好是夜壶，倘若是抽水马桶，副书记还未必能在S市筹集到那么多做纪念章的铜呢！

副书记自然不敢怠慢，其实他本人也是尽忠，效忠，甚至是愚忠的一个。同关在牛棚里的老乔偷偷劝过他：“跑吧！跑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哪怕当盲流，也比这活受罪强！”

他喃喃自语地说：“我应该经风雨，见世面，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应该触及灵魂，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毫无疑义，造纪念章，让S市人人脖子上挂一只夜壶，也是应该的了。

乔老爷浪荡公子出身，正经学问有限，三教九流，左道旁门，倒堪称得杂家。有一天夜里，他悄悄附在副书记耳边说：“我想起来了——”

副书记吓了一跳，只以为半夜三更又押他去触及灵魂呢！“别害怕。”他连忙安慰这哆哆嗦嗦的老上级，然后，提了个荒诞的问题，“古代人小便不？”

副书记不解其故，没有回答。

“古代人用不用夜壶？”

不知其所以然，仍在暗中发怔。

“副书记，我看这青铜器，很可能是那玩意儿呢！”

他堵住老乔的嘴：“你疯啦！你想讨死！你活够了！你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夜无话，可乔老爷听得他辗转反侧，彻夜未眠。天麻花亮，他忍不住了，趴过来问：“老乔，你根据什么这样看？”

乔老爷说：“造物者必有所本，万变不离其宗。夜壶这东西，总是脱胎性器官而来。”

副书记懵懂了，可那是一个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年代，他怎敢违拗，只好布置下去。不过，他和杜老不同之处，当上上下下脑袋发热到四十度的时候，他宁可冷一点，否则，最终吃苦头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他去找他的对头，希望能影响一下造反派，万一真是夜壶，那亵读罪可是十恶不赦的。

“什么？夜壶？胡说八道……”杜老差点没蹦到房顶。

“你冷静些！”副书记对他并不怎么客气。要不是他儿女多，儿女亲家多，死保住他，不撤职查办，也该卷铺盖滚蛋了。副书记也自有革命天真之处，总期待着他的觉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譬如他将拆迁危楼的经费，盖了他住的四合院，倒是副书记在全市党员大会上检查自己没坚持原则。其他劣迹，恕我为维护老人家的名节，就不一一写了。杜老自己也很坦然：“有什么？大家都犯的错误，大家都搞的特权，大家都沾的便宜，大家都有的关系网。彼此彼此，我虽不比谁少，可也不比谁多，才不在乎咧！”他进一步阐发这理论，“大家都这个水平，大家都这个作风，大家这些年都这么过来的，你能拿大家怎样？大家不怎么样，我杜某人又能如何？”

“您老高见！”我不得不钦佩。

“这就是气功！”他没头没脑回答了一句。

好久我没能悟透杜老这句话的真谛，后来终于明白，气功练到炉火纯青地步，就出神入化，刀枪不入了。

杜老听到副书记冷冷的语气，更是火上浇油。那时，他有造反派撑腰，而且他家把我们危楼的一位半仙之体，武老头，悄悄地请到四合院里，让这位阴阳先生看了看风水，是发还是不发？发在儿孙还是发在本人？希望得到启示。武老头外号武铁嘴，旧社会在城隍庙靠算命打卦为生，他知道这位大干部，不好意思出面，躲在屏风后面，竖着耳朵；便天花乱坠，云山雾罩地开讲，科学术语，革命词藻，阴阳五行，善恶轮回，一锅大杂烩把杜老说得心悦诚服。最后又掏出一张大团结票子，请老神仙摇了一卦签，签上四个字：“福至心灵”，差点没把屏风后边的人，高兴得滚落到藤椅下面。压了好些年的杜老，“文革”一来，副书记靠边，他便有了小老婆扶正的得意感，指着对手说：“你不觉得天变地变人也变么？老黄历看不得，老调子已经唱完，老路压根儿行不通了么？老弟，奉劝你一回，大家都不认为是夜壶，大家都希望表忠心，你还是不要跟造反派小将作对，闭上你的嘴，去好好干吧！”

我们S市发放小夜壶那天，真是一个风和日丽、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全市人载歌载舞，喜迎宝章的狂热劲头，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那时值得敲锣打鼓去游行庆祝的事件，节日，喜讯，指示就够多的了，但由于是S市自己的献忠活动，越发搞得有声有色，挂小夜壶成了隆重的授勋仪式。排场之大，花钱之多，连怂恿造反派放手干的杜老，也不得不赞叹小将们的勇气。

危楼自不例外，也应该轰轰烈烈。可是，世界上最善于搞繁琐哲学者，莫过于我们自己了。谁有资格挂，谁无资格挂，订出来五条十八款三十二项细则的标准，各街道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一个人一个人过筛子。可怜我们危楼近百名居民，能够上台伸长脖颈套小夜壶者，只有范大妈等有限的几位。至于已经定性的坏人，也就死了这颗

心。可半好半坏的人，或不好的好人，不坏的坏人，却十分看重这夜壶，它等于是通行无阻的腰牌。没有它马上被视为异类，成了印度教不可接触的贱民，或是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下的黑人、犹太人一样。

危楼成了一锅粥，那还了得，夜壶等于是通灵宝玉，有它不见得多好，没它可是性命交关。争的抢的，哭的闹的，好端端的，平添一段烦恼，弄得人仰马翻，鬼哭狼嚎。现在回头去看，危楼一部争斗史，你咬我，我咬你，恶性循环，似乎人到世上来就是咬人与被咬的。其实换一种不龇牙咧嘴的生活方式，彼此相安无事，地球也未必转得慢些。好，连有一个最最革命名字的老太，也剥夺了夜壶悬挂权。因为她散布过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

“我活了八十岁！”吴清华找绳子要上吊。

挂了几次，危楼的木头早朽烂了，硬是吃不住劲，还没等绳圈套住脖颈，便断了。大家见老太死意坚定，便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打报告。结果批下来了，四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她想上吊，奈何奈何！”危楼人文化水平不高，怎么也揣摩不透“奈何奈何”的题外之意。老太自己也糊涂了，不知是生好，还是死好？手里掂着根绳子，两眼发直，已露出精神分裂症的先兆了。

S市人民至今犹缅怀死于“文革”的副书记，恐怕还在于他能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其实S市的子民，最容易满足，他们并不要求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哪怕先天下之乐而乐，能够分一杯残羹给大家，也就可以了。所以，副书记对拆迁危楼的经费，被杜老挪去盖四合院，从心里觉得愧对危楼百十口人，总是不能释然于怀，时不时来Y大街，踅进J巷看看。正巧这一天，四句偈语下达，老太生死两难之际，副书记被危楼吵闹得如四级地震般摇晃不已的状态吓坏了，问了究竟，方知为了宝章差点闹出人命。这位布尔什维克一面感叹，中国人的命也太不值钱；一面更沉重地思索，革命本来平等，共产主义的目标乃世界大同，却偏偏要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尊尊卑卑，等级森严，贵贱有别，层次分明。可想到自己也成了九类分子之一，不禁苦笑，真有白革了这多年命的怅然若失感。不过，小夜壶手里尚有数枚，全掏出

来，交给这群鸡争鹅斗的人。

他以为本可以平息这场争吵，危楼再经不起折腾了。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些自以为是好人，脖上已挂有夜壶者，又愤激地表示抗议：“他们也有资格佩戴宝章，我们通红通红的红五类往哪儿摆？”

副书记想想也不能怪他们自恃高贵，这些年自己不也助长这可悲可怜的胎里带的优越感吗？“好了，好了，你们成份好，出身好，家庭没有污点，个人历史清白如玉的，一人可以佩戴二枚宝章！”

万岁！

于是，危楼百十口人，浩浩荡荡，成双列通过J巷，Y大街，朝十字路口进发。龙种们胸前，两夜壶撞击，叮当作响，好不荣光。非龙种们脖下，虽仅有一枚夜壶，形单影只，但聊胜于无，也足够维持心理平衡。一路上，锣鼓自然要敲，样板戏自然要唱，也许心情太激动，来不及西皮二簧，一板一眼，干脆在范大妈的手势下，只喊：“谢谢妈”三字，不言而喻，是为谢谢妈赏赐了夜壶而呐喊的。

主会场的热闹排场自不必说，“中央文革”的特派员都到场助威。杜老三一说，四一说，竟和这位大人物排上了转折亲。儿女亲家多的好处便显示出来了，如同押宝似的，门门有彩，怎么能落空呢？天气又那么好，话题就更多了。会场风光，杜老几乎独占了。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同是夜壶，区别颇大。不但象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章，有金质、银质、铜质之分，而且在重量上有三千克、两千克、一千克的不同。中国人在封建社会生活了几千年，搞这一套可算十分娴熟顺手。危楼人刚才拼死拼活争夺的夜壶，不过是十五至二十克的大路货而已。

杜老知道那三千克重的金质夜壶，是要送给“中央文革小组”衮衮诸公的，他不敢僭越。仗着和特派员的临时搭上的关系，他也不客气地取了个二千克重银质夜壶，挂在脖颈上，闪闪发光。远远看去，好

像一个人长了两张脸皮，弄不清哪是真脸，哪是假面？哪是脑袋，哪是夜壶了。

就这样，大大小小的夜壶，在S市泛滥成灾。直到冬天，干校因为煤粮两缺，怎么变，精神也变不了物质，来解决冻馁之虞，只好放假让莘莘学子回S市过年。那些收藏过秦砖汉瓦的，那些研究过毛公鼎，大司母鼎的，那些攻读过罗振玉氏甲骨文专著的，那些论述过殷墟、仰韶、龙山、小屯文化的所谓残渣余孽，统统回来了。一看满街夜壶，熙熙攘攘。先是可笑，后是惊讶，结果耐不住，讲了："诸位，你们挂的那玩意是什么呀？"

"献忠心的宝章啊！"

"可那造型，对不起，也许我不该讲，很象商代夜壶的模样呢！"

一传十，十传百，传到造反派头头耳朵里。"这帮臭知识分子，我让你们跳！"一声令下，统统关进学习班，按计划，要定恶毒攻击罪名判徒刑的。幸好，那位特派员来信了，口气十分严厉地申斥他们胆大包天，竟用如此卑劣下流的作法，污蔑"中央文革"。现已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列为大案、要案，由中央专案组处理。学习班里的老朽们以为这一来可以出牢笼，认为到底是真理战胜谬误。雀跃欢呼了好一阵，并不见人来放他们。这些人不懂得错误也分正确与不正确两种，好人犯错误，上级犯错误，领导犯错误，通常都是好的错误。一般情况下，好的错误，良心上不受谴责，损失也不必在乎，更用不着认错改正，有必要，还得让它错下去。因此，学习班还为他们办下去，家属继续送牢饭。

而造反派头头呢，杜老早给开脱了："不知不为罪，是阶级敌人利用新生红色政权还未巩固和成熟，诱使我们犯错误的。""即使是错误，也是前进中的错误，是动机良好的错误，是吃一堑长一智的错误，是逐渐成长为革命者的，必须要付学费的错误。"根据杜老的推论，愁眉苦脸的造反派，一个个喜笑颜开。

"这么说，我们错得对，错得好？"

“当然罗！不过，我要提供一个情况，事先有人知道是夜壶，让我们有意上当。教训啊，教训！顶顶革命的造反派同志们，他们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做梦也要复辟，梦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啊！”

“谁？”

一言九鼎啊！副书记的灭顶之灾降临了。先是二双的妈妈被逼自杀，不多久，副书记惨遭毒手，连尸骨也荡然无存。一对双胞胎兄弟，要不是危楼人冒死收留，怕也早折磨到地府去寻找双亲了。

历史的一页，就这样轻轻掀过。

可在健忘症患者的脑膜上，连这轻轻的动静也不会有。“文革”以后，杜老只记得自己也是夜壶事件的受害者。其实是造反派也害怕他，不敢用他了。因祸得福，如今全对了，对得不能再对。前不久，S市整党，关于清理三种人问题，他还作了二十多分钟指导性发言。

有人给他提了个条子，请他解释一下二千克银质夜壶宝章，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样子，他真的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好像外星人ET，提出了一个绝对外星人的问题似的。难得的是他老人家很坦然，若无其事。讲完了话，继续在主席台上坐着，笑吟吟地看着大家，作长者相。

因此，我们大家替吴清华老太捏把汗，真把塞拉西和这商代夜壶，弄到杜老的四合院去，万一唤醒他失去的记忆。那冤魂，那鲜血，那泪水，那哀鸣，那呻吟，那黑暗，那污秽，那一切一切都涌上来时，他一定会疯狂得把老太掐死吧？

幸好，健忘是种顽症，不大容易痊愈。否则，许多作长者相的同志，总惦着自己没擦干净的屁股，就会坐立不安，有失体态了。所以，健忘（包括为了忘却的忘却）是比麻木，比装孙子更高的幸福。瞧，四合院的门已经为远隔重洋的客人，和这只商代夜壶打开了。

满面红光的杜老，拱手抱拳迎了出来。

我不由得纳闷，没有人打电话，没有人通风报信，杜老怎么能未卜先知地，获悉吴清华老太要领密斯特塞拉西登门拜访？前不久，我也同样奇怪过，他老人家有那么高的雅兴，教导我勿写《夜壶》。可洋人港人感兴趣的国粹方面，目前只剩下北京前门外八大胡同，上海四马路会乐里那样的勾栏院、烟花巷，还无人问津，非行家里手，谁个敢写？所以我只能凑趣写个《夜壶》。但杜老能在四合院里，感知S市哪怕最微细的神经末梢的颤动，可见他退而不闲，离而不休，身虽在野，心犹在朝，余热熊熊，欲罢不能。现在，他的头衔，倒比他未退之前，翻了一番。

塞拉西也算深知中国的，连忙作揖。

现在，这位皇帝不怎么居傲了。第一，这幢在S市首屈一指的四合院，便知道主人非等闲之辈。第二，同样退，从台前退到台后，和从台上退到台下，是不等值的。第三，他认为，在夜壶上必须和这位大人物，要好好合作的。因此，鞠躬如仪，礼貌备至，朝深深庭院走去。

老百姓是最识趣的，吴清华便晓得该止步了，但这只商代夜壶还在门外，赶紧咳嗽一声提醒。

杜老停住，慢慢转回身来，好像头一回见到这不伦不类的东西。自从黄金时代结束，夜壶灰溜溜回危楼这几年，风吹雨淋，倒真的象“旗手”希望的那样“出绿”了。S市人病态的疯劲，必然同时爱走极端。再不济，这夜壶也是商代的呀！但只要加以否定，就全他妈的不存在了。看样子，这位先驱者是不打算承认这好不容易出绿的夜壶了。

记忆力怪好的老太，提醒他：“您忘了，那时节人人都挂的。后来，又说挂错了，人人都请罪。二双他妈、他爹不就为它活活送了命么！”

老太爷记性不佳，老太爷的众多子女，却听得十分堵心。于是便借洋人的光，把老太和围观的凑热闹的群众赶开，并且以威胁的口吻

警告众人："你们谁再敢把大夜壶弄到我家门口，别怪我们不客气！还不赶快扔茅坑里去！"

"扔扔扔……"S市人最乖顺了，都是左边嘴巴挨打以后，又把右边嘴巴奉献上去请打的老实主儿，急忙把那夜壶挟起来，准备来处来，去处去，继续沉沦，等下次"文革"。

密斯特塞拉西一看形势不妙，连呼："NO！NO！"急得连汉语也讲不上来了。这位国际夜壶权威全不顾体统地冲过去，一把抢过来，将这夜壶紧紧揽在怀里。

我们敬爱的杜老，记忆力衰退已无法挽回，该记的全记不住了，但理解力还是不错的，反应也相当敏捷。马上，他明白了全部精髓所在。尤其塞拉西名片上的头衔，使他茅塞顿开。他连忙伸出一只手去，那姿势很有点象溺水者捞救生圈一样。搂住夜壶的塞拉西，赶快腾出手来握住杜老，大有捉一条滑腻的泥鳅，生怕逃走的模样，死死地攥紧着，再也不肯撒手。两个人出发点不同，但不言自明，竟那样心心相印了。

那天夜晚，杜老摆了一桌鱼翅海参席，宴请国际夜壶爱好者协会名誉主席。四合院里，张灯结彩，透出一派喜盈盈的气氛。

他的儿女们自然拥护老爷子巴结洋人，在搞洋务吃香的时代，攀附上外国人是再时髦不过的事。不过，讨好一位夜壶权威，怕不免有点尿臊味；而且"文革"夜壶丑闻未泯，老人家至今屁股上残留没擦净的粪迹，有必要这样大张旗鼓吗？

"错啦错啦！"杜老指点他的接班人说，"听着，孩子们，一个人活在世上，为什么？为了两张皮，一张脸皮，一张肚皮。你要脸皮，就不能要肚皮；你要肚皮，就不能要脸皮。我这一辈子，总算悟出这点学问，你们好好琢磨去吧！"一席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那些如狼似虎、为非作歹的少爷小姐，大的四十老几，小的二十出头，都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听到老爷子口出真言。这发自肺腑的人生哲学的最高精华，如醍醐灌顶一样，每个人立刻都大彻大悟了。

夜壶！啊！夜壶！

赞美你啊！商代夜壶！

就在那天晚宴上，我们S市的中国夜壶研究会正式成立了。会址就设在用修危楼的钱，盖的这精致漂亮的四合院里。在履舄交错，杯盘狼藉的餐桌上，S市的那些无法和外商签订合同，捞取几十万美元回扣，存入外国银行的人；只会画圈当官，胸无点墨，无法和洋人进行学术交流，不甘寂寞的人；拿不出正经货色，贩卖一些国粹垃圾，以博高鼻子一粲的人；以及一切想拣洋捞，抢外快，图洋货，吃洋饭，为了肚皮不要脸皮的人，都围在矗立于宴席中央的商代夜壶四周，频频举杯，向塞拉西敬酒致意。

S市将成为夜壶之都。

S市将是夜壶发扬光大的文化中心。

S市的市徽是这商代夜壶。

S市的市壶，毫无疑问，必将是这呈“忠”字形的夜壶。

万岁！

沉睡了十年的记忆力复活了，与会人士的脖子上，重又套上了或金碧辉煌，或银光灿烂，或铜绿斑斓的夜壶宝章。杜老依然恪遵旧制，挂的是两千克重的银质夜壶，可见不该记住的东西，他倒偏偏没有忘却。

酒喝多了，慢慢地，视象模糊起来，一个个座上客，都成了夜壶。他们彼此感到惊讶，然而也似乎不觉异常。

壶？人？连我也莫衷一是。

整个四合院，飘飘欲仙，当逝去的岁月复归，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梦境感。恢复了青春的样板戏，重又在现代化的立体音响设备里放送出来，虽然不免令昔日的票友、当年的知音产生一种感伤惆怅的情

调。但魂兮归来的呼唤，却也能抚慰那如醉如痴过的脑袋。正好，“谢谢妈”又来了，一曲难忘，都举杯起立，浮一大白，好不痛快。

不过，那满得快溢出来的杯子里，斟的不是酒，而是那十年漫漫长夜里，正直善良的人所流的血。一杯杯鲜红鲜红的血，滴在桌上，滴在地里，滴在一块块应修在危楼的砖的缝中。

也许正是这血，冲决出一个新时代。

也许正是这血，推平了歪歪斜斜的危楼，一幢新的建筑物正在地平线上崛起。

也许正是这血，我们不应该忘记那场荒谬，那场灾难，那场悲剧。

当我结束《危楼记事》系列小说时，不禁思索：是因为有了危楼，才出现仍在四合院里豪饮狂啖的夜壶？还是由于有了夜壶，在S市Y大街J巷里才出现象比萨斜塔似摇摇欲坠的危楼？类似先有鸡后有蛋或先有蛋后有鸡的问题，直到写到最后，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愿有识诸公，幸以教我。